武俠世界

玉面武潘安（新派俠情警世故事）王陵・文

本文故事氣勢雄渾，情節緊湊，高潮迭起，筆調輕鬆生動，佈局變化着着出人意外，故事中人物令人讀來有躍然紙上之感，特別推薦，保證值得一看的故事。



$4.00

第24年

49

編者話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本刊同人謹祝讀者新春快樂，身體健康！在癸亥年裡，萬事勝意，迎接欣欣向榮的未來美景，邁進心中實踐願望的將來，爲祝爲頌。

＊＊　＊＊　＊＊

今期巨型小說選刊一部賀歲佳作——﹂玉面武潘安﹁，由名作家王陵先生執筆。是篇故事不但內容題材正確中肯，結構嚴緊，而且寓意警世，邪惡分明，有俠有義、有恩有怨的獨特描寫，行文流暢，一氣呵成，保証令你愛不釋卷，敬請先睹爲快。

＊＊　＊＊　＊＊

蕭逸的連載﹂長劍篇﹁由於來稿延誤關係，以致中斷刋出數期，情非得已，一俟續稿到來，定當繼續如期刋出，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並希見諒。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刋出隆中客作品，是一篇新派俠情脫俗故事，講述一個武林世家的少女，由於乃父押運朝廷的大批珠寶于半途被神秘人物劫走而生死不明，於是乃以﹂紫丁香﹁爲號闖蕩江湖……欲知詳情，請留意下期﹂紫丁香﹁的刋出吧！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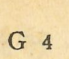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49期
（總號123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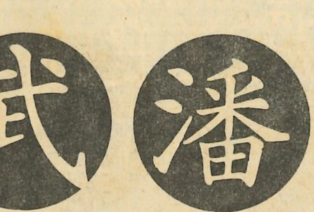


近妖者殺

巨型新派驚世俠情故事

文·圖　陵·飛　王　可

玉面武潘安



是歲末，朔風怒號，冰雪嚴寒，徐州城外，千里銀白，幾無雜色！

時近黃昏，雪雖巳霽，風猶未止，寒意愈甚，路上巳無人跡，城東半里外，疏木林中的小徑上，却突然地緩緩走來了一騎人馬！

馬是單騎，人亦是孤身，那人身段頎長壯碩，衣穿黑緞緊身密扣輕裘，外披風氅，頭戴雪帽，風巾掩面，僅餘下那雙烱烱發亮的眼睛閃爍在雪帽與風巾間的空隙裏。

風寒凜冽，砭人肌骨，他却彷如並未在意，那身軀始終挺得筆也似直！

他右掌控韁，左掌却是斜握帶鞘長劍・那劍長逾三尺，古銅劍逾三尺，古銅劍鞘，鞘末尖削，鋒利如刀，依稀尚凝着暗淡的血色，敢情又是用來殺人的兵刃，而別人的劍不是負在背後便是繫在腰間，他獨偏偏例外，豈非怪事？

出了疏木林，就是寬闊的驛道，積雪猶深，却幾巳凝成冰塊，健馬鐵蹄過處，便發出了極其異樣的錚錝之聲，說不出的單調落索。

遙遙望去，徐州城那灰樸樸的城牆巳隱約可見，暮色亦巳漸濃，那人終亦稍微加快了馬速。

也就在此時此際，他身後驛道突現騎踪。

那亦是單騎，却顯巳放盡，奔勢有如離弦箭矢，蹄聲似驟雨亂打芭蕉，狂奔的鐵蹄，更踢起連串冰雪，裂浪般紛紛往外激飛，煞是駭人！

倏忽之間，兩騎相距巳不過數丈之遙，黑衣人却始終彷如未覺，甚至不曾回顧半眼，相反，後來那騎越奔越慢，接而竟就亦步亦趨的緊緊跟在黑衣人馬後丈許！

馬是黑色，騎在馬背上的却是一個白衣少女，她不獨混身衣衫雪也似白，外披風氅亦是雪也似白，就連那滿頭秀髮亦用雪白的頭巾束住，黑白相襯，格外顯得分明。

她的面容，更是人間絕色　不可方物，却又帶着幾分凜然不可侵犯的霜華，猶其令人難以抗拒的是她那雙柳眼，明亮似水，秋波微掃，天地也彷彿爲之失色。

她那明亮的秋波就落在黑衣人身上，瞬也不瞬的，眼瞳裏，赫然透着熾烈巳極的殺機！

兩騎瞬又越前數丈，那少女突又加快了馬速。

相距愈近，她眼裏殺機便愈濃，右掌五指緩緩下移，終於觸及了腰間長劍的劍柄，左掌隨翻，按在馬鞍上，借勢使勁，身形猛地直拔七尺，半空擰腰微折，斜掠而下，長劍接展，倉的脫鞘飛出，如匹練，似驚虹，疾取黑衣人的肩側要害。

那份矯捷、狠辣，縱是親眼目睹，恐亦難以推想得到，而出其不意，突然而來更是教人防不勝防，避無可避。

不過，黑衣人却亦非泛泛可比，耳聽破空聲響，便巳滚鞍橫裏翻出，那身形之快，應變之急，竟有如閃電般迅速。

可是，那少女的劍亦實在太快，黑衣人身手雖然敏捷，却畢竟被動，終難免稍慢半分，讓過了身軀，便讓不了外披風氅，劍光閃處，左肩齊腰以下頓時「嗤」的裂了開來。

裂帛聲響未巳，白衣少女身形巳落，她想也不想，左掌暴伸，猛按在黑衣人坐騎鞍上，借力使力，急拔而起，擰腰折處，自左而右，斜斜削下。

幾乎同時，黑衣人亦自落地，他脚猶未站穩，人便巳疾轉過身來，左手陡掄，帶鞘長劍如燕冲天，電掣般挑起，不偏不倚，「錚」的恰恰封住了削來利劍，反應既快，落點猶準，亦不可謂不驚人！

白衣少女面色微變，似亦吃了一驚，但身形却不見絲毫凝滯，脚尖甫觸地面，突往左旋出，右掌隨翻，劍走偏鋒，接連三劍，分擊黑衣人兩肩咽喉，出手之快，簡直有如三把長劍同時擊出。

她那劍法，雖非妙絕，却實太快，而且俱都無情巳極，所出盡是必取人命的殺手，悍厲、狠辣，兼而有之！

這樣的劍法，又那裏像是女兒家用的劍法！

黑衣人又幾曾見過如此悍辣的劍式，倒也不敢怠慢，兩脚滑處，身形驟變，左掌帶鞘長劍接出，連避帶封，間不容髮間讓過擊來三劍，直有如驚飛蝶舞，落葉飛花，輕巧處更勝蝶舞，迅急處更勝驚飛，變式之詭異莫測又豈是飛花落葉所能相比，目光縱然再利，恐亦難以揣測得到他身形的變化！

若非目睹，又有誰會想到如許多姿多采的身法，竟是出自堂堂的大男人身上。

這兩個人用的雖都是劍，但劍式身法明顯的可截然迥異，女的取道悍厲雄奇，男的偏走輕盈多變，實在怪得可以！

白衣少女接連十劍落空，心頭愈加懊惱，兩眉陡剔，殺氣飛揚，腕振處，劍往後撤，但隨又刺出，直擊黑衣人胸膛，收得既快，發得猶速，彷彿就像是劃空電閃，雨後驚虹！

黑衣人早巳步步爲營，眼前寒芒乍閃，他左掌帶鞘長劍便巳迎了上去，那份迅速，幾與目光無異！

兩劍刹那交擊，「錚」的迸出連串火花，兩人同時倒退出半步，黑衣人鞘橫身前，右掌五指巳接在劍柄之上，突喝道：「在下楚楓，來自關外白山黑水，姑娘莫要錯認別人！」

語聲微慍，却又帶着幾分詫異，顯然與跟前白衣少女既不認識，亦不知她爲何突施暗襲！

白衣少女本就面色冷漠，這下更有如凝霜，冷然接口道：「原來你就叫楚楓！

一身形陡動，擰腰轉身，劍逾星火，反劃而出！

楚楓實在做夢也想不到白衣少女說話間會突然發難，陡吃一驚，翻身急避，饒是他身形再快，掩面風巾亦難免觸到了劍鋒，頓被削為三片，如蝙蝠般冲天飛起。

在那短促的時間裏，白衣少女那劍鋒竟已接連幾顫，分取左右，確是駭人！

風巾被削掉，楚楓的臉龐畢露無遺，祇見他不過二十三四年紀，面容雖是俊秀，神態却冷得怕人，驟眼看來，每分每寸都像用刀刻削出來的，那臉色不如何故，出奇的蒼白。

鋒利的劍鋒在他蒼白的臉頰上留下了兩道淡淡的紅痕，只差少許便傷到皮肉，說險，當眞是險到了極點。

楚楓那臉龐乍入眼簾，白衣少女突然變了臉色，劍勢陡凝，失聲驚道：「你不是……」

聲猶未已，楚楓劍已出鞘！

那劍長足三尺，寬却不過兩指，相當之薄，幾乎分不出劍脊，自然較普通長劍為輕，使起來當然較普通長劍為快，乍見寒芒暴閃，已然抵住了白衣少女的咽喉！

他貌勝子都，身形巧賽驚飛蝶舞，但，那劍，却好比出穴毒蛇，刁狠、絕毒！

白衣少女陡覺寒氣迫咽，雖知不妙，如何還來得及躲避，下面的說話又如何還接得上去！

不過，楚楓那劍亦沒有刺下去，却開口問道：「姑娘可是要說在下不是你要找的人？」

白衣少女微微頷首，她所能做到的亦僅是如此，否則，便得觸及抵住咽喉那劍的劍鋒！

然後，她極其尷尬的笑了笑，生死俄頃，也難得她竟然還笑得出來。

楚楓亦自無意識的笑了笑，笑意未逝，他那劍已縮了回去，非常俐落的納返劍鞘，笑道：「在下早已說過是楚楓，姑娘却恍如未聽在耳內，莫非姑娘要找那人，根本不知他姓甚名誰。」

白衣少女黯然無語，淡淡的點了點頭，亦自納入劍鞘。

楚楓乾咳兩聲，歎道：「便縱是那樣，姑娘妳亦難卸粗率之嫌，出手亦未免過於狠辣，在下僥倖未作劍下寃魂，但若換是別人，稍遜在下，却教他怎能躲避得去？那份內咎心懷，姑娘妳又何以自遣？」

白衣少女臉泛愧色，吶吶道：「小妹劍法本就流於偏激，易發難收，又何況殺機已動！」

楚楓詫聲道：「那麼說來，在下此身裝束，諒必與姑娘所找那人極其相若，不然，斷不會發生如許誤會。」

白衣少女苦笑道：「不僅裝束，就是持劍手法亦是雷同！」

楚楓怪道：「敢情如此……」

「可不是。」白衣少女接道：「別人的劍不是負在背後便是繫在腰間，你獨偏偏例外，又怎不令人容易發生錯覺？」

楚楓剔眉道：「在下家傳劍術原重驃悍，怎奈在下體弱，力有不逮，不得已化驃悍為輕盈，去繁就簡，融百四路劍法於二十八式，其間自難免有疏忽的地方，沒奈何鞘劍並用，左右相應，以左鞘補右劍不足，絕非故意標奇，存心駭俗，換句話說，那麼持劍乃自在下而始，在下與姑娘所找那人毫無瓜葛，大概可以肯定！」

白衣少女頷首作應，沉吟半晌，問道：「然則楚……楚兄可知江湖上有何人如此持劍，又慣作如此裝束？」楚楓稍作思索，道：「恕在下識淺，實在無可奉告，不過，風聞陝東飛燕門，晉北恆山劍派，俱都是鞘劍並用，姑娘不妨稍加留意！」

白衣少女微喟道：「飛燕門下盡是女中豪傑，恆山派裏却是尼姑當道，此兩地三尺男孩猶且嚴禁涉足，那人昂藏七尺，又豈有他存身的餘地。」

楚楓怔了怔，問道：「那人與姑娘有仇？」

白衣少女斷然道：「毀家殺父，仇深如海！」

楚楓慘笑道：「亦可謂無獨有偶！」

白衣少女驚問道：「怎麼說？」

楚楓道：「不瞞姑娘，在下亦是尋仇而來。」

白衣少女道：「莫非是殺父血仇？」

「不錯，」楚楓道：「獨惜心有餘力不足！」

白衣少女追問道：「難道你本領不如仇人？」

楚楓搖了搖頭，道：「如或不如，目前來說，尚是未知之數！」

白衣少女會意道：「那麼說，你是始終沒有找到他了？」

楚楓長歎了口氣，道：「事實如此，履南走北，僕僕風塵，已是五年有餘，却還是找不到他半點踪跡！」

白衣少女目光閃動，愕然道：「不成你亦是不知仇人姓甚名誰？」

楚楓道：「名是知道的，但這又有何用？」

白衣人女皺眉道：「為甚麼？」

楚楓淡淡道：「他本就不好名，十年多前又已消聲匿跡，見過他的人恐怕都已淡忘，在下固亦不知他長相怎樣，徒知姓名，又何補於事？」

白衣少女道：「那總算有名可循，不像……」

楚楓截口道：「在下倒願像姑娘你，若我知道他長相如何，便好找了！」

白衣少女凄然笑道：「那是廢話，你可知我找他亦已找了三年有多！」

「三年！」楚楓動容道：「三年的時間雖然不長，却也不算得是短日子了，姑娘妳以為將寶貴青春如此虛擲值得麼？」

白衣少女咬了咬唇，道：「値得的，雖說寃寃相報何時了，但每想起他那滅絕人性，令人髮指的報復手段，便覺不能自已，此仇若是不報，實無顏面再見先父於泉下，你找了五年，那又如何？」

楚楓沉聲道：「姑娘所說實已盡道在下心意，殺人不過頭點地，家父死時，混身却幾無半分完膚，若讓仇人就此逍遙法外，在下非僅愧為人子，亦情何以堪？」

白衣少女怔怔的望了楚楓半晌，忽道：「人說逢人且說三分話，萍水相逢，過於輕信，始信不免終疑，不想……」

楚楓失笑截道：「在下亦是莫名其妙，有生以來，在下首次與人如此說話，也許，這便是佛家所謂有……」突覺語病，住口不語。

白衣少女豈不知楚楓要說什麼，禁不住垂下了頭，亦紅了臉龐。

楚楓頓覺手足無措，好會子，伸手搔了搔後腦，喃喃道：「說來可笑，亦實在胡塗，姑娘已知在下叫做楚楓，在下却忘了請教姑娘姓甚名誰，敢問姑娘……」

「路霜，家住燕北白狼溝……」白衣少女欲語還休，那份嬌態，扣人心弦！

「原來是路……路姑娘……」楚楓若有所思，呆了呆喃喃道：「劍如其名，劍如其名，當眞是嚴於霜雪！」

路霜幽幽道：「小妹劍法實為狼牙棒的變式，狼牙棒偏走霸道，縱是再變亦難卸其悍厲，殺伐之氣既重，使起來又怎能不嚴於雪霜，女孩子本不該用這樣的劍法，却是逼不得已！」

楚楓點着頭道：「難怪難怪……如此說來，令尊諒必是狼牙棒中的能手了，他是……」

路霜徐徐的答道：「『霹靂火』路天豪！」

楚楓沉吟道：「恕在下孤陋寡聞。」

路霜接道：「家父早在十一年前便已歸隱白狼溝，縱是舊知，恐亦已忘懷，又怎能怪你。」

楚楓接道：「空穴來風，亦非無因，令尊既稱『霹靂火』，想必亦是霹靂也似性子的武林豪雄。」

路霜肅然道：「雖是性烈如火，却身兼嚴父慈母兩責，歸隱白狼溝後，更是與世無爭……」

楚楓道：「如此理應可安享餘年。」

「但仇人找上門來又豈容躲避！」路霜慘笑道：「慈親見背，父女相依為命，本已可哀，誰想白狼溝不過三年，這僅有的溫情更又被剝奪，那年中秋……」

×　　×　　×

雖是秋半，白狼溝風雲已急。

溝南路家莊周圍數里，木葉幾盡已枯，薄暮時份，殘霞若血，雁影橫飛，風過林梢，枯葉紛落，愈發見得蒼涼！

儘管如此，路家莊內却蘊斥着濃郁的熱鬧氣氛，祇因為，今夕便是中秋！

溝雖名白狼，狼並不多見，名雖可怕，所住的却是尋常百姓家，其間可亦不乏有識之士，難得溝民好學，晴耕雨讀，孜孜不倦，個個看來居然都有幾分書卷氣，風氣既純樸，爭執自亦少，若非時有盜匪路過做案，當眞可以夜不閉戶。

是以，這路家莊的莊主「霹靂火」路天豪初來時，實在嚇驚了溝中居民，不說其他，就說他那豹頭環眼，虬髯絡腮，眉似漆刷，臉比墨裝的長相便已叫人不寒而慄，更何況他生得滿身橫肉，手操稜稜生光，密嵌尖利的狼牙棒！

不過，他人雖然生得可怕，隨在他左右的却是十歲不到極其天眞得意的小女娃，那便是他的獨生女兒路霜，兩人來時，還有輛雙馬並曳的馬車，垂簾緊閉，車痕極深，顯然負着貴重物品，自亦難免惹盜垂涎，甫抵白狼溝，劇盜「過天星」便率眾夤夜追躡趕到，却盡被殲在路天豪狼牙棒下！

那以後，路天豪便攜同路霜在白狼溝住下，誰也不知他從何而來，祇知道他身懷絕技，囊裏多金，建的莊院遠比別的來得大，如此而已。

突來怪客，溝民固難免心生恐懼，不少甚至以為路天豪是洗手綠林的殺人劇盜，白狼溝諒必從此再無寧日！

可是，出人意料的，路天豪不獨沒在白狼溝生事，相反，時來刼掠的幾股盜匪都因為他的存在，吃足了虧，再不敢踏足半步，使白狼溝得到前所未有過的平靜。

尤其難得的是，他居然還兼顧到溝中孤寡老弱，所作所為，大有退隱江湖的武林名俠風度，令人心折，自亦惹人好感，就是原先以為他為劇盜的亦不由刮目相看，暗呼人不可以貌相。

路天豪待人亦實在不錯，雖然，路家莊平日除了所僱婢僕人等外，嚴禁陌生外人出入，但，每逢佳節，總是大排筵席，盡宴溝中居民，端的是豪門本色，至於他那裏來這許多財富，却沒有人知道，亦沒有人敢問，漸漸甚至懶得去理會了。

今夕既是中秋，路家莊當然亦不例外，盛筵由黃昏開始，直紛擾至初更方罷。

夜愈深，月愈明，酒闌，人亦散……

路天豪轉回臥室，方待更衣就寢，向着院子的那扇窗戶突然「喀」的自動打了開來！

冷風緊接穿窗而入，燭影搖紅！

路天豪臉色陡變，輕斥道：「誰！」身影疾起，竄入東壁暗角，反手取下裹住狼牙棒那豹皮囊，左掌隨抓了張椅子在手，橫在身前！

雖逢佳節，他却三杯也未曾下肚，可不是不嗜酒，而是他時時刻刻的警誡着自己萬萬不能喝醉，儘管佳釀當前，還是淺嘗即止，整個身軀力求每分每寸都處在最佳時的狀態！

多少年了，他又有那天不是戰戰兢兢，提心吊胆，食不知味，寢不安息的！

喝聲未已，窗外倏的傳來了兩聲冷笑，笑聲極其短促，却又異常清楚，非僅冷冰，且彷彿包含着許多許多的恨意！

路天豪入耳驚心，臉上的肌肉不其一陣痙攣，突喝了聲，狼牙棒撒在手裏，左臂疾揚，木椅脫掌，循聲擲出窗外，腳隨蹴地，身形驟起，「燕子穿簾」，緊追椅後，穿窗而出！

月雖皓，夜却已深沉，院子裏自亦是渺無人跡！

凄冰的月色，透過花木，射在地上，帶下了無數陰影，參差斑駁，恍如羣鬼亂舞！

一條人影，標槍也似直，卓立其中！

花木的陰影，深深地籠罩着他，掩去了他的面目，神情，却助長了他的陰森可怖！

他沒有動，彷彿已凝結在花木的陰影中，却不知何故，混身竟似散發着一股殺氣，濃重的殺氣！

殘羹雖已去盡，桌椅却仍未撤，路天豪越窗穿出，凌空兩個翻滾，沉肩偏身，便自落在窗旁的一張方桌上！幾乎同時，那張木椅已飛到那人身前。

那人的面上突然閃起了兩絲寒芒，那是目光，却是如此的銳利！

他下垂的右手亦自挑了起來，電光石火間，掌中已然多了支利劍！

可是，不過刹那間，他掌中利劍便突又失去踪影，兩道白芒芒的寒光却閃爍交織在身前！

白芒乍閃即逝，劍仍是好好的握在他掌中，那張椅子却突地頓了頓，自中整整齊齊的分爲四爿！

這又是何等厲害的眼力，何等迅速的劍法！

那四爿破椅瞬已墮在地上「啪啪啪啪」的發出了四下極其異樣的聲響，在夜裏聽來，格外覺得恐怖！

路天豪混身毛管也幾乎悚慄起來，脚下猛的半步橫移，斜轉身子，狼牙棒倒撤身後，又再厲聲喝叱道：「誰！」

那人縱聲狂笑，擧步踏出林木暗影，徐徐轉過身子，如銀月色便洒落在他的身上。

黑色的風氅，黑色的緊身衣衫，黑色的雪帽，襯托着他那微帶蒼白的臉龐，愈顯得清晰特出。

路天豪目光及處，瞳孔頓縮，臉色已然發青，慘笑道：「是你，果然是你，你到底找到來了，找到來了……」

聲銳如刀，劃破了黑夜的寂靜，雖響，却顯然有點顫抖，而意猶未盡，本還想多說幾句，沒奈何舌頭竟似有些硬了！

黑衣人直似未覺，斂住了笑聲，右肘乍曲，劍已然納返鞘內，他那劍鞘竟就是握在左掌掌中，難怪他拔起劍來，快得如此驚人，如此不可思議！

他那兩隻眼睛，在月色的映射之下，愈發見得銳利，却是瞬也不瞬的迫視着路天豪，那眸子裏，赫然蘊藏着說不盡的怨毒，如說目光能够殺人，恐怕路天豪早已被斬爲數截！

路天豪亦圓睜虎目，凝視着黑衣人，不知何故，眼神中竟透着莫明的懼意！

四道目光緊緊地交纏着，誰都沒有說話！

死寂，不尋常的死寂！

氣氛亦變得格外肅殺，逼得人幾乎透不過氣來，路天豪終於壓抑不住，左臂陡曲，五指如鈎，「嗤」的撕下前襟，露出黑茸茸的胸膛，厲喝道：「找也找到來了，還等什麽，動手！」

喝聲猶在搖曳，他人已騰身拔起，半空斜折虎腰，左掌橫撤，搭上棒端，就兩手擧棒迎頭劈落！

那勢子之猛，足以開碑碎石，眞似靑天陡裂，疾走雷霆！

人如離弦箭矢，棒亦如風，瞬已臨頭，黑衣人却仍紋風不動！

棒風已煽起了他雪帽的風巾，密嵌尖刺的棒身眼看便要擊碎他的頭顱，電光石火間，他那身軀陡地向旁移出半步！

半步，只是半步，狼牙棒已無法傷他分毫，亦只因爲移開半步便已足够，他絕不多移半步！

這判斷又是何等準確，這鎭定又是何等驚人！

路天豪眼也直了，怪叫一聲，提腰折身，硬硬轉了個半弧，斜身閃出幾尺，借勢撤回了狼牙棒！

黑衣人臉泛冷笑，旣不再移動身形，亦不反擊，那右掌雖然握住劍柄，却始終不曾拔劍出鞘！

倏忽間，路天豪身形已落，他脚才沾地，便自擰腰轉身，狼牙棒疾如閃電，勢如風捲殘花，式化「橫掃千匹馬」，反揮而出！

他變式迅捷如風，但黑衣人的身形已展，兩脚乍錯，滑開兩步，讓過來勢，劍突如驚虹，脫鞘飛出，連刺七劍，分擊路天豪胸腹、雙臂、兩肩、咽喉！

那不過是普通的靑鋼長劍，但在他手中使來却不僅不普通，而且大大的不尋常，刹那間竟生像被分成了七條薄薄的鋒刄，同時刺了出去！

快！快的實在出人意料，幸好路天豪早就留上了心，眼前人影乍動，他掌中狼牙棒便撤了回去，迅快無儔的在身前繞了幾圈，間不容髮間，居然給他封開了刺來的七劍！

他暗鬆了口氣，掌心已滿是冷汗！

黑衣人却根本不容他有歇息的餘地，七劍刺過，又是七劍刺出！

路天豪看的眞切，狼牙棒急掄，他後發却不能先至，封住了六劍，却無法封住黑衣人的第七劍！

指顧間，黑衣人的第七劍已乘隙搶入，直迫路天豪胸前，又急又辣，當眞是凌厲到了極點！

劍光入眼，路天豪便知不妙，他想避，可是，避無可避！

裂帛聲響，劍已入胸，鮮血飛激，染紅了路天豪身上棉衣！

眼看再入半寸，便可傷到要害，那知，非常突然地，黑衣人竟將劍撤了回去，要是路天豪掌中狼牙棒在那瞬間忽生反擊，那還有話說，但路天豪根本沒有異動，相反，只是怔在那裏！

本領不如人，他雖然早就知道，却萬萬想不到竟是相差得那麽遠，他實在難以相信，却又不能不信！

黑衣人劍收又發，刹那又是七劍刺出，劍勢旣不奇，所取角度亦不巧，只是稍快了點，路天豪竟然無法閃避，他是忘了閃避！

鋒利的劍鋒，毫不留情的劃在他身上，劍劍裂衣而過，血隨外湧，自亦傷到了皮肉，却亦只是傷到了皮肉。

無疑，黑衣人這七劍，劍劍都可以致命，斷不會只是傷到了皮肉，看似無意，實在有意！

黑衣人有意不讓路天豪死得那麽快。

傷雖只是輕傷，痛却是徹骨的痛，路天豪突然像給甚麽在脚底扎了下的，整個人猛地跳了起來，狼牙棒跟着掄擧過頂，沒頭沒腦的砸了下去！

勢兇且猛，黑衣人倒也不敢攖其鋒，兩脚陡頓，滑開幾尺！

路天豪怒喝了聲，收住了勢力，却隨又緊迫上前，狼牙棒「狂風掃落葉」，斜斜劈下！

黑衣人不封不拒，身形疾轉，堪堪避過！

路天豪也不顧身上鮮血迸流，步步緊迫，七七四十九式狼牙棒法盡展，棒棒向黑衣人要害砸落！

黑衣人縱聲狂笑，身形亦展，乍左乍右，陡上陡落，忽而到了桌上，但瞬又上了樹梢，滿院遊走，賽似驚飛燕舞！

路天豪狼牙棒雖然凌厲，却竟無法觸及他半分衣袂，反倒是陳設在院裏的桌椅，碎裂了好幾張，花木亦折了不少！

七七四十九棒使盡，滿院枝葉紛落如雨，路天豪已是汗流浹背，但黑衣人仍是好好的立在地上！

路天豪簡直要瘋了，厲喝道：「你爲什麽不還手！」

黑衣人淡淡道：「這便還手了！」語聲帶着諷刺的意味，却出奇的平淡，若只是聽聲，不難以爲說話人是慣於吟誦的人，斷斷想不到竟是身懷絕技的武林豪客。

聲猶未已，他人已從旁筆直竄上，劍如蛇舌，急賽星火，反撩路天豪左臂！

路天豪喝了聲「來得好」，脚下旁移，身不側避，狼牙棒盡交右手反擊而下，左手却凝在原處，但黑衣人若是斷他左臂，就勢難不傷在狼牙棒下！

可是，他雖然拚捨左臂，黑衣人却偏偏不肯賣賬，未等劍落，便已縮回，突冷笑道：「毒蛇纒腕壯士斷臂，不想你雖非壯士，居然也有此豪氣！」

路天豪勉強收住了棒勢，怒道：「咱家本就不是壯士，但你怎樣，當年自命英雄，現在又如何，這樣的所爲難道便是英雄的行徑！」

「英雄，哈哈，英雄！」黑衣人狂笑道：「上不能執干衞國，下不能保護妻兒，這樣的英雄，又做來何用！」

聲未已，笑未已，陡地欺上，連人帶劍，直迫路天豪胸前！

路天豪冷不提防，要閃避時，劍距胸前已不過幾寸，自問必死，亦懶得去理會，誰知，就在這間不容髮間，那劍突然變了方向，從他右脅裂衣而過，竟無損他半分！

然後，非常俐落地，劍隨人撤！

路天豪驚怒交集，心頭陡地生出了種被羞辱的感覺，滿腔氣血頓往上湧，悶吼了聲，舞動狼牙棒疾撲了上去，可是，已不復先前威勢，破綻頻出！

黑衣人那劍就活像是生了眼的，尋隙抵瑕，刺了入去，不多時，路天豪身上已是鮮血淋漓，但，他偏偏就不下殺手！

路天豪又是悲又是憤，可又奈何不得，如何還有心情再拚下去，突撤棒式，倒退幾步，嘶聲道：「你待怎樣！」

黑衣人暴退七尺，狂笑不語！

路天豪怒極反笑，道：「士可殺不可辱，你莫欺人太甚！」

黑衣人淡淡說道：「便欺你太甚又如何！」

「好，好！」路天豪嘶聲慘呼道：「咱家偏不如你所願！」反手一棒，突向自己頭顱砸落！

黑衣人冷眼瞥見，怪叫了聲，撲了上去！

可是，那狼牙棒何等之重，反砸之勢又是何等迅速，豈容黑衣人來得及制止！

乍聽悶雷也似的響了聲，棒已砸實，路天豪那腦袋立時片片碎裂，鮮血飛濺，落地有聲，他那身子幌了幾幌，終亦倒了下去！

那瞬間，黑衣人亦撲到了路天豪身前，右手疾縮，還劍入鞘，反抓住了路天豪胸前衣襟，扶住了他下跌的屍身！

飛濺的鮮血，洒得他混身都是，他却恍如未覺，怔怔的呆在那裏！

足足有半盞茶時分，黑衣人突地破聲狂叫道：「你這就死了！你這就死了……」猛地甩手將路天豪的屍身抛了起來，身形緊接拔起，突又反手抄住了屍身的右脚，橫揮了出去！

屍身過處，他身前的花木立時枝葉激飛，紛紛斷了下來，可憐路天豪那屍身已是血肉模糊，慘不忍睹，衣衫亦紛作片片蝴蝶飛！

黑衣人却意猶未盡，幾個起落，上了瓦面，手抓屍身，連連砸下！

幾聲霹靂也似的異響響過，瓦面塌了好幾片，碎木斷瓦紛落如雨，黑衣人掌中已只剩下半條斷脚，他呆了呆，陡地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怒嘯聲，騰身飛躍，瓦面過瓦面，刹那消失在茫茫夜色裏！

那刻，路霜早被驚醒，她就躲在院子涼亭的暗角裏，看得清清楚楚，亦恨得咬牙切齒，却動也不敢稍動，她不是怕死，而是不甘心就此死去，雖然，她爹路天豪已將沉重的狼牙棒法化爲輕盈的劍式，她亦練得了幾分火候，但她知道斷斷不可能是黑衣人的對手！

理由很簡單，她若是黑衣人的對手，她爹就斷不致於被迫自絕，雖說靑出於藍勝於藍，可是，對十來歲的女孩子來說，那實在是笑話！

她若是就這樣出去，不獨於事無補，徒然多賠了條人命，路家本就人丁單薄，若教她也死了，豈非從此滅絕，那仇又找誰來報？

是以，她不得不忍耐，她動也不敢稍動，却深深的記住了黑衣人的臉龐，裝束，那亦是她僅有的綫索，僅有的綫索！

× × ×

「話雖說是綫索，嚴格說來，實在不能說得上是綫索，只是，聊勝於無！」路霜長歎了聲，仰首天際，秋波裏已閃爍着淚光。

楚楓微喟道：「誠然如此，聽你說來，那已七年前的事，士別三日，猶且刮目相看，何況七年，再說，人海茫茫……」

路霜凄然接道：「便縱是如此，也要找的！」

「不錯，不錯！」楚楓若有同感，點了點頭，面色突變，哇的吐出了口鮮血！

雪地上刹時濺開了幾朶血花！

路霜觸目驚心，駭然失聲道：「你怎樣了？」

楚楓長長的吁了口氣，臉色漸亦緩過來，搖頭道：「沒有甚麽，幸虧沒有濺着姑娘的衣衫，否則，眞不知如何是好。」

路霜皺眉道：「你還說？沒有事怎會咯血？」

楚楓道：「姑娘初次見到，難免覺得意外，在下倒是習慣了，見怪不怪。」

路霜詫異問道：「你病有多久了？」

「大概總有十年多！」楚楓神色黯然道：「十年多前，在下雖不過十三四歲，但由於自小習武，身子遠比其他孩子來得好，亦鮮有病痛，只是，天旣有不測風雲，人又豈無刹時禍福，就在那年七夕前夜，仇人終於找來，那夜……」

× × ×

那夜，風寒凜冽，吹得很緊。

其實，在關外白山黑水附近的地方，又有幾日不是刮風的，本就沒有什麽特別，意外的，只是楚家集周圍突然下了場小雪，是以，不獨風急，天氣亦變得出奇的冷！

不過入夜未幾，自亦不是歇息的時候，楚家集豪門中的豪門，名劍中的名劍客「風雷劍」楚霸在房中課兒，莊門的方向，突然傳來了「蓬蓬蓬」三下敲門聲。

聲響而沉實，顯非尋常可比，而楚家既爲當地首富，莊院又是何等寬敞，兩下相距，少說也有數十丈；居然聽得如此清晰，亦不可謂不驚人！

楚霸不由面色微變，右掌下沉，陡地握住了腰間長劍的劍柄！他終年劍不離身，可不是早就時刻提防着，恐突生變故，措手不及！

三下敲門聲響過，有頃，還是聽不到有人應門，想是看門的莊丁不知躲到那裏去了，而楚家雖是豪門，終年却鮮有人到訪，楚霸亦鮮有外出，下役人等出入走的都是旁門，莊門實在形同虛設，看門的莊丁差不多是白做，久而久之，倒怪不得天未黑便開溜，何況先前又下過雪來。

楚霸傾耳靜聽了一會，忍不住移步到窗前，振聲呼道：「何以沒有人去開門，小五——」

他亦是存心立威，說話中亦用上了幾分內力，頓時像半天響了幾下悶雷的，迅速傳了過去。

那小五就是看門的莊丁，這下剛縮在被窩裏，聽得呼喚，忙披衣奔來，邊應道：「小人在此。」

楚霸剔眉道：「還不去開門！」

小五應聲是，便欲轉身，就在此際，莊外那人突然霹靂也似的笑了幾聲，道：「說話的可是『風雷劍』楚霸楚老師！」

「不敢不敢……」楚霸怔了怔，遙問道：「朋友是誰？」

「風雪故人來，自是當年相識！」那人狂笑道：「試想如此寒夜，若非故人，豈肯跋跡！」

楚霸稍作沉吟，道：「楚某雖已歸隱，當年却是相識滿天下，朋友若不言明，實在無從推測！」

「敢情如此！」那人愈發笑得厲害，道：「若是相識滿天下，以楚老師風雷劍術，豈非如日方中，又怎會遽爾退隱！」

楚霸微慍道：「朋友出言未免太巳刻薄！」

「刻薄，哈哈……」那人語聲突變，冷冷道：「對人來說，或許如此，對是人非人的畜生來說，可斷斷說不上！」

楚霸怒道：「朋友到底是誰？」

那人緩緩說道：「洛陽『武潘安』南平！」

楚霸如遭雷殛，混身陡震，「蹬蹬蹬」接連退出三步，面色巳是蒼白如死，勉強振聲道：「原來是南兄，不見多年，諒必安好！」

那「武潘安」南平道：「浪跡天涯，無家可歸，焉敢說好！」

楚霸接問道：「未知南兄此來，所爲何事？」

南平緩緩道：「討債！」

楚霸驚問道：「甚麽債？」

南平連聲冷笑道：「楚老師可是明知故問！」

楚霸佯笑道：「南兄此言何意？」

南平說道：「想年前楚老師躍馬洛陽，青鋒飲血，火焚十里，何等威風，何等霸道，若說盡巳忘懷，如何說得過去，又豈不令人意外！」

楚霸面色慘變，道：「南兄莫要含血噴人，楚某已有三年不曾涉足關外……」

南平縱聲狂笑，說道：「風聞『風雷劍』楚霸快人快語，敢作敢爲，本以爲實言，誰想却是非議，南某人總算是見識過了！」

楚霸痛苦巳極的痙攣了一下，緊緊地咬住牙齦！

南平頓了頓，厲聲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早在當時你便該想到必有今日，當時你既是有胆做得出來，今日又何以沒有胆承認！」

楚霸面色變了又變，突如噀血，慘笑道：「說得好，楚某既是敢作敢爲，便該敢認，悔不當初，如今認命就是！」

南平厲聲道：「如此，南某便要入來了！」

「請！」楚霸顫聲道：「楚某捨死陪君子，縱死亦無怨！」

南平冷笑接道：「諒你亦不敢擅走，莫怪南某人不預先言明，亦休怨南某人心狠手辣，今夜咱南某人若是找不着你姓楚的，此宅上下鷄犬不留！」

楚霸狂笑道：「南兄未免太巳言重，你南某人無疑是絕代英雄，但姓楚的又豈是人間賤丈夫！」

他口裏雖說得響噹噹，心底却又何嘗不怕死，就連他平日那得意的笑聲，此際亦變得極其勉強，也的確，他先前原以南平英雄氣概，絕不會旁及他人，眞想開溜，可是，南平却竟說出那麽的說話，這便不由得他不認命了，祇因爲他不獨上有蒼蒼白髮，中有愛妻，對下還有個僅得十來歲的獨子楚楓，他縱然再本領，亦勢難以同時兼顧這許多人，要拋下，可又不知拋下那個，完全不管，隻身遠逃，於心又實在不忍！

莊外南平喝了聲「好」，道：「不想你姓楚的居然還有幾分草莽雄風，失敬失敬！」

楚霸沉聲道：「何須多說，小五，開門。」

小五如夢初覺，結結巴巴的應了聲「是」，方待舉步，莊外南平突喝道：「南某等不及了。」

話聲未巳，「蓬」的一下巨响突然劃空響起。

楚霸聳然變色，身形陡動，忽退到楚楓身旁，反手點了他幾處穴道，塞入床下，隨又掠返窗前。

幾乎同時，那「武潘安」南平巳如飛掠過庭院，上了房上瓦面，身形急賽電閃風飄，當眞是駭人聽聞！

他人方止步，便狂笑道：「抱歉抱歉，在下竟毀了楚家的莊門！」

楚霸淡淡道：「沒有南家，何來楚家，莫說莊門，南兄就是將整個楚家莊毀爲平地，道理上亦是說得過去，惟是寃有頭

，債有主，禍在楚某，楚某死不足惜，幸勿遷怒他人，傷及無辜！」

南平冷笑道：「敢情只有楚家的是人，南家的却是草芥！」

楚霸囁嚅着道：道：「楚某只是說個道理。」

「道理，哈，好個道理！」南平狂笑道：「楚老師如此道理，初初又如何？」

楚霸聲也顫了，道：「南兄此來莫非要趕盡殺絕！」

南平狂笑接道：「楚老師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咱南某人若是早存此心，楚家莊此際恐怕巳是烈焰冲霄，屍横遍地，血流成河！」

楚霸暗鬆了口氣，道：「姓楚的不錯是小人，可是南兄是個君子，嘿嘿……」

南平截口道：「君子可不敢當，不過南某生平，却是言出必行。」

楚霸隨道：「然則是只取魁首，不及旁人？」

南平斷然道：「理所當然！」

「好！」楚霸由衷道：「楚某信得過南兄。」

南平冷笑道：「但你今夜是必死得極慘！」

楚霸淒然笑道：「楚某百死不足以辭其咎！」

南平說道：「楚老師大概不會束手待斃！」

楚霸狂笑道：「楚某縱肯如此，諒你南兄亦不好意思下手！」

「不錯不錯。」南平道：「如此說來是……」

楚霸截道：「鹿死誰手，尚是未知之數。」

「妙極妙極！」南平狂笑道：「難得楚老師有此豪氣，亦省了南某再廢唇舌，庭院人雜，刀劍無情，誠或難免誤傷無辜，瓦面上見眞章如何？」

楚霸道了聲：「好！」腰間風雷劍「嗆」的脫鞘拔在手裏，方待躍出窗外，回目瞥處，突看到莊內伙夫僕役人等，手掌燈籠，各執刀槍，羣集在庭院處，刹時沉下臉龐，斥喝道：「誰叫你們來的！」

窗外衆人齊跪了下來，那小五膝行幾步，擠出人叢，道：「老爺待小人等義比天高，如今老爺有事，小人等又豈能袖手旁觀。」

楚霸鬢髮皆顫，叱喝道：「胡說，你等有何本領，敢胆口出狂言，還不快滾出去。」

小五涕淚迸流，嘶聲道：「小人等豈是無義之人！」

楚霸眼角微濕，猛咬了咬牙，喝道：「你等若是有義之人，便不該陷楚某於不義，此後好自守護主母，楚某人便巳感激不盡！」

衆人齊道：「老爺何出此言……」

楚霸又喝道：「既是如此，還不退出院外！」

衆人尚在猶豫，楚霸巳怒不可支，叱道：「叫你等出去便出去，誰敢抗命，或暗裏偷窺，咱家挖他的眼睛，逐出楚家大門！」話口未完，陡地抓過几上茶杯，捏爲碎片，揚腕洒出。

「噗噗噗」的幾聲異聲乍响，窗外燈籠紛紛熄滅，庭院刹時變得陰陰森森的！

衆人不由面面相覷，小五又膝行前兩步，哭聲道：「老爺何必動怒，小人等退出就是！」

楚霸臉上肌肉痙攣了幾下，叱道：「出去！」

各人無奈叩了個頭，先後退出庭院。

楚霸深吸了口氣，仰首道：「有勞久候！」

「那裏那裏！」南平輕歎道：「患難見眞情，微而知著，不想你姓楚的私下倒是個人物！」

楚霸道：「南克何必前倨後恭！」

南平道：「南某人語語出自肺腑，是即是是，非即是非，何來倨恭！」語音突變，厲聲喝道：「請！」

「請！」喝聲未巳，楚霸人巳穿窗掠出，左手陡按窗櫺，半空借力翻身，便上了瓦面。

熾烈巳極的金擊交鳴聲，隨即劃空响了起來。

楚楓穴道被封，給塞入床下，動彈不得，亦作聲不得，極目望去，也只能望到窗外，却偏偏聽得眞切。

他雖是年輕，却巳懂事，先刻鑑貌辨色，隱約巳聽到他父親不可能是「武潘安」南平的對手，這下眞急得珠汗迸流，濕透重衫！

金鐵交擊聲越來越急，瓦片碎裂之聲，緊緊响起，在靜夜裏聽來，格外驚心動魄！、

楚楓眼也直了，瞬也不瞬的瞪住窗外，他所能做到的亦不過如此！

足足過了半炷香那麽久，瓦面上突然响起兩聲極其異樣的厲叱，兩條人影隨從窗外滑落，各抓利劍，電閃般相互刺出。

兩劍交擊，火星橫閃，在外那條人影突起右脚，踢在在內那條人影的胸腹上。

在內那條人影衣作青色，那是楚霸，楚楓在床下看得分明，却心也幾乎裂了！

說來慢，其實，那不過是電光石火間事！

乍聽楚霸悶哼了聲，身形往後倒飛，「叭」的撞在窗櫺上，整塊窗櫺立時片片碎裂四下激飛！

他那身軀去勢猶未止，直飛房內，却竟不偏不倚，蓬地倒在床上。

那塊床板幾乎同時喀勒的斷爲兩截，楚霸連人帶板，疾向下壓了下去。

楚楓就在那塊床板下，他看得清清楚楚，苦又無法躲避，刹那板巳壓實，力度又何止百斤，頓時如遭重擊，禁不住吐了口鮮血！

他人也跟着變得恍惚起來，却儘管如此，他仍竭力將眼睜得老大，從破板的縫隙中望了出去，他是想看清楚仇人的面目，可是，望到的偏偏只是他的父親！

那時，楚霸身上巳幾無半分完膚，混身上下盡是血口，衣碎帶着被利刃劃出來的肉條，搖搖欲墮的倒掛在身上，可怖到了極點，鮮血迸流，使得他整個人看來，就生像是個血人！

他那左臂更巳齊肘斷去，劍，却仍是緊緊的握在右掌掌裏！他長吁了口氣，以劍支地，搖搖幌幌的站了起來，嘶聲道：「悔不當初！」

劍突反刺，噗的刺入自己的胸膛！利劍穿胸，血，箭也似標出，洒得楚楓滿身都是，他欲哭無淚，心更如刀割，第二口鮮血噴出！人終亦昏了過去。

那瞬間，「武潘安」南平亦自越窗而入，可是，楚楓却只能隱約的看到矇矓的影子，已無力再睜眼簾……。

× × ×

「悔不當初！」楚楓凄然笑道：「家父死前如許說話，諒必先有愧於『武潘安』南平，可是，那南平却也未免太過心狠手辣，當知殺人，亦不過頭落地！」

路霜若有同感，點了點頭，轉問道：「你咯血大概亦是由於那夜壓傷了內腑發生的了。」

「是也未可知！」楚楓歎道：「敝家『風雷劍法』本是走的剛猛路子，唯是對在下來說，却有不勝負荷的感覺，不得不去繁就簡，偏走輕盈！」

路霜接問道：「你那咯血的毛病是不是時時都會迸發的？」

「若是時時如此，那還得了！」楚楓笑道：「說起來，總有個多月沒有咯血了，這下迸發，大概是由於跋涉長途，未得到充份的休息，先前又突然妄動了眞氣所致！」

路霜幽幽道：「這都是我的不好。」

「縱非如此，這口血遲早也要咯的，在下旣未怪責姑娘，姑娘又何必耿耿於懷。」楚楓悠然道：「其實，在下要想那血不咯亦是很容易，只要找處山明水秀的地方，靜養幾個月便可以了，不過，目前來說，那却是廢話！」

「嗯！」路霜微微頷首，道：「聽你說，那『武潘安』南平該是洛陽來客，你何不到洛陽找找？」

楚楓苦笑道：「找過的了，南家不錯是在洛陽，可是在下找到時却只剩頹垣斷壁，荒草離離，據說是十年多前被火焚毀，倘若那南平所言屬實，誠或就是家父所爲！」

路霜沒有說話，怔怔想了半晌，忽的噗哧笑道：「道左相逢，旣非舊識，却竟言深，人，有時說來，實是不可思議。」

楚楓展顏道：「江湖兒女，本該如此，姑娘豈不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路霜喃喃道：「却只怕陌路逢君又別君……」突覺語病，住口不語，那嬌臉直紅到頸子去。

楚楓看得眞切，心頭陡地生出了種前所未有過的感覺。

他呆了半晌，仰首望了望天色，期期艾艾的道：「不想巳是入夜……」

路霜低「嗯」了一聲，亦自仰首上望，道：「若不趕快上路，恐怕城門便要關上了。」

楚楓走前牽過兩匹坐騎，道：「這倒未必。」

路霜接過坐騎韁繩，說了聲謝，道：「入夜關城，處處如此，難道徐州城獨獨例外？」

楚楓道：「不是此故，在下一路行來聽聞人說，劇盜『子午催命』紀粲在徐州南關外的雲龍山設下『天風寨』，跋扈橫行，不時與下屬入城胡混，州官唯恐惹禍，沒奈何夜不閉關，聽由出入！」

路霜怪道：「徐州爲兵家要地，向駐重兵，豈容得盜匪橫行！」

楚楓道：「承平巳久，重兵早撤銷多時！」

路霜皺眉道：「便縱如此，州兵諒亦不少。」

楚楓道：「據說羣匪初來時，州中都尉鐵標便曾請命討伐，誰知接過令符，脚猶未踏入營房，便巳人頭落地，人人心危，又還有誰敢與此等亡命之徒爭鋒！」

路霜振聲道：「行刺朝廷命官，非同小可，州官理應奏請朝廷，從速派兵加以剿滅！」

楚楓淡淡道：「剿滅賊人責在州官，區區盜匪無法應付，若是奏將上去，難道不怕烏紗不保，風聞他巳與天風寨妥協，天風寨羣匪若不在附近做案，亦不擾及住民，他便撒手不管，聽任出入。」

「好個胡塗官！」路霜蹙眉道：「其他地方諒亦有所聞，難道竟無別府官員過問？」

楚楓道：「姑娘獨不聞官官相衞！」

路霜道：「武林中人總不成亦袖手旁觀！」

楚楓歎道：「中州地域風俗最著首推洛陽、袞州、徐州三地，洛陽人尚商賈，機巧成俗，袞州民有孔孟教化，尚禮義，重廉恥，徐州人士則驚悍輕剽，以武爲風，是故秦以後，起於其間，往往爲天下英雄，或謂今非昔比，却終爲武士環境，州中豈無擊劍任俠，天風寨得以跋扈，諒非輕易，是必有其可觀處！」

路霜直了直身，說道：「倒要見識見識！」

楚楓笑接道：「在下此來，亦有此意，其次，徐州旣以武爲風，當不乏有識之士，誠或有人知道『武潘安』南平的下落亦未可知，想姑娘取道徐州，諒必亦有訪尋仇踪的意思！」

路霜點頭，反問道：「你怎知道？」

楚楓笑道：「推想而巳！」刷地翻身上馬。

路霜瞟了眼楚楓風鑿裂口，臉上不由又掠過歉咎之色，欲言又止。

楚楓冷眼瞥見，豈不知路霜的心意，忙道：「旣巳相識，姑娘幸勿再作見外之言。」

路霜展顏輕笑了笑，亦自飄身掠上坐騎。

楚楓笑道：「容在下前面開路。」策馬前行。

路霜說聲「有勞」，緊緊相隨在後。

暮色，瞬又濃了幾分，風漸寒，雪終又落。

漫地雪花裏，鞭絲笑語中，兩騎逐漸遠去。

× × ×

暮色雖深，却畢竟黃昏未久，風雖冷，雪雖寒，亦巳非始於今日！

獨不知何故，偌大的徐州城，竟然渺無人踪，往昔劍影鞭絲的俠客風流，長槍鐵騎的豪士雄風，到底那裏去了！那裏去了？

風寒凜冽，雪花狂飛！天地間，蒼茫巳極，亦肅殺巳極！

也就在此際，城北門外，突地奔來了兩騎的快馬！

走在最先的那騎，馬上人年巳不惑，古銅臉膛，劍眉飛鬢，燕頷虎鬚，風骨稜稜，兩眼含煞，顧盼生威，端的是氣宇軒昂，生就了副豪雄的風貌，就連那襲最普通的灰葛衣，在他身上穿來，亦顯得那麼的不平凡。

兩支方天畫戟，交錯斜插在他身後，色作鐵灰，却發着淡淡的青芒，彷彿凝着熾烈巳極的寒人殺氣！

人，固非溫侯，戟，亦只是短戟！

穿的雖是單衣，那身軀却挺得標槍也似直，眼前裂肌寒風，刺骨怒雪，眞似未放在心上。

隨後那騎，却是個僅得十五六歲，短小精悍的俊少兒郎，身上穿一襲舊得幾乎發白的水藍輕裘，腰旁却懸掛了支長足三尺的長劍，那身軀亦是挺得筆直，乍看起來，還有點稚氣，只是眉宇間透露着的那份重憂，却遠遠的超越了他的年紀！

年青人，年青人到底還是應該快快樂樂的，若是小小年紀便有如許多的憂愁，那還得了。

駿馬嘶風，狂奔的鐵蹄直擊濺起連串的冰雪，終於入了北城，奔勢亦自緩下。

葛衣人瞪目橫掃，再三打量，突然笑道：「本道傳言過甚，那知當眞如此，當年長槍鐵騎，劍影鞭絲的英雄俠少，那裏去了？」

人是豪雄風貌，笑語間，亦不失豪雄的本色！

青衣少年却歎道：「睽違不過三載，昔日繁華地，於今竟如鬼域，孩兒亦是意想不到。」

兩人敢情還是父子的關係。

葛衣人隨道：「先別管其他，裹腹要緊。」

青衣少年道：「孩兒倒不覺餓。」

葛衣人朗笑道：「雖然如此，亦得找個地方歇歇，吃點東西，否則，那股賊子找到來時，便想吃也沒有機會了。」

「不錯不錯！」青衣少年頷首道：「厮殺起來時，空腹總是吃虧的。」

葛衣人笑聲突斷，若有所感，喟然歎道：「以你這等年紀，應該課讀家中，不該冒此江湖風險！」

青衣人肅然道：「孩兒早巳習慣這種生活。」

葛衣人道：「話雖如此，爲父又豈不知你心巳厭倦，試看有幾日你不是愁眉深鎖的。」

青衣少年展眉道：「爹是誤會了，孩兒皺眉不過是慨歎江湖何多惡客，偏少擊劍仁俠！」

葛衣人恍然道：「難得你有此心，爲父倒也放心不小，不過，此事由來巳久，自古皆然，徒生慨歎，亦是無補！」頓了頓，接着又道：「嚴格說來，却都是所謂名門俠客，偏多婦人之仁，只究元兇，却不知宵小有日亦可成巨惡，足以爲患，以至坐待勢大，到察覺不妙，要挽救時巳是噬臍莫及！」

青衣少年反問道：「然則爹你以爲該怎樣？」

葛衣人斷然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自當用霹靂手段，不管宵小元兇，刀刀誅絕！」

青衣少年失笑道：「難怪武林中人暗裏稱呼爹你做『近妖者殺』了！」

葛衣人怔了怔，豪笑道：「妙極妙極，近妖者殺，近妖者殺！」

愁悶天風

天地蒼茫，風雪未巳！

入城左折，便是長街，滴水飛簷，鱗次櫛比，却亦是窻窻垂簾，戶戶緊閉，空階靜寂杳無人影。

風過簷前，冰屑紛落悉索有聲，平添了幾分令人悚慄的寒意！

前行七丈有餘，青年少年突地勒住了馬韁，揚首道：「爸，便這裏如何！」

葛衣人應聲勒住坐騎，抬首上望，「怡紅院」三個擘窠草寫的橫匾便映入了眼簾。

院分兩層，雕欄玉砌，門是虛掩，窻亦半敞，燭火明亮，居然還夾雜着陣陣輕笑語嬌聲豪言。

葛衣人臉上却無喜色，兩眉劍軒，突道：「什麼地方都不妨，這種地方却是斷斷躭擱不得。」

青衣少年詫異問道：「爹可是嫌地方太過講究，不想浪費多金！」

「那裏說話，」葛衣人笑道：「月前挑了『洛東三鬼』的山寨，所得賊贓不少，雖是沿路賑濟下來，囊裏所餘尚多，莫說此區區徐州城，便是長安繁華地，幾式酒菜，又値得幾何！」

青衣少年問道：「那麼，到底爲了什麼？」

葛衣人道：「不爲什麼，只爲了這是妓院。」

青衣少年眨了眨眼道：「妓院？什麼妓院？」

葛衣人沉吟着道：「簡單來說，是那種見不得人的女人幹那種見不得人、出賣色笑的可恥勾當的地方。」

青衣少年恍然，紅着臉，吶吶道：「那……」

葛衣人截口道：「戕生事莫大於好色，保身道莫過於寡慾，日後你終難免四馬江湖，酒，可免則免，偶亦無妨，却斷斷不能淫於色，若所識者有以徘徊秦樓楚館見傲於人，便縱是武林名俠不交也罷！」

青衣少年肅然道：「孩兒省得！」

葛衣人稍作思索，又道：「有兩句說話，諒必你亦讀過……」

青衣少年道：「孩兒洗耳恭聽！」

葛衣人緩緩道：「百行孝爲先，論心不論事，論事貧家無孝子，萬惡淫爲首，論事不論心，論心世間少完人！」

青衣少年想了想，道：「讀是讀過，只是孩兒愚魯，未悉其意。」

「此與愚魯無干，問題只在你年紀尚輕，縱然不說，過些時候，你自己大概亦會領悟得到。」葛衣人頓了頓，接道：「貧窮人家，不時家無隔宿之糧，免於飢寒，巳是幸事，若以事論孝，焉得餐餐魚肉，是以孝只在心，有此孝心，不難形於擧止，就是食不飽，寢不溫，身爲父母的亦無怨言，否則，只在形式，便如何如何，

做老人家的亦是食不知味，寢不安息，反過來說，心懷綺念，縱使聖賢，亦難避免，惟是切切不可心有綺念，便付諸行動，當知色字頭上刀，半步差錯，亦足以貽誤終生。」

青衣少年點點頭道：「孩兒此後必會檢點。」

「理該如此！」葛衣人輕歎道：「話雖說百步豈無芳草，青樓亦有佳人，惟恣意於楚楚可憐弱質，總非丈夫所爲，才如杜牧，十年夢覺揚州，絕對風流，究不免於輕薄，遑論其他，奈何青樓不乏可憐弱質，人間偏多卑鄙小人……」

話口未完，怡紅院上，突有人怒喝道「誰在下面亂放屁，敢胆數說爺爺的不是，住口！」

喝聲未巳，兩隻酒杯，突然穿窗飛出，電也似疾，分擊葛衣人胸腹咽喉！

窗戶仍是半敞，樓內亦未見人影幌動，那兩隻酒杯想是說話人循聲發出，不說勁道凌厲，就這手法拿揑之準，已是駭人聽聞！

葛衣人冷笑了聲，兩手疾伸，也不見他怎樣舉動，已各接了隻杯在手，稍稍用力，片片碎裂，突然翻掌洒出。

兩道碎片，頓如離弦箭矢，疾從那敞着的窗戶射了出去。

樓內燈火立時半滅，驚呼怒叱，緊接響起。

刹那，兩扇窗櫺盡敞，兩條人影穿窗而出，橫越雕欄，直竄長街。

左邊的是個二十六七歲的美少年，錦衣粉臉，目泛桃花，鳶肩蜂腰，身形巧捷如燕，着地更是無聲。

在右的却是白衣中年，領插摺扇，眼長若草，鼻鈎如鷹，目光亦是如鷹，脚甫沾地，突喝道：「兀小子，你可是存心挑釁！」

葛衣人全不動容，道：「是誰先動的手。」

白衣中年冷笑道：「不錯是咱家動手在先，可是，出言啓釁的却是小子你。」

葛衣人反問道：「然則你倆可是卑鄙小人！」

兩人面色齊變，白衣中年人兩步跨前，叱道：「小子尚敢胡說，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葛衣人不置可否，却喝道：「既不是卑鄙小人，咱家先前所說與你何干，何以妄下殺手，幸是咱家，若換了別人，豈非便得屍橫就地？」

白衣中年狂笑道：「區區一兩條人命算得了什麽？」

葛衣人怒極反笑，道：「好狂的口氣，敢視人命如草芥，諒非沒有頭來的人，尚未請教！」

白衣中年人冷哼道：「敢請你小子還是初到，難怪有眼光恍如無珠，咱家『白衣秀士』郝思文，『天風六煞』中偏居第五！」

葛衣人狂笑道：「只道是誰，敢胆如此猖獗，原來是天風寨的賊子。」

「白衣秀士」郝思文兩眉齊飛，巳是怒不可支，叱道：「住口！」反手撤下領插摺扇刷地打開。

那摺扇當然亦不會是普通的摺扇，扇面稜稜生光，也不知什麽打就，乍展開，十三條摺骨的骨端便彈出了截寸許長的三稜尖刺，顯然是柄別出心裁的獨門兵刃。

葛衣人恍如未見，轉向錦衣少年，道：「你是又『天風六煞』中的那個？」

錦衣少年傲笑道：「好說好說，區區粉蝶……」

葛衣人虎目暴睜，厲聲截道：「顧橫波！」

錦衣少年突然嚇了一跳，直了直身子，道：「不敢不敢，區區便是顧橫波，六煞居末，既識得賤名，諒必亦是道上朋友，敢問……」

葛衣人突喝道：「住口，咱家縱與雞犬相稱，亦不屑與那種無恥淫賊爲友！」

「粉蝶」顧橫波粉臉飛紅，怒笑道：「說得好，顧某人便是禽獸不如，今夜也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兩脚疾蹬，騰身急掠，如箭離弦，瞬已到了葛衣人面前，身子凌空未落，右臂乍翻，已多了支亮銀雙鋒筆，銀光破空，其急如電，飛刺葛衣人腦門要穴。

葛衣人冷笑了聲，兩掌翻後，反握了身後兩戟戟柄，兩戟齊飛，竟在間不容髮間以右戟戟鋒彈飛了「粉蝶」顧橫波下刺的雙鋒筆，右臂隨翻，戟柄陡轉，變後爲前，反貼顧橫波胸腹！

顧橫波雙鋒筆被封，已知走眼，乍見戟柄標來，愈是吃驚，俄頃間却仍不失冷靜，怪叫了聲，借氣提身，凌空急翻，堪堪讓過點來戟柄，斜飄七尺，翻身落地，粉臉巳如鐵青！

「白衣秀士」郝思文冷眼旁觀，不禁聳然變色，突然喝道：「好身手！朋友是誰？」

葛衣人右臂陡曲，戟往後撤，隱在肘後，緩緩道：「咱家楊殘！」

「近妖者殺！」郝思文顧橫波渾身陡震，齊齊驚呼尖叫！

葛衣人楊殘冷笑道：「不錯，近妖者殺！」目光如電，直迫「粉蝶」顧橫波！

顧橫波渾身毛管幾乎悚慄起來，竟不敢與楊殘覗綫相觸，半步倒退，掌心巳是揑了把冷汗。

郝思文摺扇乍收又展，使勁的搧了幾下，那麽冷的天氣，他額上居然冒着汗珠，他怔了怔，突抱拳道：「原來是楊兄，失敬失敬！」

楊殘冷冷道：「咱家不慣與宵小稱兄道弟？」

郝思文居然沒有動怒，道：「然則楊大俠……」

楊殘截道：「不敢當，有話請說！」

郝思文乾笑了兩聲，道：「常言道得好，河水不犯井水……」

楊殘截口道：「咱家未犯天風，天風却巳先犯着了楊某！」

郝思文硬着頭皮道：「楊大俠何出此言？」

楊殘道：「咱家是活得不耐煩了。」

郝思文忙道：「區區戲言，楊大俠何必認眞。」

楊殘道：「咱家秉性如此！」

郝思文聳聳肩膀，無意識地笑了笑，轉問道：「楊大俠此來徐州是訪友？抑或偶遊？」

楊殘說道：「宵小爲患，那來這等閒心！」

郝思文問道：「然則只是路過了？」

楊殘道：「便是路過亦當有所爲。」

郝思文眼珠亂轉，道：「請問……」

楊殘斷喝道：「蕩平天風寨。」

郝思文變色道：「未聞天風寨有何與楊大俠過不去的地方？」

楊殘狂笑道：「若是事事等到與咱家過不去時，咱家才插手干預，這塊『近妖者殺』的招牌恐怕早就砸掉了！」

郝思文乾咳道：「楊大俠無疑是俠義中人，只是天風寨亦不見得有何過惡，就拿咱等在徐州城來說，亦不過是徘徊於秦樓楚館，並未擾民。」

楊殘道：「若未擾民，何以偌大的徐州城，黃昏未久，便巳戶戶緊閉，行人絕跡，恍如鬼城！」

郝思文道：「州民向是深居簡出，此固亦是無可奈何。」

楊殘冷笑道：「徐州以武爲風，由來巳久，咱家只聽有閉門苦讀的文人，却未聞有足不出戶的武士！」

郝思文呆了臉，道：「這個……嘿嘿嘿……」

楊殘接道：「便不說你身旁那姓顧的粉臉小淫賊在城中犯了多少閨女，就說城外，近兩年多來，多少鏢行商旅被刧，多少人傾家蕩產，家散人亡，你且說說！」

郝思文道：「鏢行所保盡多不義之財，商旅幾是奸商惡賈，刧之無妨，殺之無愧！」

楊殘剔眉道：「豈無例外！」

郝思文道：「偶或有錯亦未可知，此固亦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楊殘厲聲道：「最卑鄙怯懦的字眼便是這不可避免，既逃避了選擇的義務，亦推卸了行使能力所必須要負的責任！」

郝思文聳聳肩道：「郝某所識有限，愧未懂得那許多道理，只知道咱等被迫上梁山，便得替天行道！」

楊殘冷笑道：「好個迫上梁山，替天行道！」

郝思文道：「此非謊言！」

「却是藉口，藉口有甚於謊言！」楊殘怒道：「最妙的謊言，有時亦難免出錯，藉口却是設了防的謊言，先堵住了必然的錯漏。」

郝思文苦笑道：「楊大俠能言善辯，郝某無話可說！」

楊殘道：「既是無話可說，咱家便要動手除奸了。」

郝思文道：「郝某巳三再讓步。」

楊殘說道：「咱家向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郝思文怒道：「何必迫人太甚！」

楊殘道：「便迫人太甚又如何！」

郝思文怒極反笑道：「你姓楊的雖是名震江湖，天風山寨又何嘗不是非同小可，姑且敬你幾分，莫以爲天風山寨便無能人。」他怒在上頭，不覺連稱呼也改了。

楊殘接道：「咱家此際便是要見識見識！」

郝思文怒笑道：「敢不奉陪！」目光閃動，瞟了眼「粉蝶」顧橫波，轉射向楊殘身後青衣少年。

顧橫波豈不會意，緩緩的點了點頭。

楊殘看在眼內，冷笑了笑，轉向青衣少年道：「英兒小心，兩個賊子在向你動壞心眼了！」

青衣少年楊英笑道：「孩兒可不是好菜。」

楊殘傲笑道：「虎父固無犬子！」

郝思文冷哼接道：「不想你楊某人居然還有自我陶醉的本領，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小顧，併肩子，上！」語聲甫畢，兩人身形巳起，併肩欺上。

他兩出身草莽，本就是驃悍狠辣，先前懾於對方的威名，尚有幾分顧忌，這下怒在上頭，却甚麽也豁出來了。

併肩欺上，看似要合擊楊殘，那知，未到半途，兩人身形突變，分取左右！

郝思文左撲楊殘，人在半空，摺扇陡併，其急如電，點向楊殘「命門」要穴。

楊殘縱聲狂笑，身形突從馬上拔起，兩臂暴展，雙戟齊飛，左封摺扇，右向前標，「弱燕驚投懷」，直刺郝思文胸腹。

戟雖短戟，終遠較扇長，郝思文掌中摺扇尚未與楊殘相觸，那右戟便幾乎巳刺到了他的胸膛。

郝思文又豈是泛泛可比，不等摺扇擊實，身形又變，橫裏瀉落，戟鋒堪堪從腰旁掠過，當眞是間不容髮。

他似巳算準了角度，身形乍落，手裏摺扇亦撤，突變「破竹勢」，斜搭戟柄，就勢滑前，直削楊殘持戟右手手腕。

楊殘身形未落，右戟戟勢不覺走老，巳是變無可變，眼看反腕便得傷在扇」，那知，就在這俄頃間，他左戟突走偏鋒，斜撞右戟鋒尖，整支鐵戟刹時斜斜向右疾蕩了過去。

戟本就沉重，這下借力使力，更是非同小可，好比雷霆萬鈞，直帶得郝思文脚步踉蹌，幾乎喘不過氣來！

儘管如此，他那摺扇仍是搭在戟柄上，若是原勢削前，不難重創楊殘右腕，可是，楊殘那橫掃過去的右戟是必亦同時砸碎他的腦袋！

不過，若就如此支撐下去，亦非善策，莫說摺扇質脆，難以負重，便是內力他亦不如楊殘遠甚，何況楊殘那支左戟尚是空閒着，隨時可以擊下。

倉猝間他根本不暇細想，亦不容他細想，突喝了聲，身形疾矮，摺扇陡按，兩脚隨蹬，借力使力，連人帶扇，搶出七尺，滑倒地上。

楊殘那右戟乍失阻力，頓如黃河堤決，疾湧了過去，那鋒利的戟尖距離地面，不過兩尺，郝思文若不是知機臥倒在先，實在不堪設想！

他倒抽了口冷氣，肘、腰、膝、肩、脚，突齊用力，身如葉舞狂風，就地滾了過去，摺扇如刀，斜斜上抹，逕削楊殘兩脚脛膝，用的居然是「地趟刀」的身法！

楊殘目光何等銳利，不等扇到，身形乍落又起，却隨又落，右脚伸處，恰恰壓在扇上，身形緊接向下疾沉了下去。

郝思文突覺眼前一花，掌中摺扇便巳被楊殘踩在脚下，這一驚非同小可，換是別人，勢必急不及待，撤身棄扇，可是，他偏偏例外，只因爲他知道眼前這個「近

妖者殺」楊殘非比普通，兩戟更具威力，他此際幾已貼身，縱然退得再快，亦斷斷快不過楊殘兩戟併出，那怕身形乍動，便得三步濺血！

他避無可避，情急拚命，毒念便生，右掌抓扇如故，突以左肘支地，身形暴翻，左脚恍如弓弦，右脚却好比箭矢，疾向楊殘胯下踢去。

楊殘怎地也想不到郝思文儒士裝束，竟會使出這樣下流的招式，那還來得及用內力震斷脚下摺扇，怒叱了聲，整個身軀猛向後翻了出去，郝思文那脚幾乎同時貼衣掠過，說險，端的是險到了極點！

郝思文早知未必傷到楊殘，脚甫落空，兩手便已齊按在地上，整個人借力猛翻了個觔斗，躍了起身，筆直竄前，掌中扇接如驟雨亂打芭蕉，沒頭沒腦的紛向楊殘點去。

楊殘退得惶急，俄頃間身形當亦未穩，先機頓失，空持兩戟，徒有還手之能，却毫無還手之機，不得已連退三步。

郝思文小人得勢，豈會讓步，如蛆附骨，緊緊逼上。

劍爲短兵之首，槍却是長兵之王，戟脫胎於槍，在長兵中更是最具威力，亦最霸道，而鐵骨摺扇，身兼數用，奇門巧打，却是短兵中的絕險！

這至強與至險的兵刄動起手來，當然亦是精采百出。

不過，戟雖短戟，究是長兵，只利於遠，不似尺許摺扇，宜於近搏，兩人這下幾已貼身，郝思文自是上風佔盡。

楊殘倒退三步又退三步，怒上加怒，兩戟垂如直筆，陡地環身連繞幾圈，硬以戟連擋七扇，身形突然衝天拔起。

郝思文想也不想，緊緊拔身追上。

楊殘冷笑了一聲，人在半空，右脚疾點左脚脚面，身形突又再拔七尺。

郝思文做夢也想不到楊殘手掌兩戟，居然還有那麽輕盈的身法，心頭陡凜，去勢亦盡，第二口氣來不及提上，身形便直瀉落地。

就在那刹那，楊殘猛地凌空翻了個觔斗，頭下脚上，連人帶戟，恍如青天中裂走雷霆，疾往下壓了下去！

戟尚未落，勁風已然壓體，郝思文焉不知厲害，那敢攖其鋒，兩脚陡頓，斜身急飄出丈外。

楊殘身形亦落，左戟變壓爲點，點在地上，借力翻身，頭上脚下，人尚未站穩，右戟便又起，橫蕩了出去！

郝思文方待欺上，可是，身形乍動，勁風便又撲面，不得已忙退了下去！

楊殘縱聲狂笑，緊逼上前，兩戟齊展。他用的雖是戟，戟中却揉合了劍法的精粹，點、截、劈、刺、挑，辛辣、迅急、絕毒。

乍見寒光閃動，已是連環七戟，戟戟俱是絕着，直逼得郝思文步步後退，險象環生……

那瞬間，「粉蝶」顧橫波亦已拚上了楊英！

他人在半空，身形未落，雙鋒筆便已颼地飛出，銀光飛洒，急如掣電，疾向楊英腦門擊落！

楊英居然也有幾分乃父的豪氣，長笑了聲，人已離鞍，雙足接蹬在鞍上，整個身子便斜飛了出去，恰恰從銀光下穿過，腰間利劍，突如驚虹，「錚」的脫鞘，橫穿左脅，直取顧橫波腰際。

出手旣刁，落點猶準，如非目睹，又有誰會想到這十五六歲的少年兒郎有如許驚人的身手！

顧橫波雙鋒筆走空，已感意外，眼旁突瞥見劍光，愈是吃驚，更不敢怠慢，擰腰甩袖，踢脚提身，堪堪讓過來劍，斜飄七尺，翻身落地，臉上已再無半分冷傲之色。

楊英身形亦自瀉落，突然笑道：「如何？」

顧橫波怔了怔，怒叱道：「黃口小兒也敢出語不遜！」身形陡動，颼地竄上，筆劃銀光，飛刺楊英咽喉。

楊英恍如未覺，可是顧橫波筆鋒未到，他長劍便已展開，斜點筆端，身形借力外卸，劍却橫翻，貼着筆桿劃落，疾削顧橫波右掌。

雖只不過是十五六歲的年紀，那劍在他手中使來已是中規中矩，劍形緊扣手法，相輔相生，內蘊精神，外示安秩，見之如婦，奪之如虎！

顧橫波本已無輕視意，着着小心，劍鋒未落，他雙鋒筆已翻，「叮」的蕩開長劍，乘勢撩上，反刺楊英面門。

楊英半聲不響，展動身形，橫跨幾步，掌中利劍劍尖倏地「嗡」的震出三朵劍花，直如三鋒並出，分襲顧橫波兩肩、胸腔！

顧橫波目光所及，不由得暗吃了驚，要知劍長數尺，所爲用者，不過鋒端三寸，亦是勁力最難透達的地方，能夠隨手震出三朵劍花同時分襲三處的，已有資格列入二等劍客，可見其難，這楊英不過小小年紀便已練到了如此地步，再過幾年，那還得了！

他心頭雖是吃驚，手底下可不敢稍慢，雙鋒筆「金鷄三點頭」，連擋三劍，突喝了聲，搶前兩步，筆如激雨，銀光飛洒，點胸、卸肩、戮咽喉，大開大闔，赫然都是硬打硬碰的招數！

楊英身形遊走，劍走偏鋒，尋隙抵瑕，可不敢與顧橫波的兵刄相觸，要知他劍術縱然再好，亦到底只是個十來歲的孩子，臂力跟內勁的修爲無論如何是難與顧橫波抗衡的，若是硬打硬碰，恐怕最多不過幾個回合，兵刄便得脫手。

「粉蝶」顧橫波身在綠林，過的是刀口舐血的生活，臨敵經驗又何等豐富，豈有想不到的道理，這下見楊英不敢與他兵刄相擊，愈是放心，腕底透勁，筆勢越發迅急。

楊英臉上毫無懼色，身形却已疾變，騰挪閃躲，輕巧如燕，在筆鋒下穿來插去，躲得過的便躲，躲不過的便退步，遇上瑕隙，長劍便展，顧橫波雙鋒筆雖然急厲，可是想將他收拾下來，亦恐非頓飯時間所能做得到的事。

強將手下無弱卒，虎父又焉有犬子？

顧橫波號稱粉蝶，有半倒是由他輕身提縱術過人得來，可是，他這下走的却是剛猛的路子，輕功無疑便打了個折扣，否則，楊英休想逃得過他的追躡。

也就在此際，那邊白衣秀士郝思文突地撕心裂肺的狂喝了聲：「小顧！」

顧橫波入耳驚心，轉眼望去，只見「近妖者殺」楊殘兩戟嘶風，直如振翼出籠梟鳥，縱橫開闔，凜凜逼人，郝思文却是臉如死灰，汗珠迸流，左肩已裂血口，鮮血狂湧，濕透重衫，紅白相映，格外分明，脚下步步後退，幾已退到了怡紅院右側的圍牆，到了牆邊，便是退無可退，換句話說，就得嗚呼哀哉！

他看的清楚，心念陡轉，發聲輕叱，拳、脚、筆並展，刹那間，三拳九筆二十七脚，急如風飄電閃，硬將楊英逼退七步有餘，突地抽身撤筆，兩脚齊蹬，身形陡仰，「金鯉倒穿波」，斜飛丈許，脛膝疾曲，凌空翻身，已到了楊殘頭上，雙鋒筆「雨打殘荷」，颼地敲落！

他與郝思文倒不是有甚麽過命的交情，只是郝思文此際若是死在楊殘戟下，楊殘不難轉來與楊英聯手，他無疑亦是凶多吉少，而他旣沒有可能在頓飯的時間內解決楊英，楊英却是必可以在他無心戀戰的情形下緊緊將他纏住，那怕半刻，楊殘已有足夠的時間戟斃郝思文，回過身來對付他，權衡輕重，實在不由得他見死不救。

筆快如風，瞬已臨頭，楊殘腦後雖沒有生着眼睛，可是，他却聽得眞切，乍聽破空聲響，左戟便已撤出，疾向上迎，竟不偏不倚，「錚」的一聲，恰恰封住了下敲雙鋒筆，一股內力，跟着從戟上透了過去。

顧橫波渾身陡震，連人帶筆陡地向上揚了起來，他心頭微凜，深吸了口氣，用臂拋肩，凌空翻個觔斗，讓過戟鋒，身形下瀉，右脚借力斜飛，疾踢楊殘後腰。

楊殘恍如目見，脚下陡滑，突向左橫移三尺，顧橫波右脚立時踢空，郝思文却就趁這空隙，矮身竄出戟圈，不待身形穩下，急倒轉扇柄，連點左肩兩處穴道，制止鮮血再向外流。

幾乎同時，顧橫波身形亦落，見楊殘仍是背着身子，直似未將他放在心上，又是驚，又是怒，殺機陡動，倏的欺上，筆走偏鋒，倒削楊殘肩頭。

筆風方動，楊殘便已覺察，又再向左橫移三步，虎目突轉，怒笑道：「咱家便先料理了你這抹粉的浪蝶！」

語聲甫落，身形亦展，疾向外旋，原要擊向郝思文的那支右戟緊隨身轉，虎虎生風疾蕩了過去。

顧橫波豈不知厲害，那敢硬擋，勁透脚底，釘緊在地，上身陡仰，急向後彎身，這「鐵板橋」的變式最是講究手眼步法，難得他配合得出奇的緊密，他人才彎下，楊殘那雷霆萬鈞的一戟亦已掠到了他頭上三尺，戟帶勁風，寒人肌骨，使得他幾乎無法睜開眼睛，戟風已是如此，若是擊實，那怕鐵打的身軀，也得立成粉碎！

他心頭暗忖，禁不住連打兩個寒慄，右掌雙鋒筆却已蓄勢待發，只等鐵戟蕩過，便乘隙欺身竄上，疾擊楊殘脅下要害。

那知，就在此際，楊殘那支右戟去勢突止，竟就頓住在顧橫波頭上三尺。

顧橫波目光所及，不由粉臉發青，要知楊殘那戟若是已盡全力，就斷不能隨意頓住，旣能隨意頓住，就斷不會已盡全力，未盡全力的一戟威勢已是如此，若是傾力而發，那還得了！

他半個念頭還未閃過，楊殘陡地晴天霹靂的厲喝一聲，左戟猛翻，疾向右戟擊落，那支右戟立時被擊得「錚」的向下疾壓了下去。

那刹間，顧橫波亦想到了楊殘那右戟突地頓住的用意，可是，那支鐵戟已向他疾壓了下來，生死俄頃，根本沒有時間給他多作考慮，右腕急翻，原已蓄勁待發的那支雙鋒筆便向上疾迎了上去！

「錚」的一聲，戟筆相交，顧橫波那支雙鋒筆突地「啪」的斷爲兩截，虎口迸裂，鮮血外湧，人亦被震翻地上，那支鐵戟却只是頓了頓，便又壓了下來！

顧橫波心胆俱裂，那裏還顧得那許多，怪叫了聲，兩手抱頭，雙脚齊縮，疾向外滾了出來，幾乎同時，那支鐵戟已「吧」的擊在雪地上，直震的冰屑飛激，差點便傷到顧橫波。

那邊郝思文眼看情勢危急，早已揑了把冷汗，這下那敢怠慢，厲喝一聲：「休得放肆！」身形暴展，如箭離弦，颼地欺上，銀光飛閃，七支寸許兩寸長的尖刺倏地脫出扇骨尖端，激射而出，嗤嗤有聲，竟似發自機簧！

楊英在旁看得眞切，急喝道：「小心暗器！」

楊殘長笑了聲，腕底透勁，擊在地上的那支右戟乍縮又伸，往地上一點，整個人借力使力，疾向上直拔了起來，那七支銀針立時從他脚下掠過去，再飛半丈，力道方盡，紛紛墮落！

楊殘身形亦落，突喝道：「退回去！」左戟斜飛猛向掀身竄上的郝思文撞去！

郝思文人在半空，那敢硬擋，踢脚提身，凌空翻了個觔斗，飛退七尺！

幾乎同時，顧橫波人已滾出尋丈，肩、肘、腰、脚齊使力，猛地翻起身子，右臂陡揚，半截斷筆颼地脫掌飛出，直擊楊殘胸腹要害，脚隨點地，身子凌空，疾向對街的人家掠去！

楊殘冷眼瞥見，口喝道：「那裏走！」右戟連閃，撞飛射來斷筆，突地脫手，飛取顧橫波後心！

鐵戟嘶風，其急如電，何異離弦箭矢，那瞬間，顧橫波身形已下，離牆邊不過十來尺，再一個起落，便得躍上牆頭，逃之夭夭！

也就在此際，鐵戟已然飛到！

顧橫波後背雖未長着眼睛，耳邊却已聽到利刃破空的刺耳風聲，刹那間，他的臉色變得比紙還白，怪叫一聲，身形硬硬向上拔起，可是，他身形方落，舊力已盡，新力未生，力已不從心，反應自是來得遲鈍，兩脚才離開地面，那支鐵戟已從他後背插入，前胸穿出，直帶得他向前衝出兩尺有餘！

他那身軀立時又沉了下去，胸前鮮血飛激，濺在雪白的雪地上 就恍如地上突生了朵紅色的牡丹花！

他半步踉蹌，咽喉突地發出了極其異樣的「喀喀」怪聲，兩眼如壓重鉛，緩緩下垂，却突又暴睜，撕心裂肺的怪叫道：「好……牡丹花下死……」

語氣突斷，連人帶戟，「吧」的仆倒

地上！

楊殘那身形幾乎沒有停過，鐵戟出手，人亦標前，顧橫波才仆倒地上，他已將戟拔回右掌，手法輕捷俐落，動也不曾稍動顧橫波那屍身，却縱聲狂笑道：「咱家便願你做鬼也風流！」身形陡轉，虎目迫視着郝思文，語聲亦變，冷笑道：「『粉蝶』已去替你開路，你這個『白衣秀士』，怎好意思不奉陪！」

郝思文臉色發青，眼也幾乎直了！

楊殘可不管那許多，身形暴長，疾撲了過去！

郝思文心已怯，胆已寒，臉上已無血色，那還敢戀戰，楊殘身形方動，他兩手亦自交擶，雙掌互搓，「沙」的一聲，掌中摺扇已裂成碎片，兩手各抓了一把，突地一翻，揚掌洒出，雙脚隨蹬，騰身飛躍，竄向怡紅院雕欄！

那兩把摺扇的碎片同時擊到楊殘父子身前，楊英長劍急展，環身連繞幾圈，織出了道嚴密已極的劍網，那把碎片還未到他身前三尺，便盡給砸落！

楊殘却根本不擋，人在半空，猛吸了口氣，身形突又再向上拔起，碎片堪堪從脚下掠過，隨即拋肩甩臂，兩戟後劃！疾劃了個半弧，身形借力，乘勢標前，追向郝思文，幾個動作，一氣呵成，沒有半絲凝滯，乾淨、俐落、迅速！

那瞬間，郝思文已飛越過怡紅院樓前的雕欄，穿窗而入，兩手隨反後，「砰」地關上窗戶！

不過剎那間，楊殘身形亦到，兩戟突變後為前，人未到，戟已先到，齊撞在窗戶上，那兩扇窗戶立時「嘩啦」的片片碎裂，楊殘去勢不停，連人帶戟，疾衝了入去！

郝思文也想不到楊殘來得那麽快，那口氣還未鬆過，身後碎木聲便響，霍然回首，楊殘已穿窗而入，剎那間他混身毛管幾乎支支豎起，不等楊殘站穩，突起右脚，將身旁那張紫檀木枱踢得飛了起來，「呼」的疾壓了過去！

楊殘「哈」的冷笑了聲，兩戟暴展，齊擊在枱上，那張紫檀木枱頓時碎為幾片，噗噗亂飛！

郝思文早知阻不了楊殘多少，右脚乍收，身形便起，掠到東面窗下，兩手反抄，各抓了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畏縮在那裏的妓女，拚運全力，猛向楊殘擲去！

那兩個妓女眼看鐵戟碎枱，心有餘悸，這下驚上加驚，慘呼未已，兩眼翻白齊駭得昏了過去！

郝思文逃命要緊，那管他人死活，身子疾轉，右掌陡落，「吧」的擊碎窗戶，人隨穿窗掠出！

幾乎同時，那兩個妓女已飛到了楊殘身前，楊殘怔了怔，心念陡轉，兩戟倒翻，戟柄向前，以巧力挑下兩人的身軀，雙脚突點地，身形直向上沖，剎那已撞在瓦面上，整片瓦面剎時如遭雷殛，「嘩啦」的塌了半爿，瓦屑紛飛中，楊殘就從那缺口硬硬穿了出去！

他人在半空，陡地曲脚提身，連翻兩個觔斗，飄身落在簷前，虎目暴睜，突喝道：「那裏走！」

郝思文已在五六丈開外的瓦面上，聽得喝聲，倏的轉過身來，喝叱道：「姓楊的，有種隨咱家到城西北太白居！」

楊殘狂笑道：「便是地府又如何！」語聲陡頓，轉頭向下喝道：「英兒，率馬到城西左太白居，沿途好生小心！」

下面楊英方應了聲：「孩兒省得！」他身形已從簷前拔起，疾向郝思文追落！

郝思文好比驚弓之鳥，楊殘兩脚才離簷前瓦面，他人已標出，頭也不回，急急竄向城西北！

雪花狂飛，兩人的身形瞬已被茫茫夜色淹沒！

長街上，蹄聲亦響，駿馬嘶風，望西馳去……

× × ×

風仍急，雪又落，冬，更甚了！

天地灰暗，蒼茫夜色，幾已壓在城脊上！

漫天雪花飛舞，楚楓路霜兩騎終亦入了東城！

雖已入夜，城門却竟未關，兩旁既無斜倚紅纓槍的卒子，長街寂靜，亦是渺無人踪！

健馬鐵蹄如飛，直趨長街，蹄後直激濺起連串冰雪！

兩聲長嘶，倏的直穿長空，健馬去勢亦止，齊齊奮起了前蹄！

聲未已，蹄未落，楚楓突地斜帶韁繩，臉向路霜，笑問道：「如何？」

路霜咬了嘴唇，歎道：「天風寨未免太已跋扈！」

楚楓「嗯」的應了聲，忽皺眉道：「若是連酒樓茶館也關門不做生意，如何是好？」

路霜笑道：「那有什麽要緊，過了今天，天明總有可吃的，再怕是碰上天風寨的賊子，睡也沒覺好睡，那才氣人！」

楚楓撫劍長笑道：「碰上最好，咱家便空腹也拚他幾個！」

路霜斜睇着楚楓道：「你兇什麽？」

楚楓笑道：「那裏兇了，這叫做為民除害！」

路霜撇嘴說道：「偏就你才懂得那道理！」

楚楓忙道：「豈敢豈敢，那有姑娘懂得多！」

路霜噗哧笑道：「人家是跟你說笑，你莫要當眞，情況或者不致於那麽嚴重，試找找看。」

楚楓頷首道：「在下正有此意。」

兩騎鐵蹄又起，踏着長街，望城西北奔去！

雪蓋長街，依稀仍可見車轍往復，蹄痕縱橫，想必是日落前還有幾分熱鬧的氣息，入夜後，方如鬼域！

雪花愈飄愈急，舊時的車轍蹄痕漸被淹沒，却始終不見新的車轍蹄痕往上添跡，有的，只是楚楓路霜兩騎！

長街兩旁，家家閉戶，整個徐州城就恍如發生了場瘟疫的，蒼涼不堪！

前行有頃，長街幾盡，路旁右側，意外的，竟有幢樓子門戶盡敞！

那幢樓子，氣派甚是不凡，却說不出的落索凄清，門內庭院深沉，連半點燈光也沒有！

路霜方感詫異，楚楓已抬手指着那幢

樓子道：「看，那便是徐州有名的燕子樓了。」

「燕子樓？」路霜感意外的怔了怔。

楚楓道：「那橫匾上不是寫得很清楚麽？」

路霜循指望去，點了點頭，道：「聽說這燕子樓是唐貞元年間尚書張建封坐鎮徐州時，特為關盼盼而築的。」

楚楓頷首道：「不錯，那關盼盼雖是出自青樓，亦可以說得上是人間奇女子，張建封死後，非獨守節不再另嫁，且寸步不離燕子樓，直到十五年後，白居易那小子到來徐州，見她既不再嫁，又不下樓，妙想天開，便送了她首詩，勸她不如死了作罷，關盼盼接到詩後反倒哭起來，只道非不能死，怕的是後世以為張建封好色，有跟着他死的姨太太，沾污了他的清名，接和了白居易的詩終在樓頭絕食殉死！」

路霜輕歎道：「白居易也未免太多事了。」

楚楓笑道：「好管閒事本就是所謂文人的作風，他若不多事，筆下就沒有什麽好寫的了，也幸虧他是文士，出了名的詩人，不然，關盼盼的死，他少不免要担上條唆使殺人的惡名，說起來似乎很可笑，許多如此類的事情，發生在名人的身上，往往就變成了佳話，原是不名譽的，不久便被美化了，使得人羨慕也只恐怕來不及，如司馬相如，琴心夜度，卓氏私奔，人只道他絕代風流，文人學士，未嘗有半言諷譏，可是，同樣的事，若是發生在匹夫傭婦身上，那怕便又是人命兩條！」

「不過……」路霜秋波閃動，道：「無可否認，白居易那詩實在寫得好！」

楚楓沉吟着道：「在下以為文章也好，詩詞也好，一如武藝，它的好壞，不能偏重本身，應該兼顧到他的動機，動機若是好的，最壞的也是好的，動機若是壞的，最好的也是壞的，前有鬻販某，目不識丁，強作詞曲，適逢母喪，哭道：『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語雖粗俗，便鐵石心腸的人聽在耳裏，恐亦難免動容，較之無病呻吟等等，又不知強勝多少！」

路霜淡笑接道：「衡量什麽總有各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是不？」

楚楓稍作思索，道：「在下的確有點偏見，姑娘說的倒是。」

「豈敢豈敢。」路霜無意識的掠了掠鬢絲，道：「關盼樓頭已無復當年燕子，何必徘徊再三？」

「在下雖有走意，奔何瘦馬情多，步步躊躇不肯前……」楚楓笑說着，忽的皺了皺鼻子。

凜冽的北風裏，不知何時飄來了狗肉的香氣。

楚楓「哈」的突笑了聲，道：「看來今夜不用餓肚子。」勒轉繩，望燕子樓左側奔了過去。

「好靈的鼻子！」路霜忍住笑，策馬跟上。

過了燕子樓，便是間精簡的酒肆，門戶盡敞，燈火明亮，只垂着厚重的棉門簾，濃郁的酒肉香氣，就從棉門簾裏透了出來。

楚楓目光及處，突喝道：「好，太白居！」

路霜聽在耳裏，禁不住問道：「甚麽太白居？」

楚楓隨道：「便是那酒肆，在下雖是初來步到，却早已聽人說過徐州城中酒樓茶館雖多，可沒有及得上燕子樓旁的太白居……」

路霜用懷疑的目光望着那間毫不起眼的太白居道：「若是如此，諒必客似雲來，財源廣進，怎還會是這樣的破房子？」

楚楓笑道：「這大概便是為了所謂顧客心理，要知李太白的幾首詩雖然寫得不錯，却是個沒錢又沒勢的苦哈哈，像這太白居那樣的地方倒適合他的身份，地方若是太精緻，不難影响到顧客的心境，便眞是好酒好菜，無形中也得打個折扣了。」

路霜怪道：「不成李太白眞在那裏喝過酒？」

楚楓怔了怔，道：「這個，哈哈……在下倒不敢置議，是穿鑿附會亦未可知，就譬如金陵水西門外的莫愁湖，傳說是由於有關絕代佳人『莫愁』住在湖邊所以得名，不過，梁武帝却有那樣的詩道：『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可是莫愁是河南洛陽人，洛陽的少奶奶又怎會住到金陵水西門外來？但若不是，總不成人就不能先後住兩處地方！」

路霜莞爾道：「你就是有那許多的道理。」

「再說便沒有了。」楚楓說道：「本以為倒足了霉，誰想却是走運得很，初來貴州便嘗到了最知名的太白遺風，妙極妙極！」

說話間，已到了太白居前，兩人不約而同，一齊飄身下馬，楚楓隨手將馬韁往店前的木欄上繞了幾繞，兩步跨上，探手撩起懸在門外的厚重的棉門簾。

明亮的燈光，立時奪門搶出，射在雪地上。

楚楓左脚亦踩上了燈光，右脚隨起，移上半步，半步，只是半步，門裏突地響起了一聲輕叱，兩條黑黝黝的物事曳着刺耳銳風，其急如電，直取楚楓眼目！

出其不意，其勢又是急如電閃，若換是別人，勢必遭殃！

可是楚楓——好楚楓！

風聲乍響，他那兩脚已旋向了左側，突轉了個半身，右臂陡落，那抓着尚未鬆手的厚棉門簾已「刷」的擋在身前！

那兩支黑黝黝的物事幾乎同時，「噗噗」的擊在棉簾上，竟各有半截穿透了棉簾，却是兩隻竹削的筷子，右邊那支距離楚楓眼角恐怕不到半分，他避得若是稍慢半分，眼目必毀！

擲筷子那人的眼力，腕力亦可謂駭人聽聞！

楚楓心頭微凜，怒意陡生，却仍不動聲息，探手緩緩拔下那兩隻筷子，身形陡轉，左掌帶鞘長劍倏的抵在厚棉門簾上，用力往左一帶，整塊門簾立時脫出門框，颼地飛落側邊雪地，如銀燈光，便齊射到了他身上！

店裏頭頓時有人狂笑道：「哈哈，好小子！」語聲響如霹靂，靜寂裏聽來格外驚人！

楚楓半瞇起眼睛，往裏望去，只見向門不遠處，橫放了張方桌，桌上放滿了酒餚，兩個人分據左右而坐，三個店小二伴着個店老闆模樣的人瑟縮在旁邊，說來亦頗爲寬敞，此際燈火明亮，知名徐州的太白居，却竟就只有兩個顧客！

這兩個人，身上的衣飾都是極之華麗，外披的亦是毛色最好的狐裘，可是模樣却不敢恭維，左邊的那個是禿子，豹頭環眼，滿身橫肉，兩手嘴角全是油膩，筷子却仍好好的放在酒杯旁邊，右側那個，年紀輕輕，尖嘴削腮，獐頭鼠目，天生就是潑皮的長相，他嘴邊雖亦滿是油膩，兩手却乾淨的得很，筷子可不知那裏去了，先前出手的諒必便是此人！不過，笑說的却是那個禿子，楚楓偏偏不去理會他，峻冷的目光緩緩落到那獐頭鼠目的人身上，道：「朋友何以出手傷人！」

那人冷哼道：「你瞎了眼麽！」

楚楓劍眉飛剔，喝道：「這是甚麽意思！」

那人愛理不理的道：「看看門右側插着的那面杏黃旗！」楚楓轉頭望去，果然看到門右側門框上斜插着尺許寬闊的一面杏黃三角小旗，旗上什麽也沒有，只有拳大的一團紅色，那團紅色，極其異樣，就彷彿是老大的一滴鮮血滴在旗上，然後又濺了開來！那人冷冷接問道：「看清楚了沒有！」

楚楓轉過目光，道：「那便怎樣？」

那人面色微變，兩手按桌，半站起身子，坐在對桌那禿子却突地破聲笑了起來，道：「好小子，敢情是初到徐州，尚未曉得那是天風寨的標幟，旗在那裏，便是說天風寨的人在那裏，若是不知好歹闖入，便得三步濺血！」

楚楓縱聲狂笑，截口道：「我道是什麽人敢如此跋扈，原來是天風寨的賊子，難怪難怪！」

禿子臉上的肌肉立時起了陣顫動，右掌乍翻，「吧」的擊在桌上，厲叱道：「臭小子，敢是活得不耐煩了，道來，待爺爺好好的敎訓你！」

楚楓尚未有所舉動，路霜突旁搶上，冷笑道：「好威風，好煞氣！」

禿子只覺眼前陡亮，已多了個嬌姿滴滴，天仙化人的姑娘，禁不住怔了怔，臉上找不到絲毫怒色，却笑了起來：「好小姑娘！」

半站起身子那人亦是眼睛發直，忽笑對禿子道：「不錯，好小姑娘，若是敎老六看到，那怕要他的命，他也懶得到怡紅院了！」

「便是咱家，向不好此道，這下居然也有些動心了。」禿子笑說着，突轉向路霜，道：「好小姑娘，來得好，咱家方要找個陪酒的人兒！」

楚楓眼裏霎時閃燦着怒火，路霜却恍如未放在心上，盈盈淺笑道：「姑娘亦早有意敬天風寨的英雄兩杯，偏是身邊沒有酒時又沒有杯。」

禿子連眼都笑了，道：「杯酒這兒多的是。」

路霜從容走前幾步，在身側的桌子旁邊的椅子坐了下來，皺眉道：「怎奈姑娘長途跋涉，脚已有點兒倦了，走不了那麽遠。」

禿子狂笑道：「那還不容易！」目光突轉，瞟向楚楓，叱道：「臭小子，快過來替爺爺拿杯酒給那姑娘！」

楚楓向路霜眨了下眼，聳聳肩膀道：「可惜在下亦是倦得要命，心有餘力不足，舉步維艱。」

禿子那對環眼立時閃出了殺機，拍案喝道：「豈有此理！」

喝聲未了，人已颯的站了起來，却隨被獐頭鼠目那人按了下去，那人亦坐了下來，陰笑道：「二哥，何必動怒，他走不過來，酒杯難道不會走過去麽！」

禿子豈不會意，格格笑道：「不錯不錯！」右手暴伸，已抓了隻足有尺許的錫酒壺在手，突喝道：「臭小子，看酒！」

聲出，酒壺亦出，呼的疾向楚楓飛了過去！

楚楓恍如未見，端坐如故，可是那酒壺才到了身前，他右臂已展，壺未到，扣在掌中的那兩隻竹削筷子已先到，不偏不倚，斜托住壺底，陡地轉了一個圈，卸去力道，那錫酒壺立時劃了個半弧，平平穩穩的恰落在路霜身前桌上！

禿子觸目驚心，臉色不由得變了變，他深知自己臂力過人，這凌空飛擲，力道何止千斤，對方用筷子輕輕便化解下來，當然取巧，可是，這樣的巧力可不是尋常人可以使得出來的，何況對方化解得如此的輕巧俐落，如此的從容不迫！

那獐頭鼠目的冷眼旁觀，不由亦皺上了眉頭！

楚楓直似未覺，長笑道：「有酒無杯，奈何奈何！」

獐頭鼠目那人眉頭乍展，冷笑道：「這便來了！」兩手乍分，各抓了酒杯在手，笑喝道：「看杯！」兩隻酒杯陡地脫手，疾飛了出去！

那兩隻酒杯可不是直綫飛出，而是分向左右，各劃了一個半弧，飛到楚楓身前七尺，突撞在一起時，「咯」的一聲，便又弧形分開，非僅未裂，去勢更速，分擊楚楓左右「太陽穴」！

楚楓那兩隻眼睛，始終不曾稍瞬，兩杯乍分，他眼中寒芒亦閃，突喝道：「好手法！」上身陡仰，疾向後彎落，左掌無鞘長劍却向上斜舉，急迎了上去，那兩隻酒杯立時齊擊在那劍的劍鞘上，怪的是半點聲響也沒有發出，有如泥牛入海，再看時，那兩隻酒杯竟已斜擱在劍鞘左右！

獐頭鼠目那人呆了呆，眉頭已不由深皺！

楚楓左臂輕抖，在酒壺旁邊卸落擱在鞘上的那兩隻酒杯，也不望兩人，便向路霜道：「幸不辱命，總算替姑娘要來了酒杯！」

路霜莞爾道：「有勞！」緩緩端起酒壺，斟了滿滿的兩杯酒，想了想，忽笑道：「倒不知先敬那個？」

禿子越看越覺邪門，聽得說，瞟了眼對坐那人，道：「三弟，你手法輕巧，先來！」

「敢不從命！」那人直了直身子，拉過坐椅，坐側身子臉向路霜，遙遙抱拳道：「有勞姑娘！」

路霜從容端起酒杯，說道：「尚未請敎……」

那人會意道：「咱家夏無風，天風六煞，偏居第三，有一個外號，便是『小討厭』……」

楚楓突截口道：「夏天若是無風，何止小討厭，簡直敎人悶煞！」

「小討厭」夏無風瞪了眼楚楓，尚未接口，路霜已笑道：「原來是夏英雄，失敬失敬！」

夏無風有點受寵若驚，笑道：「英雄不敢，咱家有幾點倒是直追孔老二！」

路霜託異問道：「那個孔老二？」

夏無風格格笑道：「便是名丘仲尼的那個孔子！」路霜亦笑道：「敢情夏英雄馬馬虎虎還有置身聖賢的條件，那非要洗耳恭聽不可了。」

夏無風愈是得意，道：「咱家雖少讀詩書，論語却是讀過多少的，小時聽書塾的夫子說；人能行論語一句便是聖賢，咱家說起來却已力行三句！」

路霜怪道：「倒要問問是那三句？」

夏無風搖頭幌腦的道：「就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也！』」

楚楓咬住牙齒差點沒有笑出來，路霜亦忍住笑，道：「果眞如此，更是非敬不可，請！」掌中酒杯陡地脫手，向夏無風飛了過去！

那酒杯的去勢不徐不疾，恰好是普通人拋擲的速度，夏無風看在眼內，倒不虞有他，抬手便接，他手急眼快，當然亦不會接空！

那知杯才入手，一股大得出人意料的暗勁陡地從杯上透了過來，夏無風怪叫一聲，立時連人帶椅，疾向後倒翻了出去！

他那身手亦不可謂不敏捷，肩肘支地，借力使力，霎時又彈起了身子，那右掌仍是抓着那酒杯，杯中的酒却盡潑在他身上，胯下座椅，已是片片碎裂，想必卸力得快，不然碎的可是他的肩肘指骨，不是椅子了！

他那臉色難看到了極點，右掌陡顫，酒杯落地脚隨踏下，踩成粉碎，悶哼道：「好酒！」

路霜嬌笑道：「酒是好酒，可不是好喝的！」皓腕輕移，已抓了第二杯在手，轉向那禿子道：「夏英雄叫得你做二哥，諒必就是天風六煞的二大爺了，敢問……」

那禿子臉色凝重，截口道：「咱家『恨地無環』花虎！」

楚楓突從旁插口問道：「可是『恨天無柱』韓龍那拜把兄弟。」

「好說好說！」花虎臉上神采飛揚，道：「你怎曉得？」

楚楓淡淡道：「恨天無柱，恨地無環，『橫江雙霸』，名震黑道，誰個不知，那個不曉！」

花虎面上更得色，嘴唇顫動，方欲說話，路霜已道：「原來花英雄還有那麽的威名，此杯豈可不敬，請！」纖手輕揚，杯已脫手，又是不徐不疾，直飛「恨地無環」花虎！

花虎口喝了一聲：「謝！」勁透右腕，看準來勢，疾向飛來酒杯迎去！

路霜輕笑道：「喝了再謝不遲！」

語聲甫落，花虎右掌亦已接住了酒杯，他號稱「恨地無環」，兩臂力道，何止千斤，此際貫足內力，莫說飛來的是酒杯，便是千斤重鼎，諒必亦接得住有餘！

可是，那隻酒杯，路霜根本沒有附加絲毫力道，恰恰飛到花虎身前，去勢便告盡，花虎五指頓失重心，齊揑了下去，那隻酒杯頓時「咯」的裂成碎片，杯中酒嗤嗤飛激，直洒得他混身都是！

花虎刹時變了臉色，口中怒叱道：「他……」話口未完，口裏突然多了一塊紅燒肉，下面的字眼盡在咽喉打滾，却已喝不出來。

原來楚楓早知他老羞成怒，衝口而出的必是難聽已極的說話，他臉色陡變，楚楓掌中的兩隻筷子亦脫手飛了出去，齊擊在放在身旁的那碟紅燒肉上，筷子分向左右，算準了角度，用的亦是巧勁，兩下力道相並，便將老大的一塊紅燒肉震得飛了起來，恰好飛入花虎的虎口！

花虎幾曾吃過這樣的虧，面色一變再變，變成了鐵青色，兩隻手掌，青筋畢露，緊緊地握住，骨節已經是隱隱發白，抓在右掌的那把碎片早成了粉屑，透過指縫，沙沙飛落，他怒瞪着楚楓，足有半晌，霍地吐出塞在嘴裏的紅燒肉，颯的站了起來，右掌反抄，倏的抄住了座椅！

「小討厭」夏無風亦自兩手反甩，卸落外披狐裘，露出裏身密扣，勁裝疾服，他身上沒有帶着兵刃，腰際兩側却繫了隻鼓起的豹皮囊！

他緩緩跨前兩步，目光從路霜移到楚楓身上，乾咳了一聲，說道：「天風寨雄據徐州……」

楚楓截口說道：「橫行跋扈，早有所聞！」

夏無風怒瞪雙眼接道：「縱橫數十里，無人敢言半句不是，豈是尋常可比！」

楚楓又道：「在下却已輕捋虎鬚！」

夏無風冷笑道：「當然亦不會沒有來頭，咱家本待見識見識又恐是友非敵！」

楚楓長笑道：「如此盡可放心，是敵非友，咱家此來，便是要鬥鬥天風寨的賊子！」

夏無風冷冷道：「來的好！」左右手交錯，刹那間已各套上了隻鹿皮手套，齊按在腰際兩側豹皮囊上，突喝道：「報上名來！」

楚楓半站起身子，說道：「有此必要麽！」

夏無風悶哼道：「再不說你便沒有機會說！」

楚楓接道：「當眞？」直起了身子。

夏無風冷冷的笑了聲，兩臂疾翻，左右手指縫間不知何時已各扣了三支三寸不足，其薄如紙的奇形柳葉鏢，鏢鋒藍汪汪的，不用說已是淬上了劇毒，難怪他先戴上了鹿皮手套！

楚楓凝目望着夏無風，冷笑道：「可是要用毒藥暗器指敎！」

「好說好說！」夏無風陰險的笑道：「夏雖無風，却是有雨，咱家此際扣着的便是江湖朋友聞風喪胆的『催命雨點鏢』！鏢上十二種劇毒，不見血則已，見血必封喉！」

楚楓沉聲道：「好霸道！」

夏無風齜牙冷笑：「可是不敢接！」

楚楓淡笑道：「却之不恭！」橫移七

步！

路霜忙道：「楚兄小心！」

楚楓道：「無妨！」又橫移三步！

夏無風半瞇着眼，左脚後縮，弧形倒折半步，發聲輕叱，兩手疾揚，風聲暴響，銀光破空，六支「催命雨點鏢」急如閃電，分擊楚楓胸膛、雙肩、兩眼、咽喉！

楚楓眼中閃過詫異之色，身不動，脚不移，劍却不知何時已拔在右手，「嗡」的突震出十幾道劍影，繚繞身前，只聽「錚錚錚」六聲，射來的六支「催命雨點鏢」已盡被他劍鋒擊落！

夏無風陰笑道：「好劍法，再接！」雙手下移，緩緩遊走於腰際左右，陡地幻成千百道掌影，數十道寒芒，隨着掌影移動，突地暴射而出，急如驟雨，嗤嗤破空，寒人心魄！

他先前六鏢雖是其急如電，同時分擊六處要害，在發暗器的手法中，却只是下乘的手法，此際用的才是暗器手法中的絕着，數十支「催命雨點鏢」看似雜亂無章，實則支支算準了角度，偏走弧綫，那怕到了楚楓身前便突地相撞，借力反彈，迴旋交擊，若是擊落他先前六鏢，以爲他技止此矣，心存輕視，這下便得遭殃！

不過刹那，數十點寒芒已飛到了楚楓身前，電光石火間，楚楓那身影倏地冲天飛起，颼的竄上了橫樑，那數十支「催命雨點鏢」頓時齊齊擊空！

他倒不是早已見識過夏無風發暗器的作風，只是夏無風擲杯時已然露了一手，那分明是最上乘的暗器手法，可是先前六鏢却走了樣，同是一個人，腕底手法那會突然差了截，其間豈無蹊蹺，他心裏想，隱約已猜到必是誘敵的詭計手段，厲害的必在後頭，當時便留上了心，及至夏無風數十支「催命雨點鏢」同時出手，寒芒亂閃，根本看不出什麽路數，愈是肯定，不暇細想，當機立斷，搶先拔起身子，上了橫樑。

他身後便是牆壁，那數十支「催命雨點鏢」走空，便齊射在牆上，幾支直嵌入壁，其餘的却反彈了出來，在半空弧形滑走半圈，力道方盡，紛紛墮地！

楚楓那身形根本沒有停過，才竄上橫樑，連人帶劍，直飛夏無風，劍光暴閃，迎頭劈落！

夏無風以暗器見長，眼力何等銳利，楚楓的舉動那裏逃得過他眼底，可是，他實在想不到楚楓竟能洞悉先機，搶先穿出漫空寒芒，不由得陡地呆了呆，半個念頭還未閃過，眼旁却已瞥見了劍光！

他心頭陡震，倉猝間無暇細想，身形疾矮，颼地竄入身旁桌底！

楚楓長劍亦落，他腕底本就留着三分勁力，眼前人影乍失，劍勢亦斂，飄身落地！

那邊「恨地無環」花虎看得眞切，只恐夏無風有失，急不及待，掄起手中椅子，大喝一聲，「橫掃千匹馬」，疾向楚楓掃了過去！

他身形本大，手臂更長，膂力又是何等犀利，雖是椅子，在他手中使來何異千斤重鼎，這下着力掃出，只聽風生虎虎，直有如青天陡裂疾走雷霆！

楚楓可不敢硬接，身形疾閃，急退三步，那張椅子頓時擊空，椅帶勁風刮直，得楚楓混身衣衫「獵獵」作響！

花虎身形被阻桌外，椅子擊空，楚楓身形又已移出三步，第二擊霎時便出不了手！

却是那刻，桌子底下，寒芒暴閃，陡地飛出了三支「催命雨點鏢」，直擊楚楓胸腹要害！

眼着那三支「催命雨點鏢」便要擊實，電光石火間，楚楓左膝陡曲，右脚前滑，上身倒仰，整個人突地矮了下去！

他曲膝、滑脚、仰身，三個動作有如行雲流水，不見絲毫凝滯，快得出人意料，當眞是眼力、手力、腰力無一不足，俱見功夫！

那三鏢頓時走空，堪堪貼衫而過，楚楓緊接彈起，右脚乍收，順勢踢在夏無風先前卸刀震碎的那堆椅上，直踢得木屑紛飛，齊向桌底射了入去，風聲急勁，好比離弦箭矢！

夏無風蹲在桌底，三鏢出手，左右指縫又已扣了六支「催命雨點鏢」，方待發出，那堆木碎已沒頭沒腦的射入來，生死俄頃，那裏還顧得及傷人，腰肘肩膝急就地用力，「燕青十八翻」的地趟功夫立見身形，整個身軀輕捷如貓，颼地竄離桌底，可是，腰際却已連着了幾塊木屑，直痛得他咬牙咧嘴，幾乎直不起身子！

那邊「恨地無環」花虎雖在對桌，離得較遠，却亦冷不防有此變故，刹那間，倒有半數以上的木屑齊擊在他脚膝上，他練的雖是十三太保外門橫練功夫，沒有傷着，可也痛入心脾，他連吃了楚楓兩次暗虧，當眞是恨之刺骨，怒喝一聲，身子疾縮，右脚暴飛，整張桌子頓被他踢得飛了起來，連帶碗碟杯筷，猛向楚楓撞去！

楚楓豈不知力不如人，那敢硬擋，身形突起直拔七尺，那張桌子便從脚下飛過，「吧」的撞在旁邊的桌子上，兩張桌子，立時碎得四分五裂，散落地上！

花虎不等楚楓身形落下，掌中椅子便又脫手飛出，凌空撞了過去！

好楚楓，臨危不亂，兩膝陡曲，身形借勢倒翻，讓過撞來椅子，斜飛半丈，翻身落地！

花虎看得分明，喝了聲：「好小子！」騰身搶出，半個起落，竄到碎桌旁邊，左右手外分，各拔落了條桌腿，抄在手裏，身形再起，欺向楚楓，雙臂陡振，兩條桌腿，「龍門三擊浪」，齊齊敲落，風生虎虎，當眞有如泰山壓頂！

楚楓不暇多想，劍走偏鋒急退三步。

花虎步步緊迫，雙臂乍縮又展，兩條桌腿，左打「立劈華山」，右打「玄鳥劃沙」，聲勢只強不弱！楚楓不得已又退三步，後腰已抵住了一張桌子！

花虎冷眼瞥見，心頭狂喜，兩條桌腿急翻，「天雷交擊」，齊齊擊落！

眼看楚楓避無可避，便得硬擋，那知他兩脚突曲，身形下俯，倏的矮身縮入了桌底！

幾乎同時，花虎那兩條桌腿已擊在桌上，「咯勒」兩聲，直有如半天響了兩下霹靂，齊齊斷作兩截，整塊桌面亦立時裂開，向下塌了下去，楚楓却已從右邊桌底竄了出來，身形未起，劍突反挑，「噗」

的刺入花虎右脅！

花虎突覺脅下陡涼，知已負傷，怪叫一聲，左右兩截桌腿齊齊脫手，飛擊楚楓面門！

楚楓知道再入寸許，便可致命，不過若是不退，那兩截桌腿擊落，亦得遭殃，權衡輕重，實不由得他再下殺手，兩脚陡蹬，颼地從旁閃出，避開擊來桌腿，掌中利劍亦從花虎脅下拔了出來！

劍出，鮮血亦出，直濺紅了花虎脅下衣衫，他呆了呆，陡地發出幾聲野獸也似驚心動魄的咆哮，突又從身旁的桌子拔下兩條桌腿，也不顧脅下劍傷，大踏步向楚楓迫了過去！

楚楓身形倒閃，不知不覺已是退到了夏無風那邊，那會子夏無風早已跳起身子，見楚楓背向着他，更不猶豫，兩手疾翻，扣在指縫間的六支「催命雨點鏢」便暴射而出！

他只道楚楓心魄爲花虎所奪，勢必傷在鏢下，誰知那六鏢才飛丈許，白影突閃，寒芒破空，「錚錚錚」六聲乍響，出其不意，不由得夏無風不暗吃了驚，半個念頭猶未閃過，那條影子已向他飄了過來，却竟是路霜！

夏無風又是意外，又是奇怪，方待調侃幾句，路霜已到了他身前，青鋒援展，其急如電，飛刺咽喉，夏無風可眞想不到小姑娘居然有那麽厲害的劍術，倒幸眼快，兩脚急滑，斜矮半身！

劍刹那嗤的一聲從他的頭上刺過，霍地倒翻斜斜削落，竟然是劍中有劍，式中套式！

夏無風此驚非同小可，倉猝間脛膝急曲，整個身軀「砰」地挺直倒下，「懶驢打滾」，貼地滾了出去，避得雖然無賴，總算避開了！

他直滾出丈許，已抵住了桌子，身形被阻，忙躍起身軀，兩手下意識向腰際豹皮囊按落，那知還未按實，眼前寒芒暴閃，劍又已刺到，他那裏還來得及取暗器，上身急向後仰！

他退得是那麽的急，整張桌子亦被他迫的猛向後移出了半尺，饒是如此，鋒利的劍鋒已劃破了他衣衫，只差半分，便傷到胸膛！

他倒抽了口冷氣，混身毛管幾乎悚立起來，亦不暇思索，兩脚疾縮，人已坐到了桌上！

路霜劍向後撤，却隨又刺出，收得快發得更快，原先够不上尺寸的，此際却是有餘！

夏無風好比弱燕驚弓，劍光乍閃，他身上已倒，就貼着桌面滾了過去，「噗」的落到地上！

路霜看見夏無風縮脚坐在桌上，便知他必有此着，長劍走空，身形亦上，左掌乍翻，整張桌子倏地飛起，疾向夏無風壓了下去！

夏無風眼力聽覺何等銳利，不等桌子壓下，身形便又一翻，貼地滾了出去，他本不想避得如此狼狽，可又不能不避得如此狼狽！

路霜毫不放鬆，桌子「砰」的倒在地上，她人亦乘機飛身躍了過去，劍鋒倒轉，斜斜插入！

痛下毒手

夏無風有沒躍起身子，兩手抱頭，颼的從旁邊的桌子底下滾了過去！

路霜以劍點地，借勢拔起，一劍削下，可幸夏無風沒有彈起身軀，只削去了他束髮的頭巾！

夏無風豈有不知的道理，不禁心胆俱喪，想也不敢再想，兩掌陡按地面，雙脚隨蹬，身形如箭矢離弦，直竄丈許，借力使力，連翻兩個觔斗，總算躍起了身，可是，路霜長劍已追躡刺到，他心頭怕到了極點，可又沒有辦法，不得已繞着桌子滿堂遊走，路霜那劍就恍如如影隨形的，始終不離他身後三尺！

不多時，他額上已迸出了汗珠，偷眼望向花虎，却見花虎亦已拚上了對手，只是右脅帶傷，威力已打了個折扣，再無法像先前那樣迫得對手步步倒退，換句話說，斷不可能給他多少幫助，刹時間，他打從心底寒了出來，脚下幾乎發軟，也就在那瞬間，他倏的無意瞥見躲在右邊牆角，直在簌簌發抖的店老闆跟三個小二！

他那幾乎呆滯的目光頓時變得狡黠起來，連續兩圈，右掌按在身旁的桌子上，整個身軀突然向右疾撲出尋丈，脚猶未站穩，已轉過身來，右手疾抬，突喝道：「着！」路霜冷不防被夏無風脫出尋丈，方待追上，突見他抬手發聲，只道他暗器出手，不由得止住勢子劍護身前！

那知，夏無風的竟是虛着，右手疾抬，可沒有暗器發出，人却突又斜飄七尺，竄到牆角，兩掌反抄，已各抓了個小二在手，發力向路霜擲出！

那兩個店小二驚呼失聲，幾乎沒有昏倒！路霜心頭頓生不忍，腕肘乍縮，劍已入鞘，空出兩手，疾向前迎了上去！

夏無風看得眞切，兩手疾翻，左右手指縫已扣了三支「催命雨點鏢」，再翻，扣在左手三鏢倏的脫手，無聲無息，緩緩隨在左側那店小二的身後飛了過去！

他算準了店小二的身軀，阻擋了路霜的視綫，那三鏢又是無聲無息，路霜勢必難以覺察，除非她不接那店小二，否則，那三鏢便緊接掠過那店小二脅下，擊到路霜身上！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門外風聲響動，一條人影，急如箭矢，颼地竄入！

夏無風目光銳利，刹那已認出了來人是誰，陡地吃了一驚，突叱道：「小心！」右腕疾揚，扣在指縫的三支「催命雨點鏢」電射而出，後發先至，擊在三鏢身上，錚錚錚三聲，六鏢齊齊墮地！幾乎同時，那條人影已從路霜身前掠過，夏無風後三鏢出手若是遲上半分，那前三鏢便得擊在他身上，當眞是生死俄頃，間不容髮！

那人聽得喝叱，撲前七尺，勉強頓住去勢，疾轉過身子，却是「白衣秀士」郝思文！那麽冷的天氣，他額上竟是汗落淋漓！

那瞬間路霜已接住那兩個店小二輕輕放落，那兩個小二已駭得幾乎站不住脚！

路霜右腕接翻，劍便又已撒在手裏，夏無風看在眼裏，暗暗頓足，要知他雖是長於暗器，鏢名雨點，却是以多見勝，此際平空多出了個郝思文，花虎又身在不遠，便是傾囊發出，只怕傷得了路霜，亦難

免波及花虎兩人，若是三支六支出手，可又起不了甚麽作用，實在頗費躊躇！

那邊，楚楓花虎亦由於有人闖入，下意識齊齊地收住了勢子，花虎身形陡動，躍落郝思文身旁，濃眉皺處，叫聲道：「老五，如此張惶作甚，擦乾額上的汗，再與咱家說話！」

郝思文甩袖抹去了額上汗珠，汗漬未乾，陡地憶起了楚楓路霜兩人的存在，下意識問道：「夏兄，這兩人到底是誰？」

夏無風道：「找咱天風寨霉氣的！」

郝思文怔了怔，突發覺花虎脅下掛彩，夏無風亦狼狽不堪，禁不住失聲歎道：「好像伙，天風寨今夜總算栽到家了！」

夏無風心頭陡地蒙上陰影，急問道：「老五此言何意，還有小顧那裏去了？」

郝思文慘笑道：「死了……」

夏無風、花虎齊齊地呆了呆，急喝道：「是誰下的手！」

「咱家！」門外突有人笑道。

花虎臉色微變叱道：「你又是誰？」

那人笑聲突斷，道：「『近妖者殺』楊殘！」

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花虎、夏無風入耳驚心，混身陡震，楚楓、路霜亦不由得側目！

楊殘臉泛殺機，倒提雙戟，舉步跨入，目光斜瞟楚楓、路霜，閃過半絲笑意，可是落到郝思文三人身上，便突變得凝重起來，陡地，冷如森電迫視着郝思文，道：「怎樣，楊某人是有種到太白居來了，只怕你身側兩人未必帮得了你甚麽忙！」

郝思文頓時語塞，他只道誘使楊殘追來太白居，以夏無風的絕毒「催命雨點鏢」，花虎的驚人膂力，三人聯手，好歹總可以幹掉楊殘，誰知花虎兩人泥菩薩過江，在太白居已倒足了霉頭！

楊殘冷笑接道：「可是沒有話說！」

郝思文嘴唇顫動，想說，可又不知說甚麽。

楊殘振聲道：「若是沒有話說，咱家便要動手了！」

郝思文禁不住挺起了胸膛，却忽又縮了囘去，不知怎地，額上又在淌汗！

花虎在旁可早已按耐不住，突喝道：「姓楊的兇甚麽，不成天風寨的人眞怕了你！」

楊殘虎目斜睨，淡淡說道：「你又是誰？」

花虎瞪眼道：「咱家『恨地無環』花虎！」

楊殘虎目暴睜，道：「好『恨地無環』花虎，『恨天無柱』韓龍，『橫江雙霸』，聽說向來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怎地今日偏偏落了單！」

花虎傲笑道：「便咱花老二便有你好看了！」

楊殘狂笑道：「倒要見識見識！」

花虎狂吼道：「那便教你見識見識！」颼地竄上，肩膀急振，兩條桌腿，虎虎生風，「天雷交擊」，着力劈下！

楊殘輕叱道：「來得好！」雙戟齊飛，分取左右，陡地迎了上去！

喀喀兩聲，桌戟已然交擊，花虎左右兩條桌腿，齊中突斷，楊殘兩戟勢如破竹，斜向花虎兩肩敲落！

電光石火間，花虎倏的兩步跨上，兩掌五指箕張，剩下來的兩截折斷桌腿脫手墮地，却陡地反握了楊殘兩戟月牙前的戟柄，兩戟紅纓紛落，去勢亦被硬硬止住！

楊殘毫不動容，冷笑道：「想比臂力麽！」兩脚陡住，穩住了身形！

說時遲，那時快，花虎突發聲厲喝，雙掌後奪，只道劈手便將楊殘兩戟奪了過來，那知竟如蜻蜓撼石，不獨拔之不動，楊殘那身形亦只是幌了兩幌，兩手甚至未嘗滑離戟柄半分！

花虎不禁暗吃了驚，要知他握的是戟柄繫着紅纓的地方，腕後便是戟鋒月牙，，借力使力，力道實在只強不弱，楊殘握的却是戟柄後端，毫無東西可以借力，不脫手已是難得，何况半分也不會滑離，他心頭吃驚，那敢再妄動，忙穩住脚步！

兩個人就這樣，藉着兩支鐵戟較量起臂力來！

夏無風那邊看得眞切，眼珠轉了轉，毒念便生，兩手疾翻，暗扣在指縫間的六支「催命雨點鏢」便暴射而出，銀光破空，其急如電，直擊楊殘！

出其不意，楊殘身形又已被制，斷難躲避！

機會，無疑是好機會，可惜，楚楓早知他暗器毒如蛇蝎，心術亦毒如蛇蝎，無時無刻不在小心着，他暗器才出手，楚楓人已竄上，長劍接展，那六鏢尚未到楊殘身外七尺，已盡被他用劍擊落！

楊殘恍如目見，側過身子，謝道：「有勞！」

他開口說話，眞氣便洩，脚下頓見浮動，花虎豈有不覺，暗忖機不可失，突喝一聲，勁透兩臂，着力猛向上掄！

那兩支鐵戟立時被掄得向上揚了起來，楊殘身形亦起，臉上却無驚色，嘴角突咧，冷笑道：「你上當了！」

話聲未己，附戟兩掌猛向下沉，身形藉勢向前蕩出，右脚暴飛，借力使力，砰的踢在花虎胸上！

花虎刹時如遭重擊，胸前肋骨，喀喀暴響，直斷了好幾根，身形緊接離地倒飛，左右兩掌脫力，齊撞在戟鋒月牙上，指骨紛紛斷折！

他那身軀直飛七尺，便撞在桌子上，整張桌子頓時塌了下來，他人亦竟已無力站起身軀，隨滑倒地上，口裏鮮血狂噴，不少血塊和着鮮血吐出，分明內臟已碎，便是扁鵲再生，恐亦囘天乏術！

他那身子震了幾震，終於直倒地上！

楊殘身形亦落，禁不住以戟支地，連喘了好幾口氣，他踢出那脚所用的力道，可想得知！

前後不過刹那，花虎便已命喪，楚楓路霜看在眼裏，不禁又是驚奇又是佩服。

郝思文夏無風却是心胆俱喪，夏無風急不及待，脚底抹油，身形暴長，颯的竄到窗下！

楚楓冷眼瞥見，兩脚陡頓，拔身追了過去！

夏無風刹那身形又起，直拔七尺，左掌打出三支「催命雨點鏢」，飛擊楚楓，右掌接翻，砰地震開窗戶，穿窗而出！

銀光破空，瞬已到了楚楓身前，楚楓身形頓止，劍影斜飛，錚錚錚的擊落三鏢

，拔身躍起，竄到窗前，抬首望去，夏無風早已乘隙逃出，無影無踪！

郝思文怔了怔，身形橫竄，急撲東窗，右掌接翻，便待震開窗戶，那知他還未擊實，眼角乍閃人影，路霜已騰身掠到，掌中劍疾落，寒芒暴閃，削向郝思文擊窗右掌！

猝倉間郝思文仍不失敏捷，右掌急收，底下隨起左脚，飛踢路霜柳腰！

路霜那劍却竟像長了眼的，劍鋒陡側，斜斜削落！

郝思文急收左脚，路霜那劍如影隨形，亦接往上挑，飛刺胸腔，變式之快，無與倫比！

劍逾星火，瞬已及胸，郝思文那想到眼前三人沒有個是好欺的，奪窗不成，又驚又怕，眼前瞥見劍光，更不敢猶豫，拋肩甩臂急向後倒翻了出去！

路霜口喝道：「那裏走！」連人帶劍，緊緊迫上！

郝思文耳聽破空風聲，心頭暗暗叫苦，視綫及處，猛可瞥見縮在牆角那太白居的店老闆，心念陡動，急撲了過去！

路霜有前車之鑑，豈不知郝思文的用意，身形急掠，劍臂幾已連成直綫，指向郝思文後心！

可是，郝思文情急拚命，身形出奇的快，刹那已撲到了那店老闆身旁，左手暴長，有如老鷹抓小鷄的，倏的抓住他後背的衣衫，身隨外旋，那店老闆頓時亦被他拖離了牆角，擋在郝思文身前！

幾乎同時，路霜長劍已到，眼看便要貫穿那店老闆的胸膛，間不容髮，突地縮了囘去！

郝思文獰笑了幾聲，右手暴起，五指如鉤，扣住了那店老闆的咽喉，斷喝道：「退下去！」

路霜不得已退後幾步，亦不得不退！

那店老闆却兩眼發直，咽喉喀喀作響，沒命的喘着氣，可又說不出甚麽來。

郝思文鬆了口氣，五指直在發抖，突然瞥見楊殘楚楓分別走到了路霜身旁，臉色頓變，嘶聲喝道：「誰若是再妄動，咱家先斃了他！」

楊殘三人倒未見過如此無賴手段，不禁齊怔在那裏！

郝思文掀住那老闆，緩緩側移，好不容易移到太白居門口，眼看快要脫身，忍不住獰笑道：「今日由得你們，錯過今日，嘿嘿……」

語聲突斷，瞠目結舌，那笑意亦突地僵在臉上，咽喉處，不知何時，倏的穿出了截尖利已極的劍尖！

不過刹那，那截劍尖已縮了囘去，殷紅已極的鮮血，箭也似從郝思文那咽喉標了出來，他那身子幌了幾幌，終於帶着飛激鮮血，倒仆地上！

那店老闆跟着亦倒了下去，却隨又被人在後扶了起來，那人，赫然便是楊英，他腰間利劍已拔在手裏，劍尖尚在滴血！

楊殘看在眼裏，格格笑道：「好英兒，使的好劍，對付這等賊子，下手可是越狠越好，你今夜若不殺他，他日又不知有多人遭殃了！」

楊英右肘乍縮，長劍入鞘道：「換是他人，孩兒便是死也不會背後偷襲的！」

楊殘頷首道：「理該如此！」兩戟突翻，倒插腰後，轉向楚楓兩人，抱拳道：「幸會幸會！」

楚楓路霜劍齊入鞘，亦抱拳道：「幸會幸會！」

楊殘臉向楚楓，微笑道：「承蒙相助，敢問兄台……」

楚楓忙道：「不敢，在下楚楓！」

楊殘破聲笑道：「夜闖飛虎崗，匹馬誅七寇，某家路經鄂北時已聽人道及，不想道左相逢，人說聞名不如見面，當眞是英雄出少年！」

楚楓怔了怔道：「不想前輩竟識得賤名，螢火焉能與皓月爭輝，慚愧慚愧！」

楊殘轉向路霜，笑問道：「這姑娘又是……」

路霜盈盈淺笑道：「小女子路霜！」

楊殘笑道：「孤劍戰湖匪，血染滿江



楊英與郝思文在飯堂中厮殺起來。

紅，又是武林知名的俠女，失敬失敬！」

路霜粉臉微紅道：「那裏那裏，楊前輩……」

楊殘帶笑截道：「路姑娘，楚老弟，少年英俠，何必拘泥俗套，前輩長，前輩短的，某家可不敢當！」

楚楓笑道：「然則便呼楊兄如何？」

楊殘哈哈笑道：「却之不恭！」

楊英從旁突接口道：「只苦了英兒，少不免要叫聲叔叔、姐姐！」

三人不禁莞爾，楊殘手往楊英肩上搭落，接道：「這是小兒楊英！」

路霜噗哧大笑，楚楓亦笑道：「強將手下無弱卒，虎父又豈有犬子！」

楊殘亦不客氣，朗聲道：「謬承抬舉，閒話少說……」

楊英接道：「塞飽肚子要緊！」當先在身旁的椅子坐了下來。

楊殘笑叱道：「好沒規矩！」轉抱了抱拳，接道：「楚老弟，路姑娘，容某家做個東道，請！」

楚楓兩人齊道：「恭敬不如從命。」

三個人稍作客套，分別在桌旁坐了下來，楊殘隨喝道：「店家，好酒好菜，快拿上來！」

聲如霹靂，恍如半天響了下悶雷，那店老闆跟三個小二，驚魂未已，不由又嚇了一跳，好半晌，四個人像走馬燈的，跌跌撞撞地走了過來，可是，冷眼瞥見花虎郝思文那兩具鮮血迸流的屍身，忽又齊止住了脚步，兩條脚活像彈琵琶的再在簌簌發抖！

楊殘虎目斜飛，輕叱道：「區區兩具屍身，算得了什麽，有何可懼的，快來酒菜！」

店老闆苦着臉，吶吶道：「他……他兩個可是天風寨的頭兒……」

楊殘瞪眼道：「天風寨的頭兒又怎樣，人又不是你殺的，死在這裏又如何，不成天風寨的人會算在你頭上！」

店老闆期期艾艾的道：「英雄，你有所不知了，天風寨的人最蠻不講理……」

楊殘悶笑道：「你只道天風寨是蠻不講理，可知咱家餓着肚子時也是蠻不講理的，快送酒菜上來倒還罷了，否則，嘿嘿，咱家此刻便拆了你這爿鳥店！」

店老闆立時像脚下給什麽刺了一下跳了起來。

楊殘再喝道：「閒話少說，好酒好菜，快快上來，銀子可少不了你的！」

店老闆那敢再躊躇，連說了好幾聲是，帶着三個小二急急跑去廚房，跑得比馬還快。

楊殘轉過臉，道：「車船店脚，最是可殺，對付這等見錢開狗眼的奴才可客氣不得！」

楚楓路霜亦有同感，方待接話，東面窗戶，突地無故自開！

風穿堂戶，燭影搖紅，一支亮銀柳葉鏢颼地穿窗而入，「奪」的插在楚楓左側直柱上，鏢後赫然縛了張紙條！

楊殘的身手目力何等敏捷銳利，身體暴長，人已凌空，直撲東窗。

幾乎同時，風聲暴響，銀光破空，六支其薄如紙的柳葉鏢突又從窗外飛入，狙擊楊殘追出！楊殘發聲輕叱，御氣提身，身體半空未落，突又再拔起七尺，六鏢堪堪從脚下飛過，三鏢左折，三鏢右折，倏的兩兩交擊。

「錚錚錚」三聲，六鏢陡地扇般外展，去勢愈見急勁，角度的奇詭，更是出人意料，閃避那人若是沒有提氣再向上拔的身手，只向後倒出，此刻便得上當！

那剎那間，楊殘的臉色陡地變了變，失聲道：「飛花手！」身體直落，半轉過身子，兩手亂抓，其急如電，石火間已盡將那六支柳葉鏢扣在左右指縫間！

楚楓三人幾乎同時齊掠到了楊殘身旁，楚楓隨問道：「甚麽『飛花手』？」

楊殘恍如未覺，兩拳閃翻，視綫接落，怔怔望着挾在指縫間的六支柳葉鏢，忽抬首問道：「方才用暗器那小子是誰？」

楚楓道：「天風六煞的『小討厭』夏無風，他那暗器就叫『催命雨點鏢』！」

楊殘詫聲說道：「催命雨點鏢？姓夏的？」

楚楓道：「不錯，其間莫非有什麽蹊蹺？」

楚楓搖了搖頭道：「沒有什麽蹊蹺的，只是這迸發暗器的手法與某家昔年所識某人用的頗爲相似，所以少不免覺得有點奇怪！」

語聲頓了頓，目光移向桌旁那柱子，接道：「那鏢縛着紙條，且看它寫着些什麽？」

路霜距離較近，走上幾步，解下那縛在鏢尾的紙條，迎風抖開，上下看了一眼，誦道：「明天拂曉，雲龍山上候教！天風寨敬約！」

楊殘禁不住破聲笑道：「好，好天風寨！」

楚楓劍眉輕剔，道：「此人敢胆代天風寨私下戰書，身份諒必非同小可，天風寨的寨主叫做『子午催命』紀燊，他用的則是絕毒暗器『催命雨點鏢』，催命，催命，兩人間或者有多少關係！」

楊殘沉吟着道：「是亦未可知！」

路霜在旁忽問道：「楚兄，你怎麽意思？」

楚楓不假思索，道：「闖！」

「不錯，闖！」楊殘隨接道。

路霜點了點頭，兩掌陡搓，揉碎紙條，道：「闖便闖，好教天風寨的賊子知道咱三個……」

楊英在旁突截口道：「四個！」

路霜笑問道：「小兄弟，你也去？」

楊英連連點頭道：「那『白衣秀士』郝思文是誰殺的，不去怎成！」

楊殘「格格」笑道：「好，好，全都去！」

楊英拍掌笑道：「天風寨的末日大概到了，咱好歹先塡飽肚子，睡覺好的！」

「小孩子到底是小孩子！」楊殘笑着，目光又移到那六支「催命雨點鏢」上，笑聲漸歛，眼神茫然喃喃道：「明天，明天總是會水落石出的……」語聲低不可聞，楚楓三人倒亦沒有覺察。

剎那，楊殘霍地抬起了頭，兩掌疾翻，指尖外彈，扣在指縫間的六支「催命雨點鏢」暴射而出，噗噗噗！齊擊在那條柱子上，直沒入柱！

窗外，風雪愈急，明天，明天？……

滿天飛花

夜，深沉，距離拂曉，却已不遠！

夜色，濃如潑墨，拂曉前的片刻，永遠是最黑暗的時分！

雪又落，風更寒，那積滿了冰雪的地上，看上去，却只是朦朧的灰色，肅殺的灰色！

曙色終現，四騎快馬，冒着凜冽風雪，衝出了徐州城南關，狂奔的鐵蹄，踏碎了連串冰雪！那是楚楓、路霜、楊英、「近妖者殺」楊殘！

楊殘走在最前，身上仍是那襲灰褐單衣，凜冽北風，穿入了他敞着衣襟的胸膛，他却恍如未覺，那身子始終挺得標槍也似直！

心有熱血，壯士無寒，又何須多添寒衣！馬快如風，直趨雲龍山！

入了山區，道路便愈見崎嶇，拂曉時分，終於來到了山口，眼前是條平坦已極，積滿了雪的直路，總有五六十丈長短，兩旁盡是插天巨木，路的盡頭，隱隱約約地露出了栅欄與及樓閣的影子，想必便是天風寨的所在，怪的是四騎一路走來，竟沒有碰上什麽暗算埋伏，以天風寨的聲名狼藉，豈會如此輕易的讓來敵直闖寨口？

楊殘越想越不對頭，陡地勒住了坐騎，回頭過來道：「各人小心！」

楚楓催馬上前問道：「何以沿路沒有埋伏？」

楊殘想了想，道：「或許是故意如此，好使咱們疏於防範，要知時間雖說倉猝，可是以天風寨的人多勢衆，那怕什麽埋伏不可以做得出來，開始時太容易，絕不會是好預兆就是！」

楚楓點了點頭，道：「然則咱們該怎樣？」

楊殘不假思索，斷然道：「既已來到了地頭，便是龍潭虎穴，也只得闖！」

楚楓輕喝道：「好，容小弟在前面開路！」

楊殘豈不知少年人心性，也不阻止，只道：「小心！」

楚楓頷首作應，催動坐騎，當先闖了過去，楊殘三騎緊緊隨後追了上去！

長路寂靜，出奇的寂靜，反倒變成了格外的陰森、肅殺！

風過樹梢，積雪簌簌飛落，又平添了幾分肅殺的氣氛！

四騎人馬，剎那間，已越前了三十丈有餘，已是到了長路的中央，兩邊樹林裏頭，突地響起了「嗚嗚」的號角聲，變故突生！

號角乍響，那路上的積雪陡地嗤嗤迸射起來，露出了橫在路上的一條條的牛筋繩子，四騎健馬，頓失前蹄！

楊殘立即厲聲斷喝道：「棄馬！」

四條人影剎時從馬背上冲天飛起，斜飄落地，幾乎同時，那四匹健馬已紛紛横倒地上！

那横在地上的牛筋繩子，可不止是絆馬索那麽簡單，繩子的末端還縛住了路兩旁插天巨木的樹幹，那向着路的兩排樹木顯然已被齊着鋸了八八九九，繩子一拉，立時轟轟發發的向路心倒了下來！

楚楓走在最前，身體從馬背上瀉落，便接連兩個飛躍，向前竄出，不知不覺，竟已掠過了樹木飛倒的範圍，半個念頭還未閃過，身體已落到了雪地上，脚下突然一軟！

楚楓此驚非同小可，提身急拔，那知脚下竟無可着力地方，身體只是凝了凝，便又再向下陷落！

楊殘那邊看得眞切，想也不想，厲聲喝道：「接戟！」右掌拚運全力，脫手擲出了掌中鐵戟！

樹木倒傾的聲響雖是轟轟發發，却竟蓋不過楊殘的喝聲！

楚楓豈有聽不到的道理，勉強抬首，眼角已瞥見鐵戟飛近，右臂急翻，疾抓了上去！電光火石間，戟已飛到，楚楓那隻右掌亦找住了戟柄後端，已陷落雪地的那身子借刀颼的拔出，飛越七尺，戟勢亦盡，斜向下瀉，楚楓身形接落，脚方觸地，那地突又下陷！

楚楓早已暗暗小心，猛踼脚提身，連人帶戟，凌空疾翻了個觔斗，右掌鐵戟突脫手飛出，颼的激起兩丈，插在路上，他人亦借這鐵戟一擲之勢，騰身飛竄丈許，斜斜落地，亦總算是踏着了實地！

他倒抽了口冷氣，回身望去，只見來路上已裂出了道足有兩丈寬闊的裂溝，裂溝的兩端便是林木的邊緣，整道裂溝恰恰將那條道路打橫截斷了下來，溝底下依稀可見倒插着無數利刄，向上的刄口，閃爍着藍殷殷的寒芒，竟已是淬上了劇毒！

剎時間，他直由心底寒了出來，禁不住連打了兩個冷顫，却竟是冷汗流過，心裏頭對楊殘不由得又是感激，又是驚服，要知那看來簡單，其實可不簡單，充分的顯出了楊殘過人的眼力、臂力，與判斷力！

換是別人，便縱眼目銳利，當機立斷，倘若沒有驚人的臂力，那支鐵戟勢必難以及時擲到，恐怕未到半途便給那横倒下來的樹幹砸飛，即使眼力臂力俱足，若是沒有那份準確的判斷力也是廢話，要知楚楓那時身子已往下陷落，鐵戟的目標斷不能以常態來推測，稍上或稍側，楚楓便難及時抓住，說不定反給鐵戟穿透後心或者腦袋遭殃，命喪當場！

那邊，楊殘三人亦是暗替楚楓揑了把冷汗，好不容易鬆過口氣，漫天樹幹，已轟轟發發的倒了下來！

楊殘視綫所及，突喝道：「路姑娘小心！」兩個箭步，颼地竄到路霜身旁，右手疾抬，已托住了條斷落的樹幹，他出手若是遲上半分，那條樹幹便得壓到路霜頭上！

路霜那瞬間如夢初醒，陡地怔了怔，閃身斜退兩步，劍拔出鞘，剎時亦明白發生了什麽，忙說了聲：「有勞！」

楊殘笑道：「楚兄已是安然脫身，路姑娘可以不必牽慮！」

路霜那臉龐頓時紅到頸子去，她也不知道，爲什麽對楚楓竟是如此的關心！

幾乎同時，楊英已躍過來，路霜恍如溺水突遇援手，忙轉過臉伴問道：「小兄弟，可有傷着？」

楊英拍拍衣衫，笑道：「木頭是死的，人是活的，那有傷着的道理，更厲害的

埋伏，英兒也已見識過了，這有什麼了不起……」

楊殘叱道：「小孩子誇什麼口！」

說話間，三人前前後後，已倒下了十多二十條樹幹，粗重的樹幹，撞在地上，就像晴天突響霹靂，隆隆有聲，直激起了漫天冰屑，聲勢煞是駭人。

那四匹馬，被絆倒地上，根本沒有躲避的餘地，刹時慘嘶連聲，活生生地被倒下來的樹幹壓成肉碎，鮮血迸流。

路霜三人觸目驚心，亦不由打了個寒噤，也就在那刻，左側又已有兩條樹幹疾向三人存身的地方壓了下來。

楊殘厲喝一聲，勁透右腕，拚運全力，猛將托在手中那條樹幹飛撞了過去。

三條樹幹刹那撞在一起，直似半天疾走雷霆，轟天動地，震人心魄。

兩條方在壓下的樹幹立時「轟轟」的疾揚了起來，反向樹林那邊壓了過去。

樹林裏刹時起了陣騷動，驚叱怒喝，紛紛響起，楊殘禁不住失笑道：「上有斷樹，下有絆馬索，前有陷阱，退無可退，這埋伏其實已算得是蠻不錯的了，偏就少了幾枝箭，說不上天衣無縫。」

話口未完，樹林裏頭已有人大喝道：「箭，快放箭。」

林木兩側，弓弦頓響，箭如飛蝗，「嗤嗤」的射出來。

楊殘格格笑道：「好小子，敢情聽到了咱家的說話……」

說時遲，那時快，三人身前不遠，兩條本是直向路心倒下的樹幹突地交擊，「轟」的震了震，橫裏向三人存身的地方倒下。

楊殘冷眼瞥見，不由亦變了臉色，口喝道：「往林裏闖！」左戟斜飛蕩開射來箭雨，當先撲向側樹林，路霜楊英兩劍並出，護住楊殘左右，邊擊蕩如蝗箭矢，邊急向右飛躍！

三人身形才離開原地，那兩個條樹幹已「隆隆」的倒下來了，飛激的冰屑甚至濺到了三人的身上。

楊殘暗叫了聲「好險」，鐵戟飛舞愈急，只見寒芒滾動，戟影縱橫，隱隱地裹住他的身軀，幾乎教人分別不出，那些箭矢未到他身前七尺，便盡被砸落，路霜楊英兩支長劍亦是舞得風雨不透，楊英雖是年輕力弱，可是，短時間亦不致於被箭雨穿入劍網。

三個人好不容易移出兩丈，楊殘身形突起，接連兩個飛躍，已竄到了樹林邊緣，那歷急勁的箭矢，竟爾追他不及，他身形陡落又起，斜飄半丈，身子已碰上了株樹幹，腳亦落地，却再沒有矢箭向他射到，要知箭矢無眼，射他不到，不難飛入林內，誤傷自己人。

楊殘頓失後顧之憂，更不猶豫，疾轉身子，向樹林裏頭竄了入去。

他身才闖入，林裏頭已響起了幾聲輕叱，兩條白影，如飛搶上，風聲響動，寒芒暴閃，左劍右刀，急削而落。

楊殘冷笑一聲，身形疾矮從刀劍穿出，霍地回身，左戟飛刺，噗的刺入了握刀那人的胸膛，右掌接飛，五指如鉤，電光石火間，已扣住了握劍那人的右腕，一擰一甩，那人驚呼未已，已被硬硬拋出了林外，不偏不倚，恰好落在路霜身後，那急射而至的一蓬箭矢立時有半數射到了他的身上。

左側林木裏頭刹時又起了陣騷動，有人喝道：「混帳，怎傷了自己人！」

箭矢不由停了下來，路霜楊英就趁此機會，接連兩個飛躍，竄入右側樹林。

「看，給溜入林子了，放下弓箭，取兵刃，併肩子，上。」喝聲未了，左側樹林裏已竄出了幾十個執着兵刃的漢子，吆喝着向右邊林木湧了過去。

那幾十個漢子全都是穿着雪也似白的勁裝疾服，難怪林子雖然疏疎，那麽多人躲在林內，楊殘等也覺察不出來了。

右邊樹林裏頭，早在騷動，那埋伏着的天風寨衆嘍囉已紛紛丟下弓箭，向楊殘圍了上去。

楊殘手才甩出握劍那人，左戟已從握刀那人的胸膛拔了出來，那人慘叫一聲，刀脫右手，帶着飛激鮮血，染在白色的衣衫，白色的雪地上，格外分明。

幾乎同時，一條人影颼地從樹上竄落，刀光暴閃，迎頭急劈，可是，刀鋒未到，楊殘左掌戟已穿透了他的小腹，右脚突飛，那人的屍身便又「呼」的被踢出了戟鋒，撞在舞刀撲來的一個漢子身上。

那漢子頓時如遭重擊，狂吼一聲，連退幾步，口吐鮮血，仰身倒地。

楊殘倒想不到這些漢子如此禁不得打，不由得怔了一怔，一人即從後悄悄掩至，刀鋒疾翻，風聲響動，急劈後心。

楊殘耳聽風聲，頭也不同，脚向前滑，讓過刀鋒，戟突從脅下穿出。

那人倒也手急眼快，刀鋒急翻，刀口向外，力貫手腕，疾迎了下去。

「噹」的一聲，戟已撞在刀鋒上，整把刀立向後翻倒，「噗」的嵌入了那人的面門，一股鮮血疾湧而出，他人亦慘呼着倒下血泊。

另兩條漢子怒叱一聲，雙雙搶上，兩把長刀，一左一右，劈向楊殘左右雙肩，刀光有如匹練，一閃即至。

楊殘「哈」的突笑了聲，兩腳疾蹬，騰身急拔七尺，凌空曲膝，祇翻了個筋斗，從那個漢子頭上掠過，身形凌空未落，猛一扭腰，硬硬轉過身子，左右脚接起鴛鴦，齊踢在那個漢子的腰後。

那個漢子一聲驚呼，人已被踢得飛了起來，疾向林外飛了出去，恰好迎上竄入林裏的路霜、楊英，兩劍並出，飛刺咽喉，那兩個漢子根本沒有閃避的餘地，身形一頓，劍已入咽。

鮮血飛激，路霜劍已倒撤，纖足一點，颯的橫飛丈許，青鋒接展，一條漢子尚未知發生了什麽，已然身首異處。

旁邊幾個漢子大吃一驚，發聲輕叱，掄動兵刃，急撲了上去，路霜那裏放在眼內，劍走偏鋒，左拒右擋，突一轉，筆直削落，一人首當其衝，避不及，劍已入胸，路霜劍勢不停，一抖一翻，已剖開了那人胸膛，腕肘突縮，劍鋒倒撤，反削而出，劍光一閃，「錚」的封開了右邊劈來長刀，乘勢削上，左脅削入，右肩削出，又是一條漢子當場命喪，生生被斬爲兩截。

楊英亦不甘後人，劍從那漢子的咽喉拔出，人已飛身竄入林裏。

兩條漢子只道他人小力弱，齊喝了聲，雙雙搶上，左刀右槍，槍影如虹，刀快如風。

楊英身子一矮，倏的穿出了槍影刀風，左肘倒撞，撞在持刀漢子脅下，那漢子立時悶哼一聲，跟蹌搶出幾步，再也直不起腰，右掌青鋒挖落，「啪」的貼在槍柄，順勢劃落，急如掣電，持槍那漢子縮手不及，左右雙腕齊斷，楊英劍勢未竭，緊接劃開了他的胸膛，鮮血狂噴而出……

那瞬間，對林的漢子已蜂湧着衝入來，兵刃閃光，喝聲雷動，威勢倒也驚人。

楊殘虎目暴睜，立即疾迎上去。

那數十條漢子豈知厲害，呼喝着齊齊湧上，寒光亂閃，數十支兵刃急如驟雨亂打芭蕉，紛紛劈落，楊殘不退反衝，一支鐵戟抵住數十支長短兵刃，但見人影閃動，鮮血飛激，慘呼不絕，刹那間，已有幾條漢子倒斃在他戟下。

他那鐵戟可是短戟，不是長兵，林木雖然參差倒也無碍，戟身却沉重之極，加上他那驚人的臂力，舞動起來，當眞是有如迅雷疾擊，擋者披靡。

那幾十個漢子不由得大驚失色，急急讓出，手中空有兵刃，竟不敢再逼近楊殘半步，只是虛舞刀勢，在旁連聲喝叱。

楊武又是好笑，又是意外，心念陡轉，突喝道：「硬點子都在寨那邊，楚老弟或許有失，路姑娘，英兒，不可戀戰，往前頭闖！」舞動鐵戟，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破圍而出，橫裏靠了過去。

路霜楊英各應了一聲，劍光繚繞，生生劈翻圍在身外的幾個漢子，向楊殘身側靠來。

三人刹那合在一起，楊殘厲喝一聲：「讓我者生，擋我者死！」手舞鐵戟，勢如瘋虎，當先向前殺出。

路霜楊英兩劍左右並上，亦是銳不可當。

天風寨衆嘍囉雖是人多勢衆，但到底技不如人，刹時間，人影亂飛，驚叱慘呼，此起彼落，硬硬被三人殺出了條血路。

那邊，楚楓亦是憂心如焚，極目望去，却只見來路上，樹幹亂倒，冰屑飛激，可看不到路霜三人有沒有傷着。

他心頭乍動，幾乎便想躍過陷阱去看個究竟，却就在那刻，林裏頭突有人喝道：「放箭！」

喝聲未了，弓弦驟響。數十支白翎長箭，急如暴雨，分從左右兩側林木飛出，齊向楚楓射到。

楚楓入耳驚心，目光微凜，不暇思索，右掌疾翻，霍地撕下外披風氅，着力掃出！只聽銳風呼嘯暴生，如蝗箭雨，竟被他以風氅硬硬掃落過半，其餘的勢子亦受影響，勁道頓弱，輕易便被他閃了過去。

他不等第二蓬箭雨射到，長身暴起，其急如電，疾向身側林木掠去，接來的箭矢竟爾追他不及。

倏忽間，他已瀉落林側，箭矢突止，近百條白衣漢子，各執兵刃，紛從兩側樹林竄出，呼喝着急撲了上去。

楚楓下意識地止住了脚步，心念未已，三條白衣漢子已撲到了他身前，長刀並起，刀風接生，齊齊劈落。

楚楓發聲輕叱，突退三尺，右掌疾揚，風氅脫手，「呼」地向來三人飛去。

那三人倒也分不清楚飛來的是什麽，三刀並落，齊劈在那風氅上，疾向下沉了下去。

楚楓倏的折返，右掌斜落，握住了劍柄，「嗆」的一聲，劍已出鞘，急如驚虹，連顫三顫。

那三個漢子突地齊聲慘呼，仰身便倒，胸膛衣衫迸裂，鮮血飛激！

楚楓身形亦轉，左掌劍鞘疾翻，「錚」的蕩開左落一刀，劍如奔流，從那人胸腹刺入，腰脊穿出，脚隨滑步，疾矮半身，讓過右側突來一刀，乘勢反腕削上，生生將右側那人斜削爲兩片。

幾乎同時，又有兩人竄上，左矛右刀，分襲楚楓右脅左腰。

楚楓耳聽風聲，突又再矮半身，斜從刀矛下閃出，右脚突飛「虎尾」，重重的踢在持矛那人左腰腰眼上。

那人一聲驚呼，已被踢得飛了起來，斜搶七尺，猛撞在飛身欲上的三條漢子身上，四個人刹時變了滾地葫蘆齊齊倒地。

楚楓右脚乍踢便收，借勢疾轉了半身，劍突從脅下倒穿，「噗」的刺入持刀那人的腰脊，脚隨點地，人向前標，右掌劍勢未竭，反腕劃出，一條漢子首當其衝，胸膛迎上劍鋒，嗤的迸裂鮮血狂湧。

楚楓劍勢亦歛，劍尖指地，鮮血滑落劍鋒，紛紛下滴，在雪地上濺出了連串血花。

前後不過一瞬間，他已連傷八人，劍不出則已，出必致命，直駭得其他人等心頭發寒，兩脚打顫，竟無人敢再上。

便亦在此際，突有人叱喝道：「沒用的東西，快快退下，看你爺爺的手段。」聲如霹靂，震人心魄，衆白衣漢子也不敢多作說話，急急退下了去。

楚楓不由亦暗吃了驚，循聲望去，却見路旁已越衆走出了個錦衣彪形大漢。

那大漢足長七尺，生得的滿身橫肉，恰與「恨地無環」花虎相當，亦是豹頭環眼，紫紅臉膛，虬髯如戟，那前襟盡向外敞，露出滿胸黑茸茸的胸毛，肩上却擱了一隻密嵌尖刺的大鐵錐，少說怕沒有二三百斤。

楚楓看在眼裏，頓感頭痛，他平生沒有什麽可懼 就是怕遇上這等以臂力見雄的莽漢，要知道他的劍術雖是巧絕、妙絕、快絕，可是早年傷在內臟，尚未徹底痊癒，不時發作，最忌便是與重兵刃的對手硬碰硬，硬碰硬打不得，便只得閃讓退避，劍術無形中亦大大打了個折扣。

那錦衣大漢走到楚楓身前半丈，陡地止住了脚勢，身子微傾，鐵錐從肩上卸落，整塊地面立時「隆」的震了震。

雖沒有起什麽作用，楚楓却已覺得頭大如斗。

那錦衣大漢鼻哼了哼，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楚楓幾眼，突喝道：「臭小子，咱二弟可是你殺的！」

楚楓詫異說：「你那二弟又是誰？」

錦衣大漢悶哼道：「『恨地無環』花虎！」

楚楓反問道：「莫非你便是『橫江雙霸』的老大『恨天無柱』韓龍？」

錦衣大漢沒好聲氣說：「是又怎樣，

咱家懶得跟你胡扯，快說，花老二可是你殺的！」

楚楓亦使上了性子，說道：「是又怎樣！」

「咱要你的命！」「恨天無柱」韓龍剎時臉如噀血，雙目盡赤，兩腮肌肉，粒粒賁起，一聲怒喝，振起雙臂，掄動鐵錐，着力向楚楓攔腰掃出。

楚楓豈不知「橫江雙霸」，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生死之交，說話出口，人已暴縮七尺。

鐵錐頓時擊空，堪堪掠過，錐帶勁風，直激得楚楓衣衫獵獵飛舞。

韓龍緊步迫上，鐵錐突翻，左截胸膛，右劈肩頸，風生虎虎，勢比雷霆。

楚楓那敢硬擋，斜身錯步再退七尺。

韓龍怒喝咆哮，急進七步，連擊七錐，只恨不得將眼前仇敵立斃錐下。

楚楓不敢攖其鋒，不得已，連連倒退，沒多時，已退到了那橫斷長路的陷阱邊緣。

韓龍知道楚楓退無可退，避無可避，心頭狂喜，兩臂齊振，「雷門三擊鼓」，着力便是三錐。

他臂本已長，錐更沉重，着力使出，錐風激盪，縱橫何止兩丈，便是路上冰雪，亦被激得「嗤嗤」的疾揚了起來。

可是，楚楓，好楚楓，不等錐到，人已直拔了起身，鐵錐堪堪從他脚底下掠過，激盪的錐風，使得他上拔的身子亦不由得凝了凝，他心頭微凜，不暇多慮，人在半空，由左脚，踢右腿，兩臂後甩，脚、腰、肩、臂力並使，整個身子使力，風車般凌空突翻了個筋斗，飄身橫飛丈外。

韓龍可亦眼目銳利，人影乍失，他錐勢亦斂！

楚楓身形亦落，他身形輕捷如燕，着地亦是無聲。

韓龍視綫所及，便轉過了半身，兩個箭步，人已竄上，「金鷄點頭」，又是三錐擊落。

楚楓身形乍落又起，提身倒縱，已是到了林木邊緣。

韓龍又恐楚楓逃入林裏難以追覓，急迫上，「鳳凰展翼」，鐵錐攔腰便掃。

楚楓手急眼快，搶在錐先，兩脚陡蹬，不向旁竄，却向上拔，直冲兩丈，半空腕肘陡曲，劍突入鞘，騰出右手，倏的攀住了頭上樹木橫枝，蕩起了身子。

韓龍冷眼瞥見，下意識收住錐勢，抬頭喝叱道：「臭小子，有種便下來！」

楚楓格格笑道：「大個兒，你便有種，何不上樹？」

韓龍氣得兩眼直翻，他身子笨重，練的是十三太保橫練功夫，雖亦曾習輕身提縱術，可是兩丈過外的距離 却是萬萬躍不上的。

楚楓心思巧捷，早便算準了韓龍這弱點，硬擋不來，索性便躍了上樹。

韓龍怔了怔的呆了半晌，心念陡轉，突喝道：「臭小子，你莫得意，看爺爺迫你下來。」

喝聲未了，突跨上三步，勁透雙臂，掄起鐵錐，「天雷交擊」，呼呼兩錐，猛向那樹幹砸落。

平地剎時響起了兩下悶雷，那樹的樹幹霍地斷為兩截，「勒勒勒勒」地向林裏頭倒了入去。

樹未倒，楚楓身形已動，疾鬆右手，凌空翻了個筋斗盪向旁樹，右手暴長，便又攀住了橫枝，隨笑道：「大個兒，樹林有的是樹，你有本領便全都砸掉了去。」

韓龍怒上加怒，滿腔熱血沸騰，七竅幾乎生烟，怪叫一聲，突退幾步，兩脚猛頓，強提眞氣，硬硬拔起身子。

他在盛怒之下，不覺全力施為，竟爾給他硬拔起了丈六七八，雙臂突掄，鐵錐乘勢砸出。

楚楓要等的就是這個機會，韓龍身形乍起，他已鬆開攀着的橫枝，與韓龍交錯而過，直瀉落地，却再向上標起，右手暴長，五指如鈎，陡地抓住了韓龍的右脚足脛。

那瞬間，韓龍那鐵錐亦已砸實，直擊得枯枝折斷，積雪激飛，視綫所及，却那裏有對手的影子，他心頭詫異未已，右脚足脛便突覺被人抓住，不由的胆落魂飛，驚呼失聲，眞氣一散，扎手扎脚的直向下墮，楚楓暗喝了聲好，右掌拚運全力，「順水推舟」，甩手猛將韓龍巨大的身軀疾向裂溝陷阱那邊送出！

韓龍半空無處着力，驚呼未絕，已連人帶錐，望那裂溝飛墮了下去！

「蓬蓬」的兩聲巨響霍地從溝底傳了上來，慘呼接起，倏忽間，韓龍那巨軀陡地從溝底疾拔了上來，只見他混身衣衫盡裂，黑血逆流，才拔起便又直跌了下去！

楚楓亦落在溝旁，看得眞切，禁不住重重的舒了兩口氣，疾轉過身子，向那怔怔的呆在旁邊的白衣漢子舉步走了過去，劍隨又從左掌劍鞘「嗆」的拔在手裏。

那幾十個白衣漢子立時亂了起來，驚作鳥獸散，分向左右兩側林木鼠竄！

可是，剎那間，那竄向右側林木的漢子突又如遭鬼魅，失聲驚呼，紛紛退了出來，反向左竄！

楚楓凝目望去，只見楊殘手舞鐵戟，當先越林搶出，路霜楊英左右相隨，舉止輕捷，未似帶傷，不由暗鬆了口氣，放下了心！

楊殘三人亦已經看到了楚楓，也懶得追殺那等小嘍囉，一齊走了過來，路霜搶在最先，人尚未走近，便已急問道：「你可好！」

楚楓呆笑道：「好，只碰上了『橫江雙煞』的老大『恨天無柱』韓龍！」

路霜心頭微凜，連忙道：「他人在那裏？」

楚楓斜瞟了那道裂溝，道：「死在陷阱毒刀下，他雖是勇不可當，可防不了我狡計取勝！」

楊殘將插在地上那支鐵戟拔回在右手，笑接道：「除惡務盡，對付這等賊子，手段越是狠辣越好，那管什麽狡計不狡計的！」

路霜亦道：「可不是，何況那陷阱又是天風寨設的，死在底下，倒應了自作自受那句說話！」

楚楓點了點頭，忽道：「路姑娘跟楊兄弟在那邊，形勢看來亦相當險惡，可幸沒有傷着！」

路霜輕笑道：「那埋伏說來其實亦算

得不錯的了，就是有點雜亂無章！」

楊殘沉吟着道：「想必是昨夜損了幾人，人手不足，不然，有『粉蝶』顧橫波、『白衣秀士』郝思文等人壓陣，以他等的心狠手辣，經驗機智，是必同時發動絆馬索、樹幹、陷阱、箭矢，那怕咱等本領再強，恐亦難免有所失閃！」

路霜詫聲道：「便縱是傷了幾人，也該派個有經驗的人壓住陣脚，指揮發動埋伏！」

楊殘想了想道：「那無疑就是說天風寨視咱等為空前勁敵，對路上埋伏根本沒有多大信心，換句話說，實力完全集中在寨內，只等咱們入寨，痛下殺手，『恨天無柱』韓龍的出現，諒必只是心切弟仇，難抑心頭悲憤，私下溜出！」

楚楓笑接道：「話雖散此，不過人家既是有意欵待，過門不久，這如何過意得去。」

路霜莞爾道：「有道是宴無好宴，只怕上來的可不是好酒好菜！」

楊殘豪笑說道：「咱家的可是鐵石心腸！」

說着笑，四人併肩擧步，齊向天風寨那寨門走了過去，心頭上雖然是說得輕鬆，脚下却步步小心，亦放得甚緩，以便有足够的時間調息眞氣。

沒多時，已來到了小寨門口，沿路又是出奇的平靜，再沒有什麽埋伏，愈是平靜，便愈覺得陰森可怖，機不可測。

那天風寨的寨門與左右兩壁，全都粗可交攏的杉木樹幹並出來的欄柵，排列緊密，不見絲毫空隙，從外望去，完全看不到內裏怎樣，至於從裏頭望出，能否見到外間的景物，那就不得而知了！

欄柵向上尖削，積滿了厚厚的冰雪，不過，寨門上端橫匾，却依稀仍可看到「天風寨」三個擘窠草字，筆走龍蛇，居然有幾分氣勢！

楊殘四人才來到了寨門口，那兩扇沉重的寨門便倏的左右內分，緩緩的打了開來！

向着寨口，便是聚義堂，碧瓦飛簷，氣勢萬千，當前左右，各豎了條三丈過外的旗杆，杆端各懸長旗，左書「迫上梁山」，右寫「替天行道」，旗作杏黃色，獵獵迎風飛舞。

聚義堂與寨門中間，却是極其寬敞的空地，由寨口直通聚義堂的空地上，却用碎石鋪出了條丈許寬濶的道路！

道路的兩則，此際卓立着兩排大漢，從寨口列至聚義堂，兩尺兩尺相隔，怕不有二百來個，清一色深黑勁裝疾服，脚打倒趕千層浪，下踏同色雪靴，腰懸長刀，銅片搭口，精光閃亮的刀鞘，輕拍着黑色的長褲，血紅刀穗，迎風飛舞，個個挺胸突肚，臉色凝重，目光烱烱，筆直向前，儘管寨外殺得天翻地覆，他們却恍如未放在心上，可是，那堅實粗糙的右掌，却早已緊緊的挾住了長刀的刀柄，彷彿隨時隨地都準備拔刀出鞘，斃敵於刀下！

那兩排黑衣大漢的後面，便是聚義堂的石階，石階的左右，亦各站了十來個大漢，却是個個身着紅衫，紅巾紮額，左手叉腰，右手却是倒提銀號！

楊殘等直似未見，大踏步跨入寨門。

喝聲未了，石階左右黑衣大漢已齊地挺起了胸膛，右掌疾抬，銀號入口，「嗚」號角聲立時劃空響起，直冲雲霄。

號角聲乍響，路的兩旁黑衣大漢刀亦出鞘，左右斜斜往上遮出，刀尖兩兩堪堪相交，非獨拔刀奇速，動作更是整齊劃一，但見青光閃動，不過剎那，碎石道上已平空多出了百數十道刀山，聲勢威武，端的是無與倫比。

換是別人，心胆稍弱，見了此等威勢，恐怕便已駭得兩脚發軟，無能擧步，可是，楚楓、路霜、楊英三人却只是臉色微變，瞬又平靜，未必是震驚，是頗覺意外亦未可知。

楊殘却直似未放在眼內，格格豪笑道：「好天風寨，果然有點意思！」

楚楓微喟接道：「大江南北七省綠林，能有此排塲的，恐怕只此天風寨！」

楊殘笑道：「到底是小孩子的玩意，中看不中用，嚇唬尋常人家可以，若是拿來對付咱等武林豪客，却又未免太嫌俗氣，哈哈……」

笑聲未絕，脚步已擧，着先踏着碎石路，向着刀山走了過去。

楚楓輕推了推楊英道：「小兄弟第二，路姑娘第三，且讓咱家押後！」

楊英應了聲，踏了上去，路霜接上，楚楓左掌劍鞘斜挑，右掌長劍直落，緊緊押在最後！

四個人兩兩相隔三尺，不徐不疾，直向天風寨的聚義堂走了過去，竟如入無人之境，頭上雖是斜搭着二百餘把鋒利長刀，却直視如無物！

那二百餘個黑衣大漢幾曾見過如此胆大的人，不由從心裏寒出來，目光亦變。

他等雖是早就排列在此，無法得知寨外的變化，可是路上的埋伏怎樣厲害却是知道得很清楚，眼前這四人身不帶傷便闖了過來，有多少斤兩，可想而知，那怕二百數十把長刀齊齊交錯劈落，亦未必傷得了人家，遑論分屍刀下，但人家若是突然出手，他們首當其衝的，却是必死無疑！

生死俄頃，那得不驚，個個心頭如壓，待得楊殘四人魚貫走過，方才鬆過口氣！

只道刀山駭人，那知反倒駭着了自己，又豈不出人意料。

那在前的黑衣大漢份外難受，左等右等，只覺得時間特別難過，兩眼幾乎發直，却仍不見四人走過，胆力較弱的，雙脚已隱隱發軟，手亦起了顫抖，掌中長刀亂顫，不時叮叮噹噹的砸在隣刀上。

楊殘看在眼底，聽在耳裏，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禁不住仰天狂笑道：「咱家可沒有出手的意思，你們叮叮噹噹的幹什麽？」

那百數十個黑衣大漢又驚又怒，只恨不得立斃楊殘於刀下，可又沒有那麽的胆量，不敢稍稍妄動，生怕長刀未落，戟已穿胸，又何況上頭早有嚴令，未經吩咐，不許私下出手！

足足有半盞茶那麽久，楊殘四人方始魚貫穿出刀陣，踏上聚義堂的石階。

堂裏頭剎時又有暴喝道：「收刀！」

黑衣大漢如釋重負，倒退半步，疾轉半身，臉向聚義堂，腕肘乍縮，長刀歸鞘

鞘，雖不至於亂，動作却不如拔刀時的整齊劃一！

刀光乍歛，楊殘右臂突翻，掌中鐵戟倏的脫手，斜斜往上激飛，疾如離弦箭矢，聲勢却有過之，電光石火間已「奪」地插在堂前樑上那橫書「聚義堂」三個擘窠草寫，黑底金字的橫匾上，一聲慘呼立時從橫匾後傳出來，悽厲尖銳，寒人心魄。

紅黑兩色衣衫大漢聳然變色，楚楓三人亦是陡吃了驚，止住了脚步，幾乎同時，那塊橫匾已從樑上飛下來，匾後赫然帶着一人，鐵戟尖鋒穿透橫匾，穩穩地嵌入了那人的左胸胸脯。

倏忽間，那人已「吧」的摔落石階，鮮血飛激，人却已寂然無聲，橫匾仍是緊貼於他的身軀，戟鋒當然未脫出他胸際。

那人却竟是天風六煞的「小討厭」夏無風，他左右手俱已戴上了鹿皮手套，兩掌掌心與指縫間亮晶晶的，也不知扣着多少淬毒「催命雨點鏢」！

楊殘目光及處，不由格格笑道：「原來是這小子，可幸咱家動手快了點，不然讓他暗器出手，恐怕不是小討厭，而是大大的厤煩了。」

楚楓三人心頭微凜，路霜不由詫異問道：「楊兄何以知有人躲在橫匾後面？」

楊殘笑應道：「說穿了可簡單沒有，不過經驗使然，你等心魂爲刀山所奪，只恐鋒刀迎頭劈落，不免便疏忽了其他，咱家却早想到這百數十道刀山只是用以示威，斷不會猝然劈落，不關心則不亂，固有閒情兼顧到周圍的變化，老在遠遠，咱家便已發覺這等漢子有幾個不時冷眼瞟向那聚義堂的橫匾，匾後若無蹊蹺又何須牽念於心，豈不是亦等於告訴咱家匾後早已藏人！」

語聲未落，那在不遠的紅黑兩色勁裝大漢已禁不住臉色驟變，簌簌顫抖起來！

也就在此際，聚義堂裏突有人喝叱道：「誰在堂外生事！」

喝聲綿實有勁，遠非尋常可比！

楊殘豪笑接道：「咱家『近妖者殺』楊殘！」

那人道：「近妖者殺，名震大江南北，某家早有耳聞，只恨未得識荊！」

「不敢不敢！」楊殘格格笑道：「莫非你便是那天風寨的瓢把子『子午催命』紀粲！」

「好說好說，正是紀某！」那人道：「前聞俠駕尚在燕北，怎樣忽又來到了徐州！」

楊殘接說道：「燕北宵小未滅，咱家本是抽身不暇，奈何天風寨實在太已橫行跋扈！」

那「子午催命」紀粲冷笑道：「如此，天風寨亦可謂有幸，平白增輝不少！」

「難得掃徑以待，咱家豈可無禮，怎奈身無長物，便以此權充替如何？」楊殘笑說着，突走上幾步，探手抓住那穿透橫匾嵌在夏無風身上的鐵戟戟柄，連匾帶人猛挑了起來，右脚隨飛，重重的踼在那橫匾上。那塊橫匾立時「颼」的脫出了戟鋒，斜托着夏無風的屍身，疾向堂內飛入！

聚義堂裏刹那響起了幾聲輕叱怒喝，那紀粲却只是語氣微慍，接道：「你們知道夏無風是某家甚麽人？」

楊殘笑道：「敢情是你徒子徒孫！」

紀粲笑道：「不錯，某家一生只收此徒，幾視如半子！」

楊殘接着獰笑道：「該死！該死，咱家一時不察，竟殺了你的寶貝徒弟，你要怎樣？」

「怎樣？哈哈……」紀粲大笑道：「楊兄何出此言，敢問此來所爲又是何事？殺一人也是要戰，殺兩人也是要戰，始終免不了動手，無風身死，只怪他技不如人，怎樣，怎樣？嘿嘿……總不成你我就此罷休！」

楊殘仰天狂笑道：「好，好，好！紀寨主快人快語，不愧梟雄作風。失敬，失敬！」

「豈敢！豈敢！」紀粲道：「尚未請教隨來的英雄究是何人！」

楊殘道：「那是楚楓、路霜 虎子楊英！」

紀粲道：「『虎子』諒必勝『犬子』，說到楚楓、路霜，倒是微有所聞！」

楊殘笑道：「夜闖飛虎崗，匹馬誅七寇，孤劍戰湖匪，血染滿江紅，紀寨主當眞是微有所聞！」

紀粲笑聲突歛，道：「原來是他兩人，常言道得好，俊雁不與呆鳥同飛，紀某倒是走眼了，難怪短短半日，天風六煞，六去其四……」

楚楓從旁突截道：「是六去其五！」

紀粲似乎怔了怔，突問道：「你說甚麽？」

楚楓振聲道：「豈不知『恨天無柱』韓龍已被咱家斃於寨外！」

聚義堂裏陡地靜了下來，半晌，那紀粲突叱道：「誰教他出去的！」

隨有人應道：「先刻韓兄忘了帶鐵錐，只道返回寢室，不想竟是溜了出寨……」

紀粲悶哼道：「好個莽夫！」

楊殘突冷笑接道：「橫江雙煞，焦不離孟，孟不離焦，他心切弟仇，固亦難抑心頭怒，話雖莽夫，好歹亦是性情中人，怎似紀寨主，心血俱冷，無視夏無風的生死！」

「楊——殘！你莫道紀某眞的怕了你！」紀粲怒極反笑，突然擊掌叫道：「再迎！」

橫列在石階左右的二十來個紅衣號手忙又吹起號角，動作雖然勉強湊齊，有的號聲竟爾岔了。

楊殘轉呼道：「不闖入虎穴，焉得虎子。」

楚楓三人毫不猶豫，身形並起，齊竄到楊殘身旁，四個人肩併肩，跨上石階，大踏步走入天風寨的聚義堂。

那天風寨的聚義堂出奇的寬敞，到處懸着血紅色的幔幕，兩側遍列兵器架，架上兵刄閃閃生光，鋒利鮮明，紅纓如血，堂中橫樑懸了塊匾額，橫寫着「耀武揚威」，筆氣縱橫，可不知是那個名家的大手筆，橫匾對下，便是張虎皮太師椅，上坐了個約莫五十左右年紀的漢子。大概就是那天風寨的寨主「子午催命」紀粲，只見他下踏緊脚深黑雪靴，身披鸚哥綠紵絲兩上領長衫，頭束雙股鵝黃英雄縧，絡腮鬍鬚，身段頎長，臉如刀削，風骨稜稜，鼻鉤如鷹，目光亦是銳利如鷹。

他左手掌輕按虎皮椅手，雙脚外分，斜踏虎頭兩側，直迫堂外，當眞是凜凜威風，不愧是黑道梟雄。

在他左右，各有三張紫檀木椅，倒有五張空着，那右側的第二張，却坐了個顴骨外聳，兩腮無肉，手脚特長，年約三十上下，腰纏十三節軟硬鞭的藍衣大漢，想必就是那「天風六煞」碩果僅存的老四「沒遮攔」杜堃！

紫檀木椅的後面，左右各站了六個長衫錦衣的中年大漢，個個手戴鹿皮手套，臉貌驃悍，兩眼份外深沉！

再後，便是屏風，上壓血紅幔幕，左右亦懸着同色幔幕，屏風上畫嘯虎，咆哮山林，栩栩如生。驟看去，彷彿便要奪林搶出！

偌大的聚義堂，却竟就只有這二七一十四人，其餘別無他人在！人少，地方却寬闊，襯上幔幕觸目的血紅，氣氛便特別來得詭異莫測，陰森肅殺。

楊殘擧步踏入，首先便看到了那筆直站在椅後的十二個長衫錦衣大漢，脚步陡住，臉色亦變，厲聲突喝道：「燕雲十六寇！」

聲如霹靂，震人心魄，那十二條錦衣大漢混身陡震，不由亦微微變了臉色。

楚楓三人却是大感詫異，亦齊地止住了脚步，可想不透眼前錦衣大漢分明只是十二人，楊殘何以喝出燕雲十六寇？

也就在那刻，虎皮椅上那天風寨的瓢把子「子午催命」紀粲忽道：「紀某身後『天風十二盜』當年不錯是號稱『燕雲十六寇』，可是，折去四人便已易名，朋友看來眼生得很，只未知何以得悉敝屬昔年賤號！」

楊殘目光陡轉，落在「子午催命」紀粲臉上，突地凝住，那瞬間，他的臉色陡地變得難看到了極點，眼旁的肌肉亦起了陣顫動。半晌，倏的縱聲狂笑道：「好！好！原來是你，原來是你！」笑聲悲激，直衝雲霄，便是那堂上瓦片亦被震得簌簌作響，滿堂血紅幔幕，亦頓如風拂，波動不已！

「子午催命」紀粲猛怔了怔，輕叱道：「朋友是誰？」

楊殘恍如未聞，嘶聲狂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蒼天啊！蒼天！你莫非有眼？」紀粲變色道：「朋友到底是誰？」

楊殘笑聲突歛，冷喝道：「燕雲十六寇，『滿天飛花』唐松，可還記得當日風陵渡？」

十二錦衣大漢刹時青了臉龐，紀粲臉色頓亦劇變。驚呼道：「你……你……」連說了幾個你，却竟爾接不上話。

楊殘慘笑道：「綠鬢朱顏今盡改，可憐只有寸心丹。難怪你有眼恍如無珠！」

慘笑未已，右掌鐵戟突翻，寒芒暴閃，刷刷刷刷，接連五六戟飛削，戟鋒過處，好比刀剃。滿臉虬髯紛落，露出隱在虬髯後的臉龐。

他滿臉虬髯時，顯得威武絕倫，頗有霸王氣概。可是，虬髯盡去，却又變得瀟洒無比，直追潘安。他那種瀟洒是帶着英武的瀟洒，與粉臉書生的所謂俊俏截然迥異。此際臉色雖是稍嫌黝黑，眉宇間却仍蘊藏某種難以言喻的醉人風韻。四五十歲的年紀尚是如此，若在年輕，那還得了！

不過，這張瀟洒無比，直追潘安的臉龐，映入「燕雲十六寇」殘餘的十二人眼中，却好比當胸便是兩拳，齊齊驚呼失聲，半步退出，那易名紀粲的「滿天飛花」唐松反倒平靜了下來。有氣無力的道：「好！好！你到底又找到來了！」

楊殘冷笑道：「你大概不會否認你便是『滿天飛花』唐松！」

唐松淡淡道：「唐某人尚不至如此沒種！」

楊英在旁早已咬牙切齒。此際忽問道：「爹，可就是這等賊子？」

「不錯！英兒，你好生辨清楚！」楊殘點頭說着。語聲突變，厲喝道：「『滿天飛花』唐松！」

「滿天飛花」直了直身子，不徐不疾的道：「你待怎樣，『武潘安』南平！」

「『武潘安』南平！」楚楓在旁臉色突變，驚呼失聲，連退兩步。

路霜亦變了臉色，打從楊殘臉上以戟落鬚起，她那秋波便瞬也不瞬的追視在楊殘臉上不曾稍移！

楊殘不意楚楓在旁失聲驚呼，怔了怔，便問道：「楚老弟有甚麽事？」

楚楓尚未接口，旁邊路霜忽地輕咳了一聲，顫聲道：「敢問楊兄……」

楊殘應聲回首，道：「路姑娘有何指敎？」

路霜接道：「敢問楊兄，七年前可曾到過晉北白狼溝？」

楊殘臉微變道：「七年前楊某不錯是到過晉北白狼溝。姑娘姓路，莫非……」

路霜凄然截道：「我……我爹便是『霹靂火』路天豪！」

楊殘臉色再變，張口結舌，竟爾不出話來！

「這……這未免太巧了。咳！咳！」那邊楚楓乾咳兩聲。忽問道：「楊兄當眞是昔年洛陽的『武潘安』南平？」

楊殘如夢初醒，啞聲道：「不錯，楊某……唉！習慣已久，畢竟難免疏忽。不錯！某家本是洛陽『武潘安』南平……」

楚楓慘笑道：「南兄試想想，可還記得十多年前關外楚家莊……」

「武潘安」南平瞳孔驟縮，臉如土色，身子亦起了顫抖。失呼道：「你莫非便是『風雷劍』楚霸的兒子？」楚楓無言點了點頭。南平恍如頓遭重擊，脚步踉蹌，路霜却亦早已呆住！

南英眼也幾乎直了，那臉色直變得比紙還白，便連「滿天飛花」唐松等亦被這突然而來的變故驚得張口結舌。刹那間，聚義堂裏的空氣彷彿凝住了。

仇恨無涯

死寂，難堪的死寂，不尋常的死寂！風穿堂戶，拂起了那鮮紅觸目的幔幕，就彷彿是一團團，一灘灘滾動着的血！

南英只覺心頭如壓重鉛，苦悶難抑。忍不住發出聲驚天動地撕心裂肺的狂嘯！

嘯聲未絕，他眼裏已是熱淚盈眶！

衆人突吃了驚，如夢乍醒。各人各長吁了口氣。沉重的殺機，瞬又彷彿壓在堂

上！

楚楓，路霜雖仍在「武潘安」南平身側，南平卻只覺得彼此間多了道深不可測，亦不可攀赴的無形裂溝。他心頭陡地感到了前未有過的肅索落寞。那標槍也似直的身子竟爾變的有點佝僂，不覺以戟支地，喃喃道：「蒼天……蒼天……」

「蒼天！蒼天！你道蒼天可不是眞的有眼麽？」「滿天飛花」唐松陡地爆出連串得意已極的笑聲。目光轉望向楚楓、路霜時，卻連眼也笑了。突半站起身子，抱拳道：「楚、路兩賢侄，幸會！幸會！」

楚楓、路霜怔了怔，同時叱道：「住口！」

唐松不動聲色，坐回椅上，道：「唐某人當年與『風雷劍』楚霸楚兄，『霹靂火』路天豪路兄可是過命交情的拜把兄弟，叫聲賢侄，大概不至於太過……」

楚楓厲聲截道：「胡說，家父乃是退隱關外的武林名劍，豈會與你這等賊子稱兄道弟！」

路霜可沒有作聲，卻想起乃父那種驃悍兇煞的作風，當年眞的曾爲劇盜亦未可知。

唐松無意識的笑了笑。淡淡道：「好個退隱關外的武林名劍，楚賢侄可曾想過令尊身處關外偏僻，既非長袖善舞亦無所經營，何來偌大的家產？」

楚楓頓時爲之語塞，唐松接問道：「令尊可是每年總有幾個月隻身入關，托言販賣貨物？」

「是又怎樣？」楚楓瞪眼道：「不成入關便是去幹那綠林的勾當！」

「好說！好說！」唐松緩緩道：「隻身入關，便眞的販賣貨物，所帶又能帶多少？所賺又能賺得幾何？這樣簡單的道理，賢侄也莫非猜想不透？說老實的，令尊每次入關便是與路兄和某家相會，聯手去幹那沒本錢的買賣！」

楚楓怒道：「你……胡說！」聲音卻有些岔了。唐松只笑不語。「武潘安」南平在旁嘆道：「楚老弟，這可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楚楓臉色驟變，身子亦起了陣顫抖。他知南平那樣的人，除非是事實，否則斷不會亂說的！

南平接道：「十多年前，武林道上，羣雄紛起，英雄並出。大江南北，草莽遍走龍蛇。不知何故，南北兩道綠林，突生齟齬，勢同水火，分組聯盟，欲爭長短，問鼎江湖。其間卻有三人偏偏例外，那三人本是流竄各地的獨行劇盜，卻不知機緣巧合抑或怎樣，不久竟連成一氣。南北綠林外，別豎一幟。那，那便是『風雷劍』楚霸，『霹靂火』路天豪，『滿天飛花』唐松三人……」

「滿天飛花」唐松突截道：「三人生死存交，楚兄居首，風雷劍稱雄，路兄第二，狼牙棒下無活口。某家暗器見長。此外別無所識，偏居最末。威名震九州，人稱『天外三煞』。」

南平冷道：「行踪飄忽，來去無跡。刦的是名門鉅商，心狠手辣，令人髮指，不刦則已，刦必刀刀誅絕，鷄犬不留！」

唐松微喟道：「卻是迫不得已，咱等三人不慣幪臉，若不狠辣，不難教人認出，亦難保官府行文天下，畫影圖形，咱等雖是不怕，可不能讓行動受束，處處惹人避忌！」

楚楓路霜可想不到乃父有那麽的狼藉聲名，心頭陣陣發寒，禁不住將頭垂下！

南平迫視着唐松，冷哼道：「迫不得已，又是迫不得已。好藉口！你可曾想想『天外三煞』爲這迫不得已，先後傷了多少人命！」

唐松淡淡道：「誰有這閒心去數！」

南平怒極反笑，道：「咱家倒清楚得很，『天外三煞』出道不出五年，先是魯南李家，接而燕北龍家、浙東金家、南昌許家、襄陽趙家、合肥孫家，計六家鉅商名門被刦，死人千二百口有餘，商賈豪富，不論南北，盡皆震驚，惶惶不可終日，南某不免亦掛上了心，須知南某雖非武林中的名俠，南家可是……」

唐松截口道：「名門中的名門，鉅賈中的鉅賈，富可敵國，天外三煞若是錯過，豈非有眼無珠的瞎子！」

南平慘笑道：「咱家又豈不知，惟是幼隨名師，練就過人本領，雖無心武林，淡薄名利，兩隻鐵拳，三尺青鋒，卻已會盡九門十三派，打遍江湖無敵手，只道『天外三煞』不敢輕捋虎鬚，到底不免有疏忽，那知，有日方帶了幼子在往隣府省親，三煞便已臨門……」

唐松淡然笑道：「可知某等懾於你南某人的聲名，已在左右窺伺了三月有多，當日某等尾隨你出了東城，算準你不會猝然回頭，方敢折返動手！」

南平恨恨道：「咱家接得消息奮夜趕返家門時，家門已被烈火吞噬，化爲瓦礫，滿門二百七十三口無一倖免，屍橫遍地，幾盡燒成焦炭！」

楚楓路霜霍然抬首，猛打了兩個冷顫，南英眼中卻盡是怨毒之色，緊咬下唇，是咬得那麽的用力，直咬得鮮血從牙縫裏汨汨流出！

南平兩排鋼齒亦是咬得格格作響，頓了頓，接道：「咱雖知道『天外三煞』下的毒手，可是，只聽『天外三煞』的惡名，三煞到底是誰，卻又全無印象，亦未嘗有人說過，只道茫茫人海，無處追尋，可幸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唐松長歎截道：「那本是某等最後一次做案，得手之後，便分贓散夥，各自遠走高飛，洗手歸隱，每次下手，某等都是毁屍滅跡，連帶附近人家，若是敢胆多事，偷窺張望，也不論人畜，一併格殺勿論，該是神不知鬼不覺，偏就在這最後一次，某家一時不愼，竟讓一人帶鏢負傷越牆逃走，某家只道鏢上淬毒，他必死無疑，加以分身不暇，沒有去追趕，事後更忘了去搜索，起回他身上的淬毒柳葉鏢……」

南平恨恨道：「那是咱長子南傑！」

唐松怔了怔，道：「難怪身手如此不凡，諒必你就是憑他身上嵌着的奇形柳葉鏢，知道了『天外三煞』的來歷！」

南平歎道：「你可知咱家抓着那柳葉鏢，連闖三省二十六寨，追問了近五十個綠林盜魁，費時半載，方才追出了鏢主人是你『滿天飛花』！」

唐松道：「某家習慣是殺人之後必盡起回所發柳葉鏢，知道的人簡直少之又少

，你能夠追得出已經是不易的了！」

南平接道：「你又可知咱家再又費時三月，始找到你在燕北的住處！」

唐松道：「可幸某家外出未歸……」

南平冷笑道：「你雖不在，可是你堂弟唐虎卻在，他使的好『飛花手法』！」

唐松悶哼道：「若是好，你焉還有命在！」

南平道：「他兇煞、惡煞，倒像是個寧死不折的硬漢，可是，咱家破了他『飛花手』，斷他兩臂後，他便甚麽也說了，他知道的可不少，『天外三煞』的另兩人是誰，家住那裏，說的清清楚楚，咱家固亦不忍取他性命！」

唐松怒道：「畜牲壞事，你饒得他，某家可容不得他，回家之時，便已將他斃在掌下，那時起，某家便連親人也不敢相信了！」

南平道：「咱家本待在那裏等你返家，又怕那裏人雜，早已有人乘亂溜出，趕去給你消息，難保你不去知會楚、路兩人躲避，加以心急如焚，便等也不等，連夜飛騎出關！」

唐松點點頭道：「你猜得倒不錯，某家那刻雖在『燕雲十六寇』的寨子裏喝酒，卻已有人報了上來，倒使某家大吃一驚，急潛返家門附近，恰好見到你飛騎走過，某家心裏頓感詫異，亦暗暗猜想得到有點不對路，忙責問家裏人究竟，那之後，一如你所料，某家掌斃了那畜牲便輕身上道，匹馬急奔楚家莊，老楚住的較近，是不？」

南平道：「無論如何，你是快不過咱家的，那幾日間，咱家不過稍稍歇息，便又趕路，跑折了十七騎健馬，日以繼夜，馬不停蹄，終於尋着了楚家莊，找到了『風雷劍』楚霸！」

唐松佯歎道：「老楚可遭殃了……」冷眼瞟向楚楓，只見楚楓混身陡震，緊緊的咬住牙齦，臉上浮出痛苦的神態！

南平長吁了口氣，道：「咱家離開了楚家莊，便逕去找路天豪，不想竟與你相逢道左，只恨咱家未識你就是唐松，不然，豈讓你活到如今！」

唐松不禁失笑道：「某家那刻可駭得身也僵了，豈知你馬不停蹄，急掠而過，心頭鬆過了氣，不免又覺得詫異，亦想不到你竟爾搶先了兩日有多，直呆了半晌，及至想到何不趁機賞你幾支柳葉鏢時，你卻已走得無影無踪，某家知你必是去找路天豪，老楚諒亦無倖理，忙亦折返，並抄了捷徑……」

南平冷哼說道：「倒先了咱家日半有多！」

唐松道：「可知某家亦換了好幾十騎健馬！」

南平接道：「那倒害咱家多奔波了三年，直到七年前方始從晉北劇盜『過天星』的手下裏探得了他的消息，找到白狼溝，那夜……」

路霜凄然截道：「那夜是中秋！」

南平呆了呆，又接道：「白狼溝後半載，咱們又找到了你，你是在風陵渡附近與『燕雲十六寇』開山立寨，卻竟肝胆照人，快人快語，敢作敢爲，好歹亦說得上是條漢子，滿以爲三煞的老三亦是如此，遺言翌日拂曉會於風陵渡口，便飄身出寨，那知你竟是個無恥的卑鄙小人，當夜找到了咱家投宿的客棧，突施暗襲，縱火焚燒不特已，更着令『燕雲十六寇』在客棧外率衆佈下強弓硬弩，不管人畜，只要踏出客棧半步，便亂箭射殺，咱家當時若不是帶着幼子在旁，就拚捨性命，也得搏殺了你這畜牲！」

唐松桀桀笑道：「若不是探知你帶着孩子，難以兼顧，某家便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粗率胡來，可惱某家也走了眼，滿以爲你自命英雄，必會大門走出，是以親率十六盜的十二個等在門外，誰想你走的竟是後路！」

南平道：「咱家可不是斤斤計較於形式的所謂英雄，你既爽約在前，咱家又何必拘泥於後，被火驚醒後咱家便不住往門縫外望，見你敢胆當門喝戰，又豈想不到你必有所恃，你不着人縱火亂箭射殺外出人等，使出種種令人切齒痛恨的卑鄙手段倒還罷了，既已使出，咱家又豈會不知你是何樣人，若是再英雄下去，輕身赴險，豈非呆子，你想不到咱家會走後路，當然不會想得到咱家手抱幼子，身中三箭，仍有力穿出箭網，搏殺『燕雲十六寇』的四人，奪圍逃出！」

唐松咬牙道：「只恨時間倉猝，來不及在箭上淬毒，不然，你豈有命在！」

南平道：「咱家又豈不知你心有不甘，奮夜率衆搜索！」

唐松憤憤的道：「你躲的倒好啊！」

南平道：「好可說不得，只是逃入了深山，以咱家半生英雄，倒未試過如此狼狽，足足半個月有多，喝的是山泉，食的飛禽走獸，固亦無心修飾，不覺便變了樣子，武雖武，可潘安不起來了，咱家知道，你連被咱家找上兩次，是必如鳥驚弓，隱名沒姓，咱家若是仍以老樣子去找，明暗懸殊，恐怕未到已先覺，只有徒遭暗算的餘地，於是也懶得去理會，聽由那臉龐長年曝晒日下，管它紫紅了臉膛，虬鬚覆蓋，索性亦改姓換名，棄劍易戟，可恨茫茫人海，無處追尋，履南走北，空闖出了個『近妖者殺』楊殘的外號。」

唐松冷笑道：「找不到某家，卻遷怒於別人，又是那門子的好漢！」

南平振聲道：「南某人俠義傳家，只是平日鮮在江湖走動，未知綠林賊匪所作所爲，俱足令人髮指，便縱沒有變故發生，南某人若敎有日得睹你等賊匪如此跋扈橫行，亦是義不容辭，挺身拔劍！」

楚楓路霜聽在耳裏，只覺滿腔熱血沸騰，忍不住齊喝了聲：「說得好！」

唐松怒道：「好個屁！姓南的寃家路窄……」

南平縱聲狂笑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唐松不由亦狂笑道：「好個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莫忘了楚路兩家後人就在你身旁！」右掌乍起，水平緩緩遞指楚楓兩人！

南平笑聲突斷，楚楓卻急喝道：「唐松！你道楚某會助你天風！」

唐松轉過目光，笑道：「楚賢姪何出此言，令尊與某家生死存交，姓南的又是你家仇人，常言道得好，父仇不共戴天，

你不助天風又助誰人，若是不滿某家賢姪相稱，彼此便交個朋友又何妨！」

楚楓臉寒如冰，道：「楚某可不敢高攀，姓唐的亦是莫忘了楚某掌斃天風六煞的韓龍於塞外！」

唐松淡淡道：「韓龍身死只怪他技不如人！」

楚楓冷笑說道：「此言豈不令屬下寒心！」

唐松仰天笑道：「昔年曹阿瞞為謀關羽，不惜美人名駒，損五關，折六將，梟雄絕代，唐某人便縱不如，又何妨邯鄲學步！」

楚楓鐵青着臉道：「只惜楚某既非雲長，亦無兩嫂安危繫身，更恥與你這種賊子為伍！」

唐松笑聲漸弱道：「令尊又如何？」

楚楓不禁語塞，路霜在旁却道：「有做賊的祖宗，不成便得有做賊的孫子！」

唐松變色道：「你兩莫非要助仇敵對付天風！」楚楓目光斜從南平臉上掠過，移到唐松臉上，厲聲道：「楚某寧可有他那樣的仇敵，亦不願有你這樣的朋友！」

的確，有正義的仇敵總好過卑鄙的朋友！

路霜接道：「更不容你天風再跋扈橫行！」

南平南英父子齊喝聲：「說得好！」

唐松臉上陣青陣白，怔怔的望着楚楓路霜，先刻的得意，早已走得乾乾淨淨，怔了半晌，倏的狂笑道：「好，好！可莫要後悔！」

路霜楚楓齊道：「早已三思！」

唐松狂笑道：「好，好，某家便連你這兩個小畜牲也宰了！」語聲突變，厲喝道：「暗器伺候！」霍地站起身子，反手甩下長衫，露出裏身黑緞密扣勁裝疾服，只見他身上並無兵刃，左右腰兩側却繫了個豹皮革囊，兩腳小腿，兩手肘上亦不例外，却遠比腰際的兩個豹皮革囊細得多！

幾乎同時，那「燕雲十六寇」的十二個亦齊卸下外披錦衣，個個裹身一色錦緞勁裝，背插長刀，攔腰左右亦是繫着兩隻豹皮革囊！

「沒遮攔」杜埜亦直起了身子，輕振緊身藍衣，解下纏在腰間的十三節軟鞭，握在右手，這「天風六煞」碩果僅存的一煞，一直默默的呆坐着，木無表情，亦根本沒有他插口的機會！

「武潘安」南平目光斜從十二個錦衣大漢腰際掠過，沉聲道：「『天風十二盜』果非『燕雲十六寇』時的吳下阿蒙！」

那十二個錦衣大漢不約而同，齊地冷笑一聲！

「滿天飛花」唐松却桀桀怪笑道：「經某家五載苦心調教，豈可同日而語，姓南的，風陵渡前箭射你不死，只為了沒有淬毒，今日你不傷在柳葉鏢倒還罷了，否則，嘿嘿！某家只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南平道：「南某人倒要見識見識！」

唐松冷眼斜瞟南英，道：「的是英雄氣概，不怕南家從此絕後？」

南平冷冷笑道：「他若是該死的，早就死了，若不該死，總有得好活，南某膝下三子，三去其二，早已無俗念，便絕後又何妨，你若想以此要脅，可是打錯了主意！」

語聲甫落，南英已長笑接道：「怕死的便不是南家的子弟，你若有本領，不妨拿刀架在你家少爺頸上，看你家少爺可會皺一皺眉頭！」

南平莞爾道：「英兒此言差矣，他便眞叫你少爺你也應不得的，南家寧可多養兩頭豬狗，可養不得這種奴才！」

唐松怒極反笑，轉望向楚楓路霜，尚未說話，楚楓已叱喝道：「要動手便動手，廢話什麽！」

處處碰釘，唐松不由得老羞成惱，厲聲喝道：「不要命的便上！」兩手疾翻，電光石火間，已各戴上了隻鹿皮手套！

喝聲未了，南平已飛身竄上，直竄丈許，到了聚義堂中！

十二條錦衣大漢不待吩咐，兩手陡落，齊按在腰際左右的豹皮革囊上，唐松却直似未放在眼內，手反向外分，不過，以他這樣的暗器名家，又何須裝腔作勢！

「沒遮攔」杜埜却忙橫移出半丈，免得阻碍身後錦衣大漢暗器出手，亦防暗器無眼傷着了自己！

南平身形亦止，將戟翼分左右，斜斜遞出，持戟兩手畢露青筋，脚步由促放緩，兩脚緩緩移動，靴底直擦得脚下青磚吱吱作响，竄出時魯莽無比，可是此際，却又穩重絕倫！

他臉寒如鐵，虎目暴睜，疾從各人臉上掃過，突喝道：「南某在此，誰敢上來動手，唐松！」

聲如天外霹靂，神態更是威猛無儔，這名震九州的武林大豪，的確有其懾人的威力！

各人只覺得耳際嗡嗡作响，却竟無人敢出手！

唐松那面色亦微微變了一變，右掌霍地緩緩抬起，厲聲道：「唐某人在此候教，倒要看誰敢胆上來取某家頸上人頭！」

「楚某！」楚楓口喝了聲，颼地飛身竄上，其急如箭，瞬巳掠過南平身旁，南平只恐他有失，亦刻意要親手刃仇人，忙縱身追了上去！

唐松豈容兩人近身，右掌急落，左右兩側十二條錦衣大漢齊發出了聲輕叱，兩手暴翻，百數十枝三寸不到藍汪汪的柳葉鏢，飛蝗般暴射而出！

刹那間，只見漫空寒芒飛閃，嗤嗤破空之聲不絕於耳，楚楓南平兩人身外，彷彿突然多出了道亮晶晶的網，疾向兩人網了下去！

兩人去勢頓止，南平雙戟齊飛，左封右拒，前遮後擋，緊緊護住身子，楚楓長劍繚繞，亦是舞得風雨不透，同時脚下仍不忘偷步迫上！

那十二錦衣大漢暗器手法雖然不如夏無風來得靈巧，却已非尋常可比，兩手乍翻即收，第二把柳葉鏢便又扣在掌裏，揚腕擊出！

「滿天飛花」唐松却仍不動，他的門下巳是如此不凡，他這個暗器祖宗若是出手，那還得了！

楚楓南平亦不禁暗暗吃驚，邊封擋擊來柳葉鏢，邊急急移步迫上，要知道暗器宜遠不宜近，若是貼了上身，「滿天飛花

」唐松再厲害也兇不出來了！就在此際，唐松兩掌突翻，「啪」的左右相互交擊。

楚楓南平冷眼瞥見，只道唐松暗器便要出手，不約而同，齊地吸了口氣，穩住身形，等候接那驚人的飛花一擊，那知，他兩氣吸未巳，脚下踏着的青磚地面陡地裂開，兩人眞氣下沉，欲拔不得，立時跌了下去！

有誰想到，那足有丈許寬闊的青磚地面竟是嵌在個塊翻板之上，唐松的兩掌互擊竟是兼有誘敵、傳訊的雙重作用！

南平兩戟沉重，身形更快，那瞬間，他心裏陡地閃過了念頭，動念未巳，他右戟巳翻，戟鋒向下，搶在下墮身子之前！

不過刹那，他那鐵戟的戟鋒便巳觸到地面，那陷阱，深竟不足兩丈，陷阱底下，嵌滿尺許兩尺長的尖刀，刀尖向上，藍汪汪的，竟是淬了劇毒！

普通陷阱固是越深越妙，跌人不死也可敎他出不得生天，可是，底嵌尖刀的陷阱却是愈淺愈好，只因為淺一分，跌下的人生機便少一分！

唐松的機心亦可謂巧絕、毒絕，若不是有來路那毒刀陷阱在前，恐怕南平經驗再豐，亦難以在刹那間突生警惕，倖免於難！

南平，好南平，右戟觸地，人巳借力彈了起來，左戟斜飛，撞向旁邊的石壁，一點一劃，可幸那陷阱四壁是用巨石砌成，留有不少縫隙，他那左戟一點不着，一劃却巳劃到了一條石縫，立時嵌了入去，他人便借戟懸起了身子！

幾乎同時，楚楓身子亦落，南平手急眼快，口喝道：「小心！」右戟突翻，橫裏暴出，截住了楚楓的腰身，楚楓立時凌空翻了一個觔斗，變作頭下脚上，他耳聽喝聲，巳知必有蹊蹺，視綫亦瞥見了刀光，倉猝間，不失敏銳，右手暴長，劍搶身前，點在地上，借力提身，猛又翻了個觔斗，頭上脚下，劍突翻鞘，右手連抓幾抓，終於攀住了條石縫，懸在半空，脚下幾乎巳觸到了刀鋒，說險，當眞是險到了極點！

那瞬間，陷阱口的兩塊翻板巳闔了起來，底下頓如漆黑，只有那淬毒的刀鋒閃爍着暗淡的燐光！

楚楓吁了口氣，微喟道：「彼此巳是仇敵，你為什麽還要救我？」

南平淡淡道：「不為了甚麽！」

楚楓怔了怔，喃喃說道：「不為了什麽！」

不為了什麽，這道理可不是一如他不巓助天風寨對付南平父子那樣麽？

浪生半途，吳楚共濟於舟，人，在暴力在壓迫，死亡的威脅下，那還有仇敵、朋友之分！

黑暗裏，刹時靜了下來，只有輕輕的呼吸聲，單調地此起彼落！

半响，南平陡地深吸了口氣，兩臂暴振，左戟突從石縫脫出，右戟疾向下沉，猛點在地上，借力使刀，往上直拔起身子，其急如箭，兩戟相翻，齊撞在陷阱口的翻板上……

× × ×

路霜，南英本在旁掠陣，突見楚楓兩人跌落陷阱，不禁驚呼失聲，齊齊飛身搶上！

十二錦衣大漢柳葉鏢方待出手，「滿天飛花」唐松突喝止道：「且慢！」

衆人忙挫住手腕，路霜，南英亦掠到了陷阱邊緣，那兩塊翻板却巳迅速闔上！

兩人陡地呆了呆，抬起頭，恨恨的瞪着唐松！

唐松迫視路霜，桀桀怪笑道：「陷阱深不足兩丈，底下滿嵌尖刀，刀鋒淬毒，見血封喉，他兩身子直落，頭上脚下，豈可倖免，必死無疑，賢姪女，你若是降了天風，某家念在昔日與你父生死存交，總會放你一條活路，不然，嘿嘿！」冷笑了兩聲，突又舉起右掌，道：「只要某家手掌一落，你便得命喪當場！」

語聲未了，南英巳從路霜身側躍開，眼裏亦露出了敵意，路霜直似未覺，她只道楚楓巳是遇害，又悲又憤，尖聲慘笑道：「姓路的雖是女兒家，可不是生死可威脅得到的，你祇管下手！」

唐松悶哼道：「視死如歸，不愧豪氣干雲，只是忠言逆耳，却又未免太過愚蠢了……」

路霜厲聲截道：「少說廢話，姓路的今日便三步濺血，亦決不會向你求饒！」

唐松臉色頓變鐵青，右掌便待落下，那知，就在這生死俄頃，平地倏的爆出了「轟」的一聲巨震，陷阱右側的那塊翻板猛可連板帶磚疾飛了起來，南平身形亦現，突自陷阱穿出，人在半空，擰腰折身，

拋肩甩臂，兩戟陡脫翻板，右脚暴飛，猛踢在板上，整塊翻板立時「呼」的激飛，斜向左側那六個錦衣大漢撞了過去！

變生剎那，那六個錦衣大漢不禁驚呼失聲，慌忙躲閃，可是，那翻板實在來得太突然，亦太快，瞬已撞到，當中三人閃避稍慢，板已撞上胸膛，各各狂吼了一聲，口噴鮮血，連人帶板，倒搶三步，仰身便倒！

南平却藉那一踢之力，連翻兩個觔斗，飄身落地，幾乎同時，楚楓亦已拔身穿出陷阱，他半空身形未落，便踢脚提身，折向右側，劍隨拔在手裏，急如驚虹，直取天風六煞的「沒遮攔」杜堃！

杜堃冷不防吃了驚，騰身急退七尺，讓過如虹劍擊，掌中十三節軟鞭抖得筆直，迎了上去。

路霜、南英眼看楚楓兩人脫險，齊發出了聲歡呼，兩劍並出，分撲左右！

南英撲向左方，剎那已追上了個錦衣大漢，劍逾星火，飛刺咽喉，那錦衣大漢方避開撞來翻板，驚魂未定，兀自回頭張望，及自覺察寒意侵肌，驚呼閃避，劍已穿過了他的咽喉！

南英不假思索，突起右脚，踢飛屍身，青鋒再展，截住了另一個錦衣大漢，人已近身，那錦衣大漢如何還用得暗器，急拔長刀抵擋。

路霜却是竄往右側，輕捷如燕，人未到，劍未出，纖足却已先飛，接連三脚，猛將擋在身前三張紫檀木椅踢得飛了起來，疾向椅後的六個錦衣大漢砸去！那六個錦衣大漢刀已出鞘，拔在手裏，本欲分別接應杜堃、唐松兩人，那知身形未動，三張紫檀木椅已砸了過來，各各驚叱了聲，騰身急避！

路霜長劍接上，削向右邊的一個錦衣大漢，那大漢可想不到第一個遭殃，一聲驚呼，慌忙迎刀架去，可是，刀勢才出小半，路霜掌中青鋒已劃開了他的胸膛，鮮血飛激……

南平豈會後人，身形乍落又起，飛竄丈外，兩戟齊出，却是直取「滿天飛花」唐松！

唐松意外又意外，驚奇又驚奇，可想不透楚楓兩人怎樣脫的出身，右掌竟呆在半空忘了放下，那心念方轉，眼旁却已瞥見南平連人帶戟直竄了過來，不禁大驚失色，怪叫一聲，踢脚拋肩，身子凌空猛翻了個觔斗，翻到椅後！

南平兩戟走空，身形乂起，噗的跳到虎皮椅上，右戟接翻，迎頭劈落！

唐松耳聽破空風聲，兩脚着地未穩，人已向後飛閃退出，砰的撞在身後屏風上，那塊屏風剎時倒了下來，直撕裂好幾塊帶在屏風上的血紅幔幕，唐松右掌乍翻，已抄了塊幔幕在手，疾向南平甩出，南平生恐他乘隙發出柳葉鏢，右戟急振，挑飛甩來幔幕，幾乎同時，左一右二，三條錦衣大漢已舞刀撲了過來，三刀幷起，刀光有如匹練暴閃即至！

南平輕叱了聲，搶在刀先，突從椅上拔起了身子，三刀走空，立時劈在虎皮太師椅上，那三條錦衣大漢急挫腕收刀，可是南平兩脚已落，硬將那三柄長刀踩在脚下，左右戟接翻，電閃般迎頭急劈，兩條錦衣大漢首當其衝，閃避不及，頭骨立碎，血肉橫飛，剩下的一條錦衣大漢不禁魄散魂飛，不暇多想，棄刀急退，南平冷喝了聲，猛從椅上躍落，人在半空，兩脚突起鴛鴦，那錦衣大漢避得了第一脚可避不了第二脚，直被踢得飛起來，斜飛丈外，扎手扎脚的疾向那陷阱跌了下去！

陷阱底下剎那响起了慘厲已極的一聲慘呼，南平亦不由得打了個冷顫，兩脚落地，急轉過身子，却見唐松人已橫竄丈外，兩手指縫，藍芒閃閃，已扣上了淬毒柳葉鏢，忙收攝心神，只看唐松「滿天飛花」的手法怎樣出手！

那瞬間，唐松亦已看清了形勢，却發覺「天風十二盜」已有八人喪命，剩下的四個連帶「沒遮攔」杜堃則分被路霜、南英、楚楓截住廝殺，技不如人，只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手之能。形勢可是大大的不利，他又驚又怒，暗器便待出手，又恐誤傷手下，方自躊躇不決，視綫所及，忽見南平已開始舉步向他走了過來，心頭不禁一震，亦把心一橫！

剎那，只見他的臉色愈來愈陰沉，身形半俯，左右手緩緩遊走胸腹肩脚腰側，越走越快，突化作千百道掌影，一聲輕叱，暗器終於出手，百數十道寒芒，透過重重掌影，暴射而出！

他用的柳葉鏢赫然只有二寸長短，較夏無風用的少上許多，可是，手法的詭異却不知遠勝多少倍，那百數十枝柳葉鏢出手時急如驟雨，可是未飛及丈便相互交擊，突走弧綫，直如風飛落葉，詭異莫測，竟是同時分擊向南平、南英、楚楓、路霜四人存身的地方，威力直達方圓十丈！

南平目光銳利，見識亦是不凡，却竟看不出唐松發出的柳葉鏢要從那裏襲來，心頭微凜，暗叫了聲不好，忙振吭呼道：「各人小心！」兩脚急頓，身快如風，颯的竄到南英身旁，向南英對手那錦衣大漢當頭便是一戟！

那錦衣大漢獨戰南英已是吃力萬分，猛可見南平鐵戟擊來，不禁心胆俱喪，倏的翻身撲倒地上，「懶驢打滾」，急滾了開去！

南英方待追上，却被南平攔了下來，幾乎同時唐松柳葉鏢已到，南平喝道：「英兒小心護住身後！」兩戟飛振，急如風雨，戟影縱橫，護住了兩人身前、頭頂、左右，南英幾曾見過乃父如此緊張，豈不知厲害，慌忙舞動長劍，護住後方！

只聽錚錚錚的連串輕响，三四十枝柳葉鏢未到兩人身外五尺，已盡被劍戟蕩開，却隨又借力反彈，弧形折反，三竭而後衰！

那錦衣大漢未想到唐松竟不顧手下弟兄生死，人滾出七尺，不見對手趕上，急不及待，忙從地上躍起身子，豈知眼旁便閃寒芒，他驚呼一聲，要閃避時，兩枝柳葉鏢已分別嵌上了他胸腹面門，立時狂吼倒地，臉色瞬已黑紫，七竅黑血迸流！

那邊，各人突聽南平厲喝小心，不禁偷眼看個究竟，目光所及，剎時齊變了臉色！

「沒遮攔」杜堃反應最快，一聲厲吼，虛幌兩鞭，引開楚楓長劍，翻身暴退而出！

那合戰路霜的三個錦衣大漢亦大驚失色，虛砍幾刀，舞刀護身，急向後竄去。

路霜、楚楓齊怔了怔，互望了眼，身分左右，同時移動脚步，急靠在一起，唐松暗器亦到，兩人彷如早有默契，齊轉了個半身，背脊相貼，雙劍齊出，各護住了一方！

杜堃在天風，豈不知唐松暗器詭異絕毒，邊退邊驚，猛可瞥見一個錦衣大漢疾竄了過來，心頭毒念頓生，霍地迎上，右掌軟鞭陡出，蕩開長刀，左掌接展，五指如鉤，劈胸抓住！

那錦衣大漢做夢也想不到杜堃會向他下手，驚呼未絕，人已被杜堃劈抓了起來，向上拋出，射來的柳葉鏢立時大半射在他的身上，剩下來的幾枝，杜堃閃躍騰挪，軟鞭飛舞，總算亦躲閃封擋了去，他倒抽了口冷氣，在一條柱上靠了下來，兩脚幾乎發軟，手心更是捏了把冷汗！

「天風十二盜」殘餘的那兩個錦衣大漢雖亦心狠手辣，機智可不如杜堃，亦沒有楚楓路霜風雨不透的劍術，舞刀狂走不及丈半，便已被柳葉鏢擊在身上，慘呼倒地！

「滿天飛花」唐松第二把柳葉鏢緊接出手，悉數擊向南平、南英，右掌却暗扣下了三枝，直等那兩把柳葉鏢觸到了劍影戟鋒，方才屈指彈出，却是擊向南平身前七尺的地上！

南平眼看唐松柳葉鏢盡向己發，心頭震驚，兩戟飛舞愈急，當眞是風雨不透！

柳葉鏢回還三擊，俱被鐵戟砸飛，勢子亦絕，紛紛墮下，南平暗鬆了口氣，兩戟戟勢不覺緩下！

就在那刻，那擊在地上的那三枝柳葉鏢已擊實，突地斜裏向上彈起，去勢更急更勁，分擊向南平兩肩胸膛，南平的反應亦不可謂不驚人，眼前乍閃寒芒，兩戟已飛，砸飛了擊向胸膛左肩的兩鏢，却擋不了右邊，剎那，那支柳葉鏢已擊在他右膀下！

南平當機立斷，左戟突翻，猛向右膀削落！

戟鋒過處，老大的一塊肉立時連鏢從他右膀飛落，「噗」的跌在地上，不過剎那，那嵌着柳葉鏢，本是鮮紅觸目的肉塊已變成了紫黑色！

南平右膀頓時鮮血淋漓，幾可見骨，他却恍如未覺痛楚，連眉頭也不曾輕皺一皺！

毒蛇纏膊，壯士斷臂，那鏢若是入深幾分，便齊臂斷去，想必他亦不會躊躇！

唐松第三把柳葉鏢已扣在手裏，眼看南平右臂負傷，更不猶豫，揚腕擊出！

剎時漫空寒芒飛閃，顯而易見，更多更密！

南平右臂已傷，兩戟斷難飛舞如故，眼看便得遭殃，身後的南英又豈能倖免！

却就在那瞬間，楚楓路霜已將擊來柳葉鏢悉數劈落，亦看到了南平右臂負傷，情勢危急，楚楓想也不想，大喝一聲，連人帶劍，奮不顧身，疾撲了過去，路霜亦不例外，霍地撕下外披氅，纖足隨蹬，飛身竄上！

那百數十支柳葉鏢瞬已凌空相撞，擊向南平，幾乎同時，風氅亦已飛到，倒有半數柳葉鏢擊在氅上，風氅輕軟，無可着力，巧勁頓失，連帶風氅，斜飛落地！

楚楓路霜兩人亦先後奪到，兩劍並出，剩下來的那半數柳葉鏢幾乎盡被兩人接下，只餘有限的幾支向南平飛去！

南平只覺眼裏濕濕的，也不知是傷感抑或喜悅，突喝一聲，忍住痛楚，拚運全力，用手擲出右掌戟，左戟翻，接下其餘的幾支柳葉鏢！

唐松倒想不到楚楓路霜竟奮不顧身橫裏插手，又是意外，又是懊惱，兩手疾翻，已扣住了另兩把柳葉鏢，方待揚腕擊出，視綫及處，猛可瞥見漫天寒芒裏閃出了支鐵戟，直向存身地方疾飛了過來，他此驚非同小可，拔身急避，可是，那鐵戟却是南平傾全力擲出，豈比尋常箭矢，他若是乍見鐵戟脫手便閃倒還罷了，戟挾寒芒，已在半途，其急如電，又豈容他閃躲得去！

他身形方動，那鐵戟便已飛到，「噗」的插入了他的胸腹，去勢未竭，直將他撞出半丈有餘，連人帶戟，奪地釘在一條柱子上！

鮮血有如箭矢標出了他的胸腹，他空扣兩手柳葉鏢，竟已無力發出，慘呼未絕人已氣絕身亡！

那邊「沒遮攔」杜堃直看得混身毛管倒竪，環顧左右，只剩自己孤身一人，那裏還敢多留，騰身飛躍，急向聚義堂外竄出！

楚楓等亦已將柳葉鏢悉數擊落，冷眼瞥見杜堃逃走，不約而同，齊齊截上，南平雖是右膀負傷，却仍搶在衆人之前，身快如風，瞬已截住了杜堃！

杜堃倉猝間仍不失敏捷，十三節軟鞭陡抖，迎頭劈落，南平左膊猛振，揚戟擋去！

剎那，戟鞭相交，南平左膊突翻，連繞幾繞，柄鋒月牙已扣住了那軟鞭，向後揮出！

杜堃整個身軀立時帶得離地飛了起來，不由得心胆俱喪，怪叫一聲，急鬆手棄鞭、踢脚、折腰、提身，風車般淩空猛翻觔斗，斜飛丈外，已到了聚義堂邊，身形乍落，陡地厲聲喝道：「在外的兄弟聽着，堂裏頭殺！」

那等在石階下的二百來個黑衣大漢早被嚴令未得吩咐，不得擅動，根本不知聚義堂裏頭怎樣情形，這下聽得呼喚，倒沒有躊躇，長刀紛紛出鞘，人人爭先，奔上石階，衝向聚義堂。

杜堃就是打算用那二百來個黑衣大漢擋住南平等人，好使乘亂逃走。那知他喝聲方罷，人尚未向外竄出，楚楓路霜兩支長劍已然齊齊脫手，勢若驚鴻，其急如箭，從他後心插入，前胸穿出，慘呼未絕，身子已「噗」的仆倒！

路霜楚楓人亦接上，兩手齊出，已將劍拔回右掌，輕捷，俐落。

不過瞬間，那二百來個黑衣大漢已奔上石階，手舞長刀，紛紛殺了入來。

南平心裏倏的生出了種前所未有過的衝動。陡地發出了一聲撕心裂肺，驚天動地的長嘯聲，掄動左掌鐵戟，瘋了似向那入堂裏的黑衣大漢殺奔前去。楚楓、路霜南英亦像是瘋了，三劍幷出，咆哮着猛向

外衝，三人的心裏，都生出了種難以言喻的難受感覺。那種感覺抑壓不住，便像山洪暴發般狂湧了出來！

殺氣，沉重巳極的殺氣，剎那蘊斥於整個天地之間，風、雲，彷彿亦巳變了顏色……

× × ×

風，狂風，愈吹愈急。雪，却巳微霽。殺伐，終止！

雪地、石階、碎石路上，濺出了無數朶觸目巳極的血花。紅，血紅！

百數十具失却了生命的屍身，零落的臥倒在血泊上。斷刀滿地，殘肢無數，慘不忍睹！

楚楓、路霜、南英，南平呆呆的分立在雪地上。身上多少都帶着幾道血口，鮮血迸流，却恍如未覺痛楚，神色只是出奇的茫然。

南平鐵戟傍身，楚楓三人却是以劍支地，各人的身子不禁簌簌地輕抖着。心頭俱都沉重到了極點，使得他們非止說不出話，甚至幾乎透不過氣。

也不知道過多久，楚楓緩緩抬起了頭。望着南平，道：「父仇不共戴天……」

南平長吁了一口氣，說道：「古有名言！」

楚楓臉色突變，哇的吐出了口鮮血，路霜知他苦戰了半日，不勝負荷。又巳觸發了內腑舊創，下意識的走上去扶住了他的肩膀。楚楓身子激震，望了眼路霜，搖首道：「無妨……」

南平看得眞切，忙問道：「楚老弟可是傷了內腑？」

楚楓轉過目光，慘笑道：「拜南兄所賜，可又怪不得南兄！」

南平詫聲道：「此言何意？」

楚楓嘆道：「只怪家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當夜只道南兄必會傷及無辜，硬點了小弟穴道，塞入床下，不想他不久就跌在床上，床板壓斷，小弟在下避無可避，便傷了內腑……」

「倒是意想不到……」南平頓了頓，接道：「楚老弟舊病迸發，南某亦傷了右臂，勉強動手，誰勝誰負，都是不武。若是信得過南某，便半個月後拂曉，城東郊藥王廟再會如何？」

楚楓轉望向路霜，見路霜無言的點了點頭。便道：「悉隨尊便，十五日後藥王廟見！」

語聲甫落，兩人便轉過身子，向左走去……

他三個未至於筋疲力盡，只是南平以爲楚楓舊病迸發，身手不免打了個折扣。楚楓、路霜却又以爲南平右臂重創，巳無再戰之能。三個人有意無意間，竟爾惺惺相惜……

偌大的天風寨不會無馬。路霜楚楓不久巳找來了兩騎。駿馬嘶風，出寨門，奔徐州……

南平怔怔的望着兩人的背影，心頭陡地起了前所未有過的悔意。路天豪，楚霸無疑是該殺。可是，殺人不過頭落地，他未免做得太過了……

南英，呆呆的拖起脚步，躍上石階，走入聚義堂，拔出那嵌在唐松身上的鐵戟，扛在肩上，用火摺子在各處點起了幾處火頭。然後找來兩匹健馬，折返聚義堂前。那裏，南平仍是動也不動的怔着。

風助火勢，瞬巳燎原。烈燄衝霄，奇熱迫人。地上的冰雪，緩緩溶解。可是，南平心頭的熱血却愈來愈冷，恍惚巳凝成了冰……

× × ×

十五日，雖是短短的十五日，徐州城却巳變了樣子。到處都有了生氣，夜夜笙歌，不再是死氣沉沉的恍如鬼域！

昔日長槍鐵騎的豪士雄風，劍影鞭絲的俠客風流，不多時，又巳在街頭巷尾出現，招搖過市！

這等所謂豪士俠客在天風寨破後的第二日，便巳從太白居的店老闆口裏知道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是何等人，亦很快便分別找到了楚楓四人存身的兩間客棧。却先後被斥了出去。連恭維的說話也未來得及出口，只道是英雄都是難免如此的脾氣，心頭亦實感到慚愧，可沒有怨懟的意思，有的只是感激！

南平的臂傷漸漸痊癒。可是，平日那得意的笑聲却漸漸消沉。有時儘管在格格的笑，臉上却連半分的笑意也沒有了。他竟日足不出戶，只是緊緊的督促着南英練劍……

楚楓，路霜最初的幾日，亦是足不出戶，默默的練劍。不過，以後的幾日，兩人却不時在城內外的名勝古蹟出現。看來輕鬆得可以，并肩攜手，倒也不知羨煞了多少旁人……

半個月，十五日，終於過去！

× × ×

東方，巳露出了絲輕淡的魚肚白色，長夜雖未盡，距離拂曉，却巳不遠了！

南平振衣而起。南英亦緊接跳了起來。那知道南平霍地回身，連點了他幾處穴道！

南英冷不提防，頓又倒回床上去。南平緩緩取過鑌鐵雙戟，虎目迫視南英，道：「英兒，爲父當年亦有不是的地方，此去便是血濺七尺，你亦休提復仇，應知寃寃相報何時了，得饒人處且饒人！」

南英眼眶噗噗的滾下了兩顆淚珠。

「咄，男兒流血不流淚，有何可哭！」南英厲喝了聲，頭也不回，推開門戶，大踏步走出。可不知南英早知他必有那麽一着，躍起床時，早巳暗運內力，移側穴道，他那幾點實沒有封住，只是暫時截住了南英的血脈。不過，雖是如此，半盞茶時分，南英亦休想移動身軀！

雪又落風更寒，南平單衣如故，匹馬東去……

× × ×

風雪停停歇歇，地上的積雪，愈來愈厚。

城東郊的積雪，更厚於城內。拂曉未久，天色未明。那本是白茫茫的積雪，看上去只是暗淡的灰色，灰色，可是最淒清，最落索，了無生氣，使得藥王廟，愈發見得孤苦伶仃！

廟早巳殘破不堪，到處頹垣斷壁，風從破牆吹入，直舞得那霉爛的布幔，獵獵作響。

南平便獨立在那飛舞的布幔下，兩戟支地，面容黯淡。那標槍也似直的身子不

覺巳顯得有點佝僂。遠處，突響蹄聲，迅速移來，很快便到了藥王廟外。馬是兩匹，兩聲長嘶，南平稍直了直身子，終亦揣起兩戟！

× × ×

客棧裏，南英血脈巳解，他撕心裂肺的怪叫了聲，左掌抄起枕畔長劍，猛可從床上標起身子，直竄東窗，人未到，右掌巳先到。吧的震飛窗框，連人帶劍，颼地竄了出去！

他那身子斜飛七尺，便噗的跌在雪地，他也不管那許多，身子貼地連滾幾滾，他又標起，竄到馬廐旁邊，右掌陡落，喀的震斷韁繩，牽出坐騎，飛身上馬，急馳向城東！

楚楓、路霜兩人，肩併着肩，終於踏入了藥王廟，楚楓那劍，不知何時，巳改懸在腰際。

兩人臉容肅穆，距離南平七尺，齊止住了脚步，抱拳道：「有勞久候！」

南平深吸了口氣道：「南某亦是到了未久！」

楚楓接道：「在廟內或廟外？」

南平道：「悉隨尊便！」

楚楓喝了一聲「好」，道：「休怪放肆！」

南平道：「南某恭領，請！」

楚楓道：「請！」半步橫移，緩緩的捲起袖子，他左捲右捲，捲了老半天，竟

以未捲好，可眞想不到，捲袖子竟是那麽

路霜在旁似巳按捺不住，淡淡道：「不捲袖子也可以拔劍的！」

楚楓怔了怔道：「不錯！不錯！」右腕乍起，長劍颼的脫鞘拔出，斜向南平劃去，似乎很快，却恐怕不到平日的十分之二三，劍雖長，不過三尺半，兩人相距七尺，他脚不移步，又如何夠得上尺寸？

南平呆了呆，左戟斜斜外翻，錚的封開了楚楓的長劍，亦是沒有多少勁力。

路霜突然喝了聲：「接劍！」忽地從旁搶上，劍突出鞘，迎頭劈落，尺寸是夠了，可是劍鋒落時，却是懶洋洋的，彷彿力道巳盡，那樣子像是個沒精打采的小姑娘要動手去打她並不想打的淘氣弟弟，南平又是呆了呆，右戟翻起，迎了上去，尚不觸到劍鋒，路霜巳連人帶劍退了下去。

那邊楚楓緊接又上，兩步跨出，矮身斜腰，長劍打閃，橫裏削出，又是有氣無刀的。南平左戟下沉，便待去截，那知，楚楓巳收劍退了下去，劍突返鞘，微喟道：「不想咱家氣力巳有點不濟了……」

路霜亦輕嘆道：「劍怎地變得那麽重，倦死人了！」聲未巳，劍巳錚的納返劍鞘。

南平意外又意外，愕了半晌，到底猜到了兩人的心意，兩人實際上巳沒有意思動手了。

藥王廟裏，剎時靜了下來，三個人，視綫交投，誰都沒有說話！

就在那刻，廟外蹄聲突響，馬嘶未巳，其急如箭，突從破牆裏竄入，却竟是南英，他身形乍落，劍巳出鞘，陡地怪叫了聲，猛向楚楓兩人存身的地方撲去。

南平手急眼快，怒叱道：「你瘋了麽？」右脚疾飛，突踢在南英左邊股上，南英立時翻了個倒拔葱，連人帶劍，仆倒地上！他的反應亦不可謂不敏銳，右肘支地，霍地翻起身，望望楚楓路霜，望望南平，不由呆在當地。

楚楓路霜看在眼裏，齊嘆了口氣，早在多日，他倆便想通了，便縱殺得南平，勢必不忍下手殺南英，南英不是他的對手，故亦無可奈何，可是，絕不會就此罷休。他日……寃寃相報何時了？又何況錯在他倆的亡父，南平下手雖辣，到底情有可原，亦遠不如他倆亡父的毒辣，不然，以牙還牙，他倆又焉有命活到如今……兩人對望了眼，半聲不響，齊轉過身子，頭也不回，走出那藥王廟……

南英禁不住笑了，笑裏，却竟有淚！

南平送兩人消失，耳聽蹄聲遠去，心頭也不知是甚麽滋味，只覺得眼睛裏濕濕的，是歡喜？是傷感？誰知道……楚楓，路霜兩騎並馳出了半里，陡地停了下來。

兩人眼望眼，半晌，楚楓囁嚅着問道：「姑娘要到那裏去？」

路霜抿了抿嘴道：「不知道……」

楚楓猛咬了咬牙，鼓足勇氣，陡地握住了路霜的右手，顫聲道：「咱家雖非富有，亦薄有微產，姑娘若是不嫌……」

話聲未了，路霜巳粉臉緋紅，嚶嚀着半個身子巳縮入了楚楓懷裏……兩人再沒說話，生像說話的多餘無味。

雖是如此，兩人的心底亦陡地生出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傷感，默默暗問，復仇！復仇？

（完）

短篇武俠故事／

隆中客・文
可　飛・圖

浪子



浪子動眞情

「浪子」這兩個字，無疑有頗爲廣泛的涵義，而它的每一項涵義，可以說都是不受人敬重的，至少，它會予人以「不務正業」、「玩世不恭」的印象。

所以，正常情況下，一般人都不樂意自己被冠上「浪子」的頭銜。

但，杜沖却特別例外，他居然替自己冠上「浪子」的「美稱」——浪子杜沖。

浪子杜沖今年已經三十一歲，已經是超過「而立」之年了，却仍然是孤家寡人一個，並未婚配。

他，有很好的家世，有足够他揮霍的銀子。

他，長得器宇軒昂，一表人才。

他，允文允武，文能倚馬千言，武能活甏獅虎。

他……

他，具有太多的揚名立萬，光耀門楣的條件，却一一放棄，而全心全意去經營「浪子」這個銜頭。

皇天不負苦心人。

現在，「浪子杜沖」，已經是江湖上家喻戶曉的「名人」了。

生平懶散無大志，
一心甘做脂粉奴。

這是浪子杜沖的口頭禪，對這兩句口頭禪，他也的確是身體力行，不遺餘力。

所以，儘管他已逾而立之年，而仍然是光桿一個，但，跟他有過一段情的美姑娘，却是連他自己也攪不清究竟有多少位了。

迎娶俏寡婦

常有朋友問他：「杜沖，你的年紀也老大不小了，本身的條件這麼優越，認識的美姑娘又多，却爲何還不成家呢？」

他說：「成了家，就不成爲『浪子』啦！何況，我也還沒有找到成家的理想對象。」

當然！身爲浪子，又具有一身高明的武功，有時候，路見不平也會拔刀相助。

同時，他也會接受別人的請託而打抱不平，而且，也不接受任何酬勞。

但，他接受請託時，却須看他當時的心情好壞而定，心情好時，一口答應，心情不好時，斷然拒絕。

如果有所請託的人不想嚐那「閉門羹」的失望滋味，最好是由一位年輕貌美的姑娘家去，不論他當時的心情好不好，保證有求必應。

他……

浪子杜沖就是這麼一個怪人。

× × ×

暮春，月夜。

夜不深，銀盆似的月亮，才爬上柳梢頭。

浪子杜沖，獨個兒在繁花似錦的後花園中對月沉思。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這位「生平懶散無大志，一心甘做脂粉奴」的浪子，獨對良辰美景，能不興「形單影隻」之感嗎？

他，是不是也曾經約好了某一位紅粉知音，目前還沒趕來呢？

一名僕人裝束的中年人匆匆走來，向杜沖說道：「啓稟公子，有一位美姑娘求見。」

本來是一臉落寞神情的杜沖，目光爲之一亮，道：「好！好！快請。」

那僕人含笑道：「回公子，人已經來了……」

這個僕人當然深知他主人的胃口和個性，所以，未經請准就擅自做主，將客人帶進後花園來了。

不錯，正有一位紅衣女郎，嬝嬝娉娉地分花拂柳而來。

那紅衣女郎年約二十二三，眉目如畫，婀娜多姿，秀髮披肩，長裙曳地。

嚴格說來，她並不算太美，但却特別具有一股令人一見之下，如沐春風，如飲醇醪的親切感。

她的左手還牽着一名年約四歲的紅衣女孩。

那紅衣女孩長得有如粉粧玉琢，人見人愛，臉蛋兒也跟紅衣女郎有七成近似。

現在，那紅衣女郎和女孩已俏立在杜沖丈遠外的一叢杜鵑花旁。

含笑問檀郎，花强妾貌强？

紅衣女孩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有點兒怯生生地向杜沖打量着。

紅衣女郎却是半羞半笑，含眸凝睇，一副若不勝情的嬌慵姿態。

花前月下看美人，更別具一番風韻。

現在，正是月下，也正是花前，而紅衣女郎也的確是一位足能顚倒衆生的大美人。

所以，儘管浪子杜沖是慣於依紅偎翠，閱人多矣的大玩家，入目之下，也驚爲天人，而爲之意亂情迷地楞住了。

他，怔楞出神，居然連她身那邊人見人愛的紅衣女孩，也不曾看到。

淡淡衣裳楚楚腰，
無言相對亦魂銷。

這，對目前的浪子杜沖來說，該是最好、也最恰當的寫照了。

一旁的僕人會心一笑，悄然退走了。

半晌，那紅衣女郎未語先笑地，向着杜沖檢衽一禮，道：「杜公子，奴家這厢有禮了。」

鶯聲嚦嚦，如珠轉玉盤，悅耳之極。

靈魂兒飛上九天的浪子杜沖，總算歸魂入竅了。

但，他的靈魂已入竅，人却好像還沒完全清醒過來。

他，不知道答禮，也沒答話，只是如醉如痴地喃喃自語道：「天可見憐，我總算找到理想中的對象了……」

那副痴迷神情，眞能令人噴飯，紅衣女郎也忍不住爲之「噗哧」出聲。

由於紅衣女郎的這一聲輕笑，杜沖總算是完全清醒了。

他，好像自己也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地，訕然一笑道：「很失禮，還沒請教姑娘尊姓芳名？」

紅衣女郎仍然是未語先笑道：「奴家白冰心，『白玉無瑕』的白，『玉潔冰清』的冰，『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心。」

杜沖脫口讚美道：「好名字！人如其名，也只有白姑娘妳才配用這名字。」

「多謝杜公子誇獎！」

「不是誇獎，在下是言出由衷。」

「奴家也是衷心的感謝。」

「白姑娘夤夜光臨寒舍，不知有何見教？」

白冰心俏臉一正，道：「奴家夤夜打擾杜公子，實是有所拜煩。」

杜沖「噢」了一聲。

現在，杜沖已發現白冰心身邊的紅衣女孩了，他的一雙精目，微顯困惑地在白冰心與紅衣女孩的小臉蛋上來回掃視着。

白冰心娓娓地說道：「久仰杜公子俠肝義胆，濟困扶危，是一位能急人之急的大俠……」

杜沖含笑打斷她的話，道：「不是大俠，是一個生平懶散無大志，一心甘做脂粉奴的浪子。」

白冰心嫣然一笑道：「這些，奴家也早有耳聞。」

「白姑娘還知道一些甚麼呢？」

「奴家還知道杜公子對姑娘家的請求，由來就是不忍拒絕。」

「唔……但，那只限未婚的美姑娘，對已婚的婦女，很可能會例外。」

「這個……奴家也知道。」

「還有，在下接受美姑娘的請託，不收酬勞，但有條件，那就是這位美姑娘至少得陪我做十日之遊。」

「奴家知道。」

杜沖瀟洒地一笑道：「這是對一般美姑娘的條件，但對白姑娘妳，在下却有額外的條件。」

白冰心微微一怔，道：「甚麼額外條件？」

杜沖忽然岔開話題，道：「白姑娘，這位小妹妹好可愛啊！」

白冰心牽着紅衣女孩的左手，輕輕搖動了一下。那紅衣女孩仰臉嬌喚，道：「阿姊……」

白冰心連忙截口笑道：「小妹別淘氣，這位杜叔叔正在說妳很可愛哩！快說：『謝謝杜叔叔』！……」

那紅衣女孩向着杜沖羞澀地一笑，道：「謝謝杜叔叔！」

杜沖輕輕地吁了一口氣，道：「她……她是白姑娘的小妹？」

白冰心很自然地笑了笑道：「是的，她是奴家同父異母的小妹。」

「我……我還以爲……」

杜沖一笑住口。白冰心也沒追問，只是展示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少頃過後，白冰心才含笑問道：「杜公子方才說，對奴家有額外的條件？」

「是的，」杜沖注目接道：「白姑娘既然知道找上在下，當也知道，到目前爲止，在下還是光棍一個。」

「唔……」

「在下之所以迄今還是光棍一個，固然是由於懶散成性，不想受家室之累，但，一直沒找到理想中的對象，才是眞正的主因。」

「那麼，杜公子理想中的對象，是怎樣的形像呢？」

「像白姑娘這樣的一個美人兒，庶幾近矣！」

杜沖開門見山，說得很露骨。

但，白冰心的回答也不含糊：「奴家眞有受寵若驚之感。」

杜沖接口笑問：「眞的嗎？」

白冰心以香帕掩口媚笑：「當然！」

「那麼，在下還有使白姑娘更加受寵若驚，也可能是唐突佳人的話，還沒說出來哩！」

「奴家正在洗耳恭聽。」

「好！白姑娘，現在，在下就直言談相了。」杜沖神色一正，道：「當在下完成白姑娘所委託的事情之後，我要長侍白姑娘的粧枱，永爲不貳之臣。」

白冰心俏臉微酡，沒接腔。

杜沖追問道：「白姑娘是不願意？」

白冰心幽幽道：「杜公子，請恕奴家說句不知羞恥的話，以杜公子的條件而言，正是所有姑娘家夢想中的白馬王子……」

杜沖忙不迭地截口問道：「那麼，白姑娘是答應了？」

白冰心聽如未聞地繼續說道：「得夫如此，此生不算虛度。」

杜沖又迫不及待地釘上一句：「白姑娘巳經答應了？」

白冰心漫應道：「目前，奴家還不能答應……」

「爲甚麼？」

杜沖情見乎詞地，顯得一片惶急。

這位一向就遊戲人間，玩世不恭，從來對女人不認眞的浪子，今宵，好像對白冰心一見鍾情，眞的認眞起來了。

但，急驚風偏遇着慢郎中，他急，白冰心可一點也不着急。

她，俏臉上掠過一片淒涼笑意，新菱似的嘴唇噏張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白姑娘是認爲我這個浪子的話，不可靠？」

「不是。」

「是巳經有了心上人？」

「不是。」

「是認爲我配不上妳？」

「不！這句話應該是由奴家說的。」

杜沖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這就行了，只要我認爲妳配得上我，咱們就可以一言爲定了。現在，請給我一句話。」

白冰心苦笑着搖搖頭。

杜沖殊感失望道：「還是不答應？」

白冰心幽幽地一嘆，道：「也不是不答應，須知世事多變化，就算奴家現在答應了，誰能保證，臨時不發生變化呢？」

「我保證。」杜沖急得舉起了手：「現在，我可以發誓……」

白冰心擺手制止道：「不必，世間多少感情悲劇的主角，當他們互相熱戀時，誰不是都曾經有過一籮筐的海誓山盟。」

杜沖苦笑道：「說來說去，妳還是不信任我？」

白冰心道：「也不盡然，因爲，我自己也有難言之隱。」

「難言之隱？」

「是的。」

「那是在下不便與聞的了？」

「請杜公子多多包涵。」

他們兩人喋喋不休，一旁的紅衣女孩却打了一個呵欠，道：「阿……阿姊，我好睏，我們回去吧！」

白冰心連忙將她抱起，在那蘋果似的小臉蛋上親了一下，道：「小妹乖，姊姊跟這位杜叔叔的話，還沒說完，等說完了，馬上帶妳回去。」小娃兒說睡就睡，一入乃姊懷抱，就鼻息均勻地入了夢鄉，乃姊說些甚麼，巳經聽不到了。

杜沖神色一正，以堅定的語氣說道：「我巳下定決心，白姑娘，不管妳有甚麼難言之隱，只等妳所交辦的事情辦好，我絕對不讓妳再離開我了。」

白冰心淒然一笑道：「杜公子盛情可感，但，奴家還是那句話，世事多變化，且到時候再說吧！」

杜沖點點頭，道：「好！現在，請說妳交辦的事情。」不說「請託」而說「交辦」，足證此刻的杜沖，的確是動了眞情，「吃定」白冰心了。

白冰心含情默默地盯了杜沖一眼，道：「奴家所請託的事，對別人來說，是非常困難，也非常危險，但，對杜公子你而言，奴家却深信易如反掌折枝。」

杜沖洒脫地一笑道：「白姑娘，別濫送高帽子，請說正經事。」

「好的。」白冰心神色一正，道：「杜公子，大洪山飛虎寨寨主黃飛虎這個人，你該耳熟能詳？」

杜沖點點頭，道：「黃飛虎作惡多端，積案如山，我當然知道。」

接着，又微微一楞，道：「怎麼，白姑娘跟黃飛虎有過節？」

白冰心神色一正，道：「是的，黃老賊是殺我大哥的仇人。」

「噢……」

「我大哥白正權是中州鏢局的鏢師，三年前，護鏢途經大洪山時，黃老賊暗施詭計，我大哥鏢失人亡，此仇一直忍痛至今，無法湔雪。」

「白姑娘所交辦的事，就是要我殺黃飛虎替令兄報仇？」

「是的，一方面也是替行旅除害。」

杜沖毅然點首，道：「好！爲美人復仇，爲行旅除害，不論哪一方面，我都義不容辭。」

白冰心淒然一笑道：「杜公子雲天高誼，白氏滿門，存歿俱感……」

「不用客氣，」杜沖截斷對方的話後，又沉忠着道：「黃飛虎本身武功高強，聚衆千人以上，又佔天險之利，所以，連官家多番進剿，也都徒勞無功。」

白冰心道：「但，奴家相信，這些，絕對難不倒你杜公子。」

杜沖笑了笑道：「雖然難不倒我浪子杜沖，但也絕對不會像妳方才所說易如反掌折枝。」

白冰心訕然一笑，沒接腔。

杜沖劍眉一揚，道：「不論有多少困難，我都一定全力以赴。」

白冰心綻顏一笑道：「那麼，奴家先謝了！」

杜沖道：「不用謝，到時候，莫敎我失望就好了。」

一頓話鋒，又道：「好！咱們就這麼一言爲定，三天之後，我一定提着黃飛虎的人頭，呈獻給白姑娘的粧枱之前，現在，我恭送白姑娘回府……」

說到這兒，他楞了一下，道：「白姑

娘不是本地人氏？」

「小地方襄陽。」

「那……白姑娘住在哪兒？」

「暫窩本鎭悅來客棧。」

「那麼，現在，我恭送白姑娘姊妹倆回客棧。」

「多謝杜公子！」

「別謝得太多。」

「這叫作禮多人不怪啊……」

× × ×

飛虎寨的黃飛虎雖然武功高强，人多勢衆，又佔天險之利，但對於智勇雙全，藝高人胆大的浪子杜沖來說，却一點也沒有感到甚麼困難。

他，當夜就啓程，第二天晚間，制住了飛虎寨的一個小頭目，喬裝深入虎穴。

當他潛入黃飛虎的寢室中時，黃飛虎正擁着他的壓寨夫人，好夢方酣哩！

平常不可一世的黃飛虎，吃飯的傢伙搬了家，還不知是怎麼回事哩！

大洪山中騰昇起一片冲霄烈焰。

飛虎寨於一夕之間，烟消雲散。

× × ×

第三天上燈時分，杜沖興緻勃勃地提着用油布包好的黃飛虎的人頭，雙手遞給白冰心道：「倖不辱命。」

白冰心欲言又止，雙肩聳動，淚下如雨。

一旁的紅衣女孩，搖撼着白冰心的手臂，道：「娘，妳說過的，現在，我可以不用再叫阿姊了……」

現在，杜沖像中了邪似地楞住了。

半晌，他才苦笑道：「想不到你們竟然是母女倆。」

白冰心帶淚淒然一笑道：「這叫作君子可欺之以方，未亡人復仇心切，不得不用點心機，尚請杜公子多多包涵。」

杜沖苦笑如故地問道：「白正權不是妳大哥？」

「那是先夫。」

「妳也不姓白？」

「未亡人姓許，叫許冰心……」

「很好！我這個老江湖居然馬失前蹄！栽了觔斗，好可笑呀……哈哈哈……」

許冰心微顯不安地，道：「杜公子，你……你生氣了？」

杜沖眼淚都笑了出來，道：「誰說我生氣了？」

「沒生氣就好……」

「我不但沒生氣，而且，有生以來，從來沒有現在這麼高興過。」

「眞的？」

「當然是眞的。」

「受了騙還要高興，那是爲甚麼？」

「多想想就會懂的。」

許冰心幽幽地道：「杜公子，你帮了未亡人的忙，未亡人却騙了你……」

「我不這麼認爲。」

「但，未亡人一介女流，又是敗柳殘花，沒法補償你，更沒法報答你……」

「我不要補償，也不要報答，只要妳履行咱們事前的約定就行了。」

「你——？」

杜沖笑道：「莫討價還價，從現在起，我杜沖浪子回頭跟定妳了，哈哈……」

——完——

賊殺賊

民初技擊追捕故事

雲劍飛·文
可飛·圖

再作馮婦

蟬鳴荔熟，天時暑熱，日頭有如高張的火傘一樣，烤炙着大地萬物，連偶爾吹來的一絲絲風也是熱的。

這樣火熱的天時，最好就是坐在陰涼的樹蔭下睡個午覺，或是聽一下蟬鳴聲。

× ×

余老福正躺在一棵枝葉如蓋，據說足有百年以上的大榕樹下的一張破草蓆上，一個勁地打着鼾。

一只紅頭大蒼蠅捉狹地飛落在余老福那顆紅紅的酒糟鼻頭上，爬動着足爪，癢得他聳鼻不已，却沒有醒。

那只紅頭大蒼蠅在他一聳鼻的時候，驚飛起來，「嗡嗡」地繞着余老福的紅鼻頭飛了一匝，似乎不捨得離去，隨後又落在余老福的鼻頭上。

但立刻又驚飛起來，「嗡嗡」地飛走了。

一個人也在這時悄沒聲地來到余老福的身前。

原來那只紅頭大蒼蠅是被這悄然出現的人嚇飛的。

余老福却什麼也不知道，咀角流出一抹口涎，兀自在一個勁地扯着鼾，鼾聲抑揚頓挫，很有韻律，看來他正好夢方酣。

那人就那樣靜靜地站在余老福的身邊，一動也沒有動。彷彿正在「欣賞」着余老福那像樂韻般的鼾聲。

余老福的鼾聲也就在這時候驀然停止了。

重出江湖

那人依然靜靜地站着，一雙眼却瞬也不瞬地盯着余老福那顆紅鼻頭。

余老福的一條右腿在鼾聲打住的剎那，猝然像裝了彈簧一樣，猛揚起來，踢向那人的下陰。

這一脚好毒辣，若是踢中，那人只怕活不了。

而余老福在右脚彈踢起的剎那，閉着的雙眼倏睜，同時上身一挺，一拳猛擊向那人的腹腔部位。

那人的身形亦在余老福的拳脚一動的剎那，一閃一幌，同時間右手疾抄向余老福那條右腿。

余老福一脚踢空，便知不妙，急收腿，可是那裏還能够收回來，被那人一把握住脚踝骨！

余老福不由發出一聲痛叫，挺起的上半身重又跌回破蓆子上。

那人的手勁奇大，握着余老福足踝骨的手有如一把鐵鉗子一樣，握得余老福骨折欲裂，怪不得他會痛叫出聲。

那人接向上一抽，余老福立刻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了，整個人倒吊起來，只有一顆腦袋着地。

余老福倒很乖巧知機，立刻不動，免得徒自吃苦。

「余老福，哼哼，你倒很會享福。」那人將余老福倒提着，望着余老福那鱉得脹紅的橘皮臉冷冷笑着。

余老福在睜開雙眼時，已看清楚了來的人是誰，立刻後悔起來，可惜他想收腿已來不及，這時整個人被倒提着，可不怎麼好受，當然與躺在蓆子上睡一覺更加無得比較，於是他連忙開口說道：「蕭老大，我不知是你，才會向你動手，請你不要見怪。」

被余老福稱作蕭老大的人原來是道上有名的追捕能手，外號天涯海角的蕭原。

蕭原又一聲冷笑，道：「余老福，想不到你這些年來，身手一點也沒有退步，反而更加精進了！」

一頓語聲更冷道：「是不是又想東山復出？」

余老福那顆本來已紅得像熟透茄子的鼻子這時更加紅了，紅得發紫，雙手倒撐在地上，發急地道：「我絕無此意，蕭老大，請放下我再說好麼？我要知道來的是你，說什麼我也不會動手動脚。」

蕭原手一鬆，余老福雙脚一落，躺在地上，他眞的乖乖地不敢動，仰望着蕭原，喘了口氣道：「蕭老大，今天什麼風將你吹到這裏來？有事找我？」

蕭原雙手抱在胸前，露齒一笑，點點頭道：「你這裏連張櫈子也沒得坐，更不要說酒了，若不是有事來找你，來這裏幹麼？吃大米？」

余老福看不出蕭原有讓他坐起來的意思，只好仍然躺着，苦笑道：「我自從答應你洗手不幹，只靠雙手耕作所得，僅堪溫飽而已，破板櫈倒有兩張，至於喝酒，一個月難得喝上三回，眞的淡出鳥來。」

「那你是否想重操故業？」蕭原含笑問。

余老福慌不迭搖手道：「我余老福雖然不是正人君子，可也不是反覆小人，我既然答應了你，便是窮死餓死，也不會再出江湖做買賣！」

蕭原臉上的笑意更濃。「這樣說來，我是沒有看錯你，嗯，這樣說話你看來很辛苦，坐起來吧。」

余老福立刻坐了起來，拍拍那張破蓆子，道：「蕭老大，你也坐下來吧！」

蕭原這時連眼中也有了笑意，一矮身坐下來。

說起來，蕭原之所以認識余老福，那可以說是從對頭人變成朋友的。

余老福今年大約四十出頭，如今只是一個極之普通的農夫。

但在四年前，他却是一個頗有名氣的獨行大盜。

他幹的買賣很大，因爲他只向方圓百多里內的財主富商下手，所以他每一次的收獲皆很豐富，但那些曾經遭到他「光顧」的財主富商却恨他入骨。

有錢必然有面，有錢也能使鬼推磨，那些被他「光顧」過的富紳財主當然不甘損失，他而們平時皆與當地的軍政人物有來往，在他們的「投訴」下，那位縣長大人立刻貼出告示，懸賞緝拿余老福這個獨行大盜。

懸奬的數目可不少，是大洋一千塊，這一千塊大洋當然是那些財主富商「湊」出來的。

一千塊大洋在當時來說可不是一個小數目，當然很吸引那些靠領取賞銀、緝拿被通緝的犯人的「捕手」的興趣，先後曾

經有五個人追捕過余老福，但皆白費一番心力，連余老福的一根脚毛也找不到，只好知難而退。

余老福由於是位獨行大盜，認識他眞正身份的人可說少之又少，加上他又掩飾得好，行踪飄忽不定，令人很難捉摸，確是一個很難應付的人物，怪不得那五位「捕手」連他的影子也找不到。

但他却被蕭原捉到了。

蕭原費了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鍥而不捨地追尋下去，幾經辛苦，終於讓他發現了余老福的踪跡，但他却沒有立刻對余老福採取行動，直到有一次，余老福上茅坑拉屎，他才出其不意地將他制服！

但蕭原却沒將余老福押解到縣府監牢裏領取那筆獎金，反而將余老福釋放了。

不過，却是有條件的釋放。

條件是要余老福永遠不再出來做買賣，要自食其力。

余老福當然一口答應，因爲，他若是被押回縣府，就算不被槍斃，起碼也要坐十年監以上，對比之下，當然是蕭原提出來的條件好得多，所以他毫不考慮便答應了。

而蕭原也眞的寧願不要那一千塊大洋的賞金，釋放了余老福。

其實，說起來余老福也算不上罪大惡極之徒，他自出道作案以來，從未殺過一個人，但他的身手很高明，槍法也很準，而且他作案的對象全部是有錢的富商財主，還有就是，他經常將盜刦的錢財周濟一些窮苦的人家，這是一個秘密，但蕭原却知道了。

蕭原就是基於那些原因之下，才「義」釋余老福的。

這就是蕭原有別於他那些同道的地方，也所以得到很多人的敬佩。

他也沒有放錯了余老福。

余老福一諾千金，在一處偏僻的山鄉中，買了十畝地，蓋了一間石屋，果然自食其力起來。

× × ×

「今年收成怎樣？」蕭原放眼打量着那一大片在耀眼的陽光下，翠綠得閃光的莊稼。

「這一造看來是個好收成。」余老福一下子精神起來，興緻勃勃地道：「你看看那片莊稼，長得可茂盛啊！」

蕭原像被余老福感染般，亦高興地道：「今年收成好，那些窮鄉親就可以過得舒展些了。」

接着收回目光，落在余老福那被日頭晒得黝黑的臉上：「看來你已經習慣了這種淡泊的生活。」

余老福舉起那雙滿是厚繭的大手，自豪地道：「這種生活雖然苦一點，也平淡得有點乏味，但是却過得心安理得，不用整日提心吊胆，我已打定了主意，終老於此。」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道：「聽了你這樣說，我有點心動了。」

「我可是無任歡迎，若是你肯改行的話。」余老福笑着說，忽然正經地道：「蕭老大，你是個大忙人，斷不會無端端頂着大熱頭就爲了來看一下我，可是有事要我帮忙？只管說出來。」

蕭原咀邊的笑意也歛起了，正容道：「讓你猜着了，我這一次來找你，確是有事找你帮忙一下。」

一頓接又道：「我之所以來找你，是因爲這件事非你帮不了忙！」

余老福一拍胸膛豪爽地道：「蕭老大，你只管說出來，我余老福可不是無義無情之人！」

蕭原舉袖抹去頭上的汗水，才開口道：「我好像聽你說過，大水牛阮大武是你的拜把兄弟？」

余老福立刻點點頭道：「不錯，大水牛確是我的拜弟。」

目光一轉，接又道：「怎麼，難道事情牽扯到他身上？」

蕭原默然點點頭：「正是，否則，我也不會來找你了。」

「大水牛弄出了什麼事情？」余老福睜大眼問。

蕭原沉重地道：「大水牛在半個月之前，勾結一股從外縣流竄到本地的悍匪，洗刦了渡頭墟，殺死了十八個人，强姦了十一個婦女，將墟上所有人家的財物洗刦一空，臨走，還放了一把火，將墟上大半的房屋燒燬，這件事震動了本地及附近各縣，縣府已貼出通緝告示，並懸賞大洋二千塊緝捕大水牛及那股悍匪歸案，而本縣各鄉鎭亦募捐到三千塊大洋作爲緝捕大水牛等人的賞金，合共是五千塊大洋。」

余老福聽完蕭原的話，沒有出聲，一張臉却黑中泛紫，胸膛不斷起伏，一拳搥在地上，憤然道：「眞不是人，竟然幹出這樣兇殘的事來，我眞後悔當初與他結爲兄弟。」

蕭原望着余老福道：「這樣大的一件事，你一點傳聞也聽不到？」

余老福苦笑道：「我既已決心終老於此，還理外間的閑事幹麼？這三年來，我只專注在莊稼上，對於外間的事不聞不問，過的是隱士一樣的生活。」

「這就難怪你連一點消息也聽不到了。」蕭原有點敬佩地望着余老福，猶豫了一下，才道：「但我這一次來，却想你重出江湖，助我將大水牛及那股悍匪繩之於法。」

余老福慨然道：「大水牛他們幹下那樣的暴行，天理不容，我這個做拜兄的也容不得他逍遙法外，蕭老大我答應你！」

蕭原喜道：「能够得你相助，大水牛及那股悍匪伏法在即！」

「蕭老大，你已查到了大水牛他們的行踪？」余老福問。

「先前有人曾見他們在黑石山那一帶出沒，相信他們在風聲這樣緊的時候，不會竄在一個地方就下去，可能已竄到了別一處地方。」蕭原說完站了起來。

余老福亦站起來，伸展一下手脚，皺眉道：「這豈不是很難找到他？」

「這確是有點難，」蕭原咀角泛起一抹冷笑道：「相信他們也不會亂竄一通，這樣很容易會暴露他們的行踪，若果我推測得沒有錯，他們仍然匿藏在黑石山附近一帶。」

「何以見得？」余老福摸一下那顆紅鼻頭問。

「在這樣緊的風聲中，他們躲藏還恐

不及，却故意將行踪洩露出來，然後又消聲匿跡，這很明顯是欲蓋彌彰，目的就是令人以爲他們已竄到了別一處地方，不懷疑他們仍留在黑石山，這就是他們奸狡之處，很多人會上了他們的當！」蕭原侃侃道來，聽得余老福點頭不迭，心中暗暗佩服蕭原頭腦之精靈，分析之有道理。

「既然他們仍在黑石山一帶，你準備怎樣對付他們？」余老福問。

「我想你利用你與大水牛是拜把兄弟這一關係，打入他們之中，來個裏應外合，將他們一網成擒！」蕭原有力地揮了一下右手。

余老福眼珠一轉，贊同地道：「這確是個好主意。」

蕭原跟着解釋道：「知彼知己才能百戰百勝，目前我只知道大水牛一個人，至於那股從外地流竄入來的悍匪，在人數及實力上均一無所知，若是貿然找上他們，相信憑你我兩人之力，肯定解決不了他們，所以，我才想到要你混入去。」

「這一點我明白。」余老福道：「怪不得蕭老大你能够在道上享有盛譽了。」

「這全是道上的朋友抬舉我。」蕭原連忙謙道。

金老福接問：「是否立刻動身？」

「能够立刻動身最好，要不，明天也不遲。」蕭原了解地望着余老福。

「那就明天動身吧。」余老福攤攤手道：「有很多瑣碎事我要料理一下，那幾畝莊稼也要托人料理，委屈你在我那間破屋子內過一夜吧。」

蕭原笑笑，揮揮手道：「快去料理吧，最好能够弄些酒回來，對着月色喝酒談天。」

「既然你有雅興，我當盡典光，也想辦法弄兩斤酒回來。」余老福邊笑邊說邊揮揮手走回老遠的幾間村屋。

蕭原抬頭望下只不過稍微西移的日頭，吐口氣，躺下來，在余老福那張破蓆子上閉目睡起來。

× × ×

四日之後，余老福一個人出現在黑石山下的黑石墟上。

黑石山名符其實，整座山皆是黑黝黝的山石，山上長滿了漆樹，山脚下的黑石墟也就因此而得名。

黑石墟大約只有一百戶不到人家，但却很熱鬧，因爲這裏是三不管的地方，很多見不得光的交易皆在這裏進行——不但有軍火買賣，也是各種各樣的土洋私貨買賣，甚至連賊贓也在這裏交易。

所以，墟上經常聚集了各種各樣的三山五嶽人物，也由於有這些人物聚集，黑石墟不但興旺熱鬧，也很安全。

因爲誰也不想破壞這個墟集的安全及存在，黑石墟若是遭到洗刦，對那些三山五嶽的人物來說，是不願意到見的事，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下，這就形成了一股無形的約束之力，令到誰也不敢打黑石墟的主意，因爲誰也不想破壞這個「安樂窩」。

說黑石墟是個安樂窩，一點也沒有說錯，由於墟內經常聚集了各方面的「大爺」們，而他們那一個身上沒有錢的？身上有錢，自然就要尋樂，所以，墟上那三間飯舖，三間妓寨，四間賭館，日日生意興隆，客似雲來。

黑石墟這種奇形的繁盛，只有這種特殊的環境下，才會出現。

× × ×

余老福這時已經在一間妓寨的門口前，却沒有進去。

因爲他那一身穿着也不配進去。

他穿得實在太寒酸了，身上那套汗水濕了大半的衫褲有幾塊補釘，有一處破洞還未有補好，又殘又舊，配上那張被日頭晒黑的臉，及那頭亂髮，十足十像一個逃荒的人。而事實上，他的袋中也只有幾毫錢，實在不配進入妓寨。

熱毒的太陽下，余老福一頭是汗，他蹀踱了一會，終於走到對面一間雜貨舖的屋簷下站下來。

這時大約是下午二時左右。

雖然天氣燠熱，日頭又猛又毒，但大街上却人來人往，一片熱鬧。

行人中不少是黑石墟上的居民，但更多的是敞胸闊步，穿紗綢衣衫，腰扎皺紗帶，鎗頭突出的「大爺」們。

余老福微躬着腰，一雙眼睛盡往那些扎眼的人物身上瞄，但更多的是瞄向對面那間人出人進的妓寨。

足足站了有半個鐘頭，余老福站得脚也痠了，於是蹲下來，將背靠在牆上，雙眼依然向對面那間妓寨溜瞄着。

但他却不能蹲下去了。

雜貨舖的老板見余老福像一個乞丐一樣，蹲在他的店舖前不走，先是還能够忍耐，時間一久，不由皺起了眉頭。於是走出來吆喝道：「喂，走開，你這樣蹲在我舖前，阻着我做生意。」

余老福聞聲抬起頭，見那個老板一臉兇相，朝他揮手瞪眼，一時間氣往上衝，霍地站了起來。

那老板外表雖兇，其實是裝樣子唬人，見余老福猛地站起來，嚇得他臉色一變，急退一步，退回店舖內。

余老福在站起來的那刹那，眞想一拳揍在那老板的咀巴上，但他還是忍住了，因爲他不想引起途人的注意。

但隨即他靈機一觸，雙眼一瞪，破口大罵起來：「入你老子，老子我碍着你什麼，你趕我走，我偏要站在這裏！」

那老板本是個胆小怕事的人，他以爲余老福是個好欺的潦倒鬼，才敢壯着胆子趕余老福走，那知余老福不但不走，反而回罵起來，嚇得他臉色紅一陣，白一陣，一時間不知怎樣才好。

「入你娘的，你以爲老子好欺？你媽你是狗眼看人低，老子若是有鎗在身，一鎗斃了你！」余老福這時乾脆敞開嗓門大罵起來。

那位老板被余老福罵得有如狗血淋頭，所謂佛也有火，他雖然胆小，但余老福連他的父母也帶上了，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火氣往上一衝，亦破口大罵起來。

「入你娘的賊漢，這裏豈是你撒賴的地方，再不走，我可不客氣了！」

兩人這一對罵，自然驚動了街上的途人，婦人小孩是最先停下來圍觀的，跟着是男人，一時間，人羣將那間雜貨舖的店門圍攏起來。

余老福的目的正是想引起街上的人的注意，最好能够驚動全鎮上的人，於是他繼續回罵下去。「老子走南闖北，還未見過一個像你這樣狗眼看人低的惡狗，老子今日雖然潦倒，哼，要是在三年前，有你好看的！」

那雜貨舖老板在這樣多的人圍觀下，自然不肯示弱，硬着頭皮也要頂着，其實他現在很後悔趕余老福走，不趕他走，就不會引來這樣多的人來看「戲」。「你似什麼？瞧瞧你自己？嚇得了誰？你再不走，我不客氣了！」

「我呸！」余老福這時裝得十足是個無賴漢，朝地上吐了口唾沫，伸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惡狠狠地道：「好狗才，你想唬老子？老子才不怕，有什麼手段只管施展出來！」說着一屁股又蹲了下來。

余老福本來是想坐下來的，但由於石板被日頭烤得發燙，所以他不敢坐下去。

圍觀的人見熱鬧越來越好看，不禁滿有興趣地看下去，同時指點議論起來。

圍觀的人中，不乏腰頭突突（腰間插着鎗），橫眉豎眼的「爺」字人物。

那位老板見余老福撒起賴來，急怒得他一張臉漲得通紅，咀唇抖着，語不成句：「各位鄉親，你……們……看看……看這……無賴……竟然撒……起賴來……這還……成……什麼……世……道……請……各位……評評……理……」

那些圍觀的人皆是抱着瞧熱鬧的心情，誰肯惹麻煩上身？一個個誰也沒有反應，悶聲不响。

那老板見這樣多人竟然沒有一個出來說句公道話，不由又氣憤又尷尬，漲紅的臉變成了紫醬色，一時間不知說什麼好。

余老福却乘機大聲道：「狗才，你若是有理，他們怎會不帮着你？」

那老板全身震顫着，差一點沒有昏厥過去，求助地攤開雙手，望着那些瞧熱鬧的人。

那些瞧熱鬧的人彷彿鐵石心腸一樣，依然一點反應也沒有。

這時，從那間妓寨中走出一個身材粗壯如牛，頭大頸粗，穿一套竹紗唐裝衫褲，年約三十六七的漢子來。

他一出門口就一眼瞥到對面圍觀的那堆人，而他的脚步已拐向右邊，走了兩步，却好奇地側轉頭望一眼那堆人羣。

相信每一個正常的人皆有一份好奇心，這漢子看來也不例外，而且好奇心很大。因爲他也忽然停下來，雙眼瞬也不瞬地望着那堆人。

其實，應該說是傾聽。

因爲從那堆人羣中，正响起一個人的大聲說話聲。「怎麼樣？忽然變成了啞吧？抑是自覺理虧？」

說話的人正是余老福，他在挖苦那位老板。

那位老板的臉色由紫醬又變成蒼白，兩片咀唇兀自嗡動着，却一聲也說不出，原來他已被氣瘋了。

那漢子在聽到余老福的話後，那雙牛眼倏地一睜，猶豫了一下，邁開脚步走過去。

×　×　×

在那水牛一樣粗壯的漢子推擠之下，瞧熱鬧的人不情願地讓開一條縫隙，讓那人擠到前面。

那人擠到前面，一眼就看到蹲在地上、模樣潦倒的余老福，神色刹那愕了一下，目中閃過一抹驚喜之色。

蹲着的余老福自然也瞥到那人，登時目光一亮，驚喜交集地猛然挺起身來。「亞牛，原來是你！」

那人亦搶前一步，驚喜地道：「大哥，怎會是你？」

兩人說話間，那些瞧熱鬧的知道沒得瞧了，紛紛散去。

余老福抓着被他稱爲亞牛的漢子，激動地道：「在這裏見到你眞好。」

被稱爲亞牛的人原來就是他應蕭原之邀，重出江湖，改扮成這樣，特地來到黑石鎭找尋的拜弟大水牛！

大水牛果然像一條水牛般粗壯，他笑了一聲道：「大哥，你怎會弄成這樣？」

余老福苦笑一聲：「唉，一言難盡，我差一點就要淪爲乞丐了。」

這時那老板早已縮入了店內，連人影也不見了。

其實余老福這時心中滿是歉意，若不是這老板這樣「合作」，與他做了一齣「戲」，豈能這樣輕易就找到了大水牛，此刻他心中竊喜不已。

若是那老板不是躲起來，他眞想對他說聲：「多謝。」

大水牛那雙牛眼骨碌碌地在余老福的身上溜了一下，那兩道掃帚眉微微皺了一下，道：「大哥，先找個地方坐下來再說好嗎？」

余老福色然而喜道：「當然好，亞牛，從早上到現在我只吃了一碗白米飯。」

大水牛的兩道眉毛又皺了一下，一手拉着余老福道：「那就到飯舖去坐吧。」

余老福裝出大喜過望的樣子，連聲說好。

×　×　×

老九記飯舖是鎭上二家飯舖中最大的一家，大水牛帶着余老福走了進去。

揀了一張靠在牆角落的桌子坐下來，待跑堂的送上杯筷及兩盅茶，大水牛順道叫了幾個菜，一斤白干，才望着余老福道：「大哥，你怎會弄成這樣的？」

余老福知道他對自己改邪歸正的事很清楚，說不得假話，於是故意嘆口氣，苦口苦臉地將已編好的一套說出來。「亞牛，我自從被姓蕭的小子捉到，被迫答應他的條件，退出江湖，洗手不幹之後，這三年來整日對着那些莊稼鷄狗，辛苦不用說，那種孤寂眞難受，就那樣碌碌無爲地終此一生，我實在不甘，也無法再忍受那種日子，於是，我在一個月前離開了那窮得地上冒烟的窮山村，想再幹一番買賣，可惜我身上只有三五塊錢，如何能够買到一支『炮』（炮即是短鎗），加上這三年來我的身手可能也荒疏了，不像以前那樣靈活，我曾經試過去刦一家富紳，希望能够刦到一筆錢財，買兩支炮，那就可以大幹特幹，那知差點沒有被那些打手用鎗斃死，幸虧我腿快，不然只怕見不到你，唉，年頭眞是變了。」

說到這裏跑堂的送上菜來，他立刻貪婪地拿起筷子，揀那些肉的大塊大塊往口裏塞，狼吞虎嚥地吃起來。

大水牛却沒有動筷子，拿起酒瓶替余老福斟了杯酒，才替自己斟，然後舉杯道：「來，大哥，咱們乾一杯。」

余老福在乾杯前，先不忙挾了一箸菜往口裏送。

一杯酒下肚，余老福連挾兩箸菜入口，才含糊地說下去：「亞牛，實不相瞞，這一個月來，我東奔西跑，想找那些舊日的朋友兄弟帮一下忙，但不是找不到，就是遭到冷眼，誰也不肯帮一下忙，我曾經找過你，你却不知所踪，我在喪氣之下，只有到處浪蕩，過着半飢半飽的日子，實不相瞞，我身上只有三毫子。」

大水牛一直靜靜地聽着，這時才道：「大哥，你我結拜一場，今日你我在此相遇，我會帮你的。」

余老福一口喝乾杯中酒，邊挾菜邊神秘地道：「亞牛，聽說你與一帮人最近幹了一票，油水很足，是麼？」

大水牛臉色一變，雙眼在店堂內迅速溜瞥了一眼，見離他們附近的幾張桌沒有坐着人，才緊張地低聲道：「大哥，你是怎樣知道的？」說時一雙眼盯着余老福。

余老福壓低聲音道：「我是在道上聽來的，亞牛，難道你連我也不信？」

大水牛連忙搖手道：「大哥，我若是不信你，方才也不會招呼你了。」

余老福嘆口氣道：「想到不我余老福今日落到如此地步，亞牛，我眞是無面目見你。」

「大哥別這樣說，」大水牛道：「小弟不是寡義之人，大哥今後打算怎樣？」

「當然是想重振昔日雄風！」余老福這時因爲喝了幾杯酒的關係，臉上紅紅的，那顆酒糟鼻頭更紅了。「亞牛，你可否帮我。」

「我現在最需要的是一支『炮』，你可替我弄來嗎？」余老福雙眼神彩奕奕。

「這點小事絕對沒有問題，大哥，我身上只帶了二十個大洋，你先拿去用，明天我再給你一些。」水牛說着拿出一疊大洋，塞給余老福。

余老福也不客氣，伸手接過，然後塞入懷中：「亞牛你怎會在此的？我眞是發夢也料不到會在這裏見到你。」

大水牛猶豫了一下，才說道：「大哥，我是來這裏暫避風頭的。」

「咳，我怎麼想不到？」余老福拍了一下後腦，「我的腦袋看來有點銹了。」

接又顯得極爲關切地壓低聲音道：「亞牛，外面風聲很緊，聽說縣府懸紅二千及當地的鄉紳父老捐大洋三千，合共是五千塊大洋，緝拿你們，你可得要小心一點啊。」

大水牛冷笑一聲道：「多謝大哥關照，這裏是三不管的地方，軍隊不會貿然開來，若是那些靠花紅混飯吃的渾蛋敢來動咱們，管教他們來兩個死一對，來十個死五雙！」

余老福責備地說道：「亞牛，你還是和以前一樣輕狂，需知明鎗易躲，暗箭難防，你千萬要小心。」

大水牛忙道：「大哥，我不是輕狂，要是我還像以前一樣魯莽，相信也活不到現在了。」

一頓接着神秘道：「不瞞大哥，我們那地方不但隱蔽，而且手上有兩支快火。」（快火意指現在的衝鋒槍之類的槍支）

余老福裝出旣驚又羨的樣子，瞪大了眼，詫聲道：「快火？那裏弄來的？」

大水牛眨眨眼道：「這一點我也不清楚，是他們弄回來的。」

余老福眞想問問「他們」是誰？但又怕引起大水牛的懷疑，只好忍着。「亞牛，幾時能够給我弄到一支炮？」

大水牛自負地說道：「明天就可以弄到。」

說完望一眼外面。接掏出一個用銀鍊繫着的袋錶來，很有派頭地打開來看了一眼，抬頭道：「大哥，時候不早了，我要走了，明天這個時候，在這裏等我吧。」

接着朝余老福曖昧地一笑：「大哥，這裏什麼樂子也有，你蹩了這樣久，去尋一下開心吧。」

余老福向大水牛擠一下眼，笑道：「還用你說，別忘記很多還是我教你的！」

大水牛不由笑起來，余老福也開心地笑了。

×　×　×

余老福終於捺下了跟踪大水牛的那股衝動，與大水牛分手之後，便朝那間曾經守候過的妓寨走去。

相信任何正常的成年男人皆有七情六慾，余老福是個三年來未曾嚐過「肉」味的正常男人，如今袋中又袋着大水牛送的那二十塊大洋，去找一個娘兒來發洩一下積壓在心頭的慾火，那是最正常的表現。

袋中袋着叮噹脆响的大洋，自然得殷勤的招呼，余老福也不理那些虛假的笑臉，揀了個合眼的姐兒，入房上床。

一度春風之後，雖然有點倦，但余老福却覺得身心舒泰，也不理會那姐兒嗲着要他留多一會，逕自起身穿衣離去。

出了妓寨之後，他又一頭進入一家賭館。

賭館內吆五喝六，烟霧人氣瀰漫，那種氣味實在難聞，對於像余老福這樣一個在三年來沒有進過賭館的人來說，難免有點不大習慣。

但很快他就習慣了，而且擠到賭桌前，在番攤上下注了三個大洋。

他不敢像以前那樣豪賭，在他洗手之前，他從來不下注這樣小的，最小也十個大洋。

現在却不同了，他身上現在只有十八個大洋，加上他不賭了這樣久，手風不知順不順，這都令到他不敢下大注。

似乎他的運氣很好，他買「雙」，開出來果然是「雙」。

三塊大洋是成了六塊，他的豪氣一壯，將六塊大洋依然堆在「雙」那面。

開出來的竟然又是「雙」！

六塊大洋變成了十二塊。

運氣旣然這樣好，余老福這一次毫不考慮地將十二塊大洋擺在「雙」那面。

但是在這時却有人在他身後幾乎是耳語般說道：「朋友，手風不是永遠那樣好的。」

余老福扭頭向後望去，背後那人赫然是蕭原！

蕭原却裝作毫不認識余老福，口裏大

聲說道：「朋友，請借一借。」說話時俯身伸手越過余老福的肩頭，將手上拿着的五塊大洋放在單那面。

余老福亦只是扭了一下頭，將身體挪開些少，一面顯得有點猶豫地伸手抓向那疊大洋，一面以低微的聲音道：「點子已找到了。」

說時一手抓回七個大洋，只下注五個大洋。

圍在抬邊的賭徒只顧下注，人聲嘈雜，加上荷官大聲吆喝：「請快下注，買定離手！」吵得人耳朵發聾，若不是站得那樣近貼，蕭原差點聽不清余老福說的話。

他在下注時，目光迅速地溜了一下圍聚在桌邊的賭徒，發現不到有向他們注意的人，放心不少。

「開！」荷官一喝，所有人的目光皆緊張地注視着桌面上那堆蠶豆。

荷官開始用手上那根「棒」撥動那堆蠶豆。

剎那間，每個人緊張地屏息靜氣，瞧着荷官的動作。

這時可說靜得鴉雀無聲。

在這樣靜的情形下，就算是很小的聲響，也變得很大，很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所以蕭原與余老福亦裝成十足一個賭徒那樣，屏息着引頸注視着那堆被撥動的蠶豆。

結果終於有了。

「單！」荷官猛喝出聲。

立刻，屏息靜氣的人皆哄動起來，有人大聲嘆氣，怨艾，咒罵，有人興奮地歡叫，揮手舞足，剎那間一片喧嘈混亂。

蕭原也就在這時悄聲地對余老福道：「有沒有對你起疑？」

余老福一面裝出懊喪的表情，唉聲嘆氣中，亦盡量壓低聲音道：「這一點倒看不出，他約了我明天再見面。」

蕭原買的是單，他下注五塊大洋，連帶贏，他收回十塊大洋，拿着那十塊大洋，便擠出了人羣。

余老福則照舊站在桌邊，心有不甘地拿着一疊大洋，雙手抓弄着，弄得「嘩啦」一直響，一付舉棋不定的樣子，想下注單，又猶豫着縮回手，想想又欲落注「雙」，但又停住了，最後咬咬牙，一付豁出去的樣子，「啪」一聲將手上那疊大洋重重地放在單那面。

他這一次下注七個大洋。

結果開出來的竟然是雙！

他又輸了。

這一次他眞的有點懊喪了。

不過，算起上來，他只不過輸了三塊大洋。

時候還早，加上只輸了三塊大洋，所以余老福不肯就此收手，繼續賭下去。

這一賭，直賭到他肚子咕咕叫，才猛省起還未吃晚飯，於是他擠出人羣，走出賭館，長長吐了口氣，跟着深深吸入口一口氣。

這時候大約有八點多鐘了，街上的行人很疏落，顯然昏黯冷落。

余老福左右張望了一下，接着朝燈光最亮的那處走去。

燈光最亮的地方，就是一間舖，他手抓着袋中的大洋，心想：這一頓可要好地享受一下。」

他今天的運氣總眞不錯，總共贏了五塊大洋。

在賭館內，他就只見蕭原那一面，之後，他藉着去賭骰寶牌九等，找遍了賭館，也見不到蕭原的影子，大概是贏了五塊大洋後就走。

× × ×

翌日，余老福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來，這樣遲起床，在這三年來，還是頭一次，所以他起床後，不禁自嘲地笑笑，搖頭。

漱洗過後，他立刻出了客棧，便到故衣舖買了一身竹紗褲，再回到客棧換了，走出客棧時，那位看着他進來的伙記瞪大眼瞧着他，露出驚詫的樣子。

人要衣裝果然說得一點不錯，余老福這一裝扮，誇張點說，簡直換了兩人，一副「爺」字級人物那樣英挺神氣的。

甚至他走進昨日與大水牛去過的那間飯舖，伙記也不認得他，以爲他是一個闊客，殷勤招呼。

余老福便也大刺刺地坐下來，咀角刁着一支捲烟，很有派頭地點了了四個菜，再要了一斤玉冰燒，然後倚在椅子上，慢慢地一口一口啜起茶來。

實則，他心中正暗笑不已，若不是蕭原將他再拉出來，只怕這一輩子也不可能再過這種生活，變成一個道道地地的鄉巴佬！

人生就是這樣奇妙。

酒菜先後送到，這一次他沒有像昨天那樣狠吞虎嚥，三年不知肉味的窮漢，而是慢慢品嚐起來。

他悠哉優哉地吃着喝着，因爲他有的時間，不用急急，飯舖內由坐無虛席，喧嘈鬧哄到人客疏落，冷冷清清，大水牛也就在這時出現了。

這時大約是下午二時左右。

大水牛一眼看到余老福那神清氣爽，與昨天截然不同的樣子，目中一亮，笑讚道：「大哥，你又是以前的樣子了，嗯，氣色很好。」

余老福齜牙一笑，洋洋自得道：「要是不好，我怎會在賭場贏了五塊大洋？」

大水牛不由暗笑一下，說道：「看來大哥沒有了以前那股子豪氣了。」

余老福先是一怔，繼之明白地苦笑道：「唉，那三年差點令我變了一個人，不瞞你說，一個月也難得喝上三回酒，嘿嘿！昨天我下注最多是七塊大洋。」

大水牛親熱地道：「大哥，還有興趣去賭兩手嗎？」

「當然有，不是等你，我早已去了，」余老福雙眼發出了光：「亞牛，你吃了飯來？」

大水牛點點頭道：「吃過了，大哥，咱們結賬去吧。」

說着招手招伙記。

余老福却將他的手按低，一本正經地道：「別急，先說完正經的。」

大水牛怔了一下，繼之失笑道：「大哥，我應承你的一定做到，急什麼，這不是帶來了嗎？」邊說邊拍拍隆起的腰部。

余老福一眼望過去，果然看到大水牛左右腰側隆起，不用說，插着兩支短槍。

他立時目光神彩連閃，一迭聲道：「那就結賬吧。」

舉手向一名伙記招手。

大水牛也就在這時將挿在右邊腰間的一支短鎗抽出來，在抬底下遞給余老福。

余老福一臉興奮之色，事實上他確實很興奮，興奮得手也有點抖了——這是他三年來第一次再摸到鎗，急接過，來不及察看一下，在伙記來到前，將短鎗挿在腰間。

他終於又有鎗了。

× × ×

在進入賭館之前，大水牛很豪爽地塞給余老福兩張銀票。

余老福一看，一張是二百塊大洋，一張是三百，合共是五百，他不由感動地道：「亞牛，我眞高興有你這樣的兄弟。」

「大哥，自己兄弟，客氣什麼？」大水牛很受用地拍拍余老福的胳臂。

× × ×

兩人在賭館內賭了二個鐘頭左右，余老福結果輸了二百塊大洋。

他之所以會輸這樣多，是因爲他這一次下注不像昨日那樣下注很小，這一次他下注最小的也二十塊大洋，最大一注下過一百塊。

可惜他今日運氣不佳，結果輸了錢。

但大水牛却贏了百多塊大洋，所以他很開心。

走出賭館之後，他拍着余老福的肩頭，淫邪地道：「大哥，這裏不得意，我帶你到得意的地方，快樂一下！」

余老福曖昧地笑笑道：「亞牛，我已很久沒彈那調記調兒了，不知道是否還能保持昔日的雄風。」

大水牛哈哈大笑起來，用力拍拍余老福的肩頭：「大哥，這叫養精蓄鋭，等一會保證有人在你胯下討饒。」

跟着又哈哈大笑起來。

說笑着，兩人進入了余老福昨天光顧過的那家妓寨！

余老福這一次改頭換面，自然更加不同，受到最好的招待。

而看樣子大水牛可能是這裏的熟客，因爲他一進門，就有不少人向他招呼，坐下來後，更有不少又嗲又媚的娘兒過來和他打招呼，打情罵俏兩句。

原來大水牛在這裏有個老相好的，名叫小紅，他待余老福揀了個合意的姐兒後，便一頭鑽進了小紅的房中！

余老福選中的那名姐兒的房間，恰好就在隔壁，他也不以爲意，摟着那姐兒進入房中，然後……

直到點燈時份，躺在床上，摟着那全身赤裸的姐兒，顯得有點慵倦的余老福，像捨不得離開一樣，依舊閉着雙眼在假寐着。

門外終於响起了敲門聲，那姐兒微挺起身嬌呼道：「誰呀？」

余老福立刻張開了雙眼，一骨碌坐了起來，盯着房門！

房門外立刻有人道：「大哥，你別顧着喂那小白菜，却忘了喂自己的肚皮。」

余老福一聽，就知道是大水牛。

於是他一邊推開那叫小白菜的姐兒，一邊下床，口裏應道：「來了，別催。」

門外响起大水牛的邪笑聲：「大哥，我到前面等你。」

余老福應了一聲，快手快脚穿上衣褲，這時候他才有機會察看一下大水牛替他弄來的那支短槍。

是德國造的駁壳槍，有七成新，彈匣內裝滿了子彈，余老福對這支槍很滿意。

將槍在腰上插好，臨出門時有點不捨地瞥了那娘兒雪白的身子一眼，才推開房門出去。

大水牛一見到余老福，立刻笑道：「大哥，方才你好像很賣力，別那樣猴急，以後有的是機會。」說時向他擠眉弄眼。

余老福不由臉皮有點燥熱，笑罵道：「原來你方才沒有那個，一直在偷聽？」

「我可不是不吃魚腥的貓，方才大哥實在是太賣力了，弄到我不聽也不成。」大水牛說着放聲大笑起來！

余老福不由一拳搥在他的臂膀上，「你不是不知我已三年不知肉味，肚裏瞥着一團火！」

大水牛笑笑，接正容道：「大哥，咱們到老九記塡飽肚子再說。」

余老福自然同意！

兩人來到老九記飯舖，要了兩斤玉冰燒，五個菜，於是吃喝起來。

吃喝得差不多的時候，余老福用手抹抹嘴兒的肥油，望着大水牛道：「亞牛，最近有什麼買賣？關照一下我。」

大水牛十両酒下肚，紅得像關公一樣，微睁着半閉的雙眼，爽快地道：「大哥，你不提我也會做的，只是近來要暫避風頭，所以沒有去找買賣做。」

余老福頗爲失望地道：「亞牛，我很想做一單買賣，重振昔日的雄風。」

大水牛喝了口酒，挾了箸菜在口中嚼着，有點含糊地道：「大哥，你若是等得，待風聲稍歇之後，我有一宗買賣想邀你合伙去做。」

余老福一聽可高興了，迫不及待地壓低聲音道：「亞牛，這單買賣大不大？」

大水牛紅紅的眼珠轉動了一下，很自負地道：「大哥，不是我誇口，今時今日，若是小一點的買賣，我也看不上眼！」

「大約有多少進帳？」余老福的雙眼射出異光。

「少說點，也有五七萬。」大水牛吞了口酒說。

「嗯，確是大買賣，亞牛，你眞行。」余老福讚賞地豎起了大拇指：「若是做成這單買賣，咱們兩人豈不是可以分到三萬？」

「沒有那樣多。」大水牛足有八分酒意：「你我之外還有另外四個合夥人。」

「他們是誰？」余老福問：「一定要這樣多人才幹得成嗎？」

「人少就吃不下，非要五六個人不可，否則，我也不會邀你合夥。」大水牛打了個酒呃道：「他們就是上一次與我合夥做了那單買賣的夥計。」

「原來是他們。」余老福吐口氣道：「剛才是我一時口快說錯了話。」

「沒關係，」大水牛擺擺手道：「說什麼你我也是兄弟，老實對你說，我雖然邀你加入，但還要看他們的意思怎樣才能決定。」

余老福不由皺了皺眉頭，有點不悅地道：「亞牛……」

大水牛擺手截斷他的話道：「大哥，我知你想說什麼，但他們人多，自然要經他們同意，上一次那單買賣要不是他們，憑我一個那裏做得成？不過，我今晚會帶你見他們，相信他們會同意你加入的。」

余老福只好點頭道：「既然這樣，我也不再說什麼了，打响了頭一炮之後，我仍然想獨來獨往。」

大水牛明白地點點頭：「這我明白，人多目標大，但若不是這樣，很難做到大買賣，大哥，你以前單人匹馬，做過上萬的買賣沒有？」

余老福有點慚愧道：「這倒沒有。」

「這不就是了？」大水牛噴着口沫道：「我已打算做幾單大買賣之後，便洗手不幹，不愁吃穿了。」

「但我還是喜歡單人匹馬去幹，危險性小些。」余老福堅持自己的原則！

大水牛一口喝了杯中餘酒，道：「時候也不早了，咱們走吧。」

說時揚手招來伙記。

余老福爭着會帳，大水牛說什麼也不肯，說他贏了錢，余老福只好由他會帳。

智鬥悍匪　捕手逞雄

天上有星有月，夜風一陣一陣吹來，頗爲涼快，余老福本來有六七分酒意的，但現在已醒了三四分。

大水牛的酒意也消了一半有多，當先朝墟口那面走去！

街上只有一兩個行人，余老福心內可急得很，因爲他直到現在，還未見過蕭原面，心裏盡管急，但他不得不跟着大水牛朝墟口走去。

走到墟口，大水牛停下來道：「大哥，你等等我，我去方便一下。」

余老福點點頭，停下來，看着大水牛朝墟口黑暗處走去，心裏却焦急得要死！

一聲狗吠就在這時候從他身側傳來，他不由心跳了一下，很自然地循聲望去。

他看不到狗，却看到一條影子伏在一處，只有他那個角度才可以見到的牆角側向他打着手勢！

他一看到那手勢，雖然看不清那人影的臉貌，但也知道那人是蕭原。

這時，他才放下心來！

從那手勢中，他知道蕭原會暗中綴着他們！

他朝蕭原點了一下頭，表示明白他的意思，然後扭回頭，望向大水牛。

大水牛脚步很快地朝他走來，對他道：「大哥，咱們走。」

余老福搶上兩步，與大水牛併肩走着，問道：「要走多遠？」

大水牛邊急行邊道：「大約要半個小時左右。」

余老福「嗯」了一聲，不再說話，與大水牛疾行前去！

幸好天上有月有星，可以看到道路，走起來不大困難。

大約行了一刻鐘，大水牛轉入左邊一條小徑中，脚步依然很急！

這條小徑只容一個人單行，所以余老福只好跟在大水牛後面。

這條小徑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路，連余老福也分不清朝那個方向走了！

但他却很鎭定，因爲他知道蕭原在後面暗中跟着。

前面陡地一暗，余老福差點沒有被一叢野草絆倒，看清楚了，原來是走進一爿雜樹林中！

這爿雜樹林看來不大，因爲走了不到一支烟的時間，就走出了！

前面豁然開朗，十數丈外有兩間屋子，仍然有燈光透出來。

屋子的背後，是一座高插了半天的黑影，看眞了，原來是一座山。

大水牛脚步不停，走近了五六丈後，一聲狗吠傳來，跟着响起一聲叱喝：「誰？」

「是我，大水牛。」大水牛忙答道。

狗吠聲又响起，但立刻被喝止了。

余老福眼看耳聽，心裏不由有點緊張起來！很快，便走到那兩幢屋前！

從左面屋角的暗影中，閃出一個人來，手上明顯地拿着一支比長鎗短一些的槍，正指着余老福：「他是誰？」

大水牛忙解釋道：「他就是昨日我向你提過的把兄余老福。」

那人嗯了一聲，將鎗垂下來，大水牛才朝屋門口走去。

余老福當然是亦步亦趨。

那兩扇半掩着的門在大水牛來到門前時，忽然大開了。

大水牛一步跨了進去！

余老福亦只好硬着頭皮跨進去。

在兩扇門大開的剎那，他已一眼瞥到屋內有三條漢子，及至進入屋內，他看清楚了那三條漢子的身形面貌。

其中兩個坐在桌前、面向門口的漢子皆生得粗悍異常，一嘴一臉鬍鬚，雙眼兇光閃閃，赤着上身，展露出一身扎實的肌肉！

驟眼看去，兩人很難分辨，幸好左面那個是光頭的。

第三個就站在靠門口的旁邊，一條腿踏在板櫈上，生得沒有那兩人兇惡，但却有點陰沉，年紀也輕些，大約三十出頭。

余老福跟着大水牛進入屋內，那三人的六道目光，全集中在他的身上！

余老福立刻感到那六道目光像六根尖釘刺在他身上般，令他渾身不舒服！

但他却裝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色。

屋外那個人却沒有跟進來。

從這一點已可看出他們很警惕小心。

「他就是你的把兄余老福？」光頭漢子朝大水牛問。

大水牛忙道：「刁老大，他就是。」接着笑道：「我帶他回來，是想徵求你們的意見，他想加入做買賣。」

「嗯，這一點不成問題，請坐下再說。」光頭漢子刁老大朝余老福伸伸手。

余老福笑一下，在桌前一條櫈子上坐下來。

大水牛就坐在他身邊。

桌子上放着幾隻髒碗碟，兩個空酒樽，除了他們五個人之外，似乎沒有別的人了！

「大哥，這位是刁老大。」大水牛向余老福介紹，跟着指指刁老大旁邊的漢子

道：「這位是曹老二。」接轉向那位脚踏板櫈的道：「那位是于老三，外面那位是徐老四。」

余老福連忙站起，抱拳朝三人一一行禮。「余某人有幸結識三位，久仰了。」

刁老大等三人亦抱拳還禮。

大水牛朝余老福道：「大哥，上一次那單大買賣，就是與刁老大四位幹的。」

余老福在心裏暗道：「這四人看來果然不簡單！」表面上却裝出欽佩的樣子，連聲道：「那單買賣那樣大，四位却能够做成，不簡單，不簡單。」

刁老大哈哈一笑道：「算不了甚麼，咱們以前幹的買賣更大。」

聽刁老大等人的口音，余老福猜他們可能是雲貴那面的人，他順着刁老大的口氣，笑道：「我看刁兄也是位幹大事的人物。」

刁老大哈哈大笑道：「我却聽亞牛說，余兄你以前是獨行其事，怎麼現在有興趣入伙做買賣？」

余老福嘆口氣道：「這事說來一言難盡，不瞞三位，余某三年前曾被人捉到，那人却不將余某捉到官府，却要余某從此洗手不幹，余某權衡之下，當然只有答應，在一條窮山村裏耕種爲生。唉！那種苦日子眞難捱，余某終於忍受不住，於個多月前跑了出來，想再幹買賣，那知身上無錢，無辦法弄到一桿『炮』，想幹也幹不成，後來硬着頭皮幹了一單，由於沒有鎗，買賣不成，反而差點被那些護院的打手射殺，無奈之下，去求昔日的朋友，那些朋友却雙眼像生在額頭上，一個也不肯伸手帮一把，余某這就慘了，祇好四處遊蕩，差一點淪爲乞丐，天幸在墟上遇到亞牛，承他還念舊情，加以接濟……我亦想幹一單買賣，重振聲威，恰好亞牛說諸位在不久要幹一單大買賣，並邀我加入，這是余某的一個機會，余某便答應了。」

頓一頓續道：「但余某聲明，只此一次，那單買賣幹完之後，余某仍想走獨木橋。」

「嗯，咱們這單買賣確實是要多一些人，你既然是亞牛的把兄，咱們同意你加入合作。」

余老福忙感激地道：「多謝刁兄對余某的信任。」

「余兄，聽亞牛說，你是被一個叫蕭原的捉住的，聽說此人很厲害，在他手下，還未有人逃脫過。」一直沒有說話的曹老二突然問。

余老福心中暗驚，表面上恨恨地道：「不錯，要不是那姓蕭的，余某也不至弄到今日這田地！」

吁口氣續道：「這人確厲害，不論我匿藏得多隱蔽，他也有本領將我找到，他一直追尋了足足三個月，鍥而不捨，最後還是被他捉住了。」

「聽說這一次他又插手追捕咱們，你有沒有聽聞？」于老三陰沉地問道。

余老福想不到這位于老三會向他問出這問題，一時間想不出怎樣回答才好，但又不能想清楚才答，於是他只好答道：「這一點我倒沒有聽說過。」

「眞的沒有聽說過？」于老三陰沉地冷笑道。盯着余老福那顆紅鼻頭。

刁老大與曹老二亦目光瞬也不瞬地瞧着余老福，甚至連大水牛也盯着他。

氣氛在這剎那一下子凝重起來。

余老福心知有點不妙，但又想不出破綻出在哪裏，只好毫不猶豫地道：「眞的沒有聽說過。」

「那你是怎樣知道亞牛在這一帶的？」于老三的話氣冷得令人在這大熱天時會起鷄皮疙瘩。

余老福知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苦笑笑道：「我根本不知亞牛在這裏，我流浪到這裏，無意中見到他的，還是他先招呼我呢！」

「只怕不是這樣吧？」于老三語聲更陰沉。

「你這是甚麼意思？」余老福勃然變色，霍然站了起來。

刁老大曹老二俱是臉色一變，但却沒有動，大水牛一見勢色不對，忙站起來，按着余老福的肩頭道：「大哥，有話好說，快坐下。」

余老福却不坐下，氣憤憤地道：「他們既然懷疑我，亞牛，那我只好走了。」

大水牛忙道：「大哥，他們不是不信你，只是隨便問問，你不要多疑。」

「哼，他既然來了，還想走！」曹老二狠狠地哼了一聲。

余老福霍然變色，怒聲道：「買賣不成仁義在，你們這是甚麼意思？」

「意思就是要你乖乖地留下來。」刁老大重重地一拍桌子。

「好大的口氣！」余老福霍地跳開一步，拔出了腰間的短鎗。

大水牛愕了一愕，忙道：「大哥，有話好說，動刀動鎗幹麼？」

刁老大等三人在余老福拔鎗時，連眼也沒有眨一下，坐着紋絲不動，一副不將他放在眼內的樣子，甚至連在屋外放哨警戒的那位徐老四，也沒有入來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因爲在屋外的徐老四肯定聽到屋內的動靜。

那麼，這就透着古怪了。

刁老大他們若不是有持無恐，斷不會這樣鎭定。

但這時余老福已無暇想及這些了。

「哼哼，你若是心中無鬼，何必這樣緊張？」于老三輕蔑地盯着余老福手上不斷移動的鎗咀。

余老福一邊向屋外移，一邊惡狠狠道：「是你們不够朋友，迫我這樣做的。」

「你說錯了！」刁老大嘿嘿一笑道：「應該說是你迫咱們這樣做的。」

「大哥，若不是于老三在賭館內看到你與那位姓蕭的鬼鬼祟祟，咱們又怎會懷疑你？」大水牛這時變了臉色。

余老福聽得悚然一驚，但仍裝出委屈的樣子道：「亞牛，連你也這樣說？不相信我？」

大水牛惡聲道：「不是我不相信你，若這時我還相信你，只怕不久之後，我與刁老大他們四位會被押到法場鎗斃！」

余老福不由怒道：「亞牛，你竟然不顧手足之情，將我騙來這裏！」

大水牛獰聲道：「是你不顧手足之情在先，這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我還不想

死，也不想坐牢！」

余老福不由慘笑道：「好！既然被你們識穿了，好歹也拉四個一同上路！」

說完，握鎗的手臂一掄，食指猛扣！

刁老大曹老二于老三及大水牛在余老福開鎗時，竟然不閃不避，像生就銅皮鐵骨，不懼子彈一樣，而且還露出一副捉弄的笑意。

既然開鎗了，應該有鎗聲響起才是，但却一下鎗聲也沒有响起，只聽到「得得得」幾下响聲。

余老福不由怔住了。

刁老大等人却大聲笑起來。

那是得意與嘲弄的大笑！

「余老福，別發呆了，你看看鎗匣內的子彈！」刁老大得意地道。

余老福被刁老大一提，心中一動，已猜到鎗匣內的子彈可能是空彈壳，不由怒視着大水牛，叱道：「亞牛，你好陰毒，我識錯了你！」

大水牛惡毒地道：「你現在才知道識錯了我，太遲了，是你不仁在前，怪不得我不義於後。」

于老三陰陰笑道：「其實，咱們自你一進墟，就注意上你了，你不該在賭場中與姓蕭的見面，却被我看到了，哈哈，若不做得似模似樣，替你弄到那支駁壳鎗，令你相信咱們不懷疑你，又怎能輕易將你誘來這裏？」

余老福肺也氣炸了，猛吼一聲，脫手將手中鎗擲向大水牛。

大水牛冷不提防，急急閃身，那支短鎗仍然砸在他的肩頭上，砸得他痛叫出聲，身形幌了幌，差點站不穩。

余老福短鎗甩出之後，豁出去了，瘋虎一樣猛撲向大水牛。

但一聲斷喝却令他僵住了！

「別動，否則斃了你！」喝聲夾着一下震耳的鎗聲。

余老福的脚下暴洩起一蓬泥土。

也就在這刹那，大水牛悶聲不响，搶先一步，一拳猛擊向余老福的下盤。

余老福立刻痛叫一聲，身形旋即仰着摔倒在地上。

在摔倒的刹那，他瞥到開鎗喝止的他的原來是守在屋外的徐老四，他的手上赫然握着一支德國造的衝鋒鎗。

這種衝鋒鎗很輕巧，沒有步鎗笨重，但却可以連射五十發子彈，亦可以點發，威力稍遜機鎗，是一種非常犀利的武器。

大水牛這時變得兇猛非常，跟着飛起一脚，踢得余老福一連滾了兩滾，痛入心脾。

「將他綁起來！」刁老大仍然端坐不動。大水牛立刻從牆上取下一綑足有拇指粗的麻繩，手法熟練地將余老福綁了個結實。

余老福一雙眼噴出火來，「呸」地吐了一口唾沫在大水牛的臉上。

大水牛「哇」地叫了一聲，一掌力打在余老福的左臉頰上，余老福的臉頰立時腫漲起來，五道指痕淸晰可見。

刁老大這時站起來了，並且解下腰間那條足有半只巴掌闊的軍用皮帶，慢慢踱到余老福的身前。

余老福綑綁着在地上，那樣子就像一頭待宰的羔羊，但他却毫無懼色。

刁老大獰笑幾聲，「呼」地揮舞了一下手上的皮帶，陰陰地道：「余老福，你若識時務，那就合作點。」

余老福却悶聲不出，乾脆閉上眼睛。

刁老大臉色立時一變，怒哼一聲！「啪」一下暴响，皮帶抽在余老福的身上。

余老福身子猛地一抽，身上的衣服立刻裂開來，現出一道血紅的痕跡，並且有血水冒沁出。

「嘿，有種！」刁老大刹時像瘋了一樣，一口氣抽了七八下。

「辟辟啪啪」的脆响聲像爆竹一樣响起，余老福身上衣服破碎不堪，身子在地上打滾不已，身上血紅的痕跡縱橫交錯。

但他依然一聲也沒有哼出。

這一來，更加激發起刁老大的兇性，怒吼一聲，皮帶如暴雨一樣沒頭沒腦地朝余老福迎頭抽下！

余老福這一次再也忍不住了，大聲慘叫起來。

刁老大仍然狠狠地抽了三四下，才停手喘起來。

余老福這時全身衣褲破碎不堪，幾乎赤裸。全身上下佈滿了血痕，甚至連臉上也有兩條，模樣慘極了。

而他亦呻吟不已。

曹老二等人看到余老福那樣子，臉上皆露出痛快的表情！

他們簡直不是人，是獸禽！

說他們是禽獸一點也不過份，因爲若是稍有人性的也不忍卒睹，更不會洗刦渡頭墟，殺了十八個人，姦了十一個婦女。

「嘿嘿，老子還以爲你的骨頭硬得過皮帶！」刁老大仍然喘着氣，臉上現出一種獸性的興趣。

「現在應該說了吧？」刁老大惡狠狠地道：「說，姓蕭的落脚何處？」

余老福除了呻吟聲，一個字也不說。

刁老大立刻又暴怒起來，像瘋了般道：「我看你說不說！」每說一句，就抽一下。一連說了有八九句，當然也抽了余老福八九下。

余老福的身上又添了幾道血痕，每一下抽在他身上，身子便暴抽一下，三四下之後，又忍不住慘叫起來，最後悽慘地叫道：「我說！」

刁老大這才停止了鞭打。

「快說！」刁老大吼喝一聲。

余老福這時簡直不成人形，哀求的道：「先給我一口水。」

刁老大朝大水牛打了個眼色，大水牛於是從桌子上拿來一個茶壺，身也不變一下，就那樣高高地傾向余老福的咀巴。

余老福被冷水淋在臉上，神智一淸，也更感痛楚，總算喝了兩口水。

他舐舐咀巴，呻吟着道：「我說出來有什麼好處？」

刁老大陡地大笑起來：「你還想要什麼好處？」

余老福遲疑了一下道：「我要你們放了我，否則，我死也不說。」

刁老大目中兇光又閃，但却被曹老二的話消去了：「老大，主要的威脅是姓蕭的，只要能將他解決，放了他又何妨？」

說話時，連連向刁老大打眼色。

刁老大自然明白曹老二的意思，摸着下頷，裝出一副思考的樣子來。

「刁老大，請看在我的面子上，答應他吧。」大水牛也裝模作樣地向刁老大懇求。刁老大眼珠轉了一下，很大方地道：「唔！好吧，看在亞牛的面子上，只要你說出來，我答應放你。」

余老福哼哼唧唧道：「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刁老大在心裏暗笑不已。

余老福這才喘了口氣，忍着身上的劇痛，說道：「他每天晚上皆到墟外那間大仙廟過夜的！」

刁老大一聽，目光陡亮，逼問：「絕無虛假？」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還能騙你們嗎？」余老福慘然回說道。

刁老大想了一下道：「諒你也不敢騙咱們，否則，要你再嚐嚐老子的手段！」

接轉對曹老二道：「老二，我與你及亞牛立刻趕去大仙廟，將姓蕭的解決；老三，你與老四看着他！」

曹老二與于老三皆應聲點了下頭。

余老福却叫道：「你們還未將我解開放我走？」

刁老大陰笑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待咱們去解決了姓蕭的再放你！」

說完，朝于老三打了個眼色。

于老三立刻還了一個會意的眼色。

於是，刁老大將外衣穿上，從牆角處拿起一支德國造的衝鋒鎗！

原來他們竟然有兩支這樣犀利的衝鋒鎗，怪不得他們够胆洗刦渡頭墟了！

曹老二身上竟然帶了兩支匣子炮。

他們的裝備倒是不簡單。

刁老大向于老三再交待了幾句，才與曹老二大水牛走出石屋。

余老福看着他們出去心中暗喜不已。

× ×

蕭原匿在那爿很小的樹林中，盡量透過枝椏打量着那兩間屋子的情形。

由於他知道有狗，所以他不敢貿然潛出樹林，恐防被狗發現。

他在聽到余老福的怒吼聲，及刁老大的厲喝聲後，便知道事情有點不妙了。

過一會他又聽到刁老大等人的大笑聲，不一會再聽到余老福那撕心裂肺的慘叫聲，他已知道余老福的身份被他們揭穿了，心中又急又憂。

余老福慘叫聲聲入耳，蕭原感到像自己也被鞭打那樣難受，甚至更加難受，要不是他將余老福拉出來辦這件事，余老福又怎會受這苦，他幾次想不顧一切衝出去解救余老福，但理智却遏止了他的衝動。

他若不是頭腦特別淸醒，理智過人，相信他也活不到現在，早已死在那些被他追捕的兇惡對頭手下了。

他忍受着心中的難受，緊咬着牙齒，靜靜地等待下去。

果然不久之後，他就看到有三人條影從石屋中走出來，一直走向樹林子。

他心中先是一驚，以爲余老福熬不住將他招了出來，但想了一下，他立刻否定了。原因是他對余老福這個人很有信心，也相信他的爲人，否則，他當年也不會義釋余老福了。

奇女子傳奇故事

黔婁夫人

文風

在中國春秋末年（公元四五三年頃），齊國出了一位有名的賢人，這位賢人複姓黔婁。

黔婁在當時以高風亮節著稱，不求仕進。魯恭公欲以爲相，齊威王欲聘爲卿，都不就。齊國每次遭遇外敵侵略，齊王總是徒步去拜訪他，問以退敵的方略，每次都轉危爲安，齊國的人民崇拜黔婁如萬家生佛，但他一貧如洗，以苦節獨行來感化世人，與孔子積極進取的主張不同。

黔婁的偉大精神影響到他的妻子，傳說這位夫人本來是貴族家庭的嬌女，因爲仰慕黔婁的品德，出嫁以後就盡棄鉛華，躬操井臼，而且親到田間工作，當時各國的國君以及一切達官顯宦，看到黔婁一家的貧困，紛紛自動餽贈，但全被婉拒，他倆完全靠個人的勞力，來支持最淸苦的生活，而又絕非沽名釣譽，所以益發受到世人的尊敬。因爲窮，黔婁先生死時，竟至衾不蔽體。孔子的門人曾參往弔黔婁先生，黔婁夫人讓曾參瞻仰她丈夫的遺容，曾參看到黔婁的遺體悽淸的擺在破窗之下，墊着一床爛蓆子，那一條遮蓋屍體的布被又太短，蓋了頭就蓋不了脚。曾參就主張把布斜蓋着，這樣可以遮掩頭部和足部，因爲當時的習俗 屍體不能掩蔽是可恥的。曾參對黔婁夫人說：「斜其被則歛矣。」可是夫人不以爲然，她嚴正地回答道：「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志也！」曾參沒方法再說話，內心裏更敬佩他們夫婦在人生態度上一點不苟且，反而覺得自己太形慚愧。

曾參又問了：「黔婁先生死後將何以爲謚？」黔婁夫人答道：「以康爲謚。」曾參覺得奇怪，就問道：「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者手足不歛，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黔婁夫人聽了，回答他道：「先生生時，魯君欲任爲相，先生辭而不受，齊君欲聘爲卿，先生亦辭不受，是有餘貴也。齊君曾贈先生粟三十鍾（一鍾等於六斛四升），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生時，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以康爲謚，誰曰不宜？」曾參聽了連連說：「惟斯人也而有斯婦！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黔婁夫人從此收了不少的學生，專心教育工作，繼承丈夫的遺志，以仁慈勤儉，安貧樂道爲教育方針，她們的賢德，詳載於高士傳，通志及濟南府志等書，兩千五百年來，黔婁夫人被稱爲中國歷史上最賢慧的妻子。

再一想，他立刻想到，余老福可能將他供了出來，但却是假供，目的就是想誘開一部份人，好讓他去救他。

想到這一點，他立刻敏捷地閃到林邊，爬上一棵樹上。

居高臨下，他透過枝葉縫隙，依稀可以看到大水牛那粗壯的身形當先走入了林子中，後面跟着的當然是刁老大曹老二，只不過蕭原却不認識。

他由於在鎮上見過大水牛，所以從身形認出他。

大水牛三人一直穿林而過，走出了林子，直往墟那面急奔而去。

他於是吐了口氣，知道自己的猜想沒有錯。

他在樹上再待一會，凝神傾聽了一下，確定了林中沒有別的人，才從樹上溜下來。

現在他必須立刻採取行動，而首先解決守在屋外的徐老四。

他在林子內已窺到屋外有一個人影在持槍來回巡視。

最討厭的還是那頭狗。

稍一不愼就會引起牠的狂吠，那就很難解救余老福了，只怕連他也脫不了身。

思忖了一下，他開始行動了，弓着腰，從林子的側面夜貓子一樣疾朝屋子那面竄了過去。

大約距屋子約五六丈左右，他停了下來。爬在地上，從小腿側拔出一把鋒利的尖刀，將手上的鎗交到左手，將尖刀拿在右手上。

他跟着將鎗放在地上，摸了兩顆碎石子，手腕一抖，擲向身前約一丈的地上。

石子落地，發出兩下「噗噗」的沉响，在靜夜中聽來，特別响。

狗的耳鼻特別靈敏，牠立刻聽到了那兩下响聲，悶嗥一聲，撲奔過來。

守在屋外的徐老四却聽不到石子落地聲，他驟然看到那條狗撲奔向屋側面約五丈的地方，立刻戒備地將鎗指向那個方向，食指緊緊扣在扳機上。

只要有一點不對，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子彈射出。

那條狗剎那奔到石子的地方，邊嗅邊抓爬起來。

也就在剎那，蕭原又抖腕擲出了兩顆石子，這一次却擲向屋角那面。

這一次石子落地聲，被徐老四聽到了，很自然地，他心頭一跳，將目光移向屋角那面。

那條狗也聽到，將頭抬起，扭向屋角那面。

蕭原手中的尖刀就在這剎那電閃般飛出！

他預早已在刀身上塗上泥土，所以刀飛出，沒有閃出白光。

雖然是在夜晚，而且已很夜了，但月亮却越夜越亮，相距約丈許，蕭原能够很清晰地看到那條狗的頸脖部位！

他是謀定而後動的，而且也是覷準了才擲出那柄刀，又値那條狗抬頭扭側，刀恰在那剎那擲出，「奪」地射中了那條狗的頸部要害部位！

那條狗只能發出一聲很低悶的叫聲，摔在地上，四脚一陣掙動，但只掙動了一會便不動了。

看來蕭原這一次很幸運，那柄尖刀可能射在那條狗的咽喉上，所以那條狗不能吠叫出聲。

那條狗的中刀悶叫聲，徐老四也聽到了，但他却不以爲意，還以爲那條狗像往常一樣在找尋東西時，發出的低叫聲，他甚至沒有去看一眼那條狗。

若是那條狗慘嗥狂吠，他一定會扭頭去看一下。

這時他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屋角那面發出响聲的地方，正小心翼翼地一步步掩上前去。

所以他也沒有發覺蕭原正手脚併用，貼地疾「遊」向那條狗倒下的地方。

蕭原終於爬到那條狗前，伸手一摸，便知道沒了氣，接伸手拔出揷入狗頸的尖刀，然後將那條狗屍撐起來，他則鑽入狗肚底下，驟眼看來，那條狗像活的一樣。

他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目光一直緊緊盯着徐老四的人影，尚幸徐老四被屋角那兩下响聲吸住了，無暇顧及其他，待到他將那條狗弄起來，徐老四依然戒備地走向屋角那面。

至於屋內的于老三却聽不到外面的動靜，而他的職責似乎亦是看住余老福，這時他正拿着一支匣子炮倚站在門邊牆角，咀角噙着一絲冷笑，看着余老福。

余老福却閉着眼，口裏不斷發出呻吟聲。

徐老四終於掩到屋角，這剎那間，他全身神經繃得緊緊地，如臨大敵。

蕭原也就覷準機會，「揹」着那條狗屍，手脚並用，迅捷「奔」向徐老四。

乍看起來，眞的很像一條狗在奔走。

這當然亦要靠地上那足有半尺高的野草的掩飾。

幾丈的距離，很快便「奔」到了，徐老四這時亦搜索過，却什麼也發現不到，當眞是虛驚一場，不禁吁了口氣。

但他立刻又神經緊張起來，因爲他聽到他的身後有响動。

他霍然一個轉身，手上的鎗亦指向發出响聲的地方。

只要一有不對，鎗咀就會噴出熾烈的火光。

却原來是那條狗「奔」到他的身後。

他立刻鬆了一口氣。

緊扣在扳機上的食指也隨之一鬆。

這一鬆，他却將鬆到地獄！

那條狗猛地竄起來，撲向他的上身！

他也不以爲意，因爲這條狗和他很熟，平時他經常與牠玩，牠也有這樣的親熱動作，他還以爲那條狗又與他親熱，不由亦俯下身來。

他的視綫被撲起的狗身遮住了，所以，他看不到從地上竄起來的蕭原，也看不到蕭原手上執着的那把尖刀！

直到冰冷的刀鋒刺入他的心臟部分，他才驚覺不好！

可惜已經太遲了。

他張口想叫，早有準備的蕭原已一掌捂在他的咀巴上，硬生生將他叫出口的聲音捂在咀巴內，握刀的手接一絞一抽！

徐老四的身軀猛烈地抽搐了幾下，手上的鎗一鬆，掉落在地上。

幸好那是泥地，又長了草，不致弄出太大的聲响。

但蕭原還是飛快地將徐老四的屍體放倒在地上，爬下來，望着有燈光透出來的門口。

門口那邊却沒有動靜。

蕭原這才吁了口氣，將徐老四那枝鎗檢起來。

一看之下，他不由大喜過望，得到一支這樣犀利的鎗支，無異如虎添翼，他信心大增。

但他還是按照先想好的計劃行事。

他站起來，張望了一下，沒有任何異樣，於是持鎗朝門口那邊走過去。

他的脚步放得很輕，離門口還有兩三尺左右時，他陡然發出一聲怪怪的叫聲，然後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他之所以發出怪叫聲，當然是想引起屋內人的注意，以爲他——假扮的徐老四遇到意外，那必然會衝出來看一下，那就中他的計了，另一方面，他那樣叫，亦是想混淆屋內人的聽覺，一下子聽不出叫聲不是徐老四發出的！

屋內的于老三一聽到外面的怪叫聲及倒地聲，自然以爲是徐老四出了事，臉色一變，整個人像裝了彈簧般蹦跳起來，一閃身搶到門邊。

不過他却很謹愼，沒有貿然衝出去，而是貼在門邊，鎗咀向外，喝問：「老四，你怎麼哪？」

但他聽到一陣含糊不清的哼唧聲。

所以他聽不出那聲音有異，還以爲是徐老四發出來的。

但他仍然不出去，傾聽了好一會，聽不到有任何其他可疑的是異响之後，他才一矮身，像只貓一樣竄了出去。

屋外什麼動靜也沒有，他不由怔了一下，目光四下一掃，月光下，空空蕩蕩，於是他轉向側躺在牆邊暗影下，仍在哼哼唧唧的人影身上。

最顯眼的是，他看到那支德國的衝鋒鎗，但由於夜半很漆黑，所以他看不清那人的模樣，因爲那人是面向牆的。

但他却認定那人是徐老四，是因爲那支德國造的衝鋒鎗。

於是他直起身來，邊走前去邊叫道：「老四，你怎麼哪，發生了什麼事？」

他眼中的老四却倏然一個轉身，鎗咀亦隨之轉了過來，火光一閃，「砰」然一下鎗聲响起，于老三立時如遭雷殛一樣，身形猛地幌了一下，發出一聲很短的慘叫，便仰摔在地上，心胸部位「突突」地冒湧出大股血泉，一雙眼却睜得老大——他是死也不相信「徐老四」會殺他！

也許，在他臨死那一刹，他還以爲徐老四想挾贓潛逃而殺他呢！

蕭原捷若野豹一般躍起來，一閃身，衝到門邊，背脊一靠，手上的槍伸了入屋內。

「來的可是蕭老大？」屋內傳來余老福的沙啞叫聲。

原來余老福在鎗聲响起，于老三慘叫中，已猜到來的可能是蕭原，及至見一支鎗咀伸入屋內，却不見人影，更加肯定了，於是叫出聲！

「屋內沒有別的人了，只有我。」余老福再叫出聲。

蕭原一聽，心中高興不已，一邊叫：「余老福，你沒什麼事吧？」一邊說一邊衝進屋內。

「還死不了。」余老福呻吟發出聲。

蕭原衝進屋內，果然沒有看到其他人，就只有余老福一個人被綁着躺在地上，那樣子慘不忍睹。

余老福却竟然咧開嘴笑笑道：「蕭老大，我算準你一定會來救我的，所以我『供』了你出來，分散了他們的人手。」

蕭原蹲下來，用尖刀割斷余老福手脚上的繩索，有點不安地道：「你覺得怎樣？看起來你傷得很重。」

余老福却咬牙道：「這點傷還不至令我不能動，哼！我要生擒活捉他們，讓他們嚐嚐監牢的滋味！」

蕭原一邊扶起余老福，一邊道：「嗯，你現在一定要堅持下去，無論如何也要堅持到將那三名匪徒捕殺！」

余老福却道：「放心，我不是草桊的，拿那壺茶過來，讓我喝幾口。」

蕭原走過去將整壺茶拿過來給余老福，余老福立刻雙手捧起來，往口裏倒。

蕭原乘這機會在屋內找了件衣服及一條褲子給余老福穿上。

余老福也不管合不合穿，三扒兩撥穿在身上，倒也適合穿着。

蕭原經已走出屋外，將于老三的那支匣子炮檢起來，走入屋遞給余老福。

余老福握着那支鎗掂了掂，切齒道：「這一次看他們還能兇得了，我要他們像狗一樣趴在地上！」

接着像省起了什麼般，續道：「蕭老大，那位刁老大有一支你拿着的衝鋒鎗，可不好對付。」

「只是得一支嗎？」蕭原望着余老福問。

「只有一支。」余老福肯定地道：「啞牛與那位曹老二身上帶着的是短火，我看得清清楚楚。」

「哈，那我這支傢伙也不是吃素的，他們雖然有三個人，但只要用點計，就可以殺敵取勝！」

「那就要快點了，這裏離渡頭墟不太遠，他們發覺上了我的當後，一定會很快趕回來。」

「那事不宜遲，咱們這就出去佈置一下，等他們回來。」蕭原說時却望着余老福，眼中盡是關切之色。

余老福明白蕭原的眼色中所含的意思，忍着身上的傷痛，挺一挺胸，大步走了出去。

蕭原目中不由露出敬佩之色，亦跟着出去。

× × ×

越夜，月亮越圓，也越亮，在融融的月色下，大地像披上一層柔柔的輕紗，唧唧的虫鳴聲此起彼落，在這炎熱的夏夜中，染上了一層寧謐的色彩。

大約距蕭原余老福走出屋外不到半個鐘頭，林子外頭那條小徑上，傳來一陣急驟雜亂的脚步聲。

很快，三條人影便急促地奔到林子前，當先一人，正是那位刁老大，後面跟着的當然是大水牛與曹老二。

刁老大一張臉陰陰沉沉的，直咬着牙，雙眼却兇光直射，這時余老福若是在他眼前，他一定會活活撕開他兩爿。

不用說，他們當然是撲了個空，白跑一趟，否則，他們也不會這樣恨得牙癢癢的。

三人一齊走進了樹林內。

他們却不知道，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邊緣。

蕭原與余老福一直就藏匿在林子內，刁老大與曹老二大水牛一進入林子，就落在他們的眼內。

兩人是分開藏在林子的兩邊，左右監視着刁老大他們，不過他們却沒有乘這機會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雖然這是大好機會，但若是一擊不中，在這黯黑的林子內，那就很難一下子撂倒對方。

他們要等待對他們最有利的時機才動手。

終於讓他們等到了。

刁老大三人一行奔出了林子，老遠就看到那兩間屋子，也看到左面那間從敞開的門口透出來的燈光。

表面上一切無恙，但他們却忽略了一點，就是看不到負責在屋外巡視的徐老四，還有那條狗。

一走出林子，刁老大就氣恨恨地大聲道：「他媽的，那老小子竟然敢騙咱們，我要好好地消遣消遣他，看他還敢不敢再騙老子！」

「老大，先將他那顆紅鼻頭割下來，免得看着就刺眼！」曹老二格格笑起來。

「然後再慢慢一刀一刀割他的肉！」

大水牛却忽然叫起來。「刁老大，怎麼不見徐老四在走動？」

「嗯，還有那條大黑狗。」刁老大被大水牛提醒，猛然停下來目光四下掃視。

「老大，怎麼會這樣靜？咱們說話這樣大聲，老三他們應該聽到，怎不見他們走出來？」曹老二也感覺到有點不對。

「莫非那老小子施了招調虎離山之計？誘咱們分散人手，而姓蕭的則早已潛來這裏？」刁老大外表粗魯，但心思頗細，思想及反應都很快。

「刁老大，這點很有可能，于老三他們大概已經……」大水牛語聲有點不穩定起來。

「老大，咱們現在怎辦？」曹老二有點心慌地問。

「鎮定一點，在未弄清楚之前，不要自亂陣腳，現在咱們散開來，悄悄掩上前去，看看屋子內的情形再作打算。」刁老大不愧是老大，神態很冷靜。

「不用去看了，于老三他們已經在黃泉路上走着了！」有人忽然在林子內喝叫出聲。

刁老大三人一聽，心頭猛地一震，刁老大的反應最快，猛地一個轉身，手上持着的鎗跟着响起，「噠噠噠」一輪鎗火掃射向林中發出聲音的地方。

「砰」然一响，從林子的另一個方向响起一下鎗聲，鎗聲嗤地從刁老大的耳邊，掠過嚇得刁老大疾忙蹲下來。

而曹老二大水牛則早已一骨碌伏在地上。

「別妄想頑抗了，你們已經暴露在咱們的鎗嘴下，乖乖地舉起手站出來，否則不客氣了。」

離剛才發出喝聲約兩丈外的林子中，又傳出喝聲。

好明顯，剛才那發出喝聲的人在喝聲出口時，早已敏捷地竄了開去，所以刁老大那一轉鎗火射不中那人。

刁老大咬着牙，食指一扣，「噠噠噠」又掃出一輪鎗火。

但却只有枝葉被擊斷碎落的聲音，却聽不到人聲，顯然又射不中林中的人。

像此响彼應一樣，林子的另一處地方亦掃射出一排子彈，嘯嘯的子彈掠空聲壓得三人緊緊貼在地上，不敢稍爲抬頭。

「好了，你們若還不乖乖地舉手站起來，下一輪鎗彈就不是從你們的頭上射過，而是射在你們的身上！」那喝聲又從林中另一個地方傳出來：「別以爲你們手上有一支衝鋒鎗就奈何不了你們，你們剛才也看到，咱們手上也有一支。」

那人在這段時間內最少換了兩個地方，因爲語聲從兩個地方傳出來。

「老子才不信你小子亂唬人！」刁老大喝叱聲中，猛地挺起身，又朝林內最後傳出喝聲的地方掃了一排鎗彈。

但在林子的另一邊响起一下清脆的鎗聲。

刁老大的身形應聲幌了一下，發出一聲痛叫，摔倒在地上。

曹老二剛想抬頭放鎗，見刁老大受傷倒地，嚇得動也不敢動。

大水牛自然也不敢動，但他却偷偷地往後移動。

林子內立刻掃出了一排鎗彈，鎗彈「噗噗噗」地射在他脚跟後的地上，嚇得他縮脚不迭，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動了。

「別想溜，你們一個也走不了，我數三下，若再不舉手站起來，那你們就趕去黃泉路追于老三他們吧！」林中那人顯然又換了一個地方，開始數起來，「一——二——」每數一下，就換一個地方，林中那人顯然很小心機警。「三！」

「三」字剛傳出，曹老二、大水牛三魂皆冒地一下子從地上站了起來，忙高舉雙手。

「別開鎗，咱們投降！」大水牛惶聲叫。

「將手上的鎗拋出來！」林中那人又喝，人又換了個地方。

大水牛曹老二慌不迭將鎗扔向前面的地上。

「還有一個怎麼不站起來？」林中那人又喝。

「他……他受了傷，站不起來。」曹老二轉着眼珠叫。

刁老大果然是受了傷，只不過是肩頭被擦傷了一塊皮肉，這時也正靜靜地伏在地上，雙眼兇光閃閃，那支鎗握得緊緊地，林子內若是有人走出來，肯定逃不過他射出的鎗彈。

而曹老二大水牛這樣合作，站起來，也是他的主意，他的目的是令到林中的蕭原余老福相信他們因懼怕而合作，誘蕭原兩人走出來，那就……

可惜蕭原不是一個輕率的人，而且非

常小心，他若不是處事冷靜小心，相信他早已活不到現在。

「既然他受了傷，站不起來，大水牛，你先將他的鎗拿起來丟過來，然後再扶他站起來吧！」原來在林中發話的正是蕭原。

大水牛遲疑了一下，只好俯下身來，裝作拾鎗的樣子。

地上的刁老大却在這刹那猛竄起來，手中鎗狂吼起來，鎗彈曳空閃着光像飛螢一樣掃射向蕭原發話的地方。

但在林子的另一邊，又响起了二下清脆的鎗聲。

刁老大這一次應聲一個側仰，慘叫聲中，連手上的鎗也掉落在地上，他粗大的身軀也翻跌在地上。

曹老二與大水牛看見，俱不由打了個冷顫。

「將那支鎗扔過來，大水牛！」蕭原的語聲在林子中飄忽不定，令人很難捉摸他的位置。

大水牛這一次乖乖地走上前拾起那支鎗，朝林子前扔了過去。

「好了，現在你兩人將地上的那位扶起來，然後慢慢地背轉身！」蕭原又在林內喝叫。

大水牛曹老二兩人眼見刁老大已喪命，嚇得心胆俱裂，那裏還敢不依，乖乖地將刁老大的屍體左右扶了起來，然後轉過身。

待他們轉定了，林子的兩邊先後走出兩個人，持着衝鋒鎗的正是蕭原，而另一邊握着短鎗的正是余老福。

從兩人走出來的位置，可以猜到開鎗擊斃刁老大的是余老福。

兩人小心戒備地走到大水牛曹老二身後，互相看了一眼，幾乎是同時揚手一掌砍在大水牛兩人的頸上，兩人立刻栽倒在地上。

刁老大的屍體失去支持，亦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蕭原余老福兩人不由相視一笑。

× ×

翌日，陽光曦微中，從那爿小樹林中走出一行人來。

走在前面的是兩個五花大綁，垂頭喪氣，臉色灰白的大水牛曹老二兩人。

跟在後面手上握着鎗的正是蕭原和余老福，兩人的表情皆很輕鬆，只不過余老福臉上仍然腫起一邊，兩道血痕還清晰可見。

在他們的身後，牽着一頭小驢，馱着一箱一箱的，顯然那都是大水牛他們從渡頭墟洗刦得來的財物，現在又被蕭原兩人帶回去送還給那裏的人。

「余老福，你還打算回去種田嗎？」蕭原意態悠閒地問。

「蕭老大，以前我還有點不甘蟄伏，但經過這一次之後，打死我也要回去種那幾畝瘦田了。」余老福深有感觸地喟嘆出聲。

「那我就放心好了。」蕭原陡地大笑起來。

余老福先是怔了一下，繼之亦大笑起來……

（全文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九月奔雷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火狐來雁塔下，便看到第七層的飛簷下倒懸了死去的賀昇，突然從旁射出了毋奪命梭暗器，二人忙躲過，來人是柳平、沙一絕殺手，二人合力將他們先後擊斃，同去向龍飛覆令，龍飛再召集衆人商議，研究黑羅刹所說的太陽……到底是在何處？經過各方面的情報加以分析和綜合，根據種種蛛絲馬跡，司馬縱橫一夥，只有兩個地方比較適合藏匿：一個是荒漠中的太陽湖；一個是十萬大山的太陽谷，一東一西距離長安不遠。龍飛決定派常護花、曹霸為一組；派火狐、宗薩巴為另一組。向兩個地方進行搜索，再派出幾個高手隨時連絡……

皇陵埋炸藥　伺機弒皇上

馬四乾糧等迅速準備妥當，常護花曹霸往西，火狐宗薩巴向東，兩隊接應的御用殺手緊接出發。

龍飛香芸目送去遠才轉回內堂，一路上，龍高都沒有作聲，香芸看着奇怪，仍等他坐定了才問：「是不是有什麽地方不妥？」

龍飛搖頭。「只是我心裏好像有什麽東西壓着，總覺得不大舒服。」一頓接道：「每當有危險迫近的時候我就會有這種感覺。」

香芸一怔：「危險？」

龍飛道：「也許是這幾天發生的事情當中，有什麽我疏忽了，沒有發覺其中的重要，但因為不尋常，雖則疏忽仍然有多少印像，不時閃現在提醒我注意。」

香芸道：「你捕捉不到？」

龍飛道：「也所以才有不舒服的感覺。」想想問香芸：「你可有麽什發現？」

香芸沉吟道：「我總是覺得司馬縱橫不可能跑到這麽遠的地方製造火炮，要知道火炮的重量體積都並不尋常，即使製造成功，要運送到那麽遠而不被人發覺，應該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龍飛點頭道：「火炮的確必須運出去，那兩個地方任何的一個附近都沒有他們的對像。」

香芸道：「既然只能够使用一次，不是義父你，也應該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龍飛道：「那都集中在京師，將火炮運送到京師又談何容易？」

香芸說道：「所以那兩個地方都大有問題，司馬縱橫所做的，只怕都是疑兵之計。」

龍飛沉吟着道：「那會不會他們巳想到運送火炮的辦法。」一頓又搖頭。「這應該是不容易成功，以司馬縱橫的性格，應該會選擇一個容易成功的機會環境。」

香芸說道：「黑羅刹所說的應該是眞話。」

龍飛目光一轉，道：「看來我們需要重新搜集其餘那些太陽什麽的資料，再加以分析。」

香芸道：「我們所以選擇太陽谷太陽湖完全是因為那兩個地方最為隱秘，一直以來都沒有人知道裏頭到底是怎樣子。」

龍飛道：「隱秘的地方以常理推測也是最成問題的地方。」

香芸道：「之前司馬縱橫也喜歡以隱秘的地方做巢穴，這一次應該也是的。」

龍飛道：「我們却沒有認眞考慮到火炮的運送問題，當眞是先入為主……」

香芸道：「司馬縱橫只怕也無意欺騙我們，黑羅刹的生死並非完全控制在他手上，有可能一句話也未及出口便巳被火狐射殺。」

龍飛道：「那是我們本着以往的經驗，以常理推測自己走錯了的了。」

香芸道：「是錯是對目前還是不能够肯定。」



龍飛道：「我却是有一種巳錯了的感覺，現在我巳能够完全冷靜下來。」

香芸道：「義父是不是要將常大哥他們叫回來？」

龍飛道：「那兩個地方是司馬縱橫製造火炮的地方，只要我們嚴密的監視，除非他們不將火炮運出來，否則都難以避免被發現，這也有一段長時間，我們用不着這麽快有所行動。」

香芸點頭道：「相反司馬縱橫的所謂太陽若是另有所指，又另有一套計劃，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太陽谷太陽湖不難便為他所乘，到時只怕來不及補救的了。」

龍飛道：「這還是其次，我們有這個意思，一定會小心防備，最怕就是他現在巳經有一個計劃，而且巳經在進行。」

香芸道：「可是我們現在仍然沒有任何消息。」

龍飛道：「有了。」目光霍地大亮。

香芸循視綫望去，只見兩個侍衛匆匆從外面奔進來，兩個的手中都捧着信鴿。

那是名種的「千里還」，鴿腿縛着一支銅管，另一條却裹上了一條紅絲布。

龍飛目光及處，面色微變，消息以「千里還」送來，巳可知是要事，紅絲布更就是象徵要事中的要事。

這兩個侍衛還未進來，又有兩個侍衛出現，一樣是手捧信鴿。

龍飛的面色更凝重，這樣不停以「千里還」將消息送來，當然是為了避免失誤，而消息的重要亦可想得知了。

香芸亦心中有數，侍候在一旁的龍飛三個義子，不由亦上前，四個人分別接下了那四隻鴿子，將一卷字條從銅管中抽出來。

與之同時，又有兩個侍衛捧着鴿子奔進來，龍飛不由得雙眉深鎖，搖頭道：「到底是甚麽事這麽嚴重？」

香芸立即將紙條遞上，龍飛抖開一看，沉聲道：「霹靂堂兩個退休的老師傅在京師給人抓去了。」

「我們不是有人嚴密保護？」

龍飛道：「保護的四十個我們的人三十七個被殺，剩下的三個亦重傷，來抓人的人留下七十二具屍體，有二十三個負傷的亦被他們的同伴在途中擊殺，一些綫索也沒有。」

香芸嘟喃道：「那是志在必得，一定要成功的了。」

龍飛道：「事情在這裏火藥失竊，差不多同時發生，可是司馬縱橫一切都是有計劃而行。」

香芸道：「他們在那個時候才動手抓人，可見得司馬縱橫選擇建造火炮的地方並不在太陽湖與太陽谷，要知道發生了這件事朝廷方面一定會全面封鎖搜索。」

龍飛點頭道：「京師一帶容易設置關卡，他們要將人送離不容易，最快的馬匹也快不過我們的飛鴿傳書。」

一個義子插口道：「這張字條寫的正是軍兵巳完全出動，在京師百里外佈下了天羅地網，截查所有進出的人，稍有懷疑即將之拘捕。」

龍飛轉顧其餘兩個義子。「你們的又是甚麽消息？」

「就是這兩件事。」

龍飛舒一口氣。「還不太壞。」

香芸這時巳從另兩個侍衛手中接過另兩隻信鴿帶來的字條，一看面色便變了。

龍飛看在眼內，急問：「又發生了什麽事？」

香芸道：「京師震遠營失去了一座火炮。」

龍飛大吃一驚：「什麽？」一頓又道：「震遠營防衛森嚴怎會發生這種事？」

香芸道：「被盜去的是一座廢炮，與其餘十一座被棄置在一座廢營內。」

龍飛沉吟道：「在一般人眼中那應該只是一堆廢鐵，就是我們也想不到司馬縱橫會打這一堆廢鐵的主意，防守自難免不會加強，而本來當然也甚弱的了。」

香芸道：「也是那天晚上發生的事，司馬縱橫絕無疑問是早有預謀的了。」

龍飛道：「之後難道一直都沒有那座火炮的消息？」

香芸道：「發現失竊是次日清晨的事，此前並無任何的發現。」

龍飛道：「那麽重大的火炮他們居然能够悄然送走可見必定花過一番心思。」

香芸道：「也必然在當夜安排妥當，否則怎能够不驚動那附近的人？」

龍飛嘆息道：「歐陽絕手下有一批熟練的匠人，懂得製造種種不同的工具，他們要將火炮弄走應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歐陽絕與這些人為助，還有那兩個霹靂堂的老師傅，再加上那份火炮圖樣，修好那座火炮該不會有多大困難。」

香芸點頭道：「說不定在圖樣送到之前，他們巳經在那兩位老師傅的指點下冶煉好需要修理的部份，圖樣一到立即可以

修正，將火藥放進彈丸裏便可以發射。」

龍飛道：「打造一座火炮要相當日子，修理一座却簡單得多，司馬縱橫這一着的確在我們意料之外，好聰明的人。」

香芸道：「看情形他們也是準備在京師地面採取行動的了。」

龍飛目光一轉，吩咐左右義子：「你們兩個立即帶人出發，一個追護花回來，一個追上宗薩巴火狐，立即請他們趕赴京師會合。」

兩個義子應聲疾奔了出去，龍飛再吩咐另一個義子：「準備出發！」

香芸也是第一次看見龍飛這樣緊張，她當然也明白火炮的威力，知道沒有比用火炮偷襲更有效更厲害的了。

龍飛吩咐好一切才坐下來，搖頭道：「京師地面雖然廣闊，所有軍兵出動全力搜索也不用很多時間，問題是我們未必有這個時間。」

香芸道：「要將一座火炮收藏起來應該也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龍飛點頭道：「任何一個地牢密室也可以，京師地面幾乎大多數人都有這種設置，我們方面並不是每一個都有足夠的經驗將密室找出來。」

香芸道：「義父所說的時間方面……」

龍飛道：「司馬縱橫在兩地同時採取行動，當然是為了不想驚動我們有足夠的時間搜尋火炮下落，也是說，他要用那座火炮的日子也不會太遠。」

香芸道：「看來義父已心中有數。」

龍飛道：「那個陰謀若是在京師地面展開，應該就選擇皇上祭祖的那一天。」

香芸一怔道：「到時皇上必須親自去一趟。」

龍飛道：「不能不去。」

香芸道：「由皇城到皇陵有一段路，其中可以安置火炮的地方……」

「多不勝數。」龍飛嘆了一口氣。「我們除非在那一天之前將火炮找出來，否則皇上的安全實在可慮。」

香芸想想道：「義父也不用太過担心這件事……」

「不會錯的了。」龍飛苦笑了一下。「我是急昏了腦袋，也老了，竟然忘記了皇陵前是西望日落之處，古名太陽谷。」

香芸一怔道：「義父沒有記錯？」

龍飛搖頭。「之前只是想得太遠了，沒有想到那邊，事實那邊亦不適宜安置火炮。」

香芸沉吟道：「司馬縱橫所以提及太陽谷到底是要在太陽谷採取行動抑或在皇上往太陽谷途中採取行動，黑羅刹却是沒有聽清楚。」

龍飛道：「他能夠提供『太陽』二字給我們，已經帮了我們很大的忙，否則現在我們只怕仍然沒有考慮到皇上皇陵祭祖這件事。」

香芸接問：「到皇陵好像不是這一條路。」

龍飛道：「天子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明知道路上有危險，也不能夠改道。」

「我明白。」香芸歎了口氣。「天子有天子的原則，也所以才能夠治天下，服萬民。」

龍飛道：「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敵我雙方都不用捉迷藏，一條路之上鬥智鬥力，拚個你死我活。」

香芸道：「我們這樣趕回去，還有飛鴿傳書，有多少天可用？」

龍飛道：「不足三天，那三天之內我們不能夠將火炮找出來，便只有等候火炮發射的了。」

香芸道：「我們可以調動所有的軍火，沿路設防，說不定在火炮發射之前……」

龍飛道：「司馬縱橫當然早有準備，在皇上動身之前，我們若是不能成功，便休想在火炮發射之前制止的了，到時即使是不成功，便休想在火炮發射之前制止的了，到時即使近在咫尺，司馬縱橫的人也會將我們截下。」

香芸道：「那義父的意思……」

龍飛道：「盡力而為。」一頓笑接道：「我們的運氣不是一直都很好。」

香芸道：「希望這一次也是。」

他們當然不會只是寄望同時也會採取行動，盡力在那一天之前將火炮找出來。

× × ×

常護花曹霸雖然馬快，並沒有離開多久，將他們追回來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火狐宗薩巴也很容易追上，他們當然信服龍飛的判斷，改道向京師進發。

龍飛與所屬御用殺手亦迅速動身，在他們動身之前，飛鴿已然將他的命令送出，大部份飛鴿都用上，這個消息，龍飛當然不能夠容許失落。

他們用的都是快馬，每到一個驛站，另一批馬已然被徵集，使他們能夠迅速換馬再趕路。日以繼夜，他們盡力趕，終於在天子祭祖之前五天抵達京師。這並非最快，但這許多人趕路，能夠在這個日數一齊趕到京師，是前所未有的事。

朝廷的力量只要充份發揮，往往能夠產生許多奇績，龍飛當然希望奇蹟再出現。結果，他却是失望。

在他們到達之前，軍兵已經開始搜索，事關重大，他們都不敢怠慢，也搜索得非常徹底。

龍飛的人再搜索，翻閱那些軍兵的報告，就連龍飛也不能不承認他們的確已經盡了力，也做得很好。

京師地面不錯廣闊，但因為他們要搜查的只是皇帝必經之路附近，火炮能及的距離，所以並不太困難，搜查過的地方他們都隨即派了人監視，日以繼夜，恐防敵人在搜查過後才出現。

他們做得很仔細，很徹底，可是並沒有收穫。

龍飛要他們監視下去，一直到皇帝祭祖之後平安回到皇城，他屬下的御用殺手，却在兩天之前已經休息，停止搜查的工作。

龍飛是認為再搜查下去也不必有結果，而那些御用殺手再搜查下去，不難筋疲力竭，那到了皇帝祭祖的那天就沒有足夠的精力應付突發的危機。

看見那些軍兵的搜查記錄後，龍飛已能夠肯定一般能夠搜查得到的地方那些軍兵亦能夠找到去。

司馬縱橫安置火炮的必定是一個很特別，很秘密，不容易發現的地方，若是在那天之前不能夠找出來，便只有寄望在火

炮出現的時候他們能夠及時發現，在火炮發射之前趕到去制止。

所以那些御用殺手必須休息，只有在精神充沛的情形下他們才能夠發揮所長。

龍飛隨即找來附近一帶精細的地圖，找來頭腦最冷靜，最靈活的一羣屬下，要他們仔細研究，有那個一地方可以收藏火炮而又不容易發覺。

那些地圖的精密程度已到了人力的極限，他那羣屬下非獨冷靜聰明，對京城附近的環境也非常熟悉。

他們研究下來，找到了一百另七處，大部份都已經搜查過，未兼顧到的部份在緊急搜查後，並無發現。

到了那天黎明，龍飛已完全絕望，可是他並沒有放棄，依然原定計劃派出軍兵分四列遙遙保護，而他則帶着常護花曹霸火狐宗薩巴以及香芸等義女義子，還有逾千御用殺手當先開路。

所有人都精神奕奕，他們都知道責任重大，每一個都爭取足夠的休息。

他們的坐騎全都是千中選一，與他們一樣精神，能夠做到的龍飛都已做到最好。他們離開祭祖的行列不太遠，出了皇城立即散開，幾個高手仍然是聚在一起。

龍飛相信他們的武功，也相信他們的頭腦，只要有異樣，立即便發覺。

出到了郊外，他們却仍然沒有發現。

龍飛雙眉終於鎖起來。

常護花一直在他身旁，當然看到他的神態變化，却也不知道如何開解。

龍飛目光幾次轉落在他面上，終於道：「護花，你有什麼意見？」

常護花道：「若是有，又需要說的我也不會保留，早就說了。」

龍飛歎息道：「你當然也很明白我不是要聽你的什麼意見，只是徬徨無主，隨便找一個人胡亂一問。」

常護花搖頭。「以我們的經驗，又有那麼多人協助，若是都不能夠發現司馬縱橫的陷阱所在，司馬縱橫的天地會也不會這麼快被我們擊潰。」

龍飛笑笑道：「你的意思是說，司馬縱橫根本就沒有設下陷阱，並非選擇這一天襲擊？」

常護花道：「看情形就是了。」

龍飛道：「你其實不能夠肯定。」

常護花道：「當然，這又得回說司馬縱橫的行事作風，擄人偷火藥刦火炮時間他配合得這麼準確，若非要立即採取行動，就是我自己也不會相信。」

龍飛道：「可是他壓箱底的本領我們也已見識過，斷沒有理由找不到他的一點兒蜘絲馬跡。」

常護花道：「也許不是他的本領。」

龍飛一怔道：「你是說歐陽絕這條老狐狸？」

常護花道：「我們只是跟他交過一次手，嚴格來說還是敗在他手下。」

龍飛道：「應該是的，我們雖然以一支巨大的木箭將你射進去，出其不意，他却早已安排好了一個與他一樣的替身。」

常護花道：「這個人住在那麼安全的莊院還不放心，還要準備一個那麼的替身，可見得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以另一角度來看，却可以看到他的深謀遠慮。」

龍飛道：「最低限度司馬縱橫便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常護花道：「那也許是因為他的武功高強，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龍飛道：「武功高強的人的確有這種毛病，而且不高興有人跟自己相似，甚至武功。」

常護花忽問道：「我們一直好像都是以司馬縱橫為對像，會不會問題就出在這一點？」

龍飛動容道：「有道理。」

常護花道：「這個計劃，若是以歐陽絕為中心，我們便得從歐陽絕那一方面着手。」

宗薩巴道：「我不認識這個人。」

火狐道：「我也沒有多大的印像。」

天雷曹霸大笑道：「霹靂堂的建築雖然是出於他的設計，對這個人我也並不太熟悉，那個推薦他給我的老朋友，亦早已老進了鬼門關。」

龍飛目光轉落在那邊不遠的金不換身上，金不換立即飛騎奔近來，他在順風的方向，當然聽得很清楚，才奔近便問：「王爺要知道這個人的什麼？」

龍飛道：「這個人最擅長的其實是什麼？機關消息？土木建築？」

金不換道：「最厲害的應該還是挖地道，那一次我們攻進去，在點火焚燒莊院之前，我曾經看過他造的那些地道，可以說是我平生所見最安全的一種。」

龍飛沉默了下去，好一會才喃喃地道：「地道，難道他就將火炮藏在地下？」

金不換想想道：「不無可能，但得要看看皇陵那邊的地形土質。」

龍飛一怔，搖頭。「現在來看，是沒有可能的了。」

金不換道：「時間方面……」

「不足以找遍整個皇陵。」龍飛的面容沉下去。「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在皇上到達之前，在火炮發射的距離肯定藏放所在，全力一擊，將火炮摧毀。」

金不換沉吟道：「不錯，只有一次機會，一擊不中……」他沒有說下去，但大家都明白。

常護花接道：「事不宜遲，我與金師父立即趕到皇陵去。」

龍飛點頭。「好，這路上我們就是看不出，也應該應付得來。」把手一招，一隊為數三百的御用殺手立即奔前來。

常護花金不換雙騎奔出，旁邊天雷曹霸打了一個「哈哈」。「我老人家也去瞧瞧熱鬧。」策騎追上。

三百個御用殺手隨即跟在他們後面。

龍飛目送去遠，嘟喃道：「希望他們能夠有所發現。」

火狐不由搖頭，道：「我一直都以為在朝廷身居高位的人日子都過得很舒服寫意。」

龍飛道：「有時的確是的，這種日子也不多，一年總有七八天。」

火狐道：「若是我沒有記錯，一年好像有三百六十五天。」

龍飛道：「日子過得怎樣寫意舒服的人也沒有三百六十五天的。」

火狐點頭道：「不錯，沒有煩惱的人到底少。」

龍飛道：「除非是白痴，但白痴的心態如何，是否眞的一些煩惱也沒有，我們却又不能夠肯定。」

「我們所看到的只是表面，正如一般平民看官府中人。」

龍飛接道：「表面上看來，官府中人，尤其是高高在上的美服羅衣，出入排場特別惹人羨慕。」

火狐接問：「這排場又是拿來幹什麽的？」

龍飛道：「不就是表示與平民百姓間的分別，雖然是做作，却有一種威勢，也只有這樣，配合種種法例，才能夠令平民百姓有一種恐懼的心理，才容易統治。」

火狐道：「沒有其他的方法？」

龍飛搖頭。「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一種犯罪的傾向，只有嚴刑峻法種種人爲的束縛才能夠令之知所畏懼，在犯罪之前考慮到後果。」

火狐微笑道：「不錯，我最初也有這種感覺，後來本領練好了，胆子才又大起來。」

龍飛道：「幸好你們這種人的數量並不多。」

火狐頷首：「幸好不多，而且大都有一個原則，不喜歡與別人合作。」

龍飛道：「司馬縱橫是另一種，威迫利誘再配合朝廷中的敗類，變成了另一股勢力。」

火狐道：「到這個地方，他又還能夠做出什麽？」

龍飛道：「以他的勢力要爭天下是不能的了，現在他只是在不停的搗蛋，要我們不得安息，可以說是一種無聊的所爲，只能夠滿足自己。」

火狐道：「跟着他的人是否知道？」

龍飛道：「那要看他們是否聰明，又是抱着什麽目的了。」

火狐道：「歐陽絕應該是一個聰明的人。」

龍飛道：「絕對是，但他是否有犯罪的傾向，是否要看看自己的本領能夠做到多大的災害，則是不得而知。」

火狐道：「看來應該就是了。」

龍飛頷首道：「好像他這種人應該不是任何人所能夠威脅得到的。」

火狐道：「這個人絕無疑問是一個天才，看他將火炮偷走完全不動聲息便知道了。」

龍飛道：「難得是不留一點蜘絲馬跡，可是他是一個怎樣小心謹慎的人。」

火狐放目四顧，道：「這附近一帶一片平坦，除非能夠將火炮一下子從地道升上地面，迅速發射，又正中皇上的位置，否則並無多大作用。」

龍飛道：「在火炮升出地面同時我們應該能夠發現，在火炮發射之前將皇上送到安全的地方。」

火狐道：「那樣子升上來，就是要火炮瞄準也不容易。」

龍飛接道：「瞄準的工作，除非早就已做着，同時調較火炮的目標以便隨時都能夠發射。」

火狐道：「那種工作必須在高地上才能夠做得好，平地上根本連目標也未必能夠分得清楚。」

龍飛道：「有道理，其實我也在懷疑，歐陽絕能否有辦法將一具那麽重要的火炮迅速升起來。」

火狐道：「我不清楚火炮有多重，只是覺得在高地上無論如何都方便得多。」

龍飛道：「我們也許是將歐陽絕的本領高估了，有時不清楚一個人亦會有不清楚的好處。」

火狐目光接落在旁邊的一個山坡上，道：「譬如那邊的山坡，地道若是開在山坡內，一樣看不出來，而只須瞄準目標，火炮便可以隨時發射。」

龍飛一聽聳然動容，手接揮，兩隊御用殺手飛騎疾向兩面山坡奔去。

火狐苦笑一下，道：「到處都是山坡，這如何提防？」

龍飛道：「山坡的距離，應該可以有一個準測。」一頓接道：「這得跟護花他們一說。」

「我這就追去。」火狐策騎奔出，宗薩巴亦追前去。

龍飛目送他們去遠，頷首道：「多幾個人的意見總是好的。」

香芸一旁插口道：「我看他只是信口說來，並非有什麽發現。」

龍飛道：「却也到底是老江湖，想到種種的可能性，說來頭頭是道。」

香芸道：「事實也的確有這種可能，却不要是事實才好。」

龍飛目光轉向那些在山坡上下奔馳的御用殺手，道：「這若是事實，外層若不是僞裝便是比較薄弱，以便火炮能夠發揮威力，也必定經不起馬匹的踐踏。」

香芸道：「也許他們亦已考慮到這一點。」

龍飛道：「那必定選擇比較陡峭，馬匹不易上落的地方。」語聲甫落，彷彿想起了什麽，眉毛突然揚起來。

香芸看在眼內，奇怪道：「義父到底想起了什麽？」

龍飛道：「你立即追上去，叫他們小心峭壁之類的地方，尤其是皇陵附近。」

香芸想想，立即飛騎奔出，龍飛看着歎了一口氣，仰天喃喃道：「這若是都沒有收穫，火炮要從上掉下來的了。」

地面上所有的可能他們都已兼顧到，而且盡全力去找，若是山坡峭壁都一無發現，那若非他們推測錯誤，並非在今天採取行動，便應該是非常突然的一種方法，完全在他們意料之外。

龍飛還是以突然的可能性最大，在皇帝回到皇城之前，他是絕不會放棄搜查的了。

還有什麽突然的方法？龍飛又陷入沉思當中。

× × ×

香芸馬快，很快追上了火狐宗薩巴二人，亦遠遠看見常護花一夥。

發現有馬追來，常護花他們亦知道必定又有事發生，將坐騎放慢。

香芸三人迅速追上，聽過了他們的話，金不換第一個有反應。「在峭壁山坡上挖地道別人也許辦不到，歐陽絕應該可以做得到的。」

沒有人比他更熟悉歐陽絕的了。

常護花接道：「這很好，我們的範圍

可以縮窄很多。」

香芸隨即道：「沿途的山坡以及陡峭的地方義父會小心的了，我們還是趕去皇陵那邊，仔細的搜查一遍。」

天雷曹霸道：「可以留一個口信給王爺他們，這路上到現在爲止，並無適宜火炮發射的地方。」

金不換點頭道：「什麽地方適宜放置火炮，你這個老行尊當然清楚。」

天雷曹霸大笑道：「若是連這一點經驗也沒有，早便捲舖蓋，那還會混得到今天？」

金不換道：「一路上你東張西望，其實就是看到底會不會有火炮藏在附近。」

曹霸笑接道：「山坡我也已小心到的了，但峭壁方面却是連想也沒想到。」

金不換沉吟道：「我也是，接近皇陵頗多峭壁斜坡，我們得趕快前去一看。」

常護花隨即把手一招，一羣人再催騎奔前，掀起了漫天塵土。

× × ×

火炮的確被藏放在一面峭壁內，在司馬縱橫動身去接取火藥之前，歐陽絕與他的屬下已開始了發掘地道的工作，以他的經驗，這件事在他當然輕而易舉。

火炮偷到手之後，貪夜運到這裏來，藏放火炮的地方在相反的方向，無疑又帮了他一個忙，在官兵搜索那邊周圍的同時，他可以有足夠時間將火炮輸送到山上。

火炮雖然重，但他心思巧妙，早已設計好輸送的工具從容將火炮輸送到峭壁的地洞內。

同時她開始迫那兩個老匠人說出火炮的損壞部份，以及修補的辦法。

用火炮的機會到底不多，新的不停補充，舊的只要有比較大問題的一般都擱置，負責維修的也在空閒的時候才去修理，歐陽絕挑選的當然是其中最完整的一具。

他只是要施放一次，修理的工作當然更簡單，那兩個老匠人的家人都在他手上，當然不能不服從。

在看過圖樣之後，歐陽絕才相信那兩個老匠人，也因爲有圖樣參照，火藥的裝置更加準確。

歐陽絕在分別聽過那兩個老匠人的意見，再參照圖樣，又將火藥的份量加重了很多。

只要發射一次，也只有一次機會，就是因爲火藥太多，炮管不能夠承受會破裂，也完全沒有影响。

一擊不中，再擊也是沒用的了，而且他們也沒有足夠的火藥。

剩下部份的火藥已給埋在皇陵內皇帝將會跪拜的位置，只是掩飾得很好，又能夠恢復原狀，表面上很難發現，火炮只要擊中這個位置，埋藏的火藥便會被引發，那附近將會被夷爲平地。

損壞發掘皇陵，罪誅九族，但他們這些人連襲擊皇帝也敢，還有什麽避忌？

追隨歐陽絕的未必會考慮到這個問題，歐陽絕當然也不會說出去，動搖他們的心意，只是不時的提醒他們這是一件大事，參與的人不枉此生。

那附近他們當然也安排了去路，準備一擊之後立即撤退。

歐陽絕當然也知道這條所謂去路表面上雖然安全，但一擊之後，只要他們的位置被龍飛他們知道，就是插翅也難飛，朝廷的勢力到底有多大，在他那座莊院被毀滅之際他已經完全明白。

好像他這樣聰明人當然也早有打算。

最令他放心的還是司馬縱橫這種人，若不是看過絕對安全，應該是絕不會留下來。

司馬縱橫這時候正在峭壁的一旁往外窺望，一個中年人跟在他後面寸步不離。

那個中年人司馬縱橫叫他白痴，事實他亦有如白痴般，看人的時候雙眼發直，眼神混濁，混身上下却散發着一股接近野獸的氣息。

他從來都不開口說話，也不容許任何人接近司馬縱橫，連歐陽絕也不例外。

司馬縱橫形容這個人是最好的保鏢，武功好，心地單純，只忠於主人，白痴看來也的確就是這種人。

歐陽絕不懷疑司馬縱橫的話，也絕對相信任何人只要有對司馬縱橫不利的舉動，白痴一定會毫不猶疑的出手，他也看不出白痴的武功去到什麽境界。

司馬縱橫以一個這樣的人做保鏢，無疑是令他有些意外，但站在司馬縱橫的立場，他却是不能不認爲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就是他，也不輕易相信任何人，到現在爲止，事實他也沒有一個可以依賴的屬下。

出賣主人朋友的事情他看得實在太多，他時常都懷疑若是他不能夠維持屬下的生活，那些屬下會不會一個個離棄他。

所以他也一直都不要求下屬有很好的武功，那最底限度他也會安全一些，而做他這種工作的人也只須有一雙巧手，就是不聰明也不要緊。

他也不以爲還有什麽人有他這麽精密的頭腦，到現在爲止事實他也沒有要別人帮助的需要，在他的眼中看來，幾乎所有人都是庸才。

就是歐陽絕也不例外，他曾經不止一次向司馬縱橫表示若是早一些找他合作，天地會絕不會到這個地步。

司馬縱橫當然是一笑置之。這種話無論如何在現在來說都已經太遲。

那面峭壁已剩下薄薄的一層，但經過歐陽絕以藥物處理，除非有意去推撞，否則絕不會隨便倒塌。

歐陽絕所以這樣做完全爲了避免露出破綻被發現，那薄薄的一層對火炮的發射也並無影响。

之上也開了不少洞，可以由那些洞清楚看見皇陵的情形，相距事實也沒有多遠，却當然是在火炮的射程內。

外表看來，那面峭壁沒有什麽特別，就是很接近那些洞也不會令人有所懷疑，峭壁面一般都是凹凸不平，總有些洞口。

歐陽絕事實已考慮到很多方面。

司馬縱橫也曾很小心的在峭壁下觀察了一遍，對這個設計讚不絕口，這些話雖已聽得太多，但出自司馬縱橫的口，歐陽絕仍不免有些興奮。

要準備的都已準備妥當，歐陽絕仍然仔細的再檢查一遍，然後走向司馬縱橫。

（未完・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當山上抱石、抱雪兩人企圖殺死掌門人抱月以篡位，恰好薛文鴻，楚峻在場，兩人帮抱月道長殺敵，但因對方人多勢衆，而且抱石抱雪早有準備，所以抱月等人雖然武功了得，難於制敵，正在危險之時，青木狂神殺到，形勢更危急，侯百通適時趕到救走抱月……楚峻制服了青木狂神，却原來他是自己的父親楚青雲，驚嚇不已，楚青雲臨死前道出自己所作所爲，並把五行盟一些內情道出，遂自震心脈死去……薛文鴻與楚峻心繫少林安危，立即趕往少林，順道去諸葛莊取回羊皮秘笈，得知玉蘭已死，在諸葛莊內瘋狂厮殺，最後陷於重圍……

磨劍江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中人奸計　誤入禁地



抱月與抱風雖是一派之長，但江湖經驗比楚峻還不如，當下見四週無數的弓箭都對着自己，一時都沒有了主意，同時問道：「薛施主，咱們怎辦？」

薛文鴻心頭一懍，忖道：「玉蘭已死，我戰死不足惜，但連累了這兩個牛鼻子可不行！」當下立即叫道：「快撲入人羣中，他們便不敢射箭！」

可是他這一猶疑，那些護院已乘機退後，同時那高大的漢子喊道：「準備！」

抱月與抱風面面相覷，薛文鴻急道：「且慢！」

高大漢子道：「先把劍拋過來！」

話音一落，只聽小樓上傳來一道叫聲：「不必！」

衆人不由自主地抬頭向小樓望去，只見窗口露出兩張臉孔，一個是楚峻，另一個便是本莊的小主人諸葛浩，楚峻的劍刃貼着諸葛浩的喉頭。

諸葛浩苦着臉大叫：「朱領班，快叫他們把弓箭放下來！」

楚峻喝道：「聽見沒有？否則休怪在下劍不留情！」

那姓朱的領班只得道：「都把弓箭放下來！」

衆護院只得把弓箭放下，薛文鴻見狀立即與抱月師兄弟立在一起。楚峻喝道：「叫他們退後！」

諸葛浩幾乎哭了出來，叫道：「你們聽見沒有？」

朱領班道：「公子勿慌，待我與他談談！」聲音一厲：「小子，你有什麼條件，不妨說來聽聽！」

楚峻道：「很簡單，我要你們公子送我們離開！」

朱領班哈哈一笑。「簡直笑話！假如你們不顧信義，咱們不是做虧本生意？」

楚峻道：「你以爲咱們與你們一樣？現在你先退後三丈！」

「不退！」

楚峻一拳擊在諸葛浩的後背，諸葛浩大叫起來：「朱領班，你再不聽命令，回頭爹回來，少爺便叫他把你辭掉！」

朱領班沉着臉道：「公子放心，他不敢輕舉妄動的，他們共有四人，生命還捏在咱們手上呢！」

薛文鴻笑道：「可惜他的命比咱們值錢！先把他的右耳割下！」

「是！」楚峻把劍架在諸葛浩的左耳上，諸葛浩嚇得心胆俱裂，大罵起來：「姓朱的，少爺操你十八代祖奶奶，你是存心要害死少爺麼？」

朱領班輕聲對一個助手說了幾句話，然後道：「好，咱們先退兩丈，你什麼時候放人？」

薛文鴻心想諸葛錦暉必是五行盟的司庫，管理錢財出入，而五行盟搜刮來的不義之財必在莊內，當下眉頭一皺，笑道：「尚有一個條件，拿三十萬兩銀子作交換的條件。」

「少爺，你看如何？」朱領班抬頭發問。

諸葛浩罵道：「狗娘養的，三十萬兩也給他！」這些年他雖然讀了不少書，但一到生命危險之際，劣根性便暴露無遺。

朱領班這次沒遲疑，立即派人去找諸葛錦暉的塡房拿取。雙方便這樣僵住了。

過了半頓飯工夫，銀票取來，朱領班道：「在下也不是剛出來混的雛兒，銀票在此，可以取去，但你們一至圍牆上，便得放人，不答應便拉倒！」

諸葛浩大聲說道：「這話才算是人說的！」

薛文鴻道：「好，咱們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就此交易，把銀票取來！」

朱領班派一個手下把銀票交給薛文鴻

，薛文鴻示意楚峻先把諸葛浩帶上圍牆，然後道：「你們仍立在原地，否則勿怪咱們食言！」

朱領班乾笑一聲：「只要公子無恙，咱們還跟你計較作甚！」

薛文鴻與抱月、抱風也躍上圍牆，楚峻伸脚在諸葛浩後臀上一踢，喝道：「去吧！」

諸葛浩的身子尚未落地，薛文鴻便道：「快退！」

四人立即振衣躍出莊外，向樹林飛去。只馳了十餘丈，便見黑暗中撲出十多個黑衣漢子來，喝道：「諸葛莊雖不是龍潭虎穴，但可也不是茶館說來便來，說去便去！」

薛文鴻吃了一驚，急道：「大家小心一點，最好不要分開，峻兒，咱師徒倆開路，請兩位道長殿後！」他頗因自己的魯莽致令別人陷於危險而內疚，因此負起最危險的任務。

抱月與抱風雖然知道開路比較危險，可是自己無論經驗與武功都比他倆師徒稍遜，這時候也不容他們客套，便也欣然領命，四個人如同離弦之箭反向對方射去。

剛衝進黑衣漢子叢中，諸葛莊牆頭上便湧出無數的護院來。朱領班高聲叫道：「那四人之中有薛文鴻與楚峻，絕不能放過一個！」

薛文鴻吃了一驚，又暗怪自己剛才大失常態，多取那三十萬兩銀子，而讓對方有機會暗中佈置狙擊的人手！

當下咬牙道：「薛某喪命於此，也要叫你們躺下幾個！」手腕一抖，長劍急刺而出！

楚峻立即配合師父的攻勢，兩劍合璧，威力大增。「請兩位道長跟着咱，不要散開！」

諸葛莊內的護院們，拿着火把，提着兵刄衝了過來。

薛文鴻心頭一懍，眼看對方人數十倍於己方，不由羞愧地道：「薛某命喪於此，並無所憾，只是連累兩位道長，叫在下死不瞑眼！等下在下唯有賣命，請道長伺機逃脫！」

抱月朗聲笑道：「施主不必多言，咱師兄弟的命也是貴師徒所賜，大不了一命還一命而已，千萬莫說這種話來！」

抱月也道：「不錯，爲正義不惜拋頭顱，洒熱血乃我道中人之風範！薛施主，貧道今夜也要大開殺戒，就跟你比鬪一下，看誰殺得人多如何？」

薛文鴻精神一振，劍勢陡然大盛！

「噗」的一聲，劍尖已送進一個護院的胸膛內，左脚蹬起，把屍體踢飛，回劍欺身，偏鋒削向另一個黑衣漢子！

楚峻自從任督兩脈與天地橋打通之後，內功大增，而長力連薛文鴻也不能望其項背，因此，左掌不斷配合長劍的攻勢，發出凌厲的掌風，當眞威不可擋，不消一刻，便連創三敵！

薛文鴻見狀精神更振，道：「峻兒，咱們再配合一下！」

楚峻應了一聲，左掌一掃，那漢子連人帶棍斜跌兩步，薛文鴻長劍一横，登時在他後背削了一劍，鮮血如瀑布般湧出！

眨眼間，一個手持鬼頭刀的黑衣漢子

，揮刀挾風斜劈薛文鴻的肩胛，薛文鴻回劍招擋不及，只得斜退一步，左掌自對方刀底發出一股掌風！

那人武功不凡，加上薛文鴻倉促舉掌，未能發出七成威力，竟無法把其迫退。

只見那漢子的左掌又抵了上來，兩人互換一掌又各退一步！說時遲那時快，斜刺裏飛來一劍，如流星掠空，快速無比。

薛文鴻一退再退，已失却楚峻側衞，空門大露，急切間，只得擰腰一閃！可是依然慢了一步，脅下被劃開一道血槽！

薛文鴻雙眼盡赤，轉身帶劍反擊對方，又把背後空門暴露出來，楚峻急道：「師父小心！」返身過來，斜跳一丈，守在薛文鴻的背後。抬眼一望，抱月與抱風兩人雖然相倚相靠，但與自己巳被對方分隔開來！看他倆的情況比諸自己師徒尚更危險！

「師父，咱們衝過去替道長解圍！」

薛文鴻霍然一醒，轉過身子，道：「你開路，為師替你阻攔追兵！」

這次開路的反而比較輕鬆，那些漢子見他倆要與道人會合，都拚命急攻過來。

楚峻左掌右劍，連創二敵，前面壓力更輕，眨眼便衝至抱月附近，尖嘯一聲，飛起躍下，如同飛將軍自天而降！

抱月與抱風得了楚峻之助，雙劍威力陡增，他們劍法路子全是一樣，配合起來比較容易，立即各自殺了一人！

可是對方人多，死了一人，又有一人塡補空缺，當眞令人有殺不勝殺之感，殺得劍刄也捲了。

薛文鴻邊戰邊退，他雖然拚命厮殺，但所謂獨力難支，眨眼又受了兩處傷，鮮血把衣袍染紅。

楚峻忙道：「請兩位道長跟晚輩殺過去！」身子一轉，當先向來路殺回去，他憑着自己體內眞氣生生不息之利，百戰不疲，快衝快殺，使對方望生畏，果然給他殺開一條血路與薛文鴻會合。

薛文鴻精神一振，道：「咱們各站一個方位，背靠背避免腹背受敵！」

四人各站一方之後，防守起來，果然輕鬆了不少。

那姓朱的領班嘿嘿笑道：「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弟兄們，分批輪流攻擊，重兵刄的殺頭陣，多賣點氣力，累也把他們累死！」

那些漢子三人一組，輪着向一方攻擊，每一招都是儲滿眞力，薛文鴻等四人也只得運起內功，揮動長劍抵擋！

由於背靠背，閃避既怕為同伴所傷，而又退不得，迫得招招力鬥。不一刻，楚峻猶不怎樣，其餘三人都巳叫苦不迭，但覺雙臂又麻又酸，氣力迅速減弱。

眼看各人速度越來越慢，身上的傷處也越來越多，不用多久，便將命喪當場。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薛文鴻心想來者不知是友是敵，但若是敵人的話，自己也不過是早死一刻而已，若是友便有救了！當下便發出一道長嘯，略一分神之下，又着了一刀，這一刀砍得他一條左臂抬不起來。

馬蹄聲越來越近，一道叫聲傳來：「何人在此打鬪？」

薛文鴻未知對方的身份，豈肯應他？

只見來的是五乘人馬，為首一人，年近五十，臉目清癯，頷下留着三綹長髯，雙眼顧盼之間，神采飛揚，自有一股威嚴氣勢。

薛文鴻心頭一動，輕聲道：「道長，來的是襄陽的『鐵掌鎭三江』彭大俠！」

那「鐵掌鎭三江」彭滔與「中州大俠」石九斗，「神槍大俠」郭尙義，「賽孟嘗」李懷仙，合稱江北四大俠客，抱月雖甚少下山，亦聽過其名頭，當下大喜叫道：「貧道乃武當抱月！」

那人果然是彭滔，聞言急催馬過來，問道：「道長，這些漢子是什麼來路？」

薛文鴻道：「九成與五行盟有關！」

彭滔大喝一聲，飛身自馬背上躍下，衝入人羣中，揮掌便拍，他後面那四個壯漢子也都抽出兵刄，殺了過來。

朱領班叫道：「彭大俠，此事與閣下無關，請勿淌此渾水！」

彭滔大喝一聲，道：「我正要找你們為梁兄報仇！」揮掌急拍朱領班！

朱領班也非省油燈，長劍吞吐之間，巳與彭滔換了幾招，道：「大俠，千萬勿聽他們胡說，再說咱們與大俠的梁兄亦無什麼瓜葛！」

彭滔聲色俱厲，暴喝一聲：「閉嘴，難道武當掌門還會胡說？」他能名震武林，武功自然有過人之處，二十多招後，巳迫得朱領班連連後退。

姓朱的驚怒地道：「你們還不上來助我？」幾個漢子立即向彭滔圍了過來。

彭滔夷然不懼，一來他是生力軍，氣力比何任一人充沛，二來他對敵素來慓悍驍勇，跟郭尙義不相上下，是以無論在什麼情勢下，都能發揮潛力！

他帶來的那四個漢子，兩個是他義兄梁承宗的徒弟，一個是自己的大徒，另一個是他兒子，却有一身不凡的本領，以一敵二，綽綽有餘。

薛文鴻四人得他們五人之助，壓力大為減輕，陣脚才稍穩定下來，由於來了救兵，求生之志油然而生，再不想跟對方硬拚，立即變陣應戰，楚峻傷處最輕，氣力亦最強盛，因此在前抵擋，其他之人則伺機回擊。

可是對方雖然死傷不少，人數仍然佔了很大的便宜，何況莊內尚有壯丁，因此久戰下去仍非上策，是故抱月立道：「彭大俠，對方尙有後援，此他不宜久留！」

彭滔雖然躍躍欲試，但聽見對方尙有後援，忙道：「如此由彭某等開路，諸位隨後來吧！」

九個人慢慢靠攏，再而向左前方前進，朱領班急道：「兄弟們，今日不能放走一個，賣力啊！」話音甫落，發出一道長嘯！

薛文鴻道：「快，他們在求援！」

可是那些漢子有令在身，人人爭先，彭滔等人每進一步，都得付出極大的努力，要想快談何容易？

果然諸葛莊內又湧出了一批壯漢來，楚峻心中暗叫苦也：「今日看來必命喪於此！」

就在此刻，遠處又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場內雙方均不知來者是友是敵，驚詫不定，都盼能早點得手。

說時遲，那時快，諸葛莊內忽然人聲沸騰，不久便衝起一股濃烟！

朱領班又驚又怒，急叫道：「老丁，快回莊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只見諸葛莊內衝起一道人影，有人高聲叫道：「淮南李懷仙在此！」

馬蹄聲越來越近，亦有人高呼道：「太原郭尙義來也！」

彭滔大喜，叫道：「老兄弟快來，小弟彭滔在此！」

自諸葛莊內飛出的人影，幾個起落巳奔至場中，笑道：「小弟正是知道彭兄在此，才先到莊內放了一把火！」

李懷仙快刀馳譽江北武林，一句話未畢，巳劈了一十二刀！

刀光霍霍，巳斃了兩敵，隨即向第三個滾去！

郭尙義手執長槍，飛身自馬上竄來，叫道：「留幾個讓小弟止止手癢！」

三人相顧大笑，薛文鴻等料不到江北四大俠客，巳來了三位，都是心頭大喜，心想今日就算戰死，亦無憾矣！

只有楚峻心頭煩亂，長劍不時露出破綻，所幸形勢逆轉，那些護院們巳心生寒意，不敢强攻，是故有驚無險！

楚峻邊戰邊拿眼望向郭尙義背後那一男一女，男的是郭尙義的兒子郭志遠，女的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郭蕙蘭！

郭志遠用槍，郭蕙蘭用劍，兩人只顧殺敵，也未曾留意到楚峻，見他的裝束，只道是抱月道長的弟子。

郭尙義父子與李懷仙師徒加入戰團之後，形勢開始逆轉，抱月、抱風與薛文鴻巳是強弩之末，此刻見敵人氣勢漸弱，人數也逐漸減少，都一跤跌坐地上，包紮起傷口來，楚峻則仗劍在四周護衞。

抱月見薛文鴻傷重，親自為他包紮傷口，薛文鴻輕聲道：「道長，在下有一事求你，請你不要在他們面前洩露在下師徒的身份！」

抱月詫異地問道：「這幾位都是當世的大俠，薛施主跟他們有嫌隙？」

「沒有，不過在下不想攀龍附鳳，請道長千萬答應則個！」

抱月沉吟了一下，又道：「等下他們若問起，貧道如何說？」

「就說咱師徒是你的道童吧，一個叫白象，一個叫白雲！」

「如此豈不太過委屈賢師徒？」

薛文鴻道：「不但不委屈，而且愚師徒還很感激你！」

忽聽一聲長笑傳來：「三位兄弟在此，小弟若不來湊湊興，豈不遺憾！」

楚峻輕叫一聲：「石九斗！」

果見郭尙義叫道：「石兄快來，咱們四人數年來曾聚過，今日眞是機緣湊巧之至！」

只見兩騎如飛而至，來的正是石九斗父子，薛文鴻心中忖道：「今夜江北四大俠客，怎地會來此處？」

彭滔叫道：「這些是五行盟的爪牙，全都把他們殺了吧！」

石九斗笑道：「除惡務盡，彭兄說得有理！」長劍一圈，立時刺倒一個漢子。

朱領班萬料不到追殺薛文鴻却引來大敵，心頭震驚無以復加，急忙叫道：「快退回莊內！」

郭尙義冷笑一聲：「此時才退不嫌太遲麼！」竄前幾丈，手臂暴長，長槍分心便刺。

朱領班長劍一格，只覺槍桿沉重無比，震得雙臂隱隱發麻，更是無心戀戰，飛身急退！可是郭尙義那容他逃脫？對方一退，他便亦步亦趨迫前，槍尖抖動處，招招不離對方要害！

那些護院心生寒意，陣脚登時大亂，霎時間，慘叫聲四起，血染荒郊！

就在此刻，又一陣如雷的蹄聲傳來，場內雙方更是驚詫，不知又有什麼人前來！

諸葛莊圍牆上站滿了手執硬弓長箭的漢子，只聽馬蹄聲遽停，莊內發出一道驚呼：「莊主回來了！」

薛文鴻忍不住叫道：「諸葛錦暉！」

「諸葛錦暉？」郭尙義叫道：「這是諸葛錦暉的窩？」

李懷仙覺得此人名不經傳，問道：「郭兄，這厮是什麼人？」

「他是五行盟的黑土堂副堂主！」

彭滔大叫一聲：「此人非殺不可，快衝！」指揮兒子徒弟及師侄，繞過郭尙義衝了過去！

只奔出幾丈，只聞一陣破空之聲傳來，黑暗中不知有多少枝長箭射至！

彭滔急忙提醒下輩：「小心！」鐵掌一揮，把箭盪開！

石九斗叫道：「彭兄小心，先收拾了這些人再一齊殺入去如何？」

那些長箭不斷飛來，似沒止遏般，彭滔喝道：「彭某便不信收拾不了你們！」振衣飛上前去，雙掌不斷亂拍，長箭撞到他的掌風，便紛紛落地！

這時候，四下的火把全部熄滅，大地一片漆黑，石九斗喝道：「大家小心一點，千萬莫傷着了自己人！」

郭尙義與郭志遠舞動長槍，叫道：「大家跟着來，好歹也得把黑土堂副堂主收拾下來！」

只聽諸葛莊內有人喝道：「快退！」牆頭上的射手們，立即躍回莊內！

石九斗道：「莫讓彭兄落單，快上！」一衆人魚貫而上，抱月、抱風與薛文鴻師徒走在最後！

且說彭滔一馬當先，起初由於對方箭頭較密，他忙於應付，去勢甚慢，到得後來，那班漢子撤退，他去勢便快了起來，幾個起落，也躍入圍牆內。

由於他不知地形，落地之後，不敢妄動，來至一座假山後，眨眼間，石九斗等人巳至，彭滔胆氣頓壯，自假山後衝了出去。

石九斗叫道：「彭兄小心！」

話音未落，黑暗中射來一排箭矢，衆人立即揮動兵刄撥打，彭滔沒有兵刄在手，左袖右掌，在身前佈下一道罡氣。

忽然斜後方傳來一陣急勁的破空之聲，彭福心頭一凜，忖道：「這箭來得好生急勁！」不敢大意，立即擰腰一閃！

他一個分神，左袖遮攔不住，一枝長箭自袖網中穿了進來，釘在他的肩下！

彭滔大喝一聲，拔出長箭，反手甩了出去，可是，就在他大喝之際，又一枝長

箭自後射至！

這一箭來得更快，待得彭滔發覺，要想閃避已來不及，百忙中右臂向後一撥。

可是如此一來，右邊又露出空隙，說時遲，那時快，兩枝長箭同時貫在他胸膛上！

石九斗聽他連聲悶哼，忙問道：「彭兄，你沒事吧！」

彭滔的兒子及徒弟立即飛前，只聽彭滔大喝一聲：「氣死我也！」雙掌拚盡全力，向後一推，兩股掌風洶湧而出。

「蓬！」一座假山給他掌風一擊，倒地碎裂，山後現出幾個偷襲的射手來！

彭滔拚力發掌，傷口鮮血湧得更快，身子一歪，慢慢倒了下去。

李懷仙大吃一驚，揮刀搶前，一把抓住彭滔的衣襟，倒提回來，叫道：「賢侄快退！」

石九斗道：「此處不見一絲光，宜守不宜攻，咱們還是先退出去，等天亮之後再來吧！」

李懷仙也道：「不錯，彭兄已受傷，先救他要緊！」

當下後面的變作前頭，先鋒又作殿後，魚貫躍出牆外，黑暗中，沒人留意薛文鴻對抱月耳語。

羣豪馳了一陣，到了樹林才停了下來，郭蕙蘭點起一把枯枝，火光乍亮，石九斗詫異說道：「四位道兄來自何處？」

李懷仙亦道：「剛才誰自稱是武當抱月道長？」

抱月抹掉臉上的易容藥，道：「貧道正是抱月，只因敝派與五行盟結怨，是以行走時，易容上道比較方便。」

石九斗道：「道長欲去何方？」

抱月稽首道：「月中敝教遭五行盟襲擊，幸而無恙，少林慧光大師來信慰問，貧道心想自執掌武當以來未曾去過少林，是故帶了師弟及弟子去少林與慧光大師暢聚一番！」一頓又道：「今日若非諸位及時趕到，貧道等必無倖理，感激之至！」

石九斗道：「此乃我等中人應爲之事，掌門如此說反見生份了！」

「無量壽佛，施主們當眞是劍胆琴心，義動江湖，好生令人敬佩！」

忽聽一道尖叫聲响起：「爹——！」

衆人轉頭望去，只見李懷仙搖頭長身而起，悲聲道：「料不到彭兄一生英雄，却死在流矢之下！」

石九斗身子一抖，推開衆人，彎腰伸手在彭滔鼻前一探，隨即發出一道長嘆：「犬子與郭兄千金婚期已近，小弟本想邀彭兄屆時到舍下喝杯喜酒的，料不到天妒英才……」

彭滔的兒子彭虎，垂淚悲聲道：「諸位叔伯，家父不幸身故，請恕小侄等失陪，要運屍回家了！」

石九斗輕聲道：「且慢，彭兄大殮之日，石某可能無暇赴喪，今夜便先在此拜別！」說着走至屍前，鞠起躬來，彭虎等連忙回禮。

接着郭尚義父子三人，也上前行禮，衆人依次行禮之後，彭虎等四人扛起彭滔的屍體出林而去！

石九斗恨聲道：「天亮之後，好歹也得攻入諸葛莊，殺他個片甲不留，替彭兄報仇！」

抱月道：「都是貧道等不好，把他引來，否則彭施主便不會……」

郭尚義哈哈一笑。「瓦罐不離井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正邪之間的搏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道長何必內疚！」

抱月一抬頭，問道：「四位施主名聲雖一齊响亮，但平日各在一處，今日爲何會同時來此？」

這話也正是薛文鴻師徒急欲知悉的事。只聽石九斗長笑一聲：「石某本想請彭兄到舍下，在犬子婚禮上帮忙招呼羣豪，來此附近，聽見厮殺聲，趕了過來，才知道諸位在此！」他笑了一笑，轉頭問道：「郭兄與李兄，又怎會這般凑巧？」

郭尚義道：「愚父子是聽見彭兄的義兄梁承宗兄的噩訊，而趕去拜祭的，因昔日梁兄曾救過郭某一命！」

石九斗眉頭一皺道：「梁兄家在南召，在此之北，郭兄又怎會南下來南陽？」

郭尚義嘆了一口氣。「梁兄畢生獨身，膝下無兒，只兩個徒弟，小弟聞訊又較遲，是以到得南召時，梁兄已下葬，家內沒人，又聽人說他的弟子與彭兄南下去襄陽，小弟欲知眞相，是以星夜追趕！」

李懷仙哈哈大笑：「眞是凑巧之至！小弟只是隨便出來走走，却也機緣巧合，與諸兄相遇！」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薛文鴻忖道：「今夜江北四大俠客齊集此處，兀也奇怪，彭滔自無奇怪之處，郭大俠口直心直，他所說亦有入信之處，這姓石的跟姓李的便……」

石九斗道：「咱們輪流調息一下吧，明早再殺進諸葛莊，就算不爲消滅五行盟，也爲彭兄報仇！」

郭尚義轉頭道：「道長，你們四人最累，先歇息吧，愚父子爲大家護法！」

抱月謝了一聲，盤膝坐下。抱風坐在他後面，薛文鴻師徒則坐在抱月旁邊。楚峻由始至終，都不敢仰視，不是怕洩露行藏，而是不敢看郭蕙蘭。

無疑郭蕙蘭是個好姑娘，也是他的心上人，但無奈她未婚夫是自己的結義二哥，義與情令人難以取捨。

楚峻盤膝於地，一顆心胡思亂想，難以平靜，他不恨郭蕙蘭欺騙他，只怪自己運氣太差。即使郭蕙蘭肯退婚而與他成親，他也無胆承受。跟義兄爭奪妻子的事，他無論如何也做不出來，也受不住四面八方飛來的冷嘲熱諷。

石中玉不時跟着郭蕙蘭，郭蕙蘭對他却不理不睬，自顧與兄長談話，若是她知道那個白雲的道童，便是她朝夕思念的心上人，情況又會怎樣？

石九斗却暗暗奇怪：「抱月牛鼻子那兩個道童，神態倨傲，全不符合身份。」

郭尚義却沒想得這般多，只不斷爲兒子分析剛才那一戰兒子與對方的優缺點。

樹林內有點悶，氣氛眞是怪異，這些人既似同道中人，又似各懷心事。

楚峻根本無法調息，幸而他自從打通任督兩脈之後，內力往往隨意循環，是以能够生生不息。

石九斗忽然自地一躍而起，道：「天亮了，去吧！」

郭尚義道：「小弟與犬子小女開路，

抱月道長等居中，石兄殿後，請李兄居中策應！」

羣豪都沒異議，當下十個人如同一枝利箭，一個跟着一個，自樹林內撲了出去。薛文鴻與楚峻生怕露出馬脚，故意用手勾住抱月師兄弟的手臂，旁人看見都以爲抱月與抱風生怕弟子落後，以手拉之，暗助一臂之力。却不知道兩個道童，比兩個老道的武功還高。

清晨郊野無人，而羣豪又是向側門方向前進，連諸葛莊的護院也不見一個。

郭尚義槍桿在地上一戮，身子如瘋鷹般掠起，人在牆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舞起長槍，護住前身，放眼一望，不見一人，但他仍不敢大意，輕飄飄躍了下去，小心翼翼前進。

郭志遠與郭蕙蘭兄妹雙雙搶進，手持兵刃，作父親的左右翼。

院子內的確不見一人，郭蕙蘭輕聲道：「爹，小心他們使詐！」

郭尚義悶哼一聲，左手向後一揮，示意抱月他們進來。不久十人全齊集一起。

石九斗道：「情況有點不妙，小弟提議大家不要輕易分開，避免中伏！」

郭尚義道：「郭某來開道！」大步搶前，轉頭一望，左首是內宅，便帶頭走去。沿途不見一人，但到了內宅的花園，却見小樓上有人影一閃。

郭尚義大叫一聲，身子如豹子般掠起，向小樓飛去！

郭蕙蘭與郭志遠怕老父有失，也幾乎同時飛起，其他人便在小樓之下，向四處探望。

郭尚義躍上小樓的二樓走廊上，全身眞力全注在雙臂之上，右脚倏地踢開大門，門未開盡，長槍已至門隙中探入！

大門開處是座小廳，佈置得甚是雅緻華麗，入鼻是一股淡淡的香味。郭尚義立即閉住呼吸，緩緩前進，郭志遠向乃妹打了個眼色，也走了進去。

小廳的兩側各有兩度房門，郭尚義走至右首的第一扇門外，伏耳門板上凝神聽了一忽，身子一退，右腿一蹬！

只聽「砰」的一聲，房門被他踢開，房內立時發出一聲尖叫！郭尚義長槍一幌，身子隨勢竄入！目光一掠，見床上坐着一個丫環，嬌軀如篩米般亂抖。

郭尚義微感一怔，長槍遙指那丫環，喝道：「男人們呢？」

丫環已驚得說不出話來，食指向下亂指。郭尚義吸了一口氣，問道：「都在下面？」

丫環搖搖頭。郭尚義怒道：「是與不是，你不會開個口麼？」

丫環這才道：「樓下只有幾個……」

「其他的呢？」

「昨夜跑了很多啦……只剩下一些婦孺老弱……」

郭尚義槍杆在樓板上一頓，厲聲道：「可是眞的？」

丫環連點數次頭，郭志遠接問道：「諸葛錦暉呢？也逃了麼？」

郭蕙蘭亦問：「你們兩位小姐及公子呢？」

丫環哭哭泣泣地道：「都跑啦……說過些日子才回來……」

郭蕙蘭轉頭望向父親，目光露出詢問之色，郭尚義道：「問你未來的公公！」

郭蕙蘭小嘴一噘道：「女兒不問！」

郭志遠生怕父親生氣，忙道：「孩兒去問就是！」大步退了出去。

李懷仙見他出來忙問情況如何，郭志遠把情況說了一遍。石九斗道：「把丫頭帶下來，叫她帶咱們去找人！」

那丫頭那敢不依？帶着羣豪逐屋搜查，所見都是些婦孺與老輩，眞料不到一個多更次便跑得如此乾淨。

石九斗道：「五行盟的錢都是不義之財，咱們抓不到人，就拿錢吧，把之拿去周濟黃河的災民，也是一件功德！」

羣豪幹的都是刦富濟貧之事，當下齊應一聲，均表贊同，可是萬料不到，不但在庫房內找不到金銀財寶，連值錢的古玩首飾也不見一件！

郭尚義喝道：「諸葛錦暉是如何把值錢的東西搬走的？」

下人們道：「咱們都讓護院們趕到一處，也不知道情況……」

李懷仙道：「這莊院如此巨大，料值錢的東西必不少，用手拿走極不方便，若用車載，地上必然留下車轍，咱們只要依車轍找去，便不怕他們能飛上天去！」

石九斗拊掌讚道：「李兄分析得合情合理，小弟欽佩之至！」

郭尚義道：「事不宜遲，料他們尚未走遠，快追！」

羣豪追出大門，果見一道道深深的車轍向前伸延，心頭都是大喜。石九斗道：「先去取馬！」

石中玉道：「孩兒回林去取便是！」

郭志遠道：「愚兒跟你去！」

郭尚義道：「好，咱們先去，你們趕馬追來！」

羣豪追了五六里，背後便响起一陣馬蹄聲，原來郭志遠與石中玉已把馬匹取來。衆人上了馬，放馬循跡狂追。

不一陣，便見車轍向前頭一座樹林中伸延，石九斗道：「那夥惡魔，可能便在林內，大家小心一點！」

羣豪都掣出兵刃，仍由郭尚義帶頭，向樹林衝去。

郭尚義到了林外，把馬拉慢，極目望進去，只見這樹林又濃又密，望不到二三丈，視像便已被樹木擋住。五行盟若在裏面設伏，這可是個極佳的地點！

饒得郭尚義素來慓悍，此際也不禁有點猶豫，輕輕跳下馬來，小心翼翼入林，十個人分成三組，品字形前進，郭家父子在前，石家父子與李懷仙在右，眞假道人在左。

林內地上都長着青草，但車轍仍是甚容易辨出，却是向內筆直前進。走了十餘丈，林子固然未至盡處，亦不見人影，甚至靜得落針可聞，只偶而聽到一兩道啾啾的鳥叫聲。

車轍仍往前進，羣豪雖未經打鬥，但由於形勢極是不利，全身上下都如拉緊了的弓弦，眞個是步步爲營，是以都是後背見汗。

樹林終於有了盡頭，可是一出林，羣豪目光一及，都怔住了，只見林外停着六七輛板車，板車之上，裝備了大大小小的

石頭，而人却不見！

郭尚義罵道：「狗賊子，好可惡，竟然敢戲弄咱們！」

李懷仙走前幾步，自板車上的石塊隙中取出一張紙，看了幾眼，苦笑一聲，道：「諸位且先看一看！」

只見紙上寫着三行字：諸位大俠辛苦了！這次並非與諸位開玩笑，只是一個小警告，再不知死活多管閒事，後果自負！不爲自己着想，也請爲家小着想，五行盟素來言出必行，切勿以爲某家恫嚇！諸葛錦暉上，即日。

郭尚義看罷，一把將紙撕碎，向上一拋，紙屑如同蝴蝶般，在半空飛舞！

石九斗道：「再追！」

羣豪再馳了十數丈，脚印已至官途，廢然一嘆，都住下脚來。

郭尚義憤憤不平地道：「這個筋斗栽得好重！」

石九斗冷笑一聲：「郭兄何必生氣，小小的挫折算得了什麼？躲得了今天，躲得過明天麼？」

李懷仙道：「不錯，最後的勝負才是關鍵！」

郭尚義有點喪氣道：「如今怎辦？」

李懷仙道：「小弟離家日久，想先回家一行，八月十五再歡聚一番吧！」

石九斗道：「小弟也得回家準備一番，同時須仔細佈置一下，提防五行盟到時會來搗亂！」

郭尚義雙眼圓睜，道：「這個倒不能不防！小弟也得回家了！至於婚禮的細節，咱們再聯絡！」

石九斗笑道：「都是江湖兒女，但求熱鬧一番，以及乘機讓各地好友們有個聚首的機會罷了，其他的能簡單的，便儘量簡單吧！」

郭尚義大笑道：「兄弟這話，正合小弟之意！」

石九斗轉頭道：「八月十五是犬子與郭兄千金大喜之日，道長若有空，也請蒞臨喝杯水酒如何？」

抱月稽首道：「貧道若能抽身，必定前往道賀！」

楚峻偷偷望向郭蕙蘭，只見她垂下螓首，臉上現出的却並不是羞態，而是愁容。他心頭倏地一痛，只覺腸子也似欲被拉斷，連忙轉過身去。

石中玉無意中瞥及，心中暗道：「這小道童好生無禮，那眼光奇怪之至！嘿，我爹跟你師尊談話，他却背着身……當眞可惡！」臉上不由浮上一抹殺機，可惜楚峻看不到。

羣豪說了幾句客套話，便分頭而行了。走了一程，抱月忍不住問薛文鴻：「薛施主爲何不讓貧道把五行盟欲對少林寺不利的消息，告訴石大俠等人？」

薛文鴻四顧無人，又見前面有一座樹林，便道：「請道長們入林再說！」

入林之後，薛文鴻道：「峻兒，快再替咱們另易一個容！」

抱風訝然道：「何必如此麻煩？」

薛文鴻正色地道：「咱們的面孔及身份，已爲五行盟所知，再麻煩也要！」

抱風只道他師徒怕死，臉上不由露出不屑之色。薛文鴻冷笑一聲：「咱們的目的是爲了拯救少林，不是爲了逞英雄！」

抱月稽首道：「無量壽佛！薛施主當眞一言驚醒夢中人也！」便席地任由楚峻替他易容。

薛文鴻道：「在下不讓道長通知石大俠他們，自然有道理，試問少林寺若不想別人助拳，咱們自作主張，邀請別人上山，也許大和尚們反而不喜！」

「但此乃好意，慧光禪師是得道高僧，絕不會怪責咱們！」

薛文鴻欲言又止，楚峻自然知道師父的心意，忙打圓場。「其實家師怕的是人多反而容易走漏風聲，屆時五行盟若不去的話，日後要再想找機會與他們一決生死，便難上加難矣！」

抱風臉有不豫之色，道：「石大俠，郭大俠與李大俠是我道中之佼佼者，怎會洩露什麼風聲？」

薛文鴻輕嘆一聲。「道長太輕視五行盟了！你道他們會不會在少林寺附近設下眼綫？武當與少林關係淵源，互相來往，別人不怪，但假若石九斗等人在少林寺附近出現，便會打草驚蛇矣！」

抱月與抱風這才心服，當下四人仍作道家打扮，容貌與年紀跟剛才已大有分別，騎着馬，自另一端出林，望嵩山的方向前進。

他們兼程趕路，到嵩山山下才七月初二日，四人找了一家土地廟，歇了一夜，次日一早在路上忽聽行人都在議論李懷仙被殺之事！

薛文鴻忍不住攔住一個中年漢子，稽首道：「施主請了，剛才聽施主提及李大俠被人殺死之事，未知詳情如何？」

那中年漢子道：「聽說李大俠在一座樹林內，屍體上面傷痕纍纍，既有刀傷劍傷，也有棒傷鞭傷，料是被人圍攻，寡不敵衆致死的！」

薛文鴻等人一聽，都是忖道：「必是五行盟所爲！」再問下去，那漢子也不清楚，四人便拍馬向少室山進發。

少林寺屹立於中嶽嵩山之上。所謂「華山如立，嵩山如臥」，那是說華山以高陡險峻著名，而嵩山却不高，一字橫開，全山共有二十多個山峯，東面羣山稱太室，西面羣山稱少室，相距十餘里。

少林寺是在少室北麓之五乳峯下，面對羣峯，岩石峻峭，令人望而却步。

薛文鴻等人有爲而來，而且都有一身上乘的武功，自然不會却步。到得寺外，只見一塊大石碑，上刻天下第一寺五個大字，筆劃蒼勁，極其氣勢。

石碑之後，是兩排冲天的松樹，盤根錯節，一望而知，都是古樹。由於樹木高大，枝葉茂盛，形成中間的通道如遮上綠色的琉璃屋瓦，光綫至此一暗，人置其中，頗有清涼之感。

七級石階後便是山門，上懸少林寺牌匾，黑底金字，格外明顯，又甚符其天下第一寺的身份。

山門外立着幾個和尚，一個知客僧合什上前，行禮問道：「道兄光臨，是來遊覽，或是另有事情？」

抱月急忙回禮道：「無量壽佛！貧道向武當抱月，念貴我兩派，關係不淺，故特來拜見老禪師！」

「阿彌陀佛，原來道兄乃是武當掌門，恕小僧眼拙，不識泰山，又不知鶴駕突臨，未先遠迎，恕罪恕罪！」

抱月道：「不敢。少林武當本是一家，大師萬勿多禮！」

那知客僧引他們四個入殿，奉上香茗，道：「敝方丈入初祖庵面壁，未知醒來了沒有，待小僧去通知一下！」

抱月道：「請便。」

不久，少林寺僧人得知武當的掌門鶴駕光臨，這是數十年來的第一次，都聞訊出來相陪。

抱月與抱風反倒有點不好意思。主持接待貴客的是一位慧字輩的大和尚，法號慧心，聞訊連忙自內出來，雙方見過禮之後，慧心便道：「敝主持面壁之期未滿，不知道兄是否有急事？」

抱月望了薛文鴻一眼，道：「貧道來此，志在交往一番，並無要事。」

慧心道：「若道兄們不趕着下山的，請到靜室歇息一陣如何？方丈料日內便將啓關！」

抱月頷首道：「如此甚好！」

當下慧心引他們到一靜室，雙方閑談了一陣，慧心又帶他們到各殿參觀。

那少林寺共有七重殿宇，殿殿不同，而又各具特色，看得四人驚嘆不已。

到了毘盧殿，只見壁上畫着手搏五百羅漢，栩栩如生，細看之下，每尊羅漢的姿勢都暗含羅漢拳的招式。那羅漢拳易學難精，博大精湛，有人稱之爲拳祖，能够在此揣摸畫中的架式，乃是千金難得之機。不過抱月四人只略略瀏覽一下，不敢細看，因此乃武林規矩。少林雖未必秘技自珍，但對方既無明言，倒也不能偸學。

正想再到後面遊覽，忽然一個精神矍鑠，年在五十左右的和尚走了過來，此人太陽穴高高鼓起，步履既輕靈又沉穩，雙眼精光四射，令人不敢正視。

薛文鴻四人心中齊暗叫：「這和尚好精湛的內功！必是少林高手無疑！」

慧心合什道：「此是慧根師兄，本寺羅漢堂的主持。」羅漢堂是少林門人習武之地，能够晋身主持之職，武功自然有過人之能。

慧心轉首道：「師兄，這位是武當掌門抱月道兄！」

薛文鴻聽見那和尚是慧根，不由多看了幾眼，慧根臉色微微一變，忖道：「怎地這兩個年輕的，內功反比兩個年老的深厚？左首那個，精光內蘊，太陽穴附近紫氣流轉，只怕比抱月牛鼻子還高上幾籌，當眞奇怪！」

雙方行禮之後，慧根問道：「請問道兄，這三位道號如何稱呼？」

抱月道：「此位乃貧道師弟，道號抱風，這兩位是敝派的第三代弟子，隨貧道來貴寺見識一番！」

慧根聽了臉色微微一變。薛文鴻暗道：「這個牛鼻子長日坐在山上，不道世務，見識一番這四個字，豈是能够隨便說得的！」

須知武林中避忌甚多，見識一番四字，往往含有討教之意，抱月極少下山，如何知道？

慧根合什走前，向薛文鴻行了一禮，道：「歡迎武當道兄們蒞臨，招呼不善之處，請多多包涵！」

薛文鴻正想說幾句客氣話兒，忽覺一股暗勁洶湧而至，身上內功隨意而生，剛想運功抵抗，心念一動，立即撤功，退了幾步，慧根立即收功，眼中閃過一絲詫異之色。

他雙脚一錯，又向楚峻行禮，楚峻見師父如此，也依樣劃葫蘆，雙脚虛虛幌幌地蹬退幾步。

抱月與抱風不知就裏，心中暗暗奇怪，不料慧根比他們更是奇怪，忖道：「莫非我看走了眼？」

慧心見慧根以內力相試武當的兩位下輩，也頗覺奇怪，生怕貴客不快，忙道：「貧僧再帶四位道兄到後面看看！」

慧根忙道：「阿彌陀佛，貧僧尚有一些寺務料理，恕我失陪了！」

抱月稽首道：「不必客氣！」

吃過午飯之後，慧心又來陪客，帶他們到客房內，道：「道兄若不嫌棄簡陋的話，便在此住幾天吧，待方丈出關後，自會來相陪！」

四人謝了一番，抱月便說道：「師兄若有事請儘管去吧，咱們出家人也不必客氣！」

慧心道：「如此貧僧也不打擾四位清修了！」退了出去，隨手把門關上。

抱風立即道：「怎會這般巧？偏生方丈坐關！」

（以下轉入第84頁）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江山處處哀鴻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何日飛義軍被元虜圍攻在貴陽城，只好突出重圍，又遇上言家門掌門言振雄，雙方激戰，盡將言家門下殘敵全殲，最後終於與援軍會合，見到了樊淆，全軍進入後理國境，親王段淵迎接，並提出將義軍化整爲零，怕元虜尋釁，又頗介紹回紇維吾爾族國師哈曷夫相見，何日飛和秋山等商量以後，決定了四個步驟，一：親自率領四大護法、二特使、紅黑衣隊各二三十名趕赴天山南路與哈曷夫聯手抗元虜。二：選派高手在六個重要城市設立武館招攬義士，傳報敵情。三：由程浩担任訓練後理國武士工作。四：銀龍谷基地由葉嘯風全權總理。何日飛在阿次克庫立湖和維吾爾王子相會……

嬌妻遭刦持

遠征大戈壁

首先是將維吾爾戰士編組成軍，以十五人爲一隊，四隊爲支隊，四支隊爲總隊，每一總隊爲二千四百人，一共編成一、二兩個總隊，一總隊長常駝子，二總隊長比律。

餘下八百多人，編爲王子的衞隊，由苗挑率領。

每伍挑選兩人予以狙擊手的特殊訓練，並開班訓練伍長以上的軍官，使熟練正規戰，及機動游擊戰法。

睡獅盧舒負訓練全責，紅黑二隊以全力協助。

半年之後，原是一個毫無章法的部落，一變而爲紀律嚴明、堅如鋼鐵般的隊伍了。

在一個晌午時分，山下傳來消息，甘肅省玉門及安西的駐軍，約莫六千餘騎，將由都統浣兒塔率領進駐婼羌，估計在十日之內可以到達。

婼羌在阿爾金山的北麓，控制着塔克拉瑪干沙漠，及阿爾金山的出路，是一個十分險要的戰略重地，元虜在此增強兵力，必然會對維吾爾族十分不利。

經王子與何日飛會商之後，決定全力出擊，先以路障，拒馬等障碍物將元騎圈於「金達里克」及「木蘭」之間，再以毒弩攢射，並狙擊其指揮的將校，然後全力搏殺，不放過一人一騎。

這項戰法十分成功，維吾爾族首度出師，便獲得令人鼓舞的空前勝利。

元騎屍橫遍野，無一倖存，都統浣兒塔身中五箭，被常駝子割下了腦袋。

然後，維吾爾族迅速脫離戰場，回到他們的防地，爲了慶祝勝利，他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月光晚會。

這是訓練的成果，而且洗劍帮也參加了日間的搏殺，他們追奔逐北，斬將搴旗，所立的戰功，絕不在維吾爾數千戰士之下。

因此，在慶功宴上，何日飛受到極度的尊崇，成了整個晚會的焦點，他雖是極度謙辭，依然無法阻止人們崇拜與歌頌。

當然，他的酒喝得很多，縱使不致當場醉倒，待興盡人散之後，仍難免有着頭重脚輕，神智模糊的感覺，待蛇娘子辛玫將他扶進臥室，他巳渾渾然人事不知了。

日間馳騁疆場，晚間縱情歡笑，過度的疲累，與過量的豪飲，無論他功力多高，他總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類，神智迷離是必然的現象。

然而他却做了一個夢，綺麗，美妙，前所未經。

他畢竟不是常人，美夢很快就巳清醒，神智也完全恢復，只是他却發現自己是一個施暴者，正在對一具羊脂般的玉體，作無情的摧殘。

他驚得跳了起來，及定目向受害者一瞥，她竟然是王子妃培菁。

他匆匆着上衣衫，轉過身去，不敢再瞧看王子妃一眼，口中却吶吶道：「在下該死，在下實在……咳……」

王子妃幽幽一嘆道：「帮主，一個女人的清白，就這樣一句話麽？」

何日飛道：「在下不知道何以會發生這種事，但決不推卸責任，要殺要剮，王子妃動手就是。」

王子妃哼了一聲道：「我好心替你送醒酒湯來，你酒後亂性，竟然抓着我橫施強暴，欺侮了我就想死？哼，那有這麽便宜！」

何日飛道：「說吧，王子妃，要怎樣在下無不遵命。」

王子妃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何日飛道：「大丈夫言出如山，要怎樣妳儘管說。」

王子妃一嘆道：「你毁了我的清白，

壞了我的貞操，咱們雖然不能成爲夫婦，至少也是一對情人，我還能將你怎樣？」

何日飛說道：「不，王子妃是有夫之婦……」

王子妃嬌叱一聲：「你既然知道我是有夫之婦，爲甚麽還要蹧蹋我？你說！」

何日飛道：「這個……」

王子妃撇撇嘴道：「你要負責任的話還算不算數？」

何日飛嘆息一聲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在下完全聽你的就是。」

王子妃嫣然一笑道：「這才像話，過來……」

何日飛落在一個粉紅色的陷阱之中，不得不俯仰由人，當他們抵死纒綿之後，王子妃提出了她的要求。

「帮主……」

「唔……」

「我想學武功。」

「哦……」

「說嘛，你究竟答不答允？」

「這個麽，我當然答允，妳的武功原就不弱，只要勤加練習，自不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哼，我這點莊稼把式算得了甚麽？怎麽，我是你的情人，難道你還不肯教我的武功？」

「這……好吧。」

「帮主：你眞好。」

當天色接近黎明之際她走了，次日她徵得王子的同意，正式拜何日飛爲師，於是他獲得一個嬌柔的情人、美麗的徒弟。

師徒之間，接觸必然多於常人，但這位弟子却時常眉挑目語，巧笑倩兮，縱使當着王子她也不大顧忌。

如此一來，何日飛就有點吃不消了，這不只是人言可畏，更可怕的是洗劍帮寄人籬下，一旦惹起王子的疑忌，洗劍帮就要大禍臨頭了。

這是個十分可怕的危機，洗劍帮的四大護法久歷風霜，這種事豈會瞧不出來？但王子妃培菁幾乎時時都在纒着何日飛，他們想進幾句諍言竟然找不到機會，令人有咫尺天涯之感。

這天他們下了決心，縱然鵠立中宵，也非見到何日飛不可。

最後他們終於見到了，四位老人家的臉色，都顯得有些難看。

何日飛一怔道：「師父及各位前輩，有事麽？」

蛇魔樊淆面色一沉道：「沒有事，咱們是想問問，你近來都做了些甚麽？」

何日飛面色一紅道：「王子妃纒着弟子敎她的武功，咱們寄人籬下，弟子無可奈何。」

樊淆哼了一聲道：「爲甚麽事先不告訴我？你眼裏還有我這個師父？」

何日飛吶吶道：「弟子不敢。」

睡獅盧舒道：「帮主，不是咱們多話，王子妃身份不同，咱們應該顧慮到人言可畏！」

何日飛雙拳一抱道：「多承指敎，今後晚輩當盡量避免跟她單獨相處。」

睡獅盧舒道：「這樣並不能眞正解決問題，釜底抽薪的辦法，是帮主立即娶一位妻子。」

蛇魔樊淆道：「秋紅姑娘端莊美麗，嫻淑靜雅，武功已獲父母的眞傳，必然是一個賢內助，爲師已經商得秋大俠的同意，明天跟你們完婚。」

何日飛愕然道：「不，師父……」

蛇魔樊淆面色一沉道：「怎麽，你不願意？」

何日飛道：「不是不願意，只是覺得時間太過急促而已。」

蛇魔樊淆道：「咱們不是匹夫匹婦，你跟紅侄女又是素識，在非常時期自然不能依常規，莫非你還要三媒六禮不成？」

睡獅盧舒道：「帮主，這是快刀斬亂麻，惟一解決危機的最好辦法，希望你能答允。」

何日飛略作沉吟道：「好吧，晚輩答允就是。」

翌晨四大護法聯袂往訪祝角王子及王子妃，蛇魔樊淆首先抱拳一禮道：「見過王子，王子妃……」

祝角王子道：「各位老英雄請坐，這麽早有事麽？」

樊淆道：「咱們是來請王子，王子妃吃喜酒的。」

祝角王子啊了一聲道：「是那位結婚，還是有人過生日？」

樊淆道：「是敝帮帮主結婚……」

王子妃面色一變道：「何帮主要結婚？是誰出的主意？」

樊淆淡淡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人倫之常，何況敝帮主與秋大俠的掌珠秋紅姑娘，郎才女貌，當得是珠聯璧合，老朽是他的師父，所以就跟秋大俠夫婦說定了，非常時期，一切從簡，咱們準備今晚替他們完婚，特來恭請王子與王子妃吃一杯水酒。」

王子妃道：「不行，我不贊成。」

祝角王子怔一怔道：「何帮主完婚，何須妳來贊成！再說，妳也沒有反對的理由。」

王子妃道：「怎麽沒有？咱們強敵當前，今天無法預測明天的生死，咱們付出全力，不見得能够應付未來的危機，那還顧得了個人的逸樂？所以何帮主要完婚也得等待將元人逐出天山南北路再說！」

許雙城哼了一聲道：「男女結合是人之大倫，怎能跟個人逸樂相比？再說，咱們是來請王子及王子妃吃喜酒，並不是來徵求王子妃的同意的。」

祝角王子哈哈一笑道：「好好，咱們不必作無謂的爭吵了，各位請，晚間咱們一定前來恭賀。」

× × ×

沒有張燈，也沒有結彩，只是在廣場上升起一堆營火，歌唱，舞蹈，讓歡樂傳遍每一個角落。

完婚的儀式是按照維吾爾族的，在鄉隨俗嘛，但簡單而隆重，並獲得千萬人的祝福。

待夜深人靜之後，新房中的獸脂燈仍吐着耀眼的光輝，一對新人並坐在床榻之上，默默聽着風聲，虫聲，以及他們的心跳之聲。

良久……

「紅妹子……」

「嗯……」

「今晚……太委屈妳了。」

「別這麽說，相公，只要有你，我甚麽都滿足了。」

「妹子，妳眞好。」

一掌揮出，震熄了獸脂發出的火燄，這雙新婚夫婦，自然進入另一境界了。

新婚是甜蜜的，男歡女愛，如飲醇醪，這種歡樂，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婚後第四天，山下傳來兩項消息，一是天山南路大戈壁的兩側，均有大批元騎進駐，進入婼羌的元騎約莫兩萬餘人，並携有四門火炮，二是洛瓦子，婼羌，且末一帶，出現不少陌生面孔，依判斷，可能是來自中原的武林人物。

這兩項消息使得祝角王子大爲恐慌，立即傳下命令，召開一次緊急會議。

他先報告了消息內容，然後咳了一聲道：「元人進駐重兵，必將不利於咱們，如若江湖人物與大軍配合，咱們只怕不易應付……」

秋山道：「王子不必担憂，在山區，騎兵及火炮均無用武之地，元人增兵只是想保衛城鎭而已，咱們應該顧慮的是江湖人物，最好能够知道他們是誰，咱們才能擬訂對策。」

祝角王子說道：「這就要拜託各位了，咱們僻處邊陲，怎會認識中原的江湖人物。」

何日飛道：「這樣吧，王子，在下想到山下走一走，就便瞧瞧中原來的何許人物……」

他語音未落，王子妃突然接口道：「我也要去。」

祝角王子一怔道：「何帮主辦公事，並不是遊山玩水，妳去做甚麽？」

王子妃道：「作响導呀，何帮主來自中原，對天山南路必然十分陌生，如果沒响導，難保不出什麽差錯！」

王子道：「這話倒是不錯，好吧，妳就陪何帮主到山下去玩玩。」

何日飛急忙推辭道：「不行，王子妃絕對不能與在下一同下山。」

王子妃面色一變道：「爲甚麽？怕我玷辱了你？」

何日飛道：「王子妃言重了，在下怎敢有那等狂妄的想法。」

王子妃道：「爲甚麽我不能跟你一同下山？你說！」

何日飛道：「在下曾聽人說，往日王子與王子妃時常到各地巡視，頗能獲得人民的尊敬與喜愛，那麽認識王子妃的必然很多，芳駕如若一旦露面，勢必造成民間的轟動，那麽咱們還沒有偵察到別人，自己的蹤跡倒先暴露了，這個如何使得？」

王子妃櫻唇一噘道：「我決定的事從不改變，你準備一下，明早天一亮咱們就走。」

她不再理會別人，站起來逕自返回後宮。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極端嚴肅的軍事會議，想不到竟然因爲王子妃的胡來，使得與會者全部僵在那裏。

其實要解決這件事並不困難，只要王子下一道令諭，王子妃焉敢違抗！

可惜祝角王子乾綱不振，多年的季常之癖，使他畏妻如虎，王子妃叫他怎樣，

他從來不敢違背，這道令諭他如何敢下？

許雙城輕輕咳了一聲道：「王子，這件事究竟應該怎麽辦？」

王子吶吶半晌道：「我會勸她的，不過，她一向十分執拗，如若勸她不聽，那就只好請何帮主勉爲其難了。」

許雙城估不到祝角王子的懼內，竟然如此之深，不過她畢竟是一個歷經滄桑，飽經世故的過來人，雖然她的內心已經生出一絲寒意，依然神色不動的忍了下去。

她能忍，秋紅可就忍不住了，她認爲一個身擁重兵，手綰兵符的民族首領，是不應該如此懦弱的，就算他有懼內的癮，也應該有一個限度。

大丈夫何患無妻，如果綠雲蓋頂不能管，軍國大計不能顧，他又怎能領導羣雄，反抗暴政？

秋紅想到了這些，她認爲洗劍帮已經無法再跟維吾爾族合作下去，縱使委屈求全，最後還是會兇終末隙的。

更重要的一點，是她不能將自己的丈夫拱手讓人，再說，就算她情願讓，一旦惹怒了維吾爾族人，那將是怎樣一個後果？因此，秋紅冷冷道：「對不起，王子，咱們無法担保王子妃的安全，所以不能帶她同去，方命之處，請多多鑒諒，如果王子別無他事，愚夫婦就此告退。」

祝角王子呆了一呆，道：「沒有事，賢夫婦請。」

會議沒有結果，反而出了問題，最後只好不歡而散了。

回到住處之後，秋紅櫻唇一噘道：「相公，咱們此次新疆之行，只怕是一項錯誤的決定！」

何日飛道：「是的，我正在後悔！」

秋紅道：「後悔有甚麽用？你可曾想到咱們今後的危機？」

何日飛道：「這個……」

秋紅道：「相公，祝角王子不在乎綠雲蓋頂，但不能說所有的維吾爾族人都不在乎，一旦惹起衆怒，後果豈堪設想！還有，我覺得祝角王子深沉得可怕，他不會不知道培菁送給他一頂綠帽子，他竟能若無其事的隱忍下來，我怕他一旦用不着咱們的時候……」

何日飛道：「我知道，此地不是咱們久居之地，但也不能甩手一走，這是一股牽制的力量，扶植他們對咱們是有利。」

秋紅道：「但我担心……」

何日飛道：「不必担心，他們還用得着咱們，在適當時機，我會下令撤走的，好啦，快調息一下，待二更時分咱們就下山去。」

秋紅道：「好的。」

× × ×

「和闐」土名伊里齊，位於崑崙山的北麓，玉龍哈什河流經其間，以出產玉石，氈毯，蠶絲，綢絹等著名，尤以玉石質料極佳，當得是馳名全國。

這天傍晚時分，一對中年夫婦，落脚在琢玉街集賢客棧，這對夫婦是來採購玉石的，勿怪他們要下榻於琢玉街了。

次日他們穿街過巷，一面採購玉石，一面參觀本地的景物，第三日凌晨，便沿官道東行，聯騎向婼羌奔去。

這天他們由民豐縣城出發，想趕到安碟鎭上投宿，出城約莫二十餘里，一股尖銳呼救之聲忽然由右側的沙漠之中傳來。

玉商夫婦猛的一勒馬韁，男的向沙漠瞥了一眼，道：「妹子，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難道會有人在做喪天害理之事？」

此時呼救之聲在繼續傳來，玉商的妻子道：「呼救的是女人，就在右側的沙堆之後，不管怎樣，咱們必須前去瞧瞧。」

玉商道了一聲好，右手一帶，扭轉馬頭，逕向沙堆衝了過去。

及縱目向沙堆之後一瞧，一片殺機立即湧上了玉商的面頰，敢情是十幾名元軍，及三名便裝大漢，正在向兩名年輕的女子輪暴，這就難怪他想殺人了。

一聲朗朗清嘯，玉商夫婦甩蹬飄身，同時由馬背上拔起，以蒼鷹搏兔之勢，凌空向施暴的幾個禽獸撲去。

他適才那聲清嘯，使元軍有了警覺，四桿長矛，兩柄長刀，帶着無比的驃悍之氣，分別向玉商夫婦攻來。

玉商大喝一聲，身體還在空中，雙手已經抄到兩隻長矛，同時一抖一點，失矛的元軍已經變成兩具屍體。

他在落地之際，又抄到了一柄長刀，左掌順勢一擊，一名元軍狂噴鮮血的倒斃下去。

他舉手投足連斃三名虜軍，他的妻子也不差，兩人平分秋色，指顧之間放倒了六名元騎。

像他們這般身手，縱使數盡中原黑白兩道也很難找到幾個，只有幾斤蠻力的虜騎自然不堪一擊了。

剩下的九名虜騎及三名便裝漢子，已經團團將玉商夫婦圍着，他們人數雖多，因震於對方的武功，誰也不敢輕率的出手。此時那三名便裝漢子之中，一名年約四旬的灰衣大漢道：「朋友好身手，請報個字號。」

玉商道：「閣下太抬高在下了，小商人嘛，那會有什麽字號？」

灰衣大漢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憑朋友這副身手，會是一個小商人？」

玉商道：「這個麽，信不信只好由你了，在下原本不願多事，但你們竟敢在光天化日下喪天害理，這可怨在下不得。」

灰衣大漢哼了一聲道：「你這一多事麽，可就要大禍臨頭，莫非你不知道現在是誰家的天下！」

玉商的妻子撇撇嘴道：「那你呢？閣下是漢人還是元人？」

灰衣大漢道：「在下是漢人，不過元漢一體，在下是甚麽人都是一樣。」

玉商的妻子不屑的一哼道：「認賊作父，數典忘祖，漢族如非出了你們這些不肖的子孫，大好河山怎會拱手讓人？」

灰衣大漢怒道：「婦人女子知道什麽，說，你們究竟是誰？」

玉商的妻子道：「我丈夫名叫商得仁，我自然是商夫人了，你閣下呢？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灰衣大漢道：「劉陽三義就是咱們兄弟，商夫人應該有個耳聞。」

商夫人哼了一聲道：「劉陽三害果然是幾個十惡不赦的傢伙，不過我還是有點不懂，憑你們婁氏兄弟這幾塊廢料，元人居然會重用你們？」

原來灰衣大漢名叫婁干城，他的二弟叫婁萬城，老三婁玉城，這三兄弟是鷹爪門的高手，現任魯王府的三級侍衛。

婁萬城一擺掌中的飛鷹爪道：「老大，還跟他們囉嗦甚麼？趁早打發了事。」

婁干城道：「好，咱們上。」

此人使用一對點穴鐝，口中喊了一聲：「接招」，雙鐝齊吐，帶着獵獵勁風，分襲商得仁的天庭及乳根兩處穴道。

此人一招攻出，竟然威猛凌人，無怪劉陽三害能够名噪江湖。

商得仁使用的一柄長刀，是適才由元軍的手中奪來的，他身形一旋，足踩玄門步法，婁干城攻來的雙鐝全被他避讓過去，跟着長刀一吐，一片銀芒直奔婁干城的咽喉。

這兩人全是以快打快，出招稍沾即走，看來百招以內很難分出勝負。

另一對厮殺的是商夫人與婁萬城，商夫人的掌中也是一柄奪來的長刀，用來對付飛鷹爪，就顯得吃了虧了。

原來飛鷹爪練長八尺，一旦施展開來，周圍一丈以內全在它控制之下，商夫人三尺長刀無用武之地，只有挨打的份兒。

不過由於她身法靈活，幾乎玄妙絕倫，無論飛鷹爪威力多大就是傷她不到。

但這只是逃避，只是挨打，稍有疏失，就可能落得一個悲慘的後果。

商夫人自然不願挨打，因而作了一個大胆的決定，當婁萬城的飛鷹爪再度攻來之際，她瞅準爪頭，一刀點了出去。

這一刀她使用了九成眞力，噹的一聲脆響，長刀刀尖折斷，飛鷹爪也被反震回去。

這是一記險招，以長刀碰撞力道强大的飛鷹爪，刀尖必然折斷，一般人絕對不會冒這個險。

商夫人也知道這是險招，不過她却另有殺着，當回震的飛鷹爪將婁萬城帶得脚下移動，連續後退之際，她已一指點了出來。

嗤的一聲，指力撕風，有如雷鳴，它無堅不摧，而又快如閃電，婁萬城一時避讓不及，喉頭被開了一個大洞，這個無惡不作的敗類，連一聲都未吭出，便巳結束了他的生命。

商夫人一指斃敵，商得仁的成績更爲可觀，他不只是一掌拍碎了婁干城的腦袋，長刀縱橫之間，又放倒了兩名元軍。

這雙夫婦威風八面，一起追奔逐北，毫不容情的屠殺下去，他們不願放過一個敵人，不願留下一個活口。

十五個元軍沒有留下一個，這一點他們是做到了，只不過那婁玉城却脚板心抹油，逃之夭夭了，雖然商夫人以全力擲出長刀，刀尖也的確扎進了婁玉城的背部，但他還是被一匹馬馱着逃掉了。

事難萬全，百密總有一疏，只不過這一疏嘛，痲煩可就大了，元人橫行天下，豈會放過他們夫婦！

該來的總是要來的，人活在世界上總歸免不了一些恩恩怨怨的，因此，他們夫婦全都沒有將元人的報復放在心上，身形一轉，一起向兩名遇害的女子瞧去。

「啊……」這聲驚呼是商夫人發出來的，因爲她瞧到一幅悽絕人寰的慘劇……

適才遭元虜强暴的兩名少女死了，她們是以長矛互相刺入對方的胸膛而死的，顯然，她們是自殺，因爲她們不願再活下去。

商得仁自然也瞧到了，他却輕輕嘆了一口氣，用手中的長刀，挖了一個沙坑，將兩名受害者埋了起來。

商夫人使心情冷静了一下，道：「相公，這些屍體呢？要不要也將他們埋在沙裏？」

商得仁道：「人死不記仇，咱們做點好事吧。」

於是他們埋掉所有的屍體，然後聯騎上道，逕向且末縣城奔去。

這一路之上，他們提心吊胆，處處小心，但一直踏進且末縣城，並未遭到任何意外。

現在他們將落日拋在身後，兩人牽着馬匹，緩步進入城門，他們絕未想到在斜對面屋簷之下，會有一對目光在向他們冷冷的打量。

距離西門不遠之處，有一家「新山」客棧，商得仁夫婦就在這兒歇了下來。

經過一番清洗，征塵盡除，人也感到輕鬆了許多，晚餐之後，他們聯袂出店，到街上隨便瞧瞧，附近正好有一個頗爲熱鬧的夜市，但見燈火明滅，萬頭攢動，在邊疆的城鎮，此等現象是罕見的。

他們隨着人潮往前擠，正當心神紛馳，目迷五色之際，一股勁風忽然向商得仁的脅下襲到。

勁風還未及體，商得仁巳有了警覺，雖是遊人太過擁擠，閃避有些不易，他仍然身形一側，出手如電，一掌抓了出去。

鬼王神抓天下無雙，沒有人能躲過他這全力一抓。

「哎喲，何帮主，你抓痛我了！」

敢情他抓着的是一隻酥軟滑嫩的玉手，無怪她會喊痛了。

他不是商得仁麼？那姑娘爲甚麼叫他何帮主？

她沒有叫錯，商得仁夫婦正是何日飛秋紅所改扮。

他沒有放開那隻玉手，却舉目向玉手的主人瞧去。

「啊，吉布妲，是妳？」

吉布妲是王子妃培菁的貼身女婢，他們每次幽會，幾乎都是吉布妲負責守望，像這麼一個親近的婢女他自然不便再對她動粗了。

他放開了吉布妲的手腕，冷冷道：「吉布妲，妳怎麼到這兒來了？」

吉布妲櫻唇一噘道：「這有什麼稀罕？你能來咱們就不能來？」

何日飛道：「王子妃也來了？」

吉布妲道：「那還用說，走吧，她正在等着妳。」

何日飛道：「不……」

「不」字出口，他覺得有些不對，秋紅呢？她爲什麼一點動靜都沒有？

及回頭一瞧，秋紅果然不見了，心頭一急，立即幌身向人潮中擠去。

「秋紅……秋紅……」

一面找一面叫，但找遍了夜市的每一個角落，那裏有秋紅的踪影！

莫非她瞧到何日飛跟吉布妲交談，一

生氣就走了？

不，秋紅絕不會這麼小心眼，她是一個明大義，識大體的女人。

那麼是人多被擠散，她回客棧去了。

想到這些，何日飛就急急往回頭走，好在客棧相距不遠，片刻之間便巳到達。

房門虛掩着，裏面還有燈光透出。

何日飛急忙推開房門，不錯，裏面的確有一個女人，但不是秋紅。

她是王子妃培菁，何日飛最不願意見到的女人，但她却不請自來，還鳩佔雀巢，笑哈哈的在迎着他。

何日飛哼了一聲，一言未發，翻身往外就走，誰知人影一閃，房門巳被吉布妲堵住。

何日飛叱喝一聲道：「讓開……」

吉布妲道：「我讓開有什麼用？除非王子妃帮你，你絕對找不到帮主夫人。」

何日飛呼的一聲擰轉身來，怒目瞪着王子妃道：「妳將秋紅弄到那兒去了？快說。」

王子妃淡淡一笑道：「別發急，我會還你一個活生生的秋紅的，不過你太無情了，我還得好好的想它一下。」

何日飛大爲震怒，右手倏擧，一掌就待拍出。

王子妃面含淺笑，神色上半點改變也沒有，何日飛雖是氣衝牛斗，這一掌就是拍不出去。

事情很簡單，秋紅落入她的手中，投鼠忌器，他如何敢將王子妃怎樣！

哼了一聲，他放下手臂道：「秋紅如若遭到半點傷害，我要妳十倍償還！」

王子妃面色一寒，雙目煞光流轉，顯得惱怒以極。

良久，她忽然面色一霽，幽幽一嘆道：「日飛，培菁就這麼不屑一顧麼？」

何日飛緩緩吸進一口長氣，先將情緒穩定下來，然後咳了一聲道：「不，王子妃身份崇高，尊榮無比，請妳不要妄自菲薄。」

語音一頓，接着嘆息一聲道：「咱們以往是錯了，男有室，女有歸，咱們之間是不能生出情愫的，如果妳當眞看得起我，我願意認妳作我的妹子。」

王子妃哼了一聲，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姓何的，你聽清楚了，我是要作你的妻子，不是妹子！」

何日飛怒叱道：「妳也給我聽清楚，妳有丈夫我有妻子，所以我不能要妳。」

王子妃撇撇咀道：「笑話，秋紅是你的什麼妻子？在她還沒有跟你之前，我巳經是你的妻子了，嚴格的說，我是大婦，她只能算是小妾，哼，你玩弄了我，又想始亂終棄？姓何的，你看錯人了！」

這一陣連珠炮雖是强詞奪理，但也並非全是空穴來風，因而弄得何日飛目瞪口呆，一時答不上話來。

王子妃微微一笑，道：「日飛，我並不是醋娘子，也看得開，男人嘛，三妻四妾，是社會允許的，所以，我並不排斥秋紅——」

何日飛冷哼一聲道：「別作夢了，縱使我沒有妻子也不會要你的，秋紅呢？她人在那裏？」

他冷漠無情的言語，再度挑起王子妃的殺機，兩縷凌厲的寒芒，迅速由她那對迷人的妙目中昇起，同時粉臂一吐，擊出一記怪異的掌力。

何日飛原也知道王子妃身負武功，却沒有想到她的武功之高而且是這般邪惡。

她的五指在擊出之際一攏一彈，立即爆出五記輕响，勁風如同利刃，分襲何日飛的要害重穴。

何日飛一個不防，幾乎傷在這招怪異的招式之下，所幸他反應够快，足踏玄門步法，身形連續的閃動，才將這記怪招閃避過去。

一退之後，何日飛立即展開反擊，雙掌吞吐之間，一連擊出五招。

「鬼王神抓」是武林絕响，不要說像王子妃這等身手了，縱然是當代一流高手，也無力接下神抓一擊。

何日飛不想傷她，只希望迫她交出秋紅，但她却咬緊牙根，全力拚鬥，雖然不停的步步後退，仍然在拚命的支撐着。

最後她退到了牆根，身體貼到牆壁之上了，此時是前有追兵，後無去路，無論她怎樣兇悍，如何的刁滑，除了擧起白旗投降，還能有什麼選擇？

何日飛嘿了一聲道：「說，妳將秋紅藏在那裏？」

他目蘊神光，聲色俱厲，看情形，如果王子妃再不說實話，何日飛很可能立下殺手。

然而，這個潑辣的女人，並未將生死放在心上，何日飛的警告不僅沒有生效，還換來一陣兇悍的反擊。

對無可理喻的人，不得不使用一點霹靂手段，何况爲了援救秋紅，何日飛必須將她生擒。

於是他暗凝「風雲變」，口中一聲清嘯，五指如鈎，抓向王子妃的肩頭。

鬼王神抓配合風雲變，放眼江湖，能够逃過這一抓的只怕不多。

他果然抓住了，哧唰一聲，連石粉都飛了起來。

其實他並未抓到王子妃，只是在牆壁上抓到一把石粉。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王子妃被逼得緊貼牆壁之上，除非她化作輕烟，不可能逃出手去。

但何日飛的確只抓到一把石粉，王子妃當眞像輕烟一般的消失了。

他呆了一呆，迅速轉身，流目四瞥。

夜風震窗，燈光在不停的搖曳，除了偶爾傳來幾聲犬吠，好像天地之間，就只剩下他這麼一個孤零零的人兒。

這間客房之中，的確只有他孤零零的一個，王子妃像輕烟一般的消失，吉布妲也踪影全無了。

他不是一個迷信鬼神之人，王子妃培菁也不是鬼物，但她爲甚麼會突然消失？這就使他百思難獲其解了。

最後他終於找到一件原本不屬於這間客房的東西，他很快一把將它搶了過來。

那是一個紙捲兒，是塞在門縫之中的，及打開一瞧，上面是這麼寫着：「她很好，不必担心，如果可能，明晚我會來，妲。」

這是吉布妲的留字，所指的「她」，自然是秋紅了。

何日飛有決心，有毅力，加上一身超凡拔俗的武功，應該是無往不利的，只不過到的對手太强，仇人是橫行歐亞的元廷，那麼，無論主觀的條件多麼好，也無法克服客觀的不利因素，那麼生不逢辰，應該是他的寫照了。

現在，愛妻被擄，環境又是如此的陌生，他像大海中驟遇狂風的孤舟，有着呼救無門的感覺。

不過他還有一綫希望，那就是吉布妲，她不是說如果可能，明晚會來麼？

但，這希望是渺茫的，如是她不能來，或是不來，這點希望豈不是完全幻滅！

「我必須採取主動，設法救出秋紅。」雖然他不知道怎樣救秋紅，到那兒去救，有一點他是肯定的，「王子妃培菁絕不會就此作罷！」

想到這裏，他立即穿窗而出，不管是盲目的瞎找，或是以自己作餌，他必須出去碰碰運氣。

此時萬里無雲，明月在天，無限清輝洒落在大地之上，照亮了這座沉沉睡去的邊城。

何日飛立身瓦面，擧目向四週瞧了一眼，脚下輕輕一點，就待向城東奔去。

他身形還未移動，忽然一矮身伏了下來，因爲他瞧到五條人影，正聯袂急馳而來。

來人莫是來找他的？由那般人的身法及速度推斷，這五人必然都是身負絕學的武林高手，不管對方來意如何，他人單勢孤，不能不小心一二。

他沒有猜錯，這五人果然是他的對頭寃家，他們一直奔向客棧，以巧燕翻雲之勢，向客棧的後院投去。

片刻之後，他們翻身躍出，五個人交頭接耳的談了一陣，然後霍的一分，以客棧爲中心，向四週搜索起來。

其中一人搜索的方向，正好是他伏身之處，他決定各個擊破，一個個的將他們收拾下來。

此人的身材十分高大，由外表瞧看，八成是一個粗綫條的人物，但黑衫鼓風，馳行的速度快如閃電，內外功力可能都巳到達一流的水準！

他暗凝功力，待那人在他身側急馳而過之時，突然騰身暴起，五隻鋼鈎似的手指，一把抓在那人的氣海重穴之上。

鬼王神抓的特點，是手指一旦觸及對方，就會吐出一股强大無比的暗勁，如果抓中穴道，他不想傷人也不行。

現在他抓中了對方的氣海重穴，强悍的暗勁一吐，那人焉有命在！

果然，這一記鬼王神抓，他抓到的只是一具屍體，那人只是痛極的哀嚎了一聲，就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他無意殺人，原想只要毀掉對方的武功，然後來個生擒活捉，估不到出手太重，沒有能够留下活口。

這還不說，最糟的是那聲哀嚎，夜深人靜，這如同鬼哭的叫聲，還能不將其餘四人引來？

呼聲才起，何日飛迅即彈身暴射，在瀉落一家後院之際，再連續翻越幾個院落，然後他找到一個十分有利的位置，將身形隱藏起來。

這是一個牆頭與屋脊相連之處，他可以瞧到四週，敵人必須到達他的附近才能發現。

他藏好沒有多久，就嗅到一股危險的信號。

這是一個極端可怕的敵人，身法十分輕靈，幾乎聽不到他的脚步之聲，他似乎巳對何日飛藏身之處發生懷疑，因而在緩緩向前迫近。

何日飛當然不會怕他，但以敵衆我寡，不願浪費精力，於是他隨手抓了一把瓦溝中積存的沙石，陡地揚手擊了出去。

以何日飛目前的功力，縱然是摘葉飛花均可傷人，這把沙石還能不像彈丸飛射一般？

來人與他相隔約莫八尺，掌中握住一對判官筆，必然是一個點穴的高手。

他懷疑此地可能藏得有人，但絕未想到何日飛會來這麼一招。

沙石呼嘯而至，廣達丈許方圓，無論是何等人物，也不易避過它的襲擊。

而且粒粒沙石都注有强大的暗勁，只要中上一下，縱然是不要緊的所在，也一定不會好受，因此，他舞動雙筆，傾全力迎打沙石，絕大多數的沙石被他震飛了，只有少數漏網之魚，突入雙筆的防綫，擊中了他的臂膀。

臂膀嵌進幾粒沙石，要不了他的性命，只不過他提聚的眞氣却被擊散，這是他想不到的。

其實他想不到的還在後頭，在玄機穴一陣劇痛之下他巳落入何日飛的掌中了。

這回何日飛總算抓到一個活口了，他明知由敵人的口中很難問出實情，還是提出了他的疑問。

「朋友！咱們素昧平生嘛，爲甚麼要對在下找碴？」

「你問錯人了，大爺只知道是奉命行事。」

「哦，閣下是奉誰的命令？」

「不知道。」

「朋友！別敬酒不吃吃罰酒，莫非你想嚐嚐分筋錯骨的滋味？」

「大爺軟硬不吃要怎樣你下手吧。」好傢伙，身落人手，居然軟硬不吃，莫非他還有什麼仗持？

他的確來了仗勢，是他的另三名同伴，何日飛也巳查覺，不過他不想再跟他們捉迷藏了，以一搏三，他自信可以一戰。

於是他不再理會使判官筆的，身形一轉，向靜立丈外的三人擧目投去。

這三人一律灰衫，年齡都在六旬上下，身材全都瘦得像一根竹竿。

他們三人並排而立，三對利双般的目光，正在向何日飛打量。

立在中間的鬚髮都巳斑白，年齡似乎較長，他那冷酷的面頰微微牽動了一下，道：「你就是何日飛？」

何日飛道：「不錯，閣下是……」

白髮老者擧手一揮道：「給我殺……」

何日飛呆了一呆道：「殺？閣下，咱們有仇？」

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兩柄寒芒森森的利劍，却巳由左右分別攻到。

何日飛習得冠蓋武林的流雲劍法，是使劍的大行家，現在雖然遭受兩柄長劍的

夾擊，他的神態，依然是一片從容。

脚下一挪，身形一擰，他巳脫出兩柄夾擊的長劍，同時叱喝一聲道：「慢點，各位，別擾人家清夢，咱們到城外去。」語音一落，彈身急起，逕向西門之外狂馳而去。

在遠離塵囂的沙丘之上，他們交上了手，何日飛仍以赤手空拳迎戰兩柄長劍。

他以玄門步法在他們之間穿梭遊走，等到適當的時機，再以鬼王神抓作兇猛的一擊。

十招不到，他巳經將兩名灰衣人制住，然後衝着白髮老者，說道：「該你了，閣下。」

白髮老者道：「是該輪到老夫了，不過，你不想知道咱們是誰？」

何日飛道：「在下適才問過，但你不肯說。」

白髮老者道：「老夫沙汨，世居陰山，承江湖朋友抬愛稱咱們爲陰山三老。」

何日飛道：「果然是三位名滿江湖的高人，不過何某與三位却素昧平生……」

沙汨道：「咱們的確毫無恩怨，但老夫兄弟是身不由己。」

何日飛道：「哦，是王子妃培菁派你們來的？」

沙汨道：「不錯。」

何日飛道：「王子妃能够派遣三位前來賣命，權力似乎不小，看來咱們帮助維吾爾族是多餘的了。」

沙汨道：「這話也不盡然，因爲咱們並非維吾爾族，培菁也不是以王子妃的身份派遣咱們。」

何日飛一怔道：「如此說來，培菁是一個神秘莫測的人物了，她另一種身份是甚麼？」

沙汨道：「這個……這個……請何帮主鑒諒……」

何日飛道：「好，你出招吧。」

沙汨道：「不，咱們兄弟認栽，要殺要剮你動手就是。」

何日飛道：「在下不想殺人，只要你說出在下的妻子被關在那裏。」

沙汨道：「你的妻子是誰？」

何日飛道：「秋紅。」

沙汨道：「秋紅？沒聽說過。」

何日飛道：「此話當眞？」

沙汨長長一嘆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沒有騙你的必要。」

何日飛冷冷道：「我說過，我不想殺人，你們可以走了。」

沙汨道：「多謝……」語音甫落，忽然一掌擊向天靈蓋，噗的一聲，但見紅白齊飛，屍身隨即栽倒下去。

何日飛估不到他會自裁，一個搶救不及，眼看沙汨自碎天靈蓋而死，再回頭查看被他制住的沙氏兄弟，這兩人早巳自斷心脈，氣息全無了。

他想不出他們爲甚麼要自殺，莫非達不成任務的就得死？那麼他們這個組織豈不十分可怕！

他無可奈何，只得將三具屍體埋在沙丘之下，然後快快的回到客棧。

房門是虛掩住的，裏面並無燈光，他却心生警兆，脚下及門而止。

「進來吧，帮主，我是吉布妲，不會害你的。」

一股朗朗嬌音由房裏傳出，何日飛聽得出的確是王子妃培菁的丫環吉布妲的聲音，於是暗凝功力，推開房門，擧步跨了進去。

不錯，房裏的確只有吉布妲，何日飛却有些不解的道：「妳不是說過明晚來的麼？」

吉布妲道：「我是想明晚來的，但帮主一擧殺死本敎五名高手，使得王子妃慌了手脚，她一慌嘛，我就有機會來了。」

何日飛道：「本敎？吉布妲，妳們越來越神秘了，而且沙氏兄弟剛剛死，也不是我殺的，妳們爲甚麼就巳經知道了？」

吉布妲道：「這個麼，每一個組織都有一套控制部屬的方法，這是本敎的機密，小婢不敢洩漏，至於沙氏兄弟是不是帮主殺的都是一樣，反正這筆賬要記在你的頭上。」

何日飛哼了一聲道：「說的也是，吉布妲，我的妻子呢？這個妳總能說吧？」

吉布妲道：「對不起，帮主，只怕會叫你失望，我不知道尊夫人現在那裏。」

何日飛面色一變道：「那妳來這裏做甚麼？」

吉布妲道：「我原是要告訴帮主的，誰知你連殺本敎五大高手，王子妃心頭害怕，就帶着尊夫人走了。」

何日飛道：「妳爲甚麼不跟着王子妃走？」

吉布妲道：「她不讓我跟，那有甚麼法子？」

何日飛道：「她是怎樣帶走秋紅的？向那條路上走？可能會去那裏？請妳就可能知道的告訴我。」

吉布妲道：「這個……咳，小婢實在不知道，不過……我可以提供帮主一點綫索。」

何日飛道：「好，妳說。」

吉布妲遲疑半晌，輕輕嘆口氣道：「算了吧，這是不可能的。」

何日飛道：「吉布妲，妳又在說些甚麼？」

吉布妲道：「沒……沒甚麼。」

何日飛道：「不要吞吞吐吐的，吉布妲，有話快些直說。」

吉布妲道：「帮主你當眞要我說？」

何日飛道：「當然要妳說，吉布妲，我的妻子是不是巳經死了？」

吉布妲道：「據小婢所知，尊夫人沒有死，不過，今後……咳，帮主只怕見不到她了！」

何日飛愕然道：「爲甚麼？吉布妲，妳快說。」

吉布妲面現恐怖之色道：「小婢……不敢……」

何日飛一把抓着吉布妲的手腕，怒叱道：「又是不敢，妳不說我就殺了妳，看妳敢是不敢！」

吉布妲啊了一聲道：「快放手，帮主，你抓痛我了！」

何日飛放開五指，歉然道：「對不起，吉布妲，是我太心急了，不過，無論情況怎樣險惡，都請妳不要瞞我。」

吉布妲揉揉被抓痛的玉腕，幽幽一嘆道：「有一個極端恐怖的地方，咳，除了

他們，沒有人能够到達，說了還不是等於沒說。」

何日飛道：「說吧，吉布妲，不管說了有沒有用，我需要知道實際情形。」

吉布妲道：「小婢知道的並不多，恐怕無法滿足帮主的要求。」

何日飛道：「不要緊，妳知道多少說多少，但請不要保留。」

吉布妲略作沉吟道：「塔克拉瑪干沙漠是一個旣神秘，又恐怖的地方，有很多人消失在裏面，千百年來，沒有人能够揭開它的秘密──」

何日飛有些不耐的道：「吉布妲，妳怎麼啦？誰叫妳介紹沙漠了？」

吉布妲面色一正道：「酋夫人多半被擄進沙漠裏面去了，我怎能不說？」

何日飛道：「這是我錯怪妳了，妳快說吧。」

吉布妲道：「沙漠中赤地千里，平沙無垠，看來像是杳無生物，但它却是一個恐怖的死亡陷阱！」

何日飛道：「妳指的是沙漠本身，還是其中藏有壞人？」

吉布妲道：「這個……叫我怎麼說好呢？」

何日飛道：「吉布妲，我們是朋友，是嘛？」

吉布妲點點頭道：「小婢是下人，帮主這麼說太抬高我了，不過，我還是高興的。」

何日飛道：「不要看輕自己，吉布妲，咱們是相同的人類，自然可以交朋友，對朋友是不必保留的。」

吉布妲慨然道：「好，我說，不過你先要回答我一個要求。」

何日飛道：「啊，該不是勒索吧？」

吉布妲櫻唇一噘道：「不要說得這麼難聽嘛，帮主。」

何日飛微微一笑道：「好好，要我答允甚麼？妳說。」

吉布妲道：「洩漏本教秘密，必然會遭到慘報，我總不能呆在這裏伸長頸子等死，所以你必須帶我一道到沙漠裏去。」

何日飛道：「可以，我答允你，但我不明白，談沙漠也算洩漏機密，難道貴教跟沙漠有什麼關係？」

吉布妲道：「不錯，在本地，沙漠與拜月教是兩位一體的，只要提及沙漠，人們必會想到拜月教。」

何日飛大感興趣道：「那妳快說。」

吉布妲道：「沙漠是一個惡魔，它曾經噬掉了無數人畜的生命，也隱藏着無窮的神秘，元軍的鐵騎縱橫歐亞，却在沙漠中一敗塗地，三年前，他們以五萬大軍想征服沙漠，結果生還的不到兩成，此後沙漠更加神秘了，沒有人再敢對它有半點褻瀆。」

何日飛聳聳肩道：「妳說了這麼多，我還是不太明白，沙漠究竟怎樣的神秘，妳能不能擧幾個例子？」

吉布妲道：「據說沙漠裏有三種東西，那就是神妖鬼，神管理白天，一到夜晚，就是妖鬼的天下了，神爲了展示她的神力，使妖鬼不敢太過猖獗，所以一到白天，便陽光普照，以太陽的熱力，籠罩着整個大戈壁，這就是沙漠裏白天奇熱的原因了……」

何日飛道：「在晚間，妖鬼必然也要大展法力了？」

吉布妲道：「是的，沙妖在晚間驅使寒氣清除酷熱，並使數十丈高的沙丘移到幾十或幾百里之外，遇到人畜自然也不會放過，至於沙鬼麼，是沙漠中最爲恐怖的一種，它會造出異聲，如叫魂，如哭子，像垂死掙扎，像世界末日，一到夜晚，它會使整個沙漠陷入混亂之中，不必它來追魂索命，胆子小一點的早就嚇死了！」

何日飛道：「照你這麼一說，大戈壁豈不是生物絕跡了？」

吉布妲一嘆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大戈壁不只是沒有生物絕跡，還有三種人經常在其中出現。」

何日飛道：「那三種人？」

吉布妲道：「第一種人是拜月教，據說教主是沙妖的弟子，法力無邊，武功驚人，他們自然可以生存下去。」

何日飛道：「還有兩種呢？」

吉布妲道：「第二種是商人，他們橫越大戈壁，旣可節省時間，又可利市百倍，因而冒險深入沙漠的十分之多，不過他們大多是熟知沙漠，而且是結隊而行，第三種是由於第二種而引起，他們出沒沙漠，以搶劫商旅爲生，這般人一律白衣乘馬，所以人們稱他們爲白騎。」

何日飛道：「我大致明白了，不過黃沙千里，一望無際，咱們到那兒去找拜月教？」

吉布妲道：「我也不知道到那兒去找，看來只好碰碰運氣了。」

何日飛沉吟道：「好吧，咱們走。」

吉布妲一怔道：「走？這麼晚了還要往那兒走？」

何日飛道：「自然是往沙漠裏走了，我不信沙妖沙鬼能將咱們怎樣？」

吉布妲道：「就算帮主不信邪，咱們也不能說走就走，沙漠中可沒有賣飲食的，有些東西，咱們必須自己準備。」

何日飛頹然的一嘆道：「今晚如果追不上王子妃，再要找她就痲煩了。」

吉布妲道：「咱們不知王子妃是往何處走的，現在去追不見得就能追上，夫人吉人自有天相，你不必過份爲她担憂。」

當晚吉布妲列出一張購物清單，翌晨天剛破曉，她詢問一名店小二道：「小二，請問你，到沙漠裏的裝備到那兒買？」

店小二道：「出店門向東走，穿過兩條街，在十字路口向南轉就見到隆昇行了，他那兒應有盡有價錢也比別處公道。」

吉布妲道了一聲「多謝」，逕與何日飛聯袂向隆昇行奔去。

這是一家專門供給旅行沙漠所需的商店，大自騾馬，小至水壺，只要是旅行沙漠需要的，他們無不齊全，吉布妲將清單交給了店家，並經店家提出一些意見，這才開始購買。

此時一名身材矮胖，年紀五旬的黃衣老者，帶着兩名短裝中年大漢走了過來，店家雙拳一抱道：「成大爺，你們沒有走？還要添點甚麼？」

黃衣老者道：「咱們還要兩匹健騾，一個羅盤，一會兒就動身了。」

（未完・九）

磨劍江湖

本文承自第74頁

薛文鴻忙道：「輕聲一點，由現在起，咱們盡少交談爲要，一切待方丈出關之後再說！」他忽然想起一事，自懷內摸出一本羊皮册子，交與抱月。

抱月低頭一望，只見扉頁上寫着四個篆體：無量劍法，略爲翻動一下，見無訛，心頭大喜，又待要謝，却讓薛文鴻止住了。

四人見無事可做，便盤膝於蒲團上，做起吐納功夫來，料不到房外却有人在偷窺。

這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和尚，一望其袈裟，便知道其身份不低，臉目清癯，高鼻略彎，寶相莊嚴，正是執法堂主持慧德大師。

他自窗外看了幾眼，眉頭立時一皺，此時背後忽然傳來了一陣輕微的步履聲，他向後輕輕一退，便望見來的正是師弟慧根。

慧根向他招招手，慧德走了過去，輕聲道：「那四個人臉上都擦了易容藥，也許有詐！」

慧根道：「兩個年輕的武功顯然在年長的之上，也極是奇怪！」

慧德道：「學無先後，達者爲師，師弟你入門比愚兄略遲，內功還不是在愚兄之上？」

慧根臉上露出喜悅之色，道：「此乃師兄您爲寺務操勞分心而已！」

慧德微微一笑，道：「使愚兄奇怪的，不是他們武功的深淺，而是他們四人是兩個派別的，兩個年老的一派，兩個年輕的一派！截然不同，料非來自武當！」

須知武人靜坐看似大同，實則仍有小異，運氣之法且不說他，就外表觀之，亦頗有差異。有的雙脚盤起，脚板向上，有的只盤一隻脚，只有脚板藏在膝下不露。至於雙臂動作亦有異，有的雙掌放在膝上，有的雙掌合什，有的雙掌疊起，放在丹田處，有的一掌擺放在丹田上，一掌垂直放在胸前。姿勢之異同，乃是因各家練功法門之別，而姿勢乃是配合體力氣息之運行。

是以高手往往能够由姿勢上而判斷別人的內家路子，以及所隸的派別。慧根與慧德自是高手，只是他們甚少到江湖上走動，因此也無法看出抱月與抱風是否武當派。

雖然如此，慧根依然明白，當下問道：「這四人無論要對少林不利，或是對咱不利，都得想個辦法把他攆走，免得在擧事之前，發生意外！」

慧德道：「這道理愚兄又怎會不知？但假如他們的確是武當派的，弄個不好，惹火了掌門師兄，可就更加痲煩了！」

慧根問道：「師兄認爲如何辦？」

慧德沉吟了一陣，說道：「找個小沙彌，引他們到後山去，然後咱們再帶人趕去……」

慧根叫道：「妙極，只是怕他們不上當！」

慧德道：「若不上當，屆時再說！」

慧根道：「好吧，小弟去佈置！」

× × ×

申牌還未過，一個小沙彌敲動房門，楚峻上前開啓，稽首問道：「師兄有何指教？」

「怕道長們無聊，特來帶你們到後山走走！」

抱月望了薛文鴻一眼，薛文鴻點點頭，四人便跟着小沙彌出去。

穿過重重殿宇，再繞過初祖庵──傳說達摩面壁之處，便到了後山，放眼望去，都是一座座尖尖的塔子，密密痲痲，似是一座塔林。

薛文鴻吃了一驚，忖道：「傳說這些塔子是少林歷代名師舍利子的收藏處，舍利子是佛門至寶，此處風聞是禁地，這小和尚爲何帶咱來此？」

心念至此，再放眼四望，四周不見有人影，心知有異，忙道：「停步！」

抱月道：「白象，什麼事？」

「師祖，聽說此處是少林的禁地，咱們到此便好，千萬勿進去，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抱月望向小沙彌，小沙彌合什說道：「阿彌陀佛，此處的確是本門禁地，但是佛、道本是一家，道長更非外人，自然不禁！」

抱月心頭大悅，道：「承貴派看得起貧道，貧道若不進去仔細參觀，反倒不近人情了！」

小沙彌眼光露出一絲狡笑，合什道：「道長說得有理！」

薛文鴻伸手一攔，說道：「貴派若是看得起敝派，何不派慧根大師來相陪？」

「慧根師伯主持羅漢堂，忙得緊！」

「慧心大師是司禮主持，此是他的職務，料該有空相陪！」

小沙彌臉上露出一絲怒色，澀聲道：「未知道長在貴派司何職，莫非比掌門地位尚高？」

抱風大聲道：「白象你站開，你們兩個若不進去，便站在外面吧！」

楚峻道：「師祖，此是少林禁地，如今方丈又在坐關，請三思而行，何況若要再來遊覽，尚有機會！」

抱月心想有理，當下道：「小師傅，咱們回去吧！」

小沙彌眼角向上一飄，道：「此處也是禁地，道長們要退也來不及了！」

薛文鴻哈哈一笑：「師兄果然是個有心人，禁地石碑就在那草叢中，離此尚有丈多！師兄故意這樣說，莫非要陷敝派於絕地乎？」

小沙彌臉色一變再變，道：「道長誤會了，小僧與你們開玩笑罷了！」又抬頭向上一望。

薛文鴻擧目一瞥，見上面石後僧袍一閃，大吃一驚，道：「快退！」

就在此刻，小沙彌忽然飛身躍入塔林，薛文鴻等人都是一怔。小沙彌奔了七八丈，忽然一個轉身，跑了回來，大聲叫道：「有人擅闖本門禁地！」

話音一落，上面石後已現出二十多個和尚來！

（未完・廿三）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劉稼初次下山，獨闖江湖，某日來至一處客棧，準備進店投宿，伙計詐說客滿，劉稼正想離去，却見一白衣書生入店投宿，伙計却殷勤招待，劉稼不忿，力爭之下伙計才給一間房讓他住宿，半夜，白衣書生沈羽，天南帮帮主陶冠常，北嶽叟朱堯，以及劉稼均在店內的庭院之中，大家正在爭持一番，忽見一丫環到來，指責他們半夜擾人清夢，並把他們奚落一場，大家正自愕然，又見一絕色少女來到，却是九玄門人物，她指使丫環對院中的陶冠常，沈羽，朱堯，劉稼施予懲罰，但丫頭出手手法神奇，各人均非她的敵手……

仗義施援手

劉稼當時非常憤怒，拚着少林戒持院中身受智通長老十載光陰所教導的武學，雙手一擺，說了一聲：「劉某這裏有僭了！」竟然欺身搶着先機，將智通長老所授北嶽絕學那招「震撼大嶽」，翻掌就朝翠菊雙肩劈去。

北嶽叟見得劉稼施出自己北嶽招式與翠菊過招，心中更是折服，暗忖：「智通長老不負所望，果然教導出這麽一個品德皆優的俗家子弟出來，今晚就算這條老命賠上，也要暗中予以護衛。」

劉稼雖則用盡本身所學，拚了全力發招，可是這招在翠菊眼中看來，却是何等幼嫩拙劣，然而翠菊已受白衣少女以傳音入密諄諄叮囑，不可有傷及劉稼的性命，於是他發招而來，唯有巧妙的閃避了。

翠菊雖則輕易避開，可是心中甚爲不服，口頭上唯有討盡便宜，笑道：「啊呀，你這個傻小子，武藝這麽拙劣，胆子却是不小，也罷，我就讓你三招，第四招我就不對你客氣了。」

誤入八陣圖

劉稼聽在耳中，越是憤惱，雖則自知技不如人，簡直猶如以卵擊石，可是對這白衣少女的這份高傲不可一世的囂張却是難以容忍，就算喪身翠菊掌下，也要出這口氣方始瞑目。

翠菊視作遊戲般的，東飄西幌，瞬已極之輕易避去了劉稼三招，如今見他第四招發來，正欲暗施戲弄，陡聞白衣少女以傳音入密的聲音說：「翠菊，你且讓他在這第四招中得手，假裝栽在他的手中。」

劉稼眼見三招已過，適才聽得這丫環言明只肯禮讓自己三招，因此第四招發出之時，雙掌朝上一翻，竟然將智通長老所授自己那金陵神君的一十三招「穿雲掌」中最巧妙的那招「雲開見月」陡地施展了出來，祇見他拚了全力，雙掌翻處，雖則功力平平，可是這「穿雲掌」畢竟是被武林人士推爲天下第一高手金陵神君的絕學，故而劉稼雙掌翻出之際也覺迅捷非凡。

劉稼陡露這一招絕學，却將楞立一旁的沈羽看得目瞪口呆，爲之驚異不已，怎的師門絕學竟被這武藝平平的少年學到，敢情恩師瞞了自己另收過一徒？

沈羽驚異之時，那北嶽叟朱堯肚裏却極明白，臉上不由泛起了一股得意的神情，可是最驚的却是這個翠菊丫環，她既奉白衣少女囑咐，必須在這第四招中讓劉稼得手，並且不得閃避，不得還手，如今見得劉稼這第四招雖則在自己眼中並不認爲出奇，可是倘若不予閃避，不予還手，讓他藉這一招得手，自己就不得不要被他摔倒在地。

翠菊心中甚是不滿，可是又恐有違小姐囑咐，事後吃罪不起，立刻提氣凝神，暗將全身穴道塞閉，咬緊牙關閉上了眼睛受他一記！

劉稼焉知翠菊突然會得不閃不避，他忠厚成性，睹得此狀，有恐錯手將她斃在掌下，於是急忙半途斂招，可是穿雲掌絕學一經出手已難收斂，劉稼雖則用盡了力氣忙將雙掌斜避，然而時已不及，僅偏出少許，祇聞「拍拍」兩聲，雙掌已經劈中翠菊左右雙肩。

翠菊微覺雙肩一陣痲痛，身不由主，頓時仰倒後去，順着這股掌風，一個踉蹌，果然掉倒塵埃。

翠菊摔倒之時，竭力忍住痛疼，不敢出聲，可是在旁觀看的沈羽，陶冠常與朱堯三人却不約而同，齊聲驚叫了出來。

他們各人見得劉稼武功拙劣，與翠菊相比簡直是無可比擬，但此一招，劉稼雖用「穿雲掌」中最巧妙的「雲開見月」，雙掌齊發，却將武功比他好的翠菊震倒在地，那能不令在旁觀看的沈羽，陶冠常與朱堯等人驚叫。更佩服劉稼之氣力驚人，心中亦不禁暗暗驚嘆「穿雲掌」之功夫了得。雖然出自一個功力平平之人的手，亦能發揮無限威力。

翠菊給劉稼震倒在地後，身中一陣痛疼，連忙一個翻身，跳將起來，心中不禁生出一陣忿怒。暗想：「你這傻小子，得意不饒人，讓你三招，還不知罷手，還與本姑娘留難，跌得我好痛。若非小姐制止我下手，恐怕你早已受到教訓的了。而自己也不至給你雙掌拍倒了。」心中愈想愈氣，便不禁指着劉稼罵道：「你這傻小子，好不量力，若非小姐叫我平白讓你四招，看你逞強什麽。現在，輪到我要教訓你這傻小子了。」說罷，正想進招，又陡聞白衣少女以傳音入密的聲音說：「翠菊，你且慢動手，誰叫你自己不小心，如此大意，這正是活該。」

翠菊見說，唯有止招不發，看看小姐有什麽吩咐，不過却對白衣少女這番行動，大不謂然。暗想：「小姐你這番却是太過了，袒護這傻小子作甚，若不給他一點教訓，怎能下得我這一口氣，而且又可給他耀武揚威。那時，我翠菊還有面目見人嗎？」

翠菊心中雖然是這樣想着，但是小姐是這樣吩咐，又不敢動手，唯有暗怒而已。而眼中却緊盯着劉稼。祇要小姐一吩咐，便立刻動手，務使一跌之恨，從劉稼身上出盡爲止。

其時，北嶽叟朱堯站在一旁，除見劉稼雙掌齊落，將翠菊左右雙肩拍中，更將翠菊震倒在地，心中不禁一震，驚叫出來，深嘆劉稼這一招「穿雲掌」果然厲害，深領個中奧妙。可是同心一想，劉稼爲着維護自己，不惜身犯大險，而今將翠菊摔倒在地，必會惹出事來，如果不暗中保護着他，以後還能在武林立足嗎？因此亦聚神的暗觀其變。

這時，劉稼見得自己這一招「雲開見月」竟然得手，驚愕得束手呆立庭中。

這時，庭中靜到了極點，各人都屏息靜氣的注視着白衣少女，看她又弄出什麽玄虛來。尤其是翠菊，巴望小姐，馬上吩咐她出手將這傻小子教訓一頓，以報劉稼雙掌震自己倒地之仇。

可是却出乎翠菊大大意料之外，突見白衣少女却陡地臉色一沉，在那一輪明月照耀之下，越見她臉上猶如鬆上了一層濃霜那般，冷漠得使人不寒而慄。

庭中已靜止無[illegible]，祇聽得這白衣少女鼻中冷冷一哼，語氣甚是不屑地說：「翠菊，既然你技不如人，敗在這傻小子的手下，還有什麽面目留在此間，九玄門之規例你可知道？」

翠菊更感詫異，心忖：「明明是你以傳音入密喚我讓他得手，方始被他打倒塵埃，怎的又當着眾人之間，責罵起我來？」當下也不管她在弄什麽玄虛，就俯首答道：「婢子知罪。」

白衣少女又是冷冷一哼，說道：「你既知罪，還多講些什麽？」翠菊就道：「婢子自當漏夜趕回九玄門自請處分。」說畢，抬頭朝那白衣少女望了一眼，陡地雙足一蹬，拔起二丈餘高，人在懸空又說：「小姐保重，婢子去了。」餘音猶存，人却臨空翻身飄落院外，瞬已失了影踪。

翠菊既去，那白衣少女却依舊站在廊下，對着劉稼說道：「今晚之事就此了結，可是九玄門從未被人欺凌，你勝了翠菊，她日後自會再來找你報此一掌之辱，你且留下名來。」

劉稼心中雖然詫異，可是事已如此，不得不已說道：「在下姓劉名稼字務農，適才誤敗翠菊姑娘，貴門既然定要報此一掌之仇，劉某理應担當。」

白衣少女說道：「我也諒你逃跑不了。」說至此間，用目掃了陶冠常一眼，又道：「你身爲天南帮一帮之主，今晚敗在我婢女翠菊手下，你這塊追命索魄令金牌替我留下，倘若你心中不服，三年之內每時每刻可到錢塘江畔來找我報仇。」

陶冠常那敢出聲，祇是冷笑一聲，蹬足就朝院外翻身而去。白衣少女又對沈羽說道：「我沿途屢聞人言，當今武林首推金陵神君秦子祺冠甲天下，你是他的入室弟子，今晚敗在我婢女翠菊手下，也得將你那匹白馬留下，倘若你心中不服，也可以到錢塘江畔來找我報仇雪恥。」

沈羽羞怒交集，聽罷之後，也自躍身離去，白衣少女的目光又轉到劉稼的身上，冷冷一笑，也不出聲，轉身輕移蓮步，香氣動處，就朝內院走了進去。

劉稼目送白衣少女走入內院，爲之感嘆不已，回轉身來，就朝北嶽叟朱堯說道：「朱老前輩此地也不宜多留，我們也走罷。」

北嶽叟朱堯點了點頭，就將那躺倒在庭邊的黑衣人解開了穴道，見他躍身而起

，目露驚愕之色，不斷四顧覽望，朱堯便道：「貴帮帮主已走了，你且去吧。」

那黑衣人雖然驚愕，但是見得帮主那塊「追命索魄」令牌竟然猶有人存，心下自知，也就竄躍離去。

北嶽叟朱堯對着劉稼微微一笑說道：「劉賢侄敦厚成性，日後當自有奇遇，我也在此告別了。」

朱堯餘音未歛，見他飄身而去，餘下的庭院中祇剩下劉稼單獨一人，思前想後不禁喟然聲嘆，當下就步回東邊房內將包袱執起，正欲留銀離去，却見店小二神色驚慌，跌跌衝衝闖了進來。

店小二踏進房門，見得劉稼背起包袱，更覺大訝，就打了一躬說道：「客官暫且留步，適才庭院之中，這場架打得小店客人都驚跑一空，小的乃是受僱之人，明天店東怪罪下來，小的那有交代，故而斗胆請求客官，賠了房錢再走。」

劉稼既知他志在索取店房錢，就在包袱中掏出了三片金葉。說道：「我賠償你就是，未知够了沒有？」

店小二接過三片金葉，在手中秤了一下，立刻笑容滿面道：「多謝客官。」劉稼也不答話，步出客棧，祇見天已發曙，也就登程而去。

一路之上，劉稼越想越奇異，心忖：「自己初涉江湖，高手能人已屢遇不鮮，適才與那翠菊交手之時分明是她不避方始使自己得手，這九玄門武藝深不可測，究竟翠菊爲何自甘落敗？」尋忖之間，陡聞前途幾顆合抱大樹蔭處，傳來一聲慘喊，竟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劉稼不由一陣驚異，身不由主，竟然躍竄撲去。

劉稼撲至樹蔭之下，祇見三個大漢，圍繞了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刀劍交加，那少女雖則手中也持了一柄單劍奮力招架，可是肩上已中了一劍，衣破皮裂，冒出一灘血水，見她臉色慘白，猶在拚命掙扎。

劉稼見得這少女孤單一人被這三個大漢圍攻，也不管爲了何事，拔劍在手，也就加入戰團，「刷」地一劍闖身而入。

少女正在危急之中，突見來了一個少年拔劍相助，眞是又驚又喜，那三個大漢見得劉稼前來，持劍帮助少女，其中那年紀較大的一個大漢橫劍閃身一邊就問：「你是何人？敢情也要淌上這混水不成？」

劉稼冷笑一聲說道：「你們三個堂堂六尺男兒，竟然以三攻一，我劉稼眼見不平耳。」說畢，一招「車載斗量」，就朝那大漢刺去。

這大漢見劉稼揮劍發招到來，一聲冷笑道：「你分明是謝老賊的門徒，猶在裝腔作勢自圓其說，我們東島三傑焉是瞞騙得過之輩。」

大漢自稱東島三傑，如此講來，分明是當今武林五秀，東島翁黃秋的門下，劉稼不由咄咄稱奇，心忖：「武林五秀盡是當今俊彥，這東島黃秋更是德高望重，怎的門下子弟却如此兇惡，一個不算，連同三人將這儒弱少女圍攻竟至趕盡殺絕。」

劉稼想至此間，不由怒滿胸膛，哼地一聲冷笑說道：「東島翁黃秋老前輩乃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俊彥，德高望重，怎的調教出來的子弟却是如此邪惡。」

那少女目不轉睛對着劉稼凝望，目光之中露出一股深深感動的光芒，想不到在自己呼救不應的地方撞見了這三個兇煞的大漢，被他三人攻得手足失措，幾乎喪身之時，却出現了這個少年，非但將自己臨危拯救，而且仗義執言，力諫東島三傑，這份仗義豪氣端的使自己深爲感動。

東島三傑李伯孔，張仲義，周叔謙三人以李伯孔爲首，聽得劉稼出言不遜，頓時氣得三人個個面紅耳赤，李伯孔叱道：「豎子休得口出狂言，你既知道我恩師乃是武林俊彥，德高望重，就該讓我取這丫頭的性命。」

劉稼又是冷笑一聲，說道：「素聞東島翁黃老前輩，敦厚勵品，仁慈爲懷，你堅要殺害這位小姐的性命，所爲何事？」

李伯孔被他一問，臉上又添三分怒容，叱道：「這丫頭竟用暗器將我恩師打傷，這丫頭就是那個假仁假義欺世盜名的謝家堡堡主謝文龍的女兒。」

劉稼聽畢，不由一驚，轉過頭來對這小女一望，祇見她粉面通紅，俯首不語，劉稼知道這東島三傑之一的李伯孔所言不虛，可是却感驚異，當下怒氣齊斂，朝着李伯孔作了一恭，問道：「在下姓劉名稼字務農，淮南大俠劉褒乃是先嚴，素與尊師黃老前輩相睦，怎的黃老前輩身負蓋世絕學，却被這位小姐所傷？」

劉稼不問猶可，一問之下，李伯孔頓時怒惱得咬牙切齒，狠狠地道：「這丫頭來到東島，恩師待她猶同己出，焉知這丫頭恩將仇報，非但出言頂撞我恩師，而且陡發五毒魔針將我恩師刺傷，這五毒魔針是謝文龍所餵毒門暗器，奇毒無比，見血封喉，倘若七七四十九天沒有她獨門解藥，我恩師性命就要斷送在這丫頭手中！」

劉稼聽罷驚得爲之目瞪口呆，暗忖：「正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少女長得如此美貌，何以心腸却如此毒辣。」急忙回轉頭去對她一望，見她皓齒一咬，掉頭就竄逃而去。

東島三傑見得這姓謝少女逃去，一聲叱喝，不約而同蹬足齊朝少女逃處追去，劉稼心中有一番感嘆，目送一女三男追逃而去。

隔了一陣，劉稼方始如夢初醒，急忙用目張覽，那裏還有這一女三男的影子，心下自是嘀咕，忖道：「怎的這江湖之上有這麽多恩恩怨怨，昔日在少林戒持院中屢聞智通長老言道：謝家堡堡主謝文龍乃是當代大俠，怎的除了昨晚在開封客棧中聽得金陵神君的徒兒沈羽說他是欺世盜名，無惡不爲的歹惡之徒外，今日竟然親聞謝文龍的女兒用謝家堡獨門餵毒暗器五毒魔針將東島翁黃秋暗傷，而且黃秋非得解藥不可，否則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後就會毒發斃命。」劉稼不勝感慨，當下就朝這一女三男追逐之處也追了過去，可是沿途那裏再有他們的影子。

劉稼奔了一天脚程，隔宵又從未睡過。漸見天色黯黑，正欲找個小鎮投宿，陡覺身傍勁風拂過，「刷」地一條人影，迅如電光，擦身而過，鼻中祇聞傳來一陣香風，雖則看不清楚這條人影，可是已知是個女子。

劉稼心中疑惑，怎的這荒山僻處竟有單身女子出現，急忙從這勁風擦過之處向前望去，祇見藍光閃閃，衣曳飄處却現出一個全身披藍的少女。

這藍衣少女年紀約莫祇有十七八九歲上下，長得亭亭玉立，貌美如花，娟秀之中隱帶三分俏媚，端的艷麗照人。

劉稼不由更覺驚異，想不到這艷俏的少女竟有此絕頂輕功，見她身上並無寸鐵備掛，敢情這少女就憑這雙纖手行走天涯不成。

藍衣少女睨了劉稼一眼，竟然不畏陌生，緩步走了過來，朝着劉稼微微一笑問道：「剛才你可曾看見一個玄裳裝束的女子走過？」

劉稼聽她打探，便道：「那位小姐可是謝文龍大俠的閨女？」

藍衣少女微覺一驚，點了點頭道：「不錯，就是她。」

劉稼不由皺起了眉，就將所見所聞說了出來。藍衣少女乍聞之下，陡地臉色一變，嬌容失色驚呼道：「啊呀，不好！」急忙又問道：「她向那裏逃去。」

劉稼指了指前面說道：「東島三傑朝那邊追趕而去，可是已有三四個時辰。」

藍衣少女不以爲意，臉上驚色稍歛，就朝劉稼道謝了一聲，轉身就朝所指之處飛也似的奔了而去，刹那之間已見藍光由大而小，漸漸消失，劉稼不由頓萌好奇之心，雙足一蹬，也就飛快的追趕了上去。

越過小鎮，又竄入一片荒涼之境，劉稼用目覽望，祇見四邊黑黝黝地一片，休說未見人影，就是丈外之物也難以認辨，不禁暗自好笑，怎的如此稚氣，錯過了投宿，來至這荒涼之區受罪。

既然來至此間，再回轉來途去找投宿也要化上二三個時辰，劉稼心下盤算，不如續奔前程再作計較，當下加緊脚程，朝前奔去，焉知剛剛越入密林，陡聞嬌喝之聲，清清脆脆的一個「喂」字，竟然使自己身不由主站定林中。

劉稼既懼又驚，急忙將身靠在一顆大樹之旁，忽聞「刷」地一聲，在那對面粗可合抱的樹上飄落一個人來，漆黑黑中，隱約可見一個女子，朝自己挨身行來。劉稼暗中提防，那女子走近過來，輕道：「日間得你帮忙，我方始得能脫身逃跑，怎的你也追了過來。」

劉稼想不到這女子竟就是謝文龍的女兒，想起東島三傑所言，她用五毒魔針將東島翁黃秋擊傷，心中甚是不滿，就道：「東島翁黃秋黃老前輩德高望重，你怎的用那五毒魔針將他老人家打傷，日間我助你逃脫，無非事前不知其中底蘊，倘若事前知道，連我都要向你問罪。」

玄裳少女不由一驚，心中更覺難過，嗔問：「如此說來，連你也要向我問罪不成？」

劉稼就說：「倘若你肯交出解藥，待我陪你去見黃老前輩請罪，我確信老前輩素向以德待人，對你必定見諒，這次錯誤，定能作一了斷。」

少女却說：「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怎的也不能前去請罪，這黃老頭兒對我兇得緊，他又本領比我好，倘若責難於我，豈不是枉送一命。」

劉稼又說：「就算黃老前輩將你責難，也是你理該受罪，可是，黃老前輩不會喪你性命，有我劉稼陪你前去，倘若你衷心請罪而他不諒，我定替你出頭。」

少女却幽聲說道：「我說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這次我是被迫而發五毒魔針，誰叫這黃老頭兒罵我爹爹假仁假義，是欺世盜名的歹惡之人，我焉能讓他辱罵我爹爹。」

被這少女如此一說，劉稼却無話以答，少女又是一聲幽嘆說道：「我也不同去見爹爹之面，他定然要將我重重責罰，而且我的姊姊也對我甚兇，落在她手中比落在黃老頭兒手中還糟。」

劉稼正欲相詢，少女陡地伸手一把將劉稼抓住，緊張地輕說：「快別出聲，隨我躍上樹梢，有人來了。」她語猶未了，攙了劉稼就躍上樹梢，靠緊了他縮在樹葉蔭叢之中，劉稼遙聞林外傳來脚步之聲。

劉稼耳聞步聲傳自林外，身邊少女却緊握自己右手，將身挨近自己，陡覺有一種難以說出的蹩扭，鼻中却不斷傳來陣陣香氣，中鼻欲醉，不禁心跳體顫，爲之侷促不安，窘羞不已。

少女顯得甚是恐懼驚怕的樣子，嬌軀又挪挨了過來，竟然貼緊劉稼，吐氣似蘭，湊在劉稼面前輕道：「你千萬別出聲，來的都是武林高手。」

劉稼被她這麽一說，也不敢移動身體，摒息以待，祇聞脚步聲響，從叢林外走進來了約莫三四個人。

這三個人進得林中，劉稼仔細一聽聲音，就知道是東島三傑，祇聞李伯孔嘆道：「謝文龍果然是個欺世盜名的歹惡之徒，這次咱們恩師被這謝瑛丫頭用五毒魔針暗傷，你我弟兄三人就算技不如人，也要闖一趟謝家堡，倘若取得解藥也倒罷了，如若取不到解藥，拚着我們弟兄三人的性命，也要向謝文龍討回一些公道。」

李伯孔說畢，張仲義與周叔謙唯唯稱諾，李伯孔又道：「剛才那謝瑛丫頭身上定有解藥，却被一個陌生少年所誤，以致讓她逃脫，這少年僅現一招，顯然是金陵神君的絕學，秦子棋素向邪正不分，難道他的徒兒也如此不成了。」張仲義接道：「大師兄，不管什麽金陵神君，這解藥必要取到，師傅受那五毒魔針所傷，祇有七七四十九日的期限，如今已過了七天，尚餘四十二天，我們弟兄如今趕赴潼關，就算立刻拿到解藥，日夜兼程趕回臨江，也要費上一月路程，這丫頭被她逃脫，又不知她去了什麽地方？依小弟看來：萬全之計還是從速趕往潼關，一邊由三師弟前去華山日月谷請陸師叔趕來相助，未知大師兄意下如何？」

李伯孔思忖半晌，嘆道：「西谷陸師叔雖與我們師傅情同手足，聽到這個消息必然趕來相助，可是聽聞他老人家閉關修練，三弟此去將他請了出來，萬一驚破閉關，使陸師叔走火入魔，豈不又累上了一命。」

李伯孔之語，劉稼字字聽得清楚，不禁側過頭去，對着靠在自己身邊的謝瑛望了一眼，雖不出聲，眼中烱烱有光，分明是示意於她，從速拿出解藥，讓自己下去交給東島三傑以便了斷這場恩怨，焉知劉稼朝她望了一眼，突覺腰間一麻，謝瑛端

的迅捷無比，刹那之間，已將劉稼啞穴點住，劉稼頓時啞痳，心下却悲怒交集，想不到這如花似玉的少女，竟然心腸如此毒辣，有其女必有其父，由此可見謝文龍當眞是一個欺世盜名的魔頭！

劉稼一邊埋怨自己不問理由，誤救了謝瑛，以致此報，一邊却替東島翁黃秋的安危着急，情不自禁竟掉落兩點熱淚來。

謝瑛點了劉稼啞穴，也不出聲，此時又聽到李伯孔嘆道：「在此陝鄂豫三省，盡是謝文龍的天下，我們一路宜加倍小心，時已不早，趕程去罷！」

東島三傑嘆息之聲此起彼落，祇聞李伯孔高喝一聲：「走！」刷刷刷，三條黑影瞬已竄出林外。

等待東島三傑遠去，謝瑛陡地手挾劉稼，從樹上躍下，將他放在地上，輕道：「我不管你如何恨我，實在爲了我身上並無解藥，適才點了你的啞穴，再過三個時辰會得自解，你雖不講，我也知道你的意思，免得又平白與你結上誤會，迫於無奈祇得委屈你在此躭上三個時辰，對你日間相救之恩，日後我定當圖報。」

謝瑛匆匆語畢，雙足一蹬，頭也不回就朝林外竄去，瞬已聲息消失。

劉稼靠在樹旁，週身痳木，不由暗自感嘆，焉知又聞林外傳來脚步之聲，瞬已來了兩人。

林中黑漆一片，莫辨是誰？劉稼祇聞兩人進入林中，站在自己丈外，大概這兩人也看不見劉稼藏在蔭下，其中有一人却開口說道：「小姐，這傻小子雖則傻得厲害，可是也傻得可愛，昨晚我奉你之命，去拔那天南帮帮主陶冠常的短鬚，陶冠常陡然雙掌齊發，這傻小子却奮身欲救起我來，可是話又得說回來，倘若這傻小子不是爲了這着，他也難以在我手下得勝，我吃了這傻小子這一掌不打緊，九玄門素向無敵，豈不是落了個話柄流傳武林。」

劉稼一聽之下，原來就是昨夜在客棧中的那一女一婢，不禁爲之愕然。

翠菊說畢，劉稼又聞昨夜那個白衣少女柔聲說道：「翠菊，我叫你休再提他，怎的你又忘了。」

翠菊就道：「小姐，並非婢子一定要提起這傻子，是爲了不明白小姐爲何昨夜用傳音入密吩咐婢子讓她得手？」

白衣少女微聲嘆息，答非所問說道：「我囑咐你休得再提，你就再也不要提起昨夜之事。我這次帶你北上，爲的是去找那本十全秘笈，聽聞這本十全秘笈所藏之處的圖絹已被謝家堡謝文龍得到，此去潼關謝家堡，依你我的脚程也要費上三天，還是快快趕程去吧。」

翠菊却問道：「小姐，咱們九玄門的武藝足以冠絕天下，難道這本十全秘笈中的武學，猶勝咱們九玄門不成？」

白衣少女答道：「咱們九玄門雖則冠甲天下，可是與十全秘笈相比猶差一級，因此乘此秘笈尚未二度出世，定要將它取到，否則被人家拿去，咱們九玄門焉能再獨尊天下。」

劉稼聽得清楚，九玄門絕學，自己昨日已在客棧中見得，而且昨夜翠菊所施身手，尚是九玄門中最差的兩種招式，可是已將金陵神君的入室弟子沈羽與黑道上的頂兒腦兒人物天南帮帮主陶冠常慴住，如今又聞白衣少女說是這本「十全秘笈」尤勝九玄門一籌，不禁爲之驚愕不已。

此時，又聞白衣少女說道：「聞聽謝文龍甚是陰險，並且通曉五行相尅之道，卜算星卦之妙，此非我們九玄門所及，因此此去我們必須加倍小心，明槍交戰我當然不怕，可是暗中的計謀，我們却是難以抵擋的了。」

翠菊雖則應了一聲，可是却表不滿，便說：「小姐，就算這謝文龍的計謀猶勝武侯諸葛，就憑咱們九玄門中最差的象形四式，也管教他立斃我翠菊掌下！」

白衣少女却是一聲嘆息，幽幽說道：「翠菊，你休傲慢自滿，天下武學如今雖推我們九玄門最高，可是中原諸家亦非無能之輩，假以時日，難免被他們追上，何況這本十全秘笈有了端倪，任何人得到了此書，予以參透，武藝必定勝逾我們。」

翠菊遂道：「小姐請恕婢子率直而言，適才小姐這番說話雖則有理，可是多少也算是杞人憂天之想，古有明訓，古珍奇寶應被有德者居之，我們九玄門素向正大光明，這本秘笈落在我們手裏乃理屬應該之事。」

白衣少女苦笑一聲說：「這並非是我杞人憂天之想，祇爲着謝文龍這個人陰毒無比，詭計多端，我們雖則在武藝這上面勝他，可是却難防他的暗算，就算我們步步爲營，刻刻提防，也難以顧得週全，何況又聽得謝家堡的暗卡機括滿佈，奇陣密置，恐怕我們徒負一身絕學，也難進得堡去。」

翠菊始終認爲白衣少女太多顧慮，劉稼聽在耳裏，對這謝文龍方始知道他果然是欺世盜名假仁假義的歹徒，不由爲之忿怒氣憤不已。

此時，白衣少女說道：「我們既然來到這裏，就算謝家堡險惡重重猶勝過龍潭虎穴，我秦珮爲着這本十全秘笈也要闖它一闖，翠菊，我們也休得多講下去，就此趕程去吧。」

說着，兩人就朝林外走了出去，劉稼聽得這白衣少女最後的一句話中說出自己的姓名，自稱秦珮，這兩個字猶似鑄成一塊烙鐵餅，深深地烙在自己的心底。

秦珮與翠菊兩人經已遠去，瞬已聲消，劉稼被謝瑛點中的痳穴也已逐漸解消，隔了盞茶工夫，方始能伸轉四肢，不一刻就目解散，劉稼焉敢怠慢，急忙整了整衣衫，就朝林外走了出去，走出林外，望見東方微露曙光，劉稼加緊脚步，就朝西北角那邊奔去。

沿着陝豫通衢大道，從開封直撲潼關，劉稼腹飢購食，倦睏投宿，走了七天路程，已至桑關境域，當下就在距離潼關八十里西郊那小桑鎮上的一家客棧投宿。

劉稼趕奔路程，沿途也暗中探詢，如今既已來至潼關地境，那會錯過探問，於是待店小二掌燈上來之時，就向店小二詢問了一番。

從這店小二咀裏所稱：謝家堡在潼關北郊，從這小桑鎮抄北繞城而走，約有四十餘里路程，可是謝家堡堡主謝文龍乃屬江湖上頂兒腦兒人物，謝家堡佔地甚廣，有一百二十八畝見方，堡中亭台樓閣綠瓦

紅牆，甚是富麗堂皇，堡分八處入口，乃是按照八卦圖陣而設，外人若非明入，休說要闖進內堡，就是這八處入口也難以進得。

店小二翔實以告，又說謝文龍生有一男二女，男名謝智，人稱：「賽臥龍」，非但武學已臻化境，而且文才更佳，寫得一手好字，書法冠甲陝省，年紀雖僅二十有一，待人接物却是和藹可親，仗義執言拯窮扶弱，「賽臥龍」這個名號，早已傳誦遐邇，謝智長得英俊非凡，翩翩風度，當然不在話下，所惜直到如今猶未配得妻室，爲的是普天之下難有一個女子配得上，謝堡主雖有子如此，但亦因愛子久未覓得佳人成室而引以爲憾。

謝家堡堡主謝文龍所生兩女，大女謝珀，年華雙十，非但長得美艷絕倫，而且性情柔和，自幼許配天南帮帮主陶冠常的獨子陶振宇，二女謝瑛，年甫十七，已得乃父七成武藝。

店小二侃侃而談，言語之中將這位謝文龍，譽作天人一般。

劉稼既自店小二口裏聽到了謝家堡的一個概況，也不與他多談，祇向他再問了一聲，如何能進堡謁見謝文龍堡主，店小二告以投「巽門」而入，自有堡丁接待。

一宿無話，來朝一早劉稼用過了早膳，就離了小桑鎮，循着店小二所指方向，前往謝家堡而去。

繞城北行，走得未及十里，果見遠處隱約看到亭台樓閣，謝家堡果已在望，劉稼加緊脚步而行，又奔了三十餘里，祇見木樁成列，排接圍築，每顆粗可合抱，高達二丈有餘，端的宏偉至極。

劉稼來至謝家堡巽門之前，祇見巽門口站立了一十六名堡丁，個個勇糾糾氣昂昂，分列巽門兩旁，中間站立了一個瘦小漢子，手執一對似叉非叉的兵器，見到自己來到，陡地雙足一蹬，已從巽門之內竄了出來，雙叉一揮，亮了一個「雁翔雙翼」，雙叉平交胸前，對着劉稼打量一眼問道：「台端來此作甚，敬請留步明示！」

劉稼見得這瘦小漢子持着兵器躍到，向自己問話，當下作了一個揖才道：「在下姓劉名稼字務農，曾經一句之前，在開封境內得識貴堡二千金謝瑛小姐，因她用五毒魔針傷了東島翁黃秋老前輩，故特自前來貴堡，意欲謁見貴堡堡主謝老前輩，有勞通報。」

這瘦小漢子聽到劉稼竟是爲了堡主的二女兒謝瑛傷了東島翁黃秋之事而來，瞬即臉色一沉，說道：「台端爲了東島翁黃秋前來，請少待片刻。容某前去通知。」

劉稼又恭揖說道：「如此有勞了。」

這瘦小漢子匆匆忙忙奔了進去，約莫隔了盞茶工夫，祇見一個衣穿淺藍海青，頭戴方巾的翩翩公子，從堡內走了出來，見他袍袖拂處，迅步而行，祇憑這從容不迫的樣子，已知這少年武藝不凡。

少年走出巽門，朝着劉稼施了一禮，甚是恭敬的樣子說道：「原來是劉兄駕臨，舍妹回來說是劉兄在那開封仗義相助，在下急欲尋找劉兄，以拜謝相救舍妹之恩，想不到劉兄竟駕蒞敝堡，在下聞得劉兄翩然而來，已囑內廳開上筵席，淡酒一杯，以謝劉兄之恩，來，來，劉兄請！」

劉稼見得出迎的竟是謝家堡的少堡主，人稱「賽臥龍」的謝智，又聞他言詞甚是恭謙，不由暗下驚愕，忙道：「原來台端是謝家堡少堡主謝公子，眞是失敬得緊，在下何能何德，竟蒙公子如此禮待，公子先請。」

謝智却是微微一笑，說道：「劉兄如此客套，不如你我挽手同行。」

謝智說着，伸出手來，就朝劉稼手肘之間搭去，迅捷無比，端的不虛名傳，瞬已將劉稼的手脈揑住。

劉稼頓覺手肘脈間微微一痳，四肢立刻軟綿無力，知道自己脈門已被他揑住，心下不由甚是憤怒，謝智陡地鬆手，放了脈門，面呈驚異之色，暗忖：「他既有本領力敵東島三傑，將我二妹拯助脫險，怎的如今自己出手揑他脈門竟然不予閃避，更疑的却是，雖則自己僅用三分內力，可是也不算太輕，換了第二人，受此一揑，必然軟倒，而他竟然絲毫不覺，由此可見，此人顯然經過苦修，可是內功與外功却又不同。」

饒是足智多謀，被譽爲「賽臥龍」的謝智也不禁爲之疑惑萬分，心中忖念：「莫非此人身負絕學，隱而不露，故意將計就計反試自己功力不成？」

謝智忖至此間，不由一陣驚悸，可是面上却依舊堆起了滿面笑容，向劉稼說道：「劉兄果然學究天人。」

劉稼既被謝智提了一把脈門，如今見他鬆手放脫，竟然稱譽自己起來，心中不免又驚又疑，暗叫：「謝智人稱賽臥龍，足智多謀，適才一提相試，自己雖受智通長老十載教導，可是祇修了些內功而已，說到武學兩字，自知淺陋，那能與他比擬，可是說起來此間，目的是仗義向謝文龍堡主索取解藥，以便送往東島，救治東島翁黃秋。」劉稼忖至此間，更是磊落大方，說道：「少堡主不愧譽滿陝省，在下何德何能，竟蒙謝兄如此隆情厚待。」

謝智也自是驚異，饒他足智多謀，也看不出劉稼究竟有多少忍耐，心忖：「謝家堡聲震武林，爹爹的名望更是響亮，此人竟敢單身投堡，必然身負絕學，這個要仔細小心了。」於是，微微一笑說道：「劉兄何必如此謙讓，小堡得蒙劉兄駕臨，生輝增色不已，些些薄酒粗菜那裏算得上隆厚。」

邊說邊行，越過一排密密青竹，陡見眼前一亮，巍然巨第在望，果然牆紅瓦綠，甚是堂皇富麗。

步入庭園，劉稼抬頭一望，祇見月牙門上寫着三個端正楷書：「高臥軒」。分明取意昔日武侯諸葛，隆中高臥已知天下大勢。

以此推想：這「高臥軒」定是謝智居停的地方，進得月牙門，頓見偌大一個湖潭竟在庭園之中，潭中遍植荷花，朵朵盛開，排置得甚有規例，湖上浮築橋廊，竟然暗含九玄奇門，彎彎曲曲，九轉九繞。

劉稼看在眼中，始知在林中聞得那白衣少女之言不虛，從巽門進來，第一道那密竹，已是成陣，來至這九曲橋，更見曲折離奇，敢情這少堡主謝智學究天人。

謝智見得劉稼面呈驚異之色，微微一笑說道：「這些陋俗之物，那裏值得劉兄

靜賞。」

劉稼不免由衷道：「謝兄學究天人，端的不愧賽臥龍譽稱，在下進得貴堡，眞是開了眼界。」

謝智謙虛說道：「劉兄過獎，小弟更覺汗顏，越過此橋，就是小弟的書房，少待容小弟讓劉兄看些書畫如何？」

劉稼留居少林戒院，絕學雖則未成，可是智通長老的才學却傾囊以授，智通長老乃是得道的高僧，昔日行道之時，足跡滿天下，見聞更廣，故而在這十年之中，對那琴劍書畫，無不細細向劉稼授導，故而劉稼在文的方面勝過武學多多，如今聽得謝智竟然要讓自己觀賞些書畫，正中下懷，一邊却道：「在下不學無術，對這風雅的事焉是在下所能，可要謝兄多多指教才是。」

謝智微微一笑，陡地伸手又將他抓住，身子一躍，竟然提着劉稼朝這九曲橋彎彎轉轉捷竄而去。

劉稼被他抓住腕子提身而起，頓覺有一股潛力襲至，急忙閉住氣穴，身子隨着他朝內院竄飄而去，剎那之間，祇覺彎彎曲曲，已然越過九九八十一轉，陡感身子一沉，謝智竟然鬆手，急忙舒氣放穴，止住了這股衝力，將身站定地下。

謝智睹狀更是疑惑，見得適才提他竄越之時，分明他絲毫未曾使力，如今突然鬆手，竟欲讓他受此衝力一個踉蹌跌倒，忽地他又輕易止步，敢情他眞的身負絕學，隱而不露？

謝智人稱「賽臥龍」，饒他涵養深厚，也不禁為之激動起來，心忖：「這人年紀輕輕，這份修養却比自己尤甚，而且已臻大智若愚的境地，此人不除，將來可能會成自己的大患。」念至此間，謝智不禁頓萌殺機。

劉稼站停身子，用目覽望，祇見偌大一個書房，竟然築在這湖潭中間，四邊臨窗，傳來陣陣芬芳之氣，頓時精神大振，不禁讚道：「謝兄端的高雅得緊，將這書房築在湖潭之中，清雅尤甚。」

謝智暗下惱恨，表面之上却依舊堆起了笑容，連稱：「不敢。」

劉稼抬頭一望，祇見向南樑上，高掛一幅，上寫「學臥小築」，兩邊掛着一副對聯：「臥隆中一覺未醒已知天下對鼎。

冠紗巾三軍在握力圖王業基定」

劉稼從謝智之稱「賽臥龍」，到此見到雙聯，知道他崇仰諸葛孔明，這副對聯雖尚工整，可是含意却極強調，當下祇是微微一笑，不再出聲。

此時，突見四名小僮，各持杯盤，從南邊的九曲橋那邊走進來，謝智將手一擺，向上座讓與劉稼，邊道：「劉兄請。」

劉稼也不推讓，祇是謝了一聲，就朝上首位坐了下來，四名小僮分立兩人身後，此時，又有四名小童捧了玉盤而至，盤中各盛一碟盡是奇珍佳餚。

謝智提壺替劉稼倒了一滿杯酒，香氣撲鼻，竟是陳年的女兒香，劉稼雙手捧杯接過，三巡酒罷，劉稼遂道：「在下竟蒙少堡主如此隆情厚待，甚感惶慚，可見少堡主不愧知書達理之人，故而在下也毋庸客套，就此斗胆相擾，可是，盡此三杯，在下就要離堡而去。」

謝智不由一陣驚異，說道：「酒薄菜粗可見劉兄有嫌，怎的剛過三巡就要講走了？」

劉稼說道：「在下想望少堡主賜下解藥，以便在下日夜兼程，前去救治黃老前輩。」

謝智聽得劉稼直言索取解藥，當下雙眉一皺說道：「不瞞劉兄，這解藥祇在家嚴之處，小弟身邊却無，倘若劉兄堅要索此解藥，用過便飯之後，再讓小弟前去禀告家嚴，不過，劉兄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家嚴對這解藥素向珍視，故而祇藏在他的身邊。」

劉稼聞言不由雙眉緊皺，說道：「少堡主言下尚有不明之處，謝老堡主名震武林，威及江湖，素具俠名，怎的令妹身懷五毒魔針而不帶解藥，敢情針出就致人於絕不成？」

謝智饒他智多謀足，聽到劉稼此語，也不禁為之啞然，心下越感氣憤，遂道：「劉兄言下之意可是責怪家嚴用此五毒魔針不當？」

劉稼見得謝智臉色有異，暗蘊怒恨，心忖：「自己來此目的，就是欲憑叢林相助他二妹謝瑛這段淵源，向謝文龍索取解藥，以便趕往東島救治黃秋，怎的他聞得此言，竟然勃然發怒。」當下也就冷冷一笑道：「在下一路上聽聞武林中人指責謝老堡主，認為皆屬惡意中傷，可是如今看來，敢情此言不虛。」

劉稼說着，暗下早已提防謝智會得突然發難，故而雙目炯炯對着謝智凝視。

焉知謝智聞聽之後，却是仰首哈哈大笑，說道：「劉兄快人快語。謝某端的敬愛得緊，可是試問劉兄，武林中那幾個稱得上是仁義之人？又有那幾個算是歹徒之輩？」

劉稼被他如此一問，倒也為之愕然，謝智被稱「賽臥龍」果然不虛此名，竟然剎那之間斂怒消憤，談笑之間反而出題相詢。

正在此時，陡見九曲橋角，飛也似的竄來了一名小僮，奔入軒中，就在謝智耳畔細語了一陣，劉稼心下詫異，就朝謝智臉上望去，見他臉頰之上漸露驚色，待那小僮說畢，揮手囑其自去，瞬又堆起了笑容對着劉稼作了一恭說道：「劉兄少陪，適才家嚴遣僮召喚，且容在下前去謁見，順便代劉兄索取解藥。」

劉稼起身說道：「謝兄請便，在下就此等候佳音。」

謝智也不多說，一個躍縱，竟從椅上平翻穿窗而出，身形之快，端的罕見，劉稼看在眼中，祇覺這「賽臥龍」謝智的輕功竟在金陵神君的門徒沈羽之上，不禁暗下稱讚。

席上祇有自己一人，劉稼不免味同嚼蠟，顧目四盼，祇見軒中分站八名素衣小僮，個個對着自己凝望，像是監視着自己一般，劉稼放下筷箸，離椅站起，信步朝正中的「巽」字卦門走去，焉知剛走近巽門未及三尺，陡見這八個素衣小僮分從四方八面圍了起來，步踏八卦，暗列圖陣。

劉稼知道這八名青衣小僮不讓自己步出此軒，見得他們步履輕快，瞬已圍成八卦圖陣，知道倘若自己硬闖，也難以討好

，暗念：「如果我連八名小僮都難以對付，這豈不是自討沒趣。」可是轉念又想：「倘若我就此止步，這八個小僮豈不是又認為我知難而退。」

劉稼心下嘀咕，眞是悔不當初，怪咎自己為何要起座討此沒趣，可是事既至此，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不如硬着頭皮闖出此陣，總比被他們蔑視自己知難而退來得便宜，然而，劉稼也知不敢看輕八個小僮，手中暗蓄功力，又朝前踏了一步，向面對那個坎字門上的小僮說道：「在下意欲憑窗覽賞這個九曲橋荷花潭的細巧天工，有煩各位，讓開一步。」

那八個小僮面面相覷，誰也作不了主意，祇是堅守圖陣，各站一門，竟然有條不紊，從容不亂。

劉稼心下越感佩服，就憑這八名小小書僮有此成就，已知謝家堡這三個字果屬不凡之地，賽臥龍的名頭也有他的卓越之處，可是，自己被這八名小僮圍在陣中，總非上策，便道：「倘若各位再不相讓，休怪劉某不顧謝兄之面了。」

劉稼之語雖含示警之意，可是這八名素衣小僮却是依舊如故，非但不聞不問，而且見得劉稼踏前了一步，竟然不約而同，個個也跨緊一步。

事既至此，劉稼明白為勢所迫，怎的也要闖打此陣，好在手中早已蓄力待發，當下輕喝一聲：「如此劉某有僭了！」

劉稼呟語聲未了，雙掌已出，右掌朝乾門，左掌朝坤門，平翻推出。

那八名素衣小僮確是了得，似乎看出劉稼必然發難，早就各自戒備不暇，見得劉稼雙掌齊翻，陣勢頓動，乾兌轉換，艮坤交替，剎那之間，兌變乾，艮變坤，兩名小僮雙掌齊翻，堪堪接住劉稼左右雙掌，瞬予解化。

劉稼見得小僮轉移之間非但解化自己雙掌，而且顯得極其自然，竟然將自己這七成功力的雙掌從容化去。

這一驚，端的非同小可，劉稼一招不成，二招又出，雙掌翻處，身子陡然暴起，斜身落地，掌循招發，竟然將金陵神君絕學那穿雲一十三掌施展了出來，一招「雲湧風起」，果聞掌風勁猛，翻向離坎兩門。

饒這八名素衣小僮輕鬆異常，陡見劉稼掌法又變，也忙不迭急移圖陣，後退了一步，那轉移在離坎兩門的兩個小僮雖則迎掌反擊，可是也被劉稼震退三步，頓時敞開圖陣。

劉稼得理不讓人，見機不錯，正欲竄身躍出，焉知香風動處，飄進來一個藍衣少女，玉掌一翻，竟將自己擊回陣中。

劉稼祇覺這藍衣少女掌風柔中帶剛，力勁異常，退至陣中，忙不迭穩定馬步，用目仔細一看，原來這藍衣少女就是那天在道旁向自己探詢謝瑛下落那個。八名素衣小僮見得藍衣少女入軒，一齊後退，各回原處，竟然有條不紊。

劉稼乍見藍衣少女來至，揣測定是謝文龍的大女兒謝珀，當下作了一揖，說道：「在下劉稼這廂有禮了。」

謝珀被他作了一揖，一聽時也難以發作，身子移挪進入軒中，朝着劉稼又打量了一眼問道：「你與秦珮怎樣稱呼？」

劉稼不由大為驚詫，說道：「在下素未聞聽此名，未知小姐問來作甚？」

謝珀雙眉一皺，「噢」了一聲，似乎還不相信的問道：「你與她當眞不識？」

劉稼點了點頭說：「在下不善打誑，與這位秦珮確實素不相識。」

謝珀不由又皺了皺眉，若信又疑，便道：「如此說來，她……」

謝珀剛說到這裏，陡聞窗外「噗」一聲一笑，白影一幌，竟然走了進來一個白衣少女，見她膚白如雪，長得美艷出衆，皓齒啓處，頰邊雙渦微凹，劉稼見了這白衣少女，不禁又驚又喜，原來她就是客棧中遺婢翠菊力敗金陵神君門徒沈羽與天南帮帮主陶冠常的自稱九玄門的少女。

劉稼正在驚喜之間，白衣少女却朝他笑了笑問道：「你可是來此找死？」

劉稼不由一驚，一時倒也驚惶得答不出話來，白衣少女又是莞爾說道：「幸虧我見得這九曲橋好玩，走進來遇見了你，不然你怎能活着走出這謝家堡。」

白衣少女說得甚是從容大方，却使謝珀勃然大怒，祇聞「拍」地一聲清脆之音，已然飄過劉稼身邊，陡見她身子一幌，劉稼自覺左頰上熱辣辣地一陣痲痛，却被謝珀摑了一掌。

謝珀飄落一側，臉上怒容滿頰，冷笑一聲叱道：「還說不善說謊，這一掌就是懲你專說謊話。」

劉稼愕然以對，還不明白她究竟憑甚麼指責自己說謊，如今當着白衣少女之面，被她摑了一掌，心下不覺慚窘交集，憤恨越加，雙掌一翻，正欲撲向謝珀，陡聞白衣少女笑道：「你怎是她的對手，被摑一掌又有甚麼道理，人言，祇要記休要氣，假以時日將自己本領練好，休說這一掌之恥，就是千掌萬掌也任你還報。」

白衣少女這幾句說得不徐不疾，甚是衷懇，非但劉稼為之動容，就是謝珀也不由愕然無語。

劉稼呆呆的望着這個自稱是九玄門的白衣少女道：「姑娘這番話說的不錯，使劉某深感折服。」他頓了一頓又道：「只是，我劉某堂堂一名男子漢，現在給一個女子打了一記耳光，這點氣怎能消得。」

白衣少女梨渦一現，眉黛生春，笑道：「我不是對你說過，你的本領練好之後，就算千掌萬掌也任由你還報的麽？何必因此生氣？」

劉稼說道：「姑娘這番話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使我無法能明白個中玄妙，還請姑娘說明眞相，不要令我疑團莫釋，橫梗胸中。」

白衣少女又嬌媚地一笑，說道：「男子漢都是蠢得如豬一般，連我這番顯淺的話也不明白。」

劉稼聽了，面上一陣熱辣辣，通紅起來。

但是，他不明白這個白衣少女語中意思，因此也就不便發作，道：「姑娘，劉某的確是生來愚蠢，不了解姑娘心意。」

白衣少女啐了一口，嬌叱道：「誰要你明我心意。」她注視着劉稼，又道：「我是說你的本領如此不濟，合該給人打一記耳光的，人家的本領比你強，你是應該吃一記耳光的。」

（未完・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金劍令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霍從雲、柳飛燕暗中跟着無形毒手閻老九、孫必顯和被迷失神志的四名勁裝大漢，見閻老九指揮他們將仲孫萱種的金不換草搗毀，仲孫萱出來阻止並和閻老九鬥毒招，霍從雲恐防他有失，出面干預，閻老九知難而退，四名大漢因親手搗毀金不換草解藥，全部清醒過來，他們是任東平、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霍從雲說服孫必顯棄暗投明，一同回萬松山莊，盟主萬啓岳召集衆俠商議，決定先派孫必顯任東平等五人再潛入五雲門分壇，由霍從雲面授機宜；跟着衆俠乘船循水道直逼蕪湖東梁山五雲門分壇，分壇內大門虛掩，沒有人出來答話……

雙方大混戰

萬啓岳聽得不禁一怔，說道：「會有這等事。」

年嵩昌心頭猛然一震，他想到孫必顯等五人，先已到達，莫要被五雲門瞧出破綻，動起手來，他關心兒子的安危，急急說道：「快進去瞧瞧。」

公孫乾朝身後莊丁們招了招手，喝道：「你們來四個人，隨我進去。」

當下立時有四名莊丁急步奔來。

公孫乾一手握筆，舉步跨上石階，年嵩昌也緊跟着搶了上去，萬啓岳等人自然也相繼走入。

這座大廳相當寬敞，此時四名莊丁早已挑燈走入，經燈光一照，大家不由得一呆。

原來廳上橫七豎八，少說也有十幾個人倒臥在血泊之中，這些人一式青衣勁裝，有男有女，但臉上都戴着紫色面具，一望而知是五雲門江南分壇的人！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是外來的襲擊？還是內鬨？

年嵩昌看得心頭猛震，霍從雲也臉色劇變，因爲倒臥在地上的這些屍體，都是江南分壇的人，沒有一個外人，這不是說他們起了內鬨嗎？

目的砸分壇

五雲門江南分壇的人，都是神志被迷失的人，服了「忘我丹」，連自己都忘記了，自然唯領隊之命是從，那裏還會反抗內鬨？

造成這許多人傷亡的唯一原因，就是孫必顯等人回來之後，洩露行迹，動上了手，才會傷亡的都是江南分壇的人，因爲孫必顯等五人臉上同樣蒙着紫色面具，身上穿的也是青色勁裝，縱有死傷，一眼也分不出來。

何況這些人身上中的都是劍傷，而且從地上血迹看來，死去不過一天光景，時間也極爲脗合。

這一情形也只有如此解釋才說得通。

年嵩昌父子連心，目光凌亂的左右掠動，朝右首一個身材和年其武相彷彿的勁裝屍體緩緩俯下身去，伸出顫巍巍的手，一下揭開那人臉上的紫色面具。

和他同時，霍從雲和他心意相同，也朝身側一具屍體臉上揭下一張紫色面具。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兩人堪堪揭開面具，只聽霍從雲口中發出一聲輕「咦」，咕咚栽倒下去，年嵩昌却一點聲息也沒有，就已撲倒地上。

這下看得衆人猛然一怔，還不知發生了什麽事？

吳綏之（白鶴門掌門人）和年嵩昌站得較近，急忙跨上一步，伸手朝他鼻孔探去，這一俯身，不知怎的，脚下一個踉蹌，上身往前俯衝，跟着撲倒下去。

柳飛燕眼看大師哥忽然倒下，心頭又驚又駭，急忙一掠而上，搖着霍從雲身子，急叫道：「大師哥，你……」

「你」字出口，身子一歪跟着倒下。

萬啓岳看出情形有異，急忙喝道：「大家不可去動他們，看來這些死屍身上，被人下了沾衣毒！」

「哈哈！」只聽有人大笑一聲，接口道：「萬盟主說得極是，沒有貧道的解藥，委實不可去動他們。」

公孫乾大喝一聲道：「什麽人？」

萬啓岳看出今晚形勢十分兇險，暗暗朝兒子少岳點了下頭，萬少岳立即掠到父親身邊，萬啓岳以「傳音入密」說道：「待會如有強敵出現，自有爲父等人出手，這是金不換花粉，你快接過去，儘快替中毒的四人施救，用指甲挑出少許，彈入他們鼻孔。」隨着話聲，就把一個小瓷瓶遞了過去。

萬少岳接過瓷瓶，立即過去救人。

這邊公孫乾喝聲甫出，只聽大廳門口有人呵呵一笑，走進一個身材不高，臉如黃蠟，佈滿了皺紋的灰衣道人，他手執拂塵，單掌稽首道：「貧道能在這裏遇上萬盟主，當眞榮幸之至，萬盟主遠征五雲門江南分壇，貧道已在萬盟主俠駕未蒞之前，爲萬盟主作先驅，一舉清除了江南分壇一干殺手，算來不無微功吧？」

這話聽得萬啓岳等人不期又是一怔，在大家想來，這人在這裏出現，當然是五雲門的人了，但聽他口氣，五雲門的這些殺手都是他殺的，那麽他會是什麽人呢？

萬啓岳道：「道兄何人。」

黃蠟臉道人道：「貧道是什麽人，並不重要，萬盟主一行，已有四位中了沾衣毒，不知有何打算。」

萬啓岳道：「這沾衣毒眞是道兄所下，定當有解藥了？」

黃蠟臉道人笑笑道：「解藥是有，不過……」

萬啓岳道：「你有條件？」

黃蠟臉道人笑道：「貧道在這裏守株待兔，等的原是五雲門的人，想不到來的會是萬盟主，因此貧道斗胆，想請萬盟主幾位隨貧道屈駕一行。」

萬啓岳因已命少岳給中了沾衣毒的人聞過金不換花粉，尚需一盞茶的工夫才能醒來，因此不妨和對方多拖延些時間，一面問道：「道兄要萬某到那裏去？」

黃蠟臉道人深沉一笑道：「這個萬盟主不用多問，諸位跟隨貧道走就是了。」

萬啓岳道：「道兄先把解藥交出來，解去了這四人之毒。」

黃蠟臉道人笑道：「這四人之中，有一位是崆峒飛龍霍從雲，貧道如果先交出

解藥來，萬盟主如虎添翼，貧道那裏還想請得動諸位。」

公孫乾心中暗道：「這老道說話之時，眼珠不住的轉動，盟主和他說話，是爲了霍大俠四人尚未清醒，有意拖延時間，他這般光景，莫非也是在拖延時間，等待後援？」

心念一動，沉聲喝道：「盟主要你交出解藥來，你就得把解藥交出來。」

黃蠟臉道人斜睨了他一眼，冷冷一笑道：「你是公孫總管了？」

公孫乾道：「不錯，正是在下。」

黃蠟臉道人忽然大笑一聲道：「公孫乾，你只是萬盟主手下一名總管，也敢對貧道如此說話，貧道解藥就在這裏，你倒來拿拿看？」

公孫乾怒道：「公孫乾有何不敢？」

猛地舉步朝黃蠟臉道人跨去。那知不跨步還好，這一跨步，頓覺不對，雙腳虛軟，上身往右傾出，砰然一聲跌倒下去，口中叫道：「盟主，咱們着了人家的道兒了……」

萬啓岳一驚，目射稜芒，鏘的一聲掣劍在手，一指黃蠟臉道人沉喝道：「你使了什麽手腳？」

黃蠟臉道人皮笑肉不笑的聳聳肩道：「貧道站在這裏，幾曾動過手了？這是他踩到大廳地上原有的沾衣毒，侵襲雙足，才站立不住，跌下去的，與貧道何尤？」

他方才果然也在拖延時間，那是等待洒在地上的沾衣毒發作了！

這時清塵道長和徐子常（形意門掌門人）聽出他口氣不善，也同時掣出劍來。

黃蠟臉道人大笑道：「萬盟主諸位均已中了沾衣毒，拔劍又有何用？」

就在他說話之時，但聽「砰」「砰」連响，四個跟隨萬少岳進入大廳的莊丁身形一歪，同時跌倒地上　四盞氣死風燈也隨着熄滅，大家眼前頓時一黑。

萬少岳聽說大家都中了沾衣毒，他立即挑了少許金不換花粉聞入鼻孔，然後又迅速替公孫乾鼻孔中彈了花粉，趁着燈光一黑之際，又依次給參和清塵道人，徐子常三人聞了。

萬啓岳三人聞了花粉，雖然手持長劍，凝立不動，實則正在緩緩運氣，藉以把聞入的花粉，朝脚下逼去。

這時唯一沒有中毒的，已只有萬少岳一人了，敢情他方才替大家一一彈花粉之故，已把沾衣毒解去了。

大廳上驟然暗了下來，黃蠟臉道人得意的呵呵一笑，大聲道：「這些人都已身中奇毒，失去了抵抗，你們可以出來拏人了。」

他話聲甫落，只聽從廳後傳出一陣雜沓的脚步聲，走出四個人來。

黃蠟臉道人朝萬啓岳等站着的三人一指，說道：「先把他們三個拏下了。」

四人奉命朝萬啓岳等人身前欺來，這時萬啓岳，清塵道長，徐子常三人雖然還是凝立不動，實際上劇毒業已發作，只是支持着沒有倒下去而已，自己無力抗拒。

萬少岳看得大急，橫劍喝道：「你們誰敢過來？」

四人中有人冷嘿道：「這小子還沒倒下去？」

話聲堪堪出口，但聽呼的一聲，一道強勁的掌風從萬少岳身邊湧出，接着又是呼的一聲，那發話的人已被掌風捲起，朝廳外直摔出去。

摔出去的並不止他一個，但聽驚啊聲中，欺過來的四人一個接一個像草稻人一般，被人摔了出去。

黑暗之中看不到出手的人是誰？黃臉道人沉喝一聲道：「這會是什麽人？」

萬少岳自然也沒看清發掌的是誰？但把欺來的四個敵人震飛出去的，當然是自己人了。

黃蠟臉道人喝聲甫落，突覺一股強大的暗勁朝自己身前湧撞過來，一時不敢大意，急忙後退一步，右手直豎，朝前推出，兩股內勁乍接，發出蓬然一聲震响，黃蠟臉道人被震得連退了兩步，才行站住，駭異的道：「會是崆峒飛龍！」

崆峒飛龍霍從雲已經中了沾衣毒倒臥地上，沒有獨門解藥，不可能清醒過來。

「哈哈！」一聲震耳欲聾的洪笑响處，霍從雲已從地上一掠而起，說道：「你沒想到吧？」

這五個字堪堪出口，人已一下到了黃蠟臉道人面前，一掌迎面拍去。

黃蠟臉道人驚駭的連連後退，說道：「你沒中毒？」

他身法也相當快速，在後退之際，已經避開了霍從雲劈去的一掌。

突聽左首有人接口道：「沒中毒的還有我呢！」銀虹一閃一支長劍疾刺過來。

黃蠟臉道人身形輕幌，劍鋒貼着他腰際掃過，嘿然道：「好一招疏影臨水，你使的也是崆峒劍法！」

使崆峒劍法的當然是柳飛燕了！

話聲出口，右首又是刷刷兩聲，兩圈黑影挾着凌厲風聲朝他雙肩砸來。

「哈哈！」黃蠟臉道人在笑道：「乾坤雙圈，你是乾坤手年嵩昌，你們果然沒有中毒！」

「還有吳某，」吳綏之身形飛撲，右手如刀凌空斜削而至！

「好，好，你們都是成名的人物，居然聯手攻擊一個江湖上藉藉無名的貧道，貧道當眞榮幸得很。」黃蠟臉道人話聲一落，突然仰天長笑起來。

此人一身功力，倒也不可輕估，光是這聲長笑，就似巫峽啼猿，蒼勁如同有物，笑聲中突然身如陀螺，一個急旋，笑聲也隨着他打轉，這一轉，他人已旋出去兩丈來遠！

他這聲長笑，敢情也是暗號了，笑聲未已，但見幾條人影捷如飛鳥，連翩撲入大廳。

霍從雲正待朝黃蠟臉道人追去，猛覺一道勁急掌風迎面壓來，暗勁如山，想見功力之深，心頭暗暗一驚，急忙舉掌迎擊，但聽蓬然一聲大震，雙方居然旗鼓相當，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霍從雲內功精純，目能夜視，但他被震後退之際，凝目看去，這大廳上一片黝黑，對方又身穿黑衣，恐怕連頭臉都蒙着黑布，看到的只是一個高大黑影。

不，黑暗之中．還有一雙烱烱發光的雙目，心中不禁洪笑一聲道：「閣下再接霍某一掌試試！」

喝聲出口，右掌隨着猛劈出去，他這一掌自然凝足了掌力，志在試試對方掌勢的路勢，同時也被方才雙方不分勝負的一掌，激起了好勝之心，志在克敵。

崆峒飛龍以劈空掌馳譽武林，這一記發出去的掌力，眞有開山裂石之勢，一團掌風，勁烈無與倫比！

高大黑衣人一聲不作，看到霍從雲舉掌劈去，也立即右掌一舉，同樣使了一記劈空掌朝前劈來。

這回敢情他也凝足了十成功力而發，但聽又是一聲蓬然大震，兩人身前勁氣飛捲，吹得雙方衣袂獵獵作聲，但兩人居然還是秋色平分，各自屹立不移！

這下可把崆峒飛龍霍從雲看得心頭大爲震動，因爲這一掌自己不致被對方震退，乃是他意料中之事，但對方仍能接下一掌，不被震退，才是大出他意料之外的事了。

霍從雲想不透這高大黑衣人究竟是何來歷，口中又是一聲大喝：「閣下再接霍某一掌！」

衣袂鼓風，直欺而上，右手揚處，一招「獨劈天門」，掌風如濤奔雷般擊去。

高大黑衣人兩掌硬接，似是也被激怒，此時眼看霍從雲又疾衝過去，口中嘿的一聲，右手抬處，迎着來勢平胸推出。

方才兩人使的同是劈空掌，雙掌並未交擊，這回霍從雲直欺而上，兩人相距已近，「拍」的一聲雙掌掌心交擊，兩個人都似被人推了一把，各自被震退了三步。

霍從雲鬚髮戟張，雙目神光暴射，凝注着對方，沉聲道：「少林般若掌！」

他眞想不到此人居然身懷少林佛門禪功！

高大黑衣人口中又是一聲沉嘿，這回沒待霍從雲出手，雙掌開闔，搶攻過來。

霍從雲看他連拚了三掌，居然不曾調息運功，就衝了上來，又豈肯輸他？口中大喝一聲：「來得好！」

同樣雙掌一擺，以攻還攻，和對方硬打硬接，但聽一陣「拍」「拍」連响，雖是互相搶攻，依然記記蘊蓄內力，掌掌如開山巨斧，片刻工夫，已經拚搏了二十餘招，還是攻拒相等　誰也沒有佔得上風。

就在霍從雲和高大黑衣人動手之際、年嵩昌也接住了一個黑衣人。

年嵩昌使的是一對乾坤圈，乾坤圈雖是外門兵器，但他使的却是內家手法。

他是武當派掌敎清眞道長的師弟，武當派以太極拳劍聞名於世，年嵩昌精研拳劍，依據太極動而生兩儀的原理，創出三十六式乾坤圈，用以代劍，實則還是脫不出「太極劍」的範疇，但他積綫十年苦練，雙圈在他手上使出，可說精純無比。

他對手是個黑衣人，而且還以黑布蒙着面，遇上了一言不發，揚手就是一掌劈了過來。

年嵩昌側身避開掌勢，怒喝一聲：「閣下原來見不得人！」左手鋼圈呼的一聲橫打出去。

那黑衣人一掌出手，身形跟着而上，左手又是一掌迎面劈到。

年嵩昌看得大怒，布手鋼圈使了一記「順水推舟」，朝劈來掌風橫格過去，這一招他使的是引字訣，把對方掌風悠然引開，左手橫打鋼圈由橫打劃了個弧形，由下而上，閃電朝對方胸腹擊去。

黑衣人一身功力不在年嵩昌之下，右手一掌朝他鋼圈拍下，右掌甫發，左手緊接着推出。

年嵩昌看得心頭一凜，對方這幾掌幾乎記記俱似開山巨斧，勢道沉猛，而且也可以從對方發掌的手法上看出竟然會是少林路數。

少林寺能有這樣身手的人，至少也該是長老身份了，怎麽會蒙面而來，和黑道中人連成一氣？心念這一動，就大聲喝道：「閣下是什麽人？兄弟武當年嵩昌，和萬盟主一起來掃蕩五雲門江南分壇的……」

黑衣人你說你的，他毫不理會，雙掌掄飛，連續攻來。

年嵩昌看他一言不發，着着逼攻，不覺怒笑一聲：「年某只是怕誤傷了同道，才出聲招呼，難道年某怕了你不成？」喝聲中，雙圈突然一緊，大開大闔，和對方搶攻上去。

這兩人一個雙掌如斧，一個雙圈似輪，打得掌風呼嘯，環影重叠，各自全力以赴，誰也不肯退讓一步，誰也沒有佔到上風。

白鶴門掌門人吳綏之攔住的也是一個黑衣人，同樣的臉上也蒙着一塊黑布，同樣使的是掌，掌力也同樣沉猛。

吳綏之自恃一派掌門身份，對方沒有動用兵刃，他當然也不好使劍。

白鶴門劍掌功夫，取法白鶴，和螳螂門的取法螳螂，如出一轍。白鶴劍法，每一招模仿白鶴姿態，白鶴門的掌法，自然同樣取法白鶴姿態。吳綏之浸淫白鶴劍掌數十年，出掌如劍，使不使劍都是一樣。

白鶴門的掌法，既然取法白鶴，自以輕靈爲主，他本是個中等身材，體型清瘦，這一展開掌法，身形飄逸，忽縱忽立，每一掌都如鶴展翅，或偏或側，沒有和你對面硬打的招式，但劃出的掌勢，却又每一記都嗤然有聲，鋒銳如劍。

和他動手的黑衣人，却剛剛和他相反，雙掌掄劈，記記都是朝他迎面劈擊，直來直往，如斧開山，剛猛凌厲。

這兩人的拚搏，當然是吳綏之佔了便宜，就算雙方功力相等，你一記記硬打硬劈，使的是實力，他身形飄移，遇隙進招，使的是巧勁，只要時間稍長，你消耗的力道就比他多得多了。

柳飛燕的對手，當然也是黑衣人，當然也黑布蒙面。因爲這一批人是一起來的，打扮當然完全相同，這黑衣人也沒使兵刄，同樣以雙掌攻敵，劈出來的掌風也同樣沉猛如濤，勁氣剛直。

柳飛燕可不管你有沒有使兵刄，她長劍早已出鞘，自然不會和你客氣，你一掌劈來，我就還你一劍。

崆峒派不但以輕功馳譽武林，劍法也別闢蹊徑，以奇險取勝。奇，就是出人意表，險，就是蹈人不備。

柳飛燕這一展開劍法，身如飛絮，劍如流星，那黑衣人掌勢雖然沉猛，却一記也沾不到她的衣角，但柳飛燕人隨劍走，如練劍光，忽東忽西的刺來，却往往逼得黑衣人退避不迭。

從廳外掠進來的黑衣蒙面人共有六個

之多，除了霍從雲，年嵩昌，吳紱之，柳飛燕截住了四個，另外兩個却一聲不作朝萬少岳立身之處欺來。

萬少岳手仗長劍，擋在爹的前面，驀覺風聲颯然，有人欺近，心頭大吃一驚，幾乎連人影都沒有看清，口中大喝一聲，長劍疾掄，使了一招「雲橫天蓮」，匹練如扇，橫掃出去。

他這一招正是萬家家傳的「黃山劍法」、「雲橫天蓮」，是說橫掃的劍光像黃山雲海，瀰漫羣山，橫亘天都，蓮花二峯，就可以想得到這一招的威勢了！

萬少岳守在父親身前，蓄勢已久，劍光乍發，當眞銀光如濤，劍氣洶湧，凌厲無匹。

那兩個黑衣蒙面人堪堪欺近過來，連脚跟都沒站穩，但覺劍光耀目，像扇面般湧上身來，驟不及防，幾乎被攔腰掃上。

但這兩個黑衣人一身武功居然極高，這一發現不對，不約而同反手迅疾朝前劈出一掌，身形及時往後疾退。

他們雖然臨時倉猝發掌，但兩股掌風呼然有聲，撞上扇面般劍光，萬少岳只覺劍身劇震，一個人立被震得後退了兩步，一條右腕隱隱痠痲，長劍幾乎脫手，心頭不由大吃一驚，急忙氣運右腕，舉步跨上一步。

那兩個黑衣人被萬少岳一劍逼退，口中沉嘿一聲，又同時搶了過來，人還未到，不約而同揮手一掌，朝萬少岳拍到。

萬少岳在第一招上就吃了大虧，心知對方功力勝過自己甚多，自然不敢和他們硬打硬接，身形一閃，側身朝兩人中間掠去。

這一下正好他們欺來，你往他們中間閃去，雙方勢道均快，自然一下擦身而過，萬少岳及時一個飛旋，轉到了兩人身後，手中長劍疾使「左右逢源」，兩點劍影，一閃而至！

兩個黑衣人沒想到萬少岳會朝自己兩人欺來，急忙轉身，森寒劍鋒已快點上胸口，逼得兩人不得不往左右閃開。

萬少岳行險發劍，自然算準他們會向左右閃出，他左手早就駢指如戟，等着他們，此時左首那人堪堪向左閃出，萬少岳及時振腕一指，閃電般擊出，但聽「撲」的一聲，擊中左首黑衣人左肩。

這一指叫做「黃山穿雲箭」，萬少岳縱然功力尚淺，但那黑衣人也被這一指擊得肩頭如中利錐，上身搖幌，疾快的後退了兩步。

萬少岳一擊得手，精神爲之一振，身發如風，凌穿一劍，朝右邊黑衣人劈了過去。

右首黑衣人被他兩次劍光逼退，心頭也自冒火，看他舉劍直劈過去，右手一抬，一記掌風朝上拍出。

萬少岳身形忽然蹲下，左手又是「穿雲箭」朝他右脅電射過去。

右首黑衣人看他劈去長劍忽然中途撤招，（人蹲下去了，劈出的長劍自然也中途撤招了）他往上迎拍的手掌，也由上而下，反向萬少岳當頭劈落。

左首黑衣人功力深厚，左肩雖然被萬少岳指風擊中，但他只退後了兩步，突然一聲不作，直欺過來，右掌一掄，橫向萬少岳後腰印來。

萬少岳幾乎是腹背受敵，正感顧此失彼之際，突聽耳邊响起爹的聲音：「少岳快收劍右閃。」

萬少岳聽到是爹的聲音，心頭一喜，急忙身形一幌，向右閃出。

就在此時，但聽蓬蓬兩聲，萬啓岳擧手一掌，接住右首黑衣人（此時在萬少岳對面舉掌下劈）劈下的一掌。

另一聲震响則是從萬少岳右側躍起的公孫乾，一掌接住了左首黑衣人攔腰印來的掌勢。

兩人驟起發掌，一下就把兩個黑衣人震退了一步。

萬啓岳心頭暗暗一凜，忖道：「此人掌上功夫，竟有這般深厚！」口中怒笑一聲道：「今晚萬某不留下你們幾個，就不姓萬了。」

鏘的一聲，抬手掣出了長劍。

公孫乾也從身邊摸出魁星筆，大喝道：「朋友接招！」隨手一揮，就漾起點點筆影，疾洒而出。

「無量壽佛。」清塵道長朗誦一聲道號，徐徐說道：「萬少施主快去救醒四位寶莊莊丁，這裏自有貧道招呼。」

就在萬啓岳、公孫乾和清塵道長相繼清醒，殿外忽然傳來了一聲尖銳的吹竹之聲！

和霍從雲、年嵩昌、吳紱之、柳飛燕激戰中的四個黑衣人，以及剛和萬啓岳、公孫乾動上手的兩個黑衣人，聽到吹竹聲音，立即捨了對手，紛紛縱身掠起，往廳外奪門而出。

年嵩昌、柳飛燕，一個揮動雙圈，一個身化長虹，剛追到門口！

霍從雲却已搶先一步，攔在門首，搖手道：「年老哥，小師妹，快快住手。」

他話聲方出，萬啓岳和公孫乾兩人也跟蹤掠到，眼看霍從雲攔在門口，萬啓岳脚下方自一停，目光如炬，詫異的道：「霍老哥……」

柳飛燕也及時道：「大師哥，爲什麽不截住他們？」

霍從雲神色凝重，抱抱拳道：「萬盟主，讓他們去吧！」

萬啓岳心頭一動，點頭道：「霍老哥必有高見。」

霍從雲目光一掠年嵩昌，吳紱之兩人，說道：「吳掌門人，年老哥和他們動手不下數十招，大概已可看出這幾個人的路數來了？」

年嵩昌道：「兄弟看他出手，使的極似伏虎掌。」

霍從雲問道：「吳掌門人呢？」

吳紱之沉吟着道：「年兄說得不錯，和兄弟動手的那人，使的也是極似『伏虎掌』。」

他們兩人都有數十年經驗，不說交手不下數十招，就是有兩三招，也已可看出對万路數來了；但兩人却只說「極似」伏虎掌，這「極似」二字，乃是含糊之言，其實對万使的就是「伏虎掌」了。

這話聽得萬啓岳不由一怔，矍然道：「這麽說，六個黑衣人，莫非會是……」

他說到這裏，不禁感到猶豫，底下的話，一時間不好貿然出口。

霍從雲頷首道：「不錯，正是少林寺的人！」

因爲是少林寺的人，所以不能把他們留下來了。

萬啓岳駭然道：「這怎麽會呢？」

霍從雲道：「如果兄弟猜得不錯，和兄弟動手的，應該是澄心大師了。」

萬啓岳聳然動容，問道：「霍老哥如何看出來的？」

霍從雲淡淡一笑道：「因爲方才他至少向兄弟連劈了八九記『般若掌』，少林寺中，除了戒律院首席長老，會使『般若掌』的，只有澄心大師一個了。」

澄心是羅漢堂的首席長老。

「善哉，善哉！」清塵道長單掌稽首，兩道花白長眉已經攏了起來，說道：「澄心大師和貧道相識四五十年，怎會……這怎麽會呢？啊，貧道曾聽霍大俠說過怒金剛澄通在仙女廟中了假通玄道人爐香之毒，莫非……」

霍從雲道：「兄弟先前只當澄通等人，也是五雲門使的手脚，但從今晚情形看來，那是另一帮人了。」

清塵道長驚異的道：「除了五雲門，還有另一帮人？」

萬啓岳矍然道：「不錯，兄弟記得五雲門的紫臉壇主找上敝莊之日，曾說兄弟發出武林金劍，限他江南分壇十日之內退出江南，那支武林金劍既非兄弟所發，自然是假的了，還有淮揚派的滕老哥，（滕傳信）也是被假傳武林金劍處死的，（事詳前文）這麽看來，果然有一帮人，在假冒武林金劍了。」

×　×　×

橫亘浙贛邊境的懷玉山，周廣三百餘里，去地千丈，幽深勝絕，爲江右名山之一。

一條羊腸石徑，盤曲而上，一邊怒濤懸瀑，匹練如銀，一瀉千里，一邊峭壁如削，古藤垂簾，綠崖陰翳！這裏已是遊人絕迹，樵採不到之處，如今正有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往深山處行來。

這時差不多已是日直午時，這兩人從早晨入山，至少已經在山中奔行了一個上午。

現在他們已經在一處臨溪的大石上坐了下來了，這兩人一個身穿紫袍，腰懸長劍，紫臉冷傲，顧盼自豪，頗有氣概。一個也生成一張紫臉濃眉，一身勁裝，除了兩眼神光烱烱，一望而知是那紫袍人的跟班。

他們坐下之後，紫臉漢子立時從身邊一個布包中取出乾糧，朝紫袍人遞去，口五說道：「如蘋，妳要不要吃些乾糧？」

紫袍人微微搖頭道：「我吃不下……哦，你要記住了，現在快到地頭了，你要叫我壇主，自稱屬下，不可露了馬脚。」

紫臉漢子點着頭道：「屬下知道，屬下不會忘記的。」

原來這兩人正是在百丈峯石窟巧得達摩洗髓經的紫臉壇主方如蘋和不知道自己姓名的十五號。

他們在石窟中一住半月，朝夕勤練，如今不但內功精進，就是十五號被迷失的神志，也業已恢復了大半，不像從前的渾渾噩噩了。

方如蘋在這半個月來，早已決定等到練成洗髓經，就要帶着十五號上五雲門去，找機會找逢姑婆去要解藥，使他神志能够恢復清明。

這是她唯一的心願，也是必須做到的事，不論有任何艱險，她都不會退縮的。

如今她已經帶着十五號，快踏上五雲門了。她內心不知道是驚喜，還是恐懼、憂慮？總之五雲門漸漸接近，她心頭壓力，也漸漸增加，連自己都不知道何以會產生這種恐懼、憂慮的？

這就是古人說的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她對十五號，已把整個身心都交給他了，不知見了師父，會怎麽樣？

方如蘋等十五號吃過乾糧，站起身道：「我們走吧！」舉步往前行去。

十五號立即跟着站起，亦步亦趨的跟在壇主身後。

山徑早就沒有了，兩人只是沿着山腰像「斧劈皴」的橫紋間盤山而上。（斧劈皴，是畫法中的名稱，畫山石輪廓既成，橫筆斜劃，畫出山石如被斧鑿般綫條，以顯示風化了的石紋，謂之斧劈皴。

這樣又走了一二里光景，盤過山腰，迎面兩山夾峙宛如一石門，右首崖上鑿了三個劈窠大字「五雲門」。

石門前面有一片小小的空地，方如蘋帶着十五號剛踏上這片崖石，突然疾風颯然，一道人影隨着當頭疾撲而下！

方如蘋左手疾翻，朝上拍起，她這一掌使的並不是掌功，而是「五雲劍法」的第五招「五雲捧日」，只是使的不是劍，以掌代劍，掌心上翻，拍出的一記掌風，正好一下托住了此人下撲之勢。

此人來勢極快，但經方如蘋掌風一托，他居然乘勢飛起，一團人影疾若流星．一閃而逝！

十五號跟在方如蘋身後，也只看到那是一個駝背黑衣老人．他當然不會詢問，方如蘋也沒和他解說就舉步朝石門中走。

這是一條谷道，兩邊峭壁插天，翹首仰望，青天如帶，谷道長約里許，已到谷底，地勢豁然開朗，畎畝縱橫，溪流縈錯，桑麻修竹之間，竹籬茅舍，阡陌相通，鷄犬相聞，儼然世外桃源。

方如蘋循着一條石板路，直詣北麓，那是一座廟宇．矗立在參天古木之間，掩映着碧瓦黃牆，飛簷隱約。

兩人跨上廟前石砌平台，已可看到廟門上一方橫匾寫着「五雲宮」三個金字。

兩人走近廟前石階，只見一個青衣道姑已從大門口迎了出來，看到方如蘋，立即恭身施禮，喜道：「果然是二師姐回來了，恕小妹迎迓來遲。」

這道姑看去已是三十出頭，雖然生得柳眉鳳目，但臉色焦黃蒼白，眼角眉梢，俱是皺紋。

她年紀比方如蘋大得多，但方如蘋却是她的二師姐。江湖上以進門先後爲大，當然不論年紀的了。

方如蘋點頭道：「三妹不用多禮。」

青衣道姑道：「二師姐請到裏面休息去。」

方如蘋舉步走入，十五號也隨着她身後走入。

青衣姑道道：「二師姐，這人……」

方如蘋道：「他是我壇下十五號。」

青衣道姑道：「二師姐，咱們江南分壇被人挑了。」

方如蘋點點頭，黯然道：「是我無能，我是跟師父請罪來的。」

青衣道姑道：「二師姐失踪已有二十幾天，咱們分壇被挑，還是最近幾天的事情。」

方如蘋一怔道：「三妹妳說什麽？」

青衣道姑道：「小妹知道二師姐還不知道呢，副壇主前幾天才帶着七八個人回來，師父還發了很大的脾氣。」

方如蘋驚奇問道：「副壇主，那是什麽人？」

青衣道姑道：「二師姐失踪之後，江南分壇的人幾乎全被萬松山莊所擒，還是逢姑婆去把他們救出來的，她因二師姐並沒在內，很可能身負重傷，一時趕不回來，就要冉文君担任副壇主，暫代二師姐的職務……」

說話之時，已由前進長廊走入後進。

方如蘋脚下一停，怒聲道：「是萬啓岳率人挑了我們的分壇？」

「不是。」青衣道姑和她並肩走入一間小客廳，說道：「二師姐請坐。」

方如蘋急着問道：「那是什麽人挑了分壇？」

青衣道姑道：「聽冉文君的口氣，是幾個蒙面人，不但武功甚高，而且其中一人，還擅於用毒，只有幾個照面，咱們的人就死傷過半，冉文君自知不敵，才率衆突圍，能够全身而退的，只剩下七八個人了。」

方如蘋道：「這會是什麽人？哦……」她想起那晚自己從萬松山莊突圍之時，路上也曾遭到幾個蒙面黑衣人的襲擊，不覺怒聲道：「準是他們了。」

青衣道姑道：「二師姐知道他們是什麽人嗎？」

方如蘋微微搖頭道：「我從萬松山莊突圍而出，路上就遇上過幾個黑衣蒙面人，使的是禪杖，武功都很高……」

青衣道姑道：「那一定是他們了。」

說話之時，一名小鬟送上三盞茶茗。

方如蘋問道：「逢姑婆不在這裏？」

青衣道姑道：「師父因江南分壇被挑，心裏很是氣憤，指令由逢姑婆負責，非把這些人找出來不可，逢姑婆這幾天正忙着呢，好像四妹和五妹都要隨她下山去，這裏師父就派小妹來主持了。」

方如蘋點點頭笑道：「難怪妳換上了一身道裝。」

接着站起身道：「三妹，我要去晉見師父，不坐了。」

她一站起，十五號也跟着站了起來。

青衣道姑站起身問道：「二師姐要帶他一起去晉見師父嗎？」

方如蘋道：「他隨我來的，自然也要去晉見師父了。」

青衣道姑道：「師父這幾天脾氣很大，妳要小心些！」

方如蘋道：「我知道。」

青衣道姑陪着方如蘋從第二進繞向後院，那是一個小天井，石砌圍牆外面，就是一座插天高峯。

青衣道姑搶在前面，打開木門，說道：「二師姐請。」

方如蘋也不和她客氣，當先走出木門，十五號自然緊隨她身後而行。

木門外是一片平台，不過四五丈方廣，迎面就是一堵二十來丈高平整如削的石壁。方如蘋走向石壁左首，雙足一點，縱身飛上三丈高處，然後回頭道：「十五號，你可以上來了。」

十五號跟着縱起，原來必須縱上三丈高處，才有一條石梗，差堪容足。

方如蘋着他跟了上來，立即又飛身縱起，又落到三丈高處，十五號跟着她再縱身躍起，這第二個三丈高處，果然又有一條石梗，可容落足之處。

方如蘋等他上來，又往上縱起，這樣每隔三丈，都有落足之處，一連五個起落，已到了十五丈以上，這最後一條石梗，斜斜往右上方延伸過去。

方如蘋走在前面，踏着石梗而行，走了一箭來遠，石梗已到盡頭，前面已無路可通，方如蘋低喝一聲：「隨我上去。」

身形再次縱起，到了三丈高處，忽然一閃而沒！

十五號跟着她身後縱起，原來這三丈高處，已到了石崖之上，這片石崖約有一丈見方，像是一個平台。

俯視下面就是五雲宮，裏首是插天高峯，這座平台三面凌空孤懸，並無通路。

方如蘋却轉身朝裏首石壁走去。從插天高峯倒懸下來的藤蔓，有的粗逾兒臂，有的細若柳條，蒼綠纖長，如纓絡下垂。

方如蘋走近石壁，雙手分開藤蔓，俯身而入，一面說道：「你隨我進來。」

原來這片如帘似幕的藤蔓裏面，有着一個比人略低的石窟，黝黑如墨，不見一絲光亮。

十五號迷失的心神如今已經清醒了一半，心中暗道：「如蘋的師父原來住在這樣黑暗的洞窟之中。」

當下也學着方如蘋的樣，雙手分開藤蔓，俯身走入，但到了裏面，已可直起腰來。

方如蘋這一走入石窟，才發現自己和十五號在百丈峯石室只練了短短十五天「洗髓經」，但內功却不知增進了多少倍，本來自己進入這裏石窟，必須打着火筒，才能看到，如今不用火筒，一樣可以看清楚了。心中不覺一喜，回頭問道：「你看得見嗎？」

十五號跟在她身後，說道：「我看得見。」

方如蘋道：「那好，你隨我來。」

這座洞窟，相當幽深，放下藤蔓之後，幾乎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但兩人都可以不須火筒，看得清兩邊石壁上的紋理。

走了約莫一箭來遠 突聽右首石壁間有人沉聲喝道：「來的是什麽人？」

隨着喝聲，已有一個枯瘦老人從右首石壁間一個石窟中走出。

方如蘋連忙幌着火筒 朝那枯瘦老人躬身行禮，口中說道：「五色二分我衣紫，一片祥雲飛江南，弟子方如蘋。」

「哈哈！」枯瘦老人大笑道：「原來是紫衣壇主，妳不是失蹤了嗎？快去見妳師父……啊 後面這人是誰？」

方如蘋恭敬的道：「他是弟子壇下十

五號，弟子帶他來見師尊的。」

枯瘦老人目光炯炯的打量了十五號一眼，揮揮手道：「去吧！」

話聲出口，人已很快的回到右首石窟中去了。

方如蘋依然躬着身道：「多謝老人家。」然後直起身，舉步朝前走去。

這條山腹隧道，並無彎曲，地下也十分平整，這樣足足走了半里光景，前面已有天光透出，那是一個圓形的石門。走出山腹石窟，眼前頓時大亮，山勢也豁然開朗。

這是一片山谷間的盆地，四面都是陡峻的插天高峯，平地足有千畝之廣，中間還有一座小山，溪流，遍地一片花林，花林間樓閣掩映，幾疑仙境。

方如蘋領着十五號跨出石窟，就是一條寬闊的石級，一路往下，差不多將近百級，才踏上一條石板路，經過一條石橋，就進入一片花林之中。

除了石板路一直通往小山，花林間還有許多白石小徑，橫穿花林，岔路極多，不知通向何處？

小山是在這片山谷盆地的正中間，山麓下就矗立着一幢樓宇，石階上站着兩個身穿青色衣袴佩劍少女，看到方如蘋朝石階走來，立即躬下身去，說道：「小婢見過壇主。」

方如蘋登上石階，問道：「總管在裏面嗎？」

左首青衣少女躬身道：「在。」

方如蘋回頭道：「十五號，跟隨我進去。」

左首青衣少女立即走在前面，說道：「小婢給壇主帶路。」

穿行過一重屋宇，來至一間精緻的起居室門口，青衣少女脚下一停，朝裏說道：「啓禀總管，壇主回來了。」

「啊！」屋中响起一個婦人聲音啊了一聲，立即三脚兩步的迎了出來，那是一個戴着滿頭珠翠的馬臉老婦人，一眼看到方如蘋，面上就綻起一臉皺紋，堆着笑容，說道：「原來是壇主回來了，聽說妳失了踪，老婆子早就知道吉人天相，一定會回來的，今天果然回來，快請裏面坐。」

她對方如蘋笑得迹接阿臾。

方如蘋看到迎出來的會是臭花娘田嬤嬤，不覺微微一怔，說道：「田嬤嬤，逢姑婆不在這裏麽？」

臭花娘田嬤嬤諂笑道：「壇主路上辛苦了，先到裏面坐，逢姑婆仙子派她當了總監，就要下山，這裏的總管職務，就要老婆子承乏，老婆子蒙仙子恩典，只好勉爲其難，以後還要壇主多多照顧呢！」

方如蘋隨着跨進屋中，含笑道：「原來田嬤嬤當了總管，我該恭喜妳才對！」

田嬤嬤呷呷笑道：「老婆子當了總管，還不是跑腿的？啊，壇主請坐。」一面尖着嗓子叫道：「晴烟，還不快給壇主沏茶？」

晴烟應道：「來了。」一手端着茶盤，走到茶几前面，把茶盞放到几上，說道：「壇主請用茶。」

方如蘋心中暗道：「田嬤嬤當了總管，『忘我丹』自然歸她掌管了，這樣就好，田嬤嬤要比逢姑婆好說話得多，只是今天自己剛回來，不好向她開口，且等過一天再說不遲。」

田嬤嬤道：「壇主請用茶呀！」

方如蘋拿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放下茶盞，起身道：「我還要去晉見師父，不坐了。」

田嬤嬤跟着站起，望望十五號，說道：「壇主要帶他去見仙子嗎？」

方如蘋道：「他是我壇下當日唯一隨我突圍之人，自然要帶他上去了。」

「這個……」田嬤嬤爲難的道：「沒有先向仙子禀報，就帶他上去會不會……」

方如蘋道：「不要緊，我會跟師傅說的。」

田嬤嬤看她這麽說了，就不好再說，陪着笑道：「壇主要帶他上去，老婆子就沒話可說了。」

要晉見仙子，先得通過總管這一關，由總管禀報仙子，才能上去。

這道理方如蘋自然懂，聞言笑道：「那就多謝總管了。」

田嬤嬤呷呷笑道：「壇主這就見外了，那些規矩，是對外人的，壇主面前自然用不着了，壇主要上去晉見仙子，那就快請吧！」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又道：「壇主要住在那裏，老婆子好派人替妳收拾收拾。」

方如蘋道：「我還是住在從前住的那幢房就好。」

田嬤嬤又道：「那麽這十五號呢？」

方如蘋道：「我樓下不是有房間嗎，就要他住在樓下好了。」

田嬤嬤連連點頭道：「好。好。老婆子馬上要他們去收拾。」

方如蘋道：「謝謝妳。」說完，回頭道：「十五號，隨本座上去。」

舉步跨出門口，朝中間穿堂行去。（這是第二進。中間一座大廳，前後敞通，謂之穿堂。）

田嬤嬤跟在後面，說道：「壇主恕老婆子不陪妳上去了。」

方如蘋領着十五號，穿行「穿堂」，後面是一條寬闊的甬道，兩邊各有一排十幾間房屋，甬道盡頭，是一道寬闊的石級，兩邊種着許多花木。

兩人一前一後拾級而上，石級盡頭，已是小山山頂，但見一片花圃中間，矗立着一座樓宇，四週圍以白石欄杆，畫棟雕窻，極爲古雅精緻，但却不着一點人間烟火！

方如蘋領着十五號穿行花圃，來至樓宇前面，就神色虔敬，躬身說道：「弟子方如蘋，叩謁師尊來了。」

過了半晌，才見一名青衣小鬟從門中走出，躬身道：「仙子要壇主進去。」

方如蘋答應一聲，朝身後十五號說道：「十五號，你隨本座進去。」舉步跨上石階，跨進大門，就回身說道：「你站在這裏，不可走動，待本座晉見師尊，自會有人召喚。」

十五號躬身應「是」。

方如蘋才舉步往裏面走去，穿行廻廊，走到師尊平常坐息的起居間門口，又躬身道：「師父，弟子來了。」

裏面响起仙子的聲音道：「進來。」

方如蘋應了聲「是」，舉手掀帘走入。起居間中間一張靠背錦椅上坐着一個雲髻高峨，身穿白色衣裙的婦人，她在家居的時候，當然沒戴上黑紗面罩，蛾眉淡掃，膚色白皙，一雙鳳目隱含稜光，看去還不到四十，除雙顴稍高，姣好猶如處子。

方如蘋一眼看到師父，慌忙取下面具，急步趨上，跪拜下去，口中說道：「弟子叩見師父。」

白衣仙子點頭道：「妳起來。」

方如蘋叩了幾個頭，才行站起。

白衣仙子說道：「如蘋，妳眞是很大胆，沒有我答應，居然帶着一個外人走進來。」

方如蘋慌忙又跪了下去，說道：「啓稟師尊，他是弟子壇下之人，從萬松山莊跟隨弟子突圍而出的，只此一人，所以弟子特地把他帶來，晉見師尊的。」

白衣仙子唔了一聲說道：「起來。」

方如蘋依言站起。

白衣仙子目光一抬，問道：「妳率人夜襲萬松山莊之事，爲師已聽冉文君說過，妳再詳細說一遍給爲師聽聽。」

方如蘋應了聲是，就把當晚自己率領兩隊武士如何和萬松山莊動手經過說出。

「慢點！」白衣仙子抬了抬手，說道：「萬啓岳不承認限咱們十天撤銷江南分壇，退出江南的武林金劍，是他萬松山莊發的，那是有人假冒的了？」

方如蘋道：「是的，萬啓岳是這樣說的。」

白衣仙子道：「他身爲武林盟主，這話自可相信，不過這支武林金劍又是什麽人假造的呢？好，妳說下去。」

方如蘋接着說出自己如何身中劍傷，拚着硬接霍從雲一掌，才飛出牆外，但在中途又被一個瘦高黑衣人率領五個蒙面人截住，正好十五號跟着自己身後突圍而出，合兩人之力，才把對[illegible]迯之事說出。

白衣仙子道：「妳說這五個蒙面黑衣人使的是少林『降龍伏虎杖法』？少林僧人，何用蒙面而來？」

方如蘋道：「弟子也覺得奇怪，尤其聽那瘦高黑衣人的口氣，那支武林金劍也是他發的，和萬松山莊並非一夥。」

白衣仙子道：「江南武林，可有這帮人嗎？」

方如蘋俯首道：「在弟子接到武林金劍之前，淮揚派的滕傳信也是被武林金劍處死的，據說那支武林金劍也並不是萬啓岳所發，除了這件事，江南武林一向平靜，不曾聽說過有什麽異動。」

「唔！」白衣仙子點點頭，說道：「妳身負重傷，這二十多天去了那裏？」

方如蘋道：「弟子擊退五個蒙面人，但因該地距萬松山莊不過數里之遙，怕他們一路追踪下來，就發足狂奔，那時弟子劍創，內傷，本巳極重，全仗着由藥力提聚的內力支持，奔行了一段路，內力逐漸消散，人也昏倒地上……」

白衣仙子目中流露出一絲憐憫之色，點着頭，沒有作聲。

方如蘋道：「等弟子醒來，才發現躺臥在一棵大樹之下，邊上守着一個人，就是跟着弟子突圍出來的十五號。」

白衣仙子問道：「他服過逢姑婆的『忘我丹』？」

方如蘋應了聲「是」，續道：「據十五號說，他已經在樹下守了一夜一天，弟子服了幾顆傷藥，坐息了一囘，覺得依然眞氣渙散，傷勢極重，就要十五號扶着弟子在附近找到一家山家住下，差幸弟子身邊還有二三十兩銀子，就開了一張藥方，託山家去到鎭甸上買藥，這樣調養了半個月，才算痊好……」

白衣仙子目光朝她瞥了一眼，說道：「妳不但內功都巳恢復，而且看來還精神甚多。」

方如蘋不敢接口，只是續道：「弟子趕回分壇，房舍巳經成了一片瓦礫……」

白衣仙子陡地面現怒容，說道：「先前爲師聽冉文君的報告，說是有幾個武功極高的蒙面人夜襲分壇，其中還有一人擅於使毒，冉文君率衆力戰，只有七個人隨她脫身，爲師還以爲是萬松山莊的人喬裝而來，如今聽妳一說，果然另有一帮人和咱們作對了。」

方如蘋看到師父發怒，那裏還敢開口。過了半晌，白衣仙子問道：「這十五號武功很高嗎？」

武功如果不高，兩隊武士，怎會只有他一個跟隨壇主突出重圍？

方如蘋應了聲「是」。

白衣仙子道：「他叫什麽名字，是何來歷？」

方如蘋聽得暗暗一喜，囘道：「弟子不知道他的來歷，他自己也只知道叫十五號，旁的就一無所知。」

白衣仙子又「唔」了一聲，說道：「妳們去把十五號叫進來？」

一名青衣小鬟答應一聲，正待往外走去。

方如蘋急忙叫道：「春雲，慢點。」一面囘身道：「啓稟師父，十五號服過忘我丹，不聽旁人指揮，還是弟子去把他叫進來。」

白衣仙子頷首道：「好，妳去。」

方如蘋答應一聲，轉身走出，朝十五號招招手道：「仙子叫你進去，你隨本座來。」一面以「傳音入密」叮囑道：「見了師父，少說話，除向你叫什麽名字，你說十五號，其他的話，都要說不知道。」

這幾句話，在路上不知巳叮囑過他多少遍了。

說完，就轉身領着十五號往裏走去，一直來至白衣仙子前面才往邊上一站，說道：「十五號，還不快上去見過仙子？」

十五號朝白衣仙子抱抱拳道：「十五號見過仙子。」

方如蘋道：「你見了仙子，應該自稱屬下。」

十五號又道：「屬下。」

白衣仙子道：「叫他取下面具來。」

方如蘋道：「十五號，仙子要你取下面具來。」

十五號應了聲是，雙手揭下了面具。

這下連坐着的白衣仙子都不覺爲之一愣！

她沒想到站在面前，迷失了心神的十五號，竟然會是劍眉星目，唇紅齒白的美少年！

（未完·十一）

喪屍山莊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見到墳場管理員被殺的消息，他趕去墳場視察現場，正好探長也在場，司馬洛認爲這不是普通的刦殺案，估計克里賓的棺材被人掘過，經過一番調查，證實克里賓的屍體被人盜去，而管理員的死肯定是殺人滅口的行動了……司馬洛和紫蘭正在酒店房中，忽然手下通知他有兩個喪屍找上門來追殺，司馬洛在房中埋伏好，一個喪屍進入房中，司馬洛利用手中特殊武器把他擊倒，另一個喪屍立刻逃走，並從樓上掉到樓下泳池逞面跌死了……司馬洛遇到喪屍的經驗，使他作悶，他希望能從葛烈勞那裏找到內幕……

機毀人亡

但是，一個徒手的人，能否解決一個有槍的人？

金髮青年却又不能遲疑得太久，因爲那另外一個人巳經正在動手撕他的女朋友的衣服了。

那個女郎不停地尖叫和掙扎着，跟着，忽然裂帛一聲，她打着轉飛進了他面前的視綫中，上身巳經赤裸了，那是因爲她的衣服給扯破了，衣服一破，一截留在那人的手中，而她的人便跌了開來。

這給了她這個金色頭髮的男朋友一個機會。他連忙撲前去扶她，但是實在不扶她，到了她的身邊時，他便乘機繼續撲前，而向那個握槍的人撲過去。

綫索中斷

這樣，他所撲的距離祇是很短而已，他是有希望成功的。有希望可以把那人手中的槍奪下來，雖然，在奪下了手槍之後，他能否擊倒這個人，也是一個問題。

這個拿槍的人是很機警的。雖然有些人拿槍在手中，比較被槍指住的人更慌，但這人却不是如此。他而且很冷血，雖然他是巳經佔盡了優勢，他亦不肯冒險。這個金髮的年青人一向他撲過來，他便馬上放槍，而且還是毫不留情的，一開就是一連三槍！

這金髮的青年人給子彈的撞擊力撞得轉了一個身，向後面跌囘去，跌倒在他的女朋友的身邊。

槍聲使這個女郎愣住了。她停頓了幾秒鐘，然後再爬前去，看看她的男朋友，她發覺他巳經死去了。

那三槍都放得很準，正中她的心臟。

那個侮辱她的人呆在一邊，似乎人一死，亦使他失去了慾念。

握槍的人却還是在冷酷地吃吃笑着。

「好了，」他說：「你是聰明的，就自動把衣服脫下來吧！都脫下來！」

「你——你這——」她罵着，憤怒地抬起頭來，跟着就一跳起身，向他撲去。

這個人果然是一個冷血的動物，雖然對着一個女人，他也是一樣毫不會心軟。他的槍又響了兩聲，她亦向後跌倒了，赤裸的乳房上流出血來。

她的手脚撐動了幾下，跟着眼睛一翻白，亦死去了。

那個撕她的衣服的人伸出頭來舐着唇皮。

「好了，」拿槍那個人說，「我們巳經殺了人！我們走吧！」

「好吧，」那另一個人說道：「我們走！」

他們兩個人匆匆離開了，於是情形便又靜下來了。當然，這祇能够算是靜下來，而不算是安靜下來，因爲人死了，這不算是一件平安的事情。

那個地方，既然是給情侶們用來作爲談情說愛的地方，那當然是屬於偏僻之地，照常理而言，人死在這裏，是可能很久都不會被發現的。但是，這個地方的情形，却又未必是依照常理的，因爲，雖然地處偏僻，是很好的談情說愛地點，於是也會有別的人到這裏來談情說愛的。就是這

樣，在一個小時之後，就有另一雙男女選中了這個地方，而把車子開進來。

他們的車頭燈光照見了地上的兩具屍體。

那個女的用手掩着眼睛，大聲尖叫起來，那個男的說：「老天！這是命案，我們得報警！」

警察很快就來到了，而他們初步必定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查清楚這雙死去了的男女的身份。這二個男女可不是什麽爲非作歹之徒，而是正正經經的男女，因此他們的身邊是都有携帶着證明身份的文件的。

負責檢視這些證件的警官看過了那個金色頭髮的青年人的證件之後，就吃驚地說：「老天！」

「怎麽了？」他的同伴問道：「有什麽不對嗎？」

「這個小伙子！」那個警官說：「他是葛烈勞的兒子！」

「誰是葛烈勞？」

「你沒有聽過嗎？就是那個化工業鉅子葛烈勞！」

× × ×

紫蘭說：「我眞難過，雖然我不認識葛烈勞和他的兒子，但是，這樣年輕的人，這樣死掉，也實在太可惜了！」

司馬洛沒有做聲，深深地吸着一根香烟。

「他遭遇這樣的慘劇，」紫蘭說：「你也不方便打電話問他耍屍的事情了！」

「不是我打電話給他，」司馬洛說，「是他打電話來告訴我這件事情的。他叫我替他把兇手找出來！」

「但是你現在沒有空做這件事情呀！」紫蘭說。

司馬洛笑着沒有做聲。

「不過，」紫蘭又說：「在人情上，你又似乎是不容易拒絕他這個要求的，因爲他到底也是一位朋友！」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他認爲這件事情不會有巧合，一定是有人要對付他的！」

「對付他的兒子？」紫蘭問。

「作爲一種警告。」司馬洛說。

「殺了人家的兒子作爲警告？」紫蘭說，「這不是很笨的方法嗎？把他的兒子打一頓，也許還可以收到警告之效，但殺掉了就不行了。葛烈勞祇是會急於設法爲他的兒子報復吧了！」

「正是呀，」司馬洛說，「所以我也奇怪，爲什麽那些人會這樣做。不過，事情旣然已經發生了，葛烈勞假如在此之前有什麽保留的話，現在也不會有了。他目前正飛到他的兒子留學的地方，辦好手續，用飛機把屍體載同他家的墓園安葬，然後他就會再與我聯絡，跟我會面。所以，我還可以等一等。目前，你的莫先生的手下已經正在那邊落力找尋兇手了。」

紫蘭嘆一口氣，撲在司馬洛的懷中，輕輕地撫着他的臉。沉默了一會之後，她說：「我今天的工作很辛苦！」

「模特兒的工作也會辛苦嗎？」司馬洛說，「你們女人不是都喜歡打扮的？」

「成爲工作的時候，就什麽事情都失去樂趣了，」紫蘭說，「而且附帶的痲煩還有很多。今天有一個富翁死纏着我！」

「有富翁追求不是好事嗎—！哎唷！」因爲紫蘭用手指在他還未剃鬚的下頷上狠狠地拔下了一根鬍鬚。

「你希望我給人家追去嗎？」她說。

「這種事情，」司馬洛說，「我是很難代你決定的！」

「那個男人，討厭死了，」紫蘭說，「他還在我的屁股上摸了幾次。我就像覺得很骯髒，需要洗乾淨。你要帮助我洗乾淨！」

「我要替你洗一個澡？」司馬洛微笑問。

「我已經洗過澡出來了，」紫蘭說着，把他的頭拉下來，嘴唇迎上去，他們的嘴唇觸在一起。

司馬洛也明白她所講的要「洗乾淨」是什麽意思。她的意思其實就是因爲那個男人悶得她太慌，所以她要與一個自己所喜歡的男人親近一下，忘記了那醜惡的印象。祇有司馬洛可以做到這一點，而司馬洛亦替她做了！

他們之間就是有着這樣一種奇異的感情，沒有什麽承諾，祇是心照。他們可以很久不見面，但一相見就是一見如故。

這一夜又是一個溫馨之夜，藉着肉體上的狂歡，他們可以暫時把其他一切煩惱事都忘記掉。

× × ×

葛烈勞的兒子死去了，對他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兒子養到唸大學了，却這樣橫死，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悲劇，更何况，他這兒子還是一個獨子。假如他再生一個兒子，也要許多年時間才能養到這麽大，而他已經老了，他的妻子亦早已經去世，即使他再婚，再生一個兒子，自己也未必可以長命到能够看着他的兒子上大學。

認識葛烈勞的人都爲他心痛。生意上即使有什麽大損失，所受的打擊也是不會及得上這一次所受的那麽大的。

看着葛烈勞扶着棺木登上私人噴射飛機的人都覺得，葛烈勞似乎是萎縮了，沒有以前那麽高大，在這幾天之內也似乎蒼老了很多。

莫先生的手下亦是有這樣的感覺，不過他們看着飛機的門關上了，也就鬆了一口氣。因爲他們並不是在這裏欣賞葛烈勞的表情，而是也同時負責在帮助保護葛烈勞的。葛烈勞安全地登上了飛機，他們的責任就已經完結了。而當飛機升上了空中之後，他們就更加不再有什麽担心了。

但是，葛烈勞本人的沉重心情，則可以說是沒有盡頭，沒有止境的。

在飛機上，他在窗口向下面望。飛機已經到了海面的上空。他知道今天，海面上的風是很勁的，海面上的浪會很大，然而從這樣的高空望下去，海面却是平滑的，像是一塊綠色的緞子，祇是略有一些皺紋，簡直看不到浪。因爲太高了，在海面上航行着的一艘貨櫃船也是小如牙籤，浪當然看不到，也許，人的大與小事實上亦是因距離而異的？

一個自以爲很大的人，從很遠的距離，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就是渺小的了。自以爲是大的東西，也總有更大的東西比併在一起，那時便又會顯得是小的。假如碰

到特別大的東西，就更會顯得特別小。

他現在就覺得自己是很小，雖然他從前以爲自己是大的。他的兒子被人冷血地殺掉了，他却是毫無辦法，無能爲力。他又算有多大呢？

他的飛機的飛行已經平穩下來了，他就離開座位站起來，走到飛機的後部。這架私人飛機與普通的民航客機當然是不同的，裏面的設備豪華得多，而且並非爲了多數人而設，而是爲了少數人而設的。那裏就有一座私人的酒吧。葛烈勞爲自己斟了一杯酒，一口就灌下了喉嚨中，跟着再走到更近機尾的地方。推開一度門，那裏是放置行李的地方，現在則不是放着什麽行李，而是放着那副棺材。地上有活動的扣子把棺材的底部扣緊了，以便在飛機飛行的時候不會滑來滑去。

這棺材裝着的就是他的兒子的屍體。

葛烈勞失神地看着，心中很矛盾。他想把棺蓋打開來，但是又不想，打開是想再看看他的兒子，但是，不想是因爲看了之後他會更加難過，也許他會支持不住而精神崩潰。他完全沒有意思因爲兒子死掉了就不想活下去。他是仍然有許多計劃的。祇是，這些計劃又是爲了誰呢？

棺材的蓋子輕微地動了一下，葛烈勞揉揉眼睛再看清楚一點。沒有什麽動靜。

一定是他酒喝得太多了。他搖搖頭，轉身就走。但是當他轉過身來時，他就聽見了聲音。那祇是很輕微的聲音，但是却不是來自別處，而是來自那棺材的。假如他沒有錯覺，那聲音應該是表示棺材的蓋子又動了一動。他愕住了，慢慢地再轉過來，看着棺材。那棺材却並無異樣。

他遲疑着，慢慢地走上前去，終於一咬牙，伸手把棺蓋掀起來，他的兒子出現在他的眼前。經過了落葬的化粧的面部有一種生硬的安詳。幾乎像是正在獰笑。

葛烈勞搖搖頭，慢慢地把棺蓋再放下去。他決定還是不要再看了，再看下去，他的精神是眞會出問題的。

棺蓋放下去了，却不能完全蓋上，有些東西在頂着！

葛烈勞用手按下去，有點彈性，一按下去就頂着，放了手則又彈回來，升高一點。

「老天！」葛烈勞放了手，轉身就走，走出了那門外，把門關上了，靠在門邊上，用手帕抹着臉上的汗。

他是有保鑣隨身的，而保鑣亦是跟隨他登上了飛機，現在其中一個保鑣就出現了，說：「有什麽不妥嗎？」

「給我一杯酒！」葛烈勞說。

那保鑣替他斟來了一杯酒，並且扶着他在沙發上坐下了。葛烈勞一口就把那杯酒喝完了，深呼吸着。他說：「那棺材，有點古怪！」

「我看你應該休息一下。」那保鑣盡可能溫柔，而沒有表示不相信地說。

「不。」葛烈勞搖着頭，「我是還未懵到這個程度的。我們！—進去看看！」

「好吧。」那保鑣說。

也許看得太多並不是一個好主意，但是，不看也是不行的。在目前這樣的情形之下，似乎是一定要讓葛烈勞親自看過了，葛烈勞才會心息的。

於是他們再打開那度門，而進入那個安放棺材的部份。他們看見棺材放在那裏，並無異狀，還是原來的樣子。

「剛才——」葛烈勞說着，伸出手去指着。

「現在沒有事了！」那保鑣說。

「但是——」葛烈勞搖着頭，他的確肯定，傷心並未把他影响到發生幻象的程度，剛才的事情，的確是有點古怪的，於是他便再走過去，把棺蓋掀起來。

「他——並沒有死！」葛烈勞叫道。

「什麽？」那保鑣混身汗毛直豎，一跳跳上前去。他看見棺材是空的。這更使他有如浸進了冰窖之中。

「他活着。」葛烈勞叫道：「他爬出來了！」他轉身，四面望着，叫道：「湯美！湯美！」

由於這是飛在空中的飛機，屍體活了起來或者給人偷去了（雖然他不相信這後一個可能性），也是沒有別處好去，還是會在飛機裏面的。

那個保鑣不是死者的父親，沒有偏見，他知道人是死了的，不可能活起來，所以更爲恐懼了。

他開始後退，退向門口，然而葛烈勞則像是一隻沒有了頭的蒼蠅似的，在那裏轉來轉去，叫着：「湯美！湯美！湯美！」

這個地方的後面是還有一度門，再通到機尾更盡頭的部份的。此時，這度門因爲飛機的輕微動蕩而動了一動，打開了一綫，似乎表示那門是虛掩着的。然而他們都知道那門是關上了的。飛機上的門，通常是關牢了或者是完全打開，完全打開了之後亦會有磁性的門扣吸着，否則，當飛機遇到不穩定的氣流而動盪起來的時候，這度門就會碰得砰砰彭彭的了。

「湯美！湯美！」葛烈勞凝視着那個門口，又叫了起來。現在，他的神經和情緒的確是受了很大的影响的，思親情切，再也不能够分辨現實與虛幻。

跟着，那度門就打開了，他的兒子就從門口裏踏出來。

下葬時所穿的那套衣服不太合身，站起來就覺得了，而他的臉上的死屍化粧，在站起來了之後也更使人感到詭異。他雖然臉上沒有什麽表情，但是亦已經够恐怖了，使那個保鑣也幾乎痲痹在那裏，不能動彈。

葛烈勞則是沒有因恐懼而痲痹，而是非常興奮，馬上就走上前去，叫道：「湯美！湯美！你還沒有死！」

那個保鑣馬上又記起了自己的責任，立即跳上前去，把他拉住，叫道：「不要過去！」

這個保鑣並不相信少主人沒有死。假如是病死了的人，也許會不是眞死，而仍有機會活起來，但是這個人是被槍殺的，不可能還活着，警方曾經剖開他取出子彈，怎麽可能活呢？

葛烈勞却完全失去了理智，極力掙扎着，跟着一拳擊在那保鑣的牙床上，使那保鑣飛出了來時的門口。

這個保鑣恐怖地叫道：「史提芬！快來！他活起來了！」

史提芬乃是另外一個保鑣，聞聲就馬上從他正在休息中的房裏衝出，而在機上

任侍應的一位小姐也出現了。

史提芬問：「什麽事情？」

「他——活起來了！」那保鑣指着門內說：「老板——」

他們都望進去，那位女侍應尖聲大叫起來。她雖然受過嚴格的訓練，能應付飛機上的一切變故，然而這却不是飛機上會發生的變故，一個女孩子是應付不來的。

她沒有暈過去，也許已經算她是很本事了。

「老板！老板！」史提芬叫道：「不要過去！」

但是他已不能制止。葛烈勞一撲就撲過去，抱着他的兒子。不過這個實在已經不是他的兒子湯美了。湯美無情地把他一甩，葛烈勞便整個飛開了，撞到飛機的壁上，軟軟地倒在地上。他也許沒有撞死或者撞到重傷，但撞到暈了過去，則是一定的了。

「老板！」第一個保鑣焦急地叫了起來。

這時，湯美却一步一步向門口走過來，也即是向他們走過來。他們不敢衝進去，祇有讓開，而那第一個保鑣還一手把那個女侍應拉開了，說：「你回到房間裏去，把門鎖上！我不叫你你不要出來！」

那女郎巴不得如此，連忙爬着逃回房間裏。她爬是因爲腿子在發軟站不起來。

那二個保鑣都拔出了手槍，他們也知道，毫無疑問，他們這個少主人是已經變成了喪屍了。但他們仍不忍放槍。第一個保鑣喝道：「你！不要動！」

但是湯美還是直走過來。

史提芬則是馬上轉身就跑，跑到前頭的駕駛室，對機師說：「他活起來了！」

「什麽活起來了？」機長莫明其妙地問。

史提芬伸手指指後面，而第一個保鑣在叫：「小心！他正在來！」

機師此時也看見了，也馬上爲之毛骨悚然。他雖然是一個有經驗的機師，對空中的危難亦是很有經驗，但此時却也是毫無辦法。他們是在一架飛行在高空中的飛機裏面，而這是無路可逃的，對付這樣一個怪物，最好的辦法就是逃走，遠而避之，但偏偏他們就是無路可逃。

第一個保鑣此時已經進入了那停放棺材的地方，由於湯美已經出來了，不再擋住他的路。他扶起葛烈勞，發覺葛烈勞已是奄奄一息；那一撞所造成的影响實在是難言的。

這邊湯美則越來越接近機頭了。史提芬舉起槍喝道：「唏！你！不要過來！」

但是湯美仍然繼續走過來。史提芬知道他必須制止，因爲假如給湯美傷害了機師的話，那就什麽都完了。

於是史提芬開了一槍。槍聲使機師嚇了一跳，罵道：「媽的！不要亂開槍！」

因爲在飛機上開槍是很危險的，假如槍彈射穿了機窗的玻璃，機內的高壓空氣就會出去，而引致情況混亂。

史提芬說：「你放心吧！我是明白的！我不會亂來！」

史提芬這一槍也是正射中了湯美的大腿，槍彈並未亂飛。而他這樣放槍，也是本着仁慈之心。這個到底是他的少主人，他是不忍心射要害的。雖然，他也不知道，就是射要害亦是沒有用處。

湯美腿上中了一槍，也祇是震了一震，而還是繼續走過來。史提芬低聲對機師說：「可以降落嗎？」

「試試吧。」機師說：「但是很困難，不够時間！」

降落的確是比較容易解决問題的，而且事實上，葛烈勞受了傷，亦是需要降下去找醫生。不過，降落是需要時間的。飛機與汽車不同，不能要停就停，而是必須在機場降落。

史提芬說：「我盡可能擋住他！」

湯美已經走得很近了，史提芬再也無法忍讓，就向他的心臟一連放了幾槍。湯美祇是震了幾震，並沒有倒下來。史提芬大爲恐怖。他不知道，他所面對的這個喪屍是還相當新鮮的，未到發臭的階段，他還用不着抵受那股臭氣。

史提芬從機師室跳出去，四面望望，要找尋一件東西向湯美擊打。可惜，這裏乃是在飛機上，幾乎每一件東西都是裝穩了，不能拿下來的，他拿不到什麽東西在手中做武器。沒有辦法，他祇好向湯美飛身一撲，把湯美攔腰抱住一撞，這就像玩美式足球一樣，可以把對方撞跌。祇要使湯美不斷跌倒，他就可以拖延時間。而他是精於搏擊術的，他應該可以做到這點。

然而湯美成爲了喪屍之後，就有了強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氣力。他給這樣一撞，祇是踉蹌地倒退了幾步，並未倒下來。史提芬就這樣掛在他的腰間。

跟着他把身子一擺，史提芬就給整個人甩開了，飛撞到機身的壁上。雖然幸而沒有暈去，也是整個軟在那裏，一時不能動彈。而湯美又再向前走。

機師大爲恐怖。他知道，這件事情，向地下求救是毫無用處的，正所謂山高皇帝遠，他就祇能靠自己了。他沒有槍，而就是有槍亦沒有用處——這個怪物不是槍彈可以擋住的。於是他就祇有利用他的特長，那就是他的精良的駕駛技術。

他忽然一拉操縱桿，飛機就猛的直向下跌。這使湯美失去了重心，幾乎升起而撞到機艙的頂上。他也因此而倒了下來，在地上滾來滾去。

這一下使史提芬要爬起身更不容易了，亦使在停棺部份的另一個保鏢及葛烈勞非常狼狽。把自己關在房中的那個女侍亦是一樣。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機師是不能够讓湯美到達他的身邊的。

飛機又恢復了平飛，向機場方面趕回去。

湯美又站起來了，再向機師走過來。

機師又一拉控制桿，這一次機頭則是猛的向上一抬，飛機向高空直竄上去。這樣的飛行方法，祇有坐在座位上縛着安全帶的人能够保持穩定，湯美沒有縛着什麽，亦沒有什麽可扶持的，便又倒了下來。

機師又把飛機放平了，再繼續向機場的方向飛回去。湯美很快又爬起來了，再向機師這邊走過來。機師又把控制桿一拉，這一次機身則是猛的傾側，一邊機翼抬高了。湯美又無法保持平衡，飛撞到機身側面的牆壁上。

「這一下，應該解决他了！」機師喃着說，因爲這樣重重地一撞，普通人必然會暈去的。

但是湯美並沒有。機師回頭看看，看見湯美又已爬了起身，向他走過來了。

「老天！」機師說：「他簡直是不可能毀滅的！」

於是他又把飛機向另一邊一側，湯美又撞在另一邊的壁上。還是沒有把他撞暈，他又再爬起身。機師祇有再使飛機傾側，湯美又飛撞一次。爲了使湯美無法接近，機師就祇有如此側來側去，一面則向機場趕回去。他這樣，當然是會使飛機上的其他人十分之辛苦的，但是也沒有其他的選擇了。假如給湯美到達他的身邊，那就全機的人都要完蛋了。他希望湯美撞暈，即使不如此，也希望可以掙到時間在機場上降落。

地面上的控制塔亦從雷達中看到了這架飛機飛回來，而且飛機飛行時的那種奇詭的動作亦是特別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指揮塔的人馬上發出訊號，詢問機師，究竟這是怎麽回事。

「我——不知道！」機師說，「我也不知道怎樣解釋——但你們請趕快準備，我要緊急降落我需要一隊武裝的警察！」

「馬上就可以辦到，」指揮塔那人說，「但是你要用哪一條跑道降落？」

「我不知道，」機師說，「你得停止一切的飛行！我正在亂撞，我可能會在任何一條跑道降落——假如我運氣好，能够降落的話！」

指揮塔方面知道有緊急事故，祇好如他所講，把一切的空中交通都暫時制止住了，以便每一條跑道都能够應用，而正在準備降落的其他飛機亦接到指示，要飛得高一些，在不大可能相撞的高度盤旋迴避着。

那架葛烈勞的私人噴射飛機仍然繼續以那不斷左右傾側的方式飛行着，湯美與史提芬都是在機內滾來滾去。機師咬緊着牙齒，希望這一番滾動即使不使湯美暈過去，亦使他一時站不起來，那麽到最後階段就可以把飛機放平而降落在跑道上。飛機左擺右擺，是不可能降落的。

「一切都已準備好了，」指揮塔的人說，「你可以告訴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麽嗎？」

機師現在是有時間詳細解釋了，可惜却沒有機會，因爲此時，湯美已「捉」到了手槍。那就是史提芬棄下的手槍，飛機在擺動着時，這把手槍亦在地板上滑來滑去。此時，槍正滑過湯美的面前，湯美就一手把它抓了起來，立即放射。槍中的子彈完全射出去了。

機師「呀」的叫一聲，背上已中了槍，就仆向前面，另外有一顆槍彈則把機頭的玻璃射破了。高壓的空氣從破洞漏出，機內好像發生了風暴。這使機身的穩定更加大受影响。本來飛機沒有人操縱，已經是完定的了，再加上此時機身剛好是傾側的，而玻璃還破了，於是飛機拐了一拐，就向地上直衝下去。此時飛機已經接近了機場，它就是向機場直撞下去。機場上的人看着，都大爲恐怖。

但是沒有辦法。沒有人能够制止一架失去了控制的飛機，沒有人能够如以援手。他們看着這飛機直跌下來，竟然剛好撞中了一部停在草地上的民航機。幸而這部民航機當時祇是停放在那裏而已，機上沒有人，亦沒有乘客。

兩架飛機同時爆炸，炸成了一隻大火球，碎片四射，機上的人自然都是粉身碎骨了。

機師並沒有機會把經過講出來，而變成了喪屍的湯美亦隨着飛機毀滅了，看來是不會有人知道飛機上發生了什麽了。但是「黑箱」知道。

每一架飛機上都有一隻黑箱，這是一件甚難毀滅，十分堅固的東西，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錄音，在機師室內把飛行時的一切聲音錄下來，以便在失事之後可以放出來，研究失事之前出現過一些什麽聲音。飛機一失事，首先要找尋的就是這隻黑箱。由於黑箱是這個用途，它當然是特別堅固的，因此不會毀滅，這一次，還是找回來了。

司馬洛從黑箱中的錄音中可以聽到一句：「它活起來了！」

他把那錄音帶重複放了許多遍。

那錄音已經交到了莫先生的組織的手中來接受研究，而莫先生本人亦在場。這個圓胖胖，戴着鋼邊或者金絲眼鏡，看上去像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商人，實則却是一個一流的情報人才，他的腦筋絕對不比司馬洛差，但他却是一向都抱着大智若愚的態度，寧可由司馬洛來露鋒芒。因此他說：「你以爲是發生了什麽呢？」

他一定已有了起碼與司馬洛相同的推論，不過他還是喜歡讓司馬洛先講出來。

司馬洛說：「活起來了，祇有已經死了的東西才會說是活起來了的。你不能够說一個活人活起來了。那飛機上祇有葛烈勞的兒子的屍體是死了的東西，屍體活起來了，喪屍在飛機上鬧起來，飛機就撞了。」

「你是說，」莫先生說道，「葛烈勞的兒子也變成了喪屍。怎樣會呢？爲什麽呢？」

「先說爲什麽，」司馬洛說，「目的就是爲了殺掉葛烈勞。葛烈勞的周圍當然已經有了森嚴的守衛，很難接近，所以，祇有他的兒子的屍體最容易接近他。至於怎麽會，那亦不是一件太複雜的事情。屍體是不會給嚴密看守着的，停放在殯儀館裏的時候就可能給人在裏面做了手脚！」

「但是，」莫先生說，「飛機飛到高空，喪屍如何控制呢？即使是用無綫電遙控，不是也太遠一點了嗎？」

因爲，在地面上，還可以有一個人在不遠之處操縱，但在飛機上則是太遠了。

「這就很難講了，」司馬洛說，「我們還未曾清楚他們是什麽弄的，但事實擺在眼前，他們的確是做到了。也許，秘密乃是在喪屍心臟裏的那隻金屬筒之中吧。那東西裏面有炸藥，我們雖然拿到過在手中，却始終未曾能够打開來研究！」

莫先生沉吟着，撫着自己的下頷，說：「我看，假如葛烈勞不死，他是一定頗有一些秘密可以告訴我們的。」

「這也是他們爲什麽要殺他了，」司馬洛說，「而他們用的方法也眞巧妙。先把葛烈勞的兒子殺掉，使他沒有心情與我們講什麽，先把兒子的後事辦好再講，但

是就趁着他辦兒子的後事的時候下手。」

「這是一個巧妙的辦法，」莫先生說，「亦是一個滅絕人性的辦法！」

「是的，」司馬洛用拳頭一搥手掌，「事實上，把人家的屍體拿來這樣弄，這也已經是滅絕人性的了！」

「殯儀館！」莫先生說，「一定是在殯儀館裏做手脚的。雖然偷進殯儀館也不是一件難事，但是，要做這種必然是相當複雜的手脚就不容易了，除非是殯儀館裏有人合作。」

「不錯！」司馬洛說，「可疑的人物已經找到了沒有？」

「爲湯美的屍體化粧的化粧師！」莫先生說，「他是最有機會做這件事情的人。祇有他可以在屍體上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有人管他。事實上亦不會有人有興趣去參觀。」

「他有沒有助手？」司馬洛問。

「助手也是學徒，」莫先生說，「照我們所知，湯美的屍體，他的學徒並沒有參加處理，而是由他自己一個人全部負責。他說是爲了要對葛烈勞交代，要做得好好的。」

「這個人——」司馬洛說，「我看他一定已經失踪了吧？假如是他幹的，沒有那麽順利，等着我們來找！」

「我起先也以爲是失踪了，」莫先生說，「他去了渡假，但是又囘來了！」

「囘來了？」司馬洛問。

「假期還沒有完，」莫先生說，「所以他還不必上班。他現在是在家裏。」

× × ×

這個人叫華達士，是一個德法血統的混血兒，一個人獨居，並未娶妻，這也許是因爲他的職業的關係。原則上，職業是無分貴賤的，但是偏見人人有，他是替死屍化粧的，許多女人不會願意嫁他，而他亦當然有他的選擇水準，條件太差的女人，他亦是不肯要的。也許，他會是因爲自己的職業的關係而對娶妻失去了興趣，這種事情的內裏原因非常複雜，實在是很難講的。總之華達士還未娶妻，則是事實。

華達士目前的最佳伴侶就是飲酒和釣魚。當他有假期的時候，他就會到山間郊野中去釣魚，一去無踪。囘家時他也是獨自一人喝酒。他沒有伴侶，連朋友也不多一個。他是一個孤獨的人，不喜與人相處，也因此，他娶妻是更不容易了。可能沒有機會，亦可能他是不感興趣。

總之華達士常常是獨自一人的，這樣，司馬洛工作起來的時候，就會容易得多，不過，要打探有關他的事情，却又是比較困難的。

這天晚上，華達士在家中，就是呆呆地對着一瓶酒。他也不是喝，祇是呆呆地對着那瓶酒。也許已經喝到夠了？

電話响起來了，起先他好像完全沒有聽到，但是電話繼續响，他就慢慢地扭轉頭去，看着電話，却沒有去接，就像覺得這電話是一件奇異的東西，不明白爲什麽完全在响着。

電話仍然响個不停，華達士的頭又扭轉過來，對電話失去了興趣。顯然他是不打算接聽這個電話的。

打這個電話來的人乃是莫先生的手下·華達士去接聽固然好，但是不去接聽，也仍然是可以收到差不多的效果的，因爲打這個電話的主要目的乃是分散華達士的注意力，而司馬洛就乘機從屋後潛進來，華達士雖然沒有去接聽，電話也還是在响着，因此，司馬洛潛入時所發出來的聲音，亦給這電話鈴聲掩蓋了。

司馬洛出現在華達士後面的走廊口時，華達士仍是毫無所覺。

司馬洛的手中已經有了一把手槍。

華達士囘家之前，莫先生手下的人員們已經搜索過這間屋子，沒有發現什麽，華達士囘來之後就無法再搜了，因爲他整天留在家裏不出去，這樣，就無法肯定他在外帶囘來的少許行李之中是否有些什麽古怪的東西收藏着。現在，司馬洛就是要來與華達士攤牌。

華達士囘來之後連電話都沒有打過，亦沒有出過去，要跟踪他也無從跟踪，就祇有由人到他的面前來給他一些刺激，希望可以刺激出一些什麽綫索來。

司馬洛進入了屋中之後就不急了，祇是站在那裏，先觀察一下華達士。

華達士坐在那裏不動，一時司馬洛也觀察不出什麽有異之處，但是，他倒是嗅出了一些不對的氣味。那臭味！華達士的屋子裏，又有那股難聞的臭味。那股腐屍的氣味！但是，是華達士的屋子有這氣味抑或是華達士的身上有這氣味發出來呢？

似乎應該是華達士的身上發出這氣味了。因爲華達士帶囘來的行李雖然未曾有機會搜過，然而他的行李並不多，體積亦不大，裏面不可能收藏着一具喪屍，而華達士囘來了之後又一直都是受着監視的，並沒有任何人來探過他。

假如華達士的身上是發出這樣的氣味，那麽……

司馬洛的身上的汗毛不由得直豎起來了，他馬上掏出一隻儀器來，對着華達士，開了掣。那東西像是一隻小型電子計算機，或者一隻電視機的遙控掣之類，對着華達士的時候，儀器上就有所顯示。上面有一盞小紅燈在一閃一閃的。

那就是表示華達士的身上是懷着炸彈。那種喪屍身體裏面的炸彈！

這個儀器是特製的，是他們的科學家研究過上次的喪屍的爆炸品情形而製出來，對這種爆炸品的感應特別靈敏，所以，司馬洛一開，就感應出來了。

華達士已經成爲了一具喪屍。

司馬洛把儀器關了，正想退後，電話鈴聲就停止了。

華達士的頭忽然抬了起來，然後慢慢地轉過來，轉向司馬洛。沒有了電話鈴聲的干擾，他也感覺到了司馬洛的存在了！

司馬洛馬上轉身就逃，逃出了那座小花園中。

華達士在背後向他放了兩槍，原來華達士的身上還是懷着手槍的，不過，華達士的槍法不準，亂射一通，並未射中。

司馬洛囘頭，看見華達士正繞過屋角追出來，他便一跳跳上了屋子那矮矮的圍牆，落在牆外。

華達士又放了兩槍，但是已經太遲了，圍牆已把司馬洛擋住，司馬洛狂奔了一段路，再囘頭，看見華達士亦爬上了牆頭

，跳出牆外。不過 到了這個時候，司馬洛雖然可以看到華達士，華達士却是看到了司馬洛的，因爲司馬洛已經躲進了一叢小樹林之中。

司馬洛並沒有開槍還擊，事實上他還對他所携帶的無綫電中叫道：「不要開槍，他也已經變成了一具喪屍了。」

他雖然是一個人潛進屋中，但屋子的周圍則是有不少莫先生手下的人員在守衛着的，而現在，莫先生那些手下們亦已配備了那種特殊的爆炸彈頭的手槍，一槍轟過去，華達士的頭就會不見了，而身體就可以屬於他們所有。

「那不應該殺死他嗎？」其中一個手下在無綫電中問。

「他的身上也是有炸彈的！」司馬洛說：「我已探出來了，我們得到他的屍體也沒有用，不敢剝開來研究，因爲隨時可能爆炸，不如觀察更好，反正他是逃不了的！」

這時，華達士拿着槍，在屋子外巡了一匝，站住了，似乎考慮了一陣，認爲不大有可能追上這個來探他的人，便囘到屋子裏去了。

司馬洛所提出的，也的確是一個好辦法，以前的喪屍一出現就是行兇，非加以消滅不可，現在這一個就不同了，現在這一個，他們可以知道他是住在什麽地方，就可以細細觀察，雖然不能夠把他剝開來檢驗，但是可以細細觀察，這是一件以前未能做到的事情。

「也許！」司馬洛說：「他還可以帶領我們到主使他的人的地方，他是不可能還有用腦的能力的，一定是有人正在作着遙遠控制！」

「他懂得囘到屋子裏而不追趕你。」莫先生說：「似乎他又不是會用腦的。」這時莫先生也正在看着這情形，他是在遠遠透過望遠鏡看的。

「他的用腦一定也是由人操縱的，」司馬洛說。

「怎樣操縱呢？」莫先生問。

「我和你又是怎樣聯絡的呢？」司馬洛問：「就是用無綫電，因此，這具喪屍，也應該是由無綫電操縱的了。」

「在飛機上的湯美，又如何能用無綫電操縱呢？」莫先生問：「那是不可能的吧？」

「屍體會走路會拿槍也是不可能的，」司馬洛說：「我們不明白的事情很多，現在我們假定華達士是被用無綫電波操縱的，我們快把無綫電探測車拿出來吧！」

「我已經吩咐這樣做了！」莫先生說。「莫先生的頭腦反應，決不會比司馬洛慢，也因此，司馬洛提得出來的事情，他是早已經實行了。

他們的無綫電車也是專爲喪屍而設計的，由於他們假定喪屍很可能乃是像無綫電操縱的玩具那樣，是受着活人的操縱的，如此的操縱，一定有電波，電波是有來源的，找到電波的來源，就可以找到操縱的人在何處，這無綫電車就是用以探測電波的來源的，當再發現喪屍的時候，馬上就用無綫電車去探測，現在，這特別設計的無綫電車，果然是可以派用場了。

那部車子在二十分鐘之後到達，在附近不斷駛來駛去。

這是一部經過了改裝的小型貨車，其實車上的設備的原理也絕對不能算是新的了，在二次大戰時，德軍在佔領區要探出游擊隊拍發電報的所在，就是用這種裝備的車子巡邏，不過，今日的科技發達得多，尤其是在電子電腦學的方面，這部車上的儀器，當然是更加發達，更加靈敏的。然而，這部車子却是勞而無功。

「媽的，」司馬洛說：「這樣久了，却毫無發現！」

這部車子已經在屋子的附近探測了五個小時，却是並未發現任何電波的來源。

司馬洛在他的車子中這樣咒駡着，又舉起強力望遠鏡向華達士的屋子望過去。

「他正在幹什麽呢？」莫先生的聲音從無綫電中傳出來問道。

「他不在幹什麽？」司馬洛說：「他現在一動都不動，那是因爲他已經變成了一具死屍。」

「他本來就已經是死屍了呀。」莫先生說。

「死屍是用不着睡覺用不着吃東西的，」司馬洛說：「他現在沒有事情可做就不必動了，他也並不是喝酒，那瓶放在那裏他也沒有喝過，祇是做做樣子吧了。」

「給他一點事情做做！」莫先生說：「那他就會動了，也許當他動的時候就可以探到電波。」

「我也不是沒有想過，」司馬洛說：「但是，假如我再去找他，他也許不會追出來了，上一次追我追不到，這一次可能不會追，他會爆炸起來，一爆炸，就會把我也炸死，而我們亦失去他了。不，我不要做這麽笨的事情，我們還是等下去，華達士囘來，顯然是爲了對付我的，他給那些人利用了，在湯美的屍體上做了手脚，這之後，他的利用價値就完了，祇要殺掉滅口就行，爲什麽還要使他變成喪屍而出現呢？就是因爲知道我會找來，要利用這個機會殺我，他不成功，我們祇要等下去，他們還是會把他召囘去的。」

「但假如不召囘去呢？」莫先生說：「這屍體是可以犧牲的，他們的計劃旣然不成功，那大可以把這屍體引爆算了！」

「卽使引爆，」司馬洛說：「也是要有電波指揮的呀！」

「好吧，我們等，」莫先生說：「不過你用不着陪着等的吧？你大可以乘機休息一下！」

「我不疲倦，」司馬洛說。

「隨便你吧，」莫先生無可不可地說。他也知道司馬洛這個人，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支持很久，他的精力是特殊充沛的，所以用不着說他休息。

司馬洛則坐在那部車子裏，在沉默地等待着，心中很有氣，這件事似乎越鬧越大，而他們的調查是成功了一步又退了一步，連葛烈勞也死掉了，葛烈勞對他們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助的，也死掉了，以後找誰呢？這些喪屍，捉到了亦未必有用，因爲它們等於是機器，不會說話，也不會招供的。

司馬洛取出香烟來，考慮了一下，決定還是點上一根，抽吸了起來，在黑暗中，點烟的火光是會吸引別人的注意的，但

是不要緊，現在他正是嫌吸引不到對方的人來呢！

但是，這根香烟仍沒有吸引到什麽，甚至並沒有吸引到一顆槍彈向他射過來。

他的咀巴在作着無聲的咒罵，而心裏則不由自主地在想着，華達士的身體，此時是不是正在越來越臭？天氣並不冷，腐化的速度是會很快的，爲什麽那些人能够使一具屍體替他們做工作，然而却又不能够使屍體不腐化呢？可惜他們無法細細研究，他們是留下了兩具肉體的，祇是心臟的部份那個容器無法研究清楚，而他們亦感到奇怪，那些喪屍，肌肉雖然在發腐，而發出臭氣來，但是腐而不霉，不會一塊一塊自動脫落——亦不生蛆虫——本來早應如此的——而其中的神經腺的狀態却仍保持新鮮，所以喪屍才能够行動。以他們的科學家的質素之高，還是沒有辦法研究出屍體是下了什麽藥，或者用什麽方法能够如此保存，在他們手上的屍體已經冷藏起來了，亦有一部份是故意不冷藏而放着，這些不冷藏的部份就很快腐而爛，並且生蛆。司馬洛對於人體的組織知道得不少，但到底不是專家級，所以一想到這個問題，他就不禁爲之頭昏腦脹。因爲，他知道人的四肢要動，當然要靠神經指揮肌肉，而肌肉則要拉動骨骼，肌肉已經腐而軟了，應該不能够把骨骼拉動，那麽，那些喪屍又如何行走呢？

司馬洛眞是不懂，也許——那些人是有能力使那些喪屍仍有若干的生命力——一種不同的生命力。

司馬洛不能够肯定，不過，既然那些喪屍能够行動，大致情形應該是如此了。

而當司馬洛正在這裏悶着的時候，同一座城市，又正在有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也是同樣的事情。

在一條街上，一間宵夜店的門外，黑暗的街上有兩個人正在呆呆木木地逡巡着，他們雖然沒有什麽不規矩的行動，但是他們却在這裏製造了混亂，那是因爲，他們的身體正在散發着非常難聞的氣味，那種屍體的氣味，遠遠的人都可以聞到，而感到嘔心！有兩個在他們身邊經過的女人則簡直就在路邊也嘔吐起來了，剛剛吃過了東西出來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是更加特別容易嘔吐的，這件事情，很快就引起了店方的注意，這二個人，是在有意搗蛋嗎？假如是，也是不能奈何的。

因爲這二個人又不是進入他們的店中，甚至亦不是在店子門口，而祇是在店子附近的街上而已。

不過，這店子的主人也不是善男信女，他既然能開店，當然多多少少都是有些辦法維持秩序的。這個情形，就使店子的老板和領班商量起來了。

而且這件事亦傳開了，店中的伙計在門口望，亦有人討論這件事情實在奇怪。

領班說：「我看我可以找我的一位當警探的朋友來想想辦法，在街上遊蕩亦是犯罪的，可以把他們趕走。」

「這樣就最[illegible]。」老板說。

於是領班就去打這個電話。

自然，假如他們是知道有喪屍此事的話，他們的反應就還不會如此輕鬆了，不過事實上，他們亦是不需要太担心的，因爲，這二個有臭味的人，實在並不是爲了對付他們的店子而來的，就在同一個時候，其中一個中年的食客就把侍者召過來，問道：「這裏有後門嗎？」

「當然有，」侍者說：「爲什麽？」

那人在桌子上於下一張鈔票：「我從後門走！」

他馬上就站起來，準備離開，侍者說：「等一等，先生，還沒有找續！」

因爲這個人留着的錢，是遠比他的消費數字爲高的。

「不必找了！」那人豪氣地說着，便馬上離開了。眞的從後門出去。

那個侍者感到奇怪，也因此對這個人的印象比較深，這個人看樣子是一個頗有學問及知識的人，不過在打扮方面則不大講究，照看出手是不會那麽闊的，爲什麽會如此呢？也許他是正在逃避什麽，所以就這樣匆匆而走？

他倒是猜對了。

這個侍者倒是猜對了的。

這個人匆匆忙忙從後面出去，就繞到後街，登上一部汽車，開動了。

此時，那二個滿身臭氣的人却顯然有所感應，馬上就動作快了起來，他們分開兩頭急急地奔跑，剛好就是跑到那人的車子必經的兩個路口。

那人的車子差不多到達路口時，就看見其中一個攔在前頭。

這個散發着臭氣的人就攔在路中心，兩隻手執着一把手槍，對着車子。假如這個人對喪屍有所知的，他就也會知道，這情形是很困難的，因爲車子撞過去，喪屍亦是不會避開，因爲他們是不怕死的，而且他們的身上又是藏着炸彈，車子一撞上去，就會爆炸而同歸於盡。

這個人似乎對這情形也是畧有所知的了，所以他一扭軚盤，車子就一剷剷上了行人路邊，停了下來。那個喪屍放了兩槍，但由於那人及時扭軚避過去了，所以槍彈射空了。這人回頭望望，打算把車子調頭開向另一邊路口逃走，但是他看見另一個喪屍亦已出現在那另一個路口了。這樣，就是路的兩頭都給這兩個喪屍截住了。

假如問問經驗豐富的司馬洛，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也必然會說，這個人是難逃噩運的。

不過，這一次，却是奇蹟出現了。

街上那些並不多的行人因爲見到有人放槍，都嚇得鷄飛狗走，紛紛逃到路邊去，在停在路邊的那些汽車的旁邊蹲下來躲避。同時他們亦留心着這件事情的演變。

他們看見在另一個路口的那個喪屍亦守在路中心，而向車子放槍了。

那部車子離開了行人路，再繼續前駛。對着車頭的那個喪屍把槍擺動，準備射擊。但是就在此時，他却忽然「隆」的一聲爆炸了，也一幌眼之間就像隱形了似的，那是因爲他已經被炸得血肉橫飛，肢離破碎，而橫飛的血肉是看不到的。

車後那喪屍一連串地繼續放槍。開車的人把車停下來了，回頭向他望望。這個人的眼睛，就像是有一種奇異的電力之類似的，經他一望這另一個喪屍竟然也是遭到了同樣的命運，「隆」一聲亦炸掉了。

於是，在幾秒鐘之內，便兩具喪屍都不存在了。

那人開動車子，途人目送他的車子飛馳而去，很快就消失不見了。跟着，他們便紛紛嘔吐起來，因爲那血肉飛得到處都是，難免會沾到身上，那奇臭實在使人難以忍耐。

也因此，當警方趕到的時候，也並無困難找到目擊證人。那些人根本都還沒有氣力起身離開。

這是一個難以置信的故事，但有許多人目擊，不能不信。

尤其是傳到了莫先生和司馬洛他們的耳朵裏時，他們是更加相信的，因爲同樣的事情，司馬洛亦曾經遇到過。

不過司馬洛却並沒有親自到出事的地點去視察，因爲他不希望踏進一個可能的陷阱。這些會爆炸的喪屍太厲害了，在郊外與之遭遇還好，在鬧市之中就很難與他們周旋。所以，就祇是由其他的人員去調查。

「一切都證實不是假的，」莫先生說，「的確是發生過爆炸，而那裏的街上及牆壁上有很多腐臭的血肉。其實祇要到那裏去一聞那氣味，就已經知道是怎麽回事了！」

仍然是在無綫電中通話，因爲司馬洛還是留在車中監視着那個華達士，不肯放鬆。

司馬洛說：「奇怪這一次他們要殺的又是什麽人呢？」

「不論這個是什麽人，」莫先生說，「他却是相當本事的，能够逃過大難！」

「那二個喪屍，」司馬洛說，「假如照當時目擊的人所講的情形，他們並不是因爲失敗了，有可能被捉到而爆炸掉的。事實上，當時他們似乎成功的機會相當大。他們已守住了街的兩頭，正在向那個人放槍。即使他們的槍彈射不中，他們亦可以把車子攔住，把車子炸掉，同歸於盡。但是，他們却是爆炸得太快了！」

「我也不明白，」莫先生說，「也許控制喪屍的人是操之過急，以致爆炸得早了一些吧？」

「會這樣嗎？」司馬洛說，「做一件這麽重要的事情的人，會犯一個這樣的錯誤嗎？」

「我不知道，」莫先生說，「總之這是最接近的一個解釋，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解釋了！」

「總之這個人似乎知道追殺他的是什麽的，」司馬洛說，「眞可惜，這個人却不與我們聯絡。假如他與我們聯絡，他可以得到安全，而我們對這件事情亦可以知道得多一些了！」

「也許，」莫先生說，「這個人是有他的苦衷的，他不便與我們見面，不方便與警方見面。」

「假如他是帶罪在身的，」司馬洛說，「在這件事情上，你是一定肯答應讓他將功贖罪的！」

「是的，」莫先生說，「但是，怎樣通知這個人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怎樣通知這個人呢？對這個人的來龍去脈全無所知。也許這個人是會知道他們的存在的，但祇有等這個人自己願意，才能够自動前來與他們聯絡。」

司馬洛握緊着自己的拳頭，搖動起來，又問道：「熊貓呢？有沒有消息？」

「還是找不到，」莫先生說，「但假如他已經變成了另一具喪屍，這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

「紫蘭呢？」司馬洛問，「她正在那邊幹什麽？」

「她正在表演時裝，」莫先生說，「一面正在極力應付那有錢男人的糾纏！」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他覺得這件事情，他處處都處於下風，而這是他很不滿意的。

忽然，莫先生說：「有人來了！小心注意！」

有一部車駛進了他們的監視範圍了。這部車子向華達士的屋子開來，似乎目標亦是在華達士。車子在華達士的屋子附近兜了兩個圈子，然後在屋前停下來。

「觀察着，暫時不要碰他，」莫先生說，「不論他是什麽人，他來了，就不容易溜掉了！」

「祇希望這不是另一個喪屍！」司馬洛說。

但這人並不是一個喪屍，而且，他正是他們剛才商量着要聯絡到的人。這個人曾經被兩個喪屍包圍夾擊而逃脫了的。因莫先生的手下之中亦沒有人見過他，所以不知道此人也正是他們要找尋的人。

這個人在華達士的門前下車，頸上懸着一件奇怪的東西，似乎是一隻相機，而他拿着這個相機對着屋子，似乎是在拍照片。

「媽的！」司馬洛說，「他在攪什麽鬼？」

「看下去好了！」莫先生說，「華達士在屋中又如何反應呢？」

司馬洛是仍可以通過望遠鏡看到屋中的華達士的。他說：「華達士顯得手足無措，他站起來，跟着又坐下去了。」

那個人弄了一陣，便走到屋子的大門口前，拔出槍來，在門鎖上放了兩槍，把門打壞了，推開門入屋。

「老天！」司馬洛說，「他是來自殺的！」

然而，華達士對這個人的入屋，却是毫無反應。

華達士祇是呆呆地坐在那裏。

那人拿着那相機似的東西對着華達士，似乎是替他拍了幾張照片，華達士更加整個人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連眼睛也凝住了。

那人嘆一口氣，把桌上那瓶酒拿過來，喝了一口，對華達士微笑。他顯然是對喪屍毫不懼怕的。司馬洛從望遠鏡中看着，也不禁爲之目瞪口呆。這個人的胆子眞大——或者，他是深諳控制那些喪屍之道的。

那人把電話拿了過來，在沙發上坐下了，把雙脚擱起來，靠在那裏，撥了一個號碼。電話响了一陣之後，那邊有人接聽，說：「美斯餐廳！」

「對不起！」那人說，「搭錯綫！」

司馬洛在車子裏對無綫電中叫道：「知道他打電話給誰和講些什麽嗎？」

（未完・三）



魔鬼槍手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文・龍驥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蔡氏父子船舶公司成立十週年紀念，主人翁蔡福元和兒子蔡慶國設宴招待賓客，大家都興高彩烈的祝賀，東主席上座位多了一個英氣勃勃的青年人，自飲自酌，沒有理會蔡氏父子二人，放浪形骸地摟住陪酒的歌妓金鳳凰，蔡慶國看不過眼召來打手想將他趕走，原來此青年就是呂奇，他為薛福成的遺孀方素君追討侵佔的財產，蔡福元父子豈肯承認。企圖用武力解決，趁呂奇回到金鳳凰的公寓內，派出打手伺機行事，呂奇將打手和蔡慶國捉住，要脅他打電話給蔡福元來公寓，索賠侵吞遺產美金一百萬元，限十五天交付，否則採取行動……

功敗垂成

蔡氏大廈五樓的董事長室內正籠罩着一片愁雲慘霧，蔡福元肥胖的身軀在屋內幌來幌去不曾停過一下，蔡慶國一個勁地猛抽香烟，趙堂則翹起下頦不停地撫摸那幾根稀稀落落的山羊鬍子。

蔡福元停在他面前，大吼了一聲：「趙堂！別老是摸你那幾根鼠毛！你這個總管事的有什麼用？想了半天也沒有想出個好主意。」

趙堂陪着笑臉，慢吞吞地說：「這小子來勢洶洶，一定有嚴密的佈置，我看還是小心從事，千萬不可鹵莽，萬一……」

蔡慶國霍地站了起來，怒氣沖沖地說：「他媽的盡是廢話！」

「少爺！這可不是廢話啊！」趙堂哭喪着臉。

「你少囉嗦！」蔡慶國轉過身子，面對着他老子說：「爸！我看還是派人到星洲去請魔鬼槍手唐天仇來對付他，了不起化幾個錢。」

蔡福元搖搖頭說道：「咱們的趙堂總

細說恩怨

管他不贊成。」

「爸！是你當家，還是他當家？」

趙堂立即插口說：「少爺！我趙堂好比你們蔡家養了多年的一條老狗，絕對忠心，我說不行就不行。」

蔡慶國不由眼睛一瞪，咬着牙說道：「好！你給我說個不行的理由來，不然，我就要打斷你這條老狗的腿，拔掉你的狗牙！」

「少爺！你就是打斷我的狗腿，我仍然要說不行。」

「你能不能不說廢話！」

趙堂這才收了奴才像，一本正經地說：「這個名叫呂奇的人，雖然他自己說，從來沒有在外面混過，但我却不信。看他那種穩練的樣子，八成也是黑道上的老油條，萬一他和魔鬼槍手唐天仇有交情，那豈不……。」

「那麼，就不可能去請別人嗎？」父子倆同聲說。

「嘿嘿！」趙堂乾笑着。「請別人何必上星洲，塞城就有不少，白剛還算壞嗎？不管用嗎？」

蔡慶國楞了一陣，才說：「到日本去請槍手好了。」

趙堂一面搖頭，一面說：「天下都是一樣，差勁的槍手不管用，好槍手不亂接差事，而且他們絕對不肯打黑槍。」

「那你說怎麼辦？」蔡慶國雙手叉腰，一副兇神惡煞像。

「慢慢想呀！」趙堂不慌不忙地說。

「你若是想上一個月，你的狗腿沒有斷，而你主人一家人的胳臂，腿，全都斷光了。」蔡慶國吼叫起來。

「別急，別急！慢慢想！」趙堂自言自語地，突然大叫一聲：「嗨！有了。」

蔡福元忙問道：「甚麼好主意。」

趙堂滿臉詭譎的神色，向兩人招招手說：「附耳過來。」

蔡慶國不耐煩地說：「何必這樣鬼鬼祟祟。」

「嘿嘿！須防隔牆有耳啊！」

「見你媽的鬼！」

趙堂附在兩人耳根上低語了一陣，蔡福元猶疑地問道：「行得通嗎？」

「十拿九穩。」趙堂頗有信心地說。

蔡慶國不屑地說：「那小子訂得有價錢。打黑槍十萬美金，背後動刀五萬。你這個主意不知是多少，反正出了紕漏你負責。」

「少爺請放心！」趙堂瞇着眼：「我趙堂只長骨頭不長肉，就是因為心眼太多。嘿嘿！那小子一定逃不過我的算計。」

「好！」蔡福元拍拍他的肩頭說：「快些進行吧！」

趙堂連連彎腰說：「連夜進行，連夜進行！」

× × ×

子夜時分。

塞城最有名氣的寶宮大酒店來了一個單身男客，在侍者的引領下來到四樓，要了一個豪華套房。

這個男客其貌不揚，但是那一身西服却很講究，而且又沒有帶行李，侍者一眼就看出來是個尋芳客。塞城就是這樣一副調調兒，任何高級旅館與妓寨都有聯絡。

「先生！」侍者咬着客人的耳朵。「要個小姐來陪陪您嗎？」

「不要小姐誰上你這兒來睡覺？」

侍者陪着笑臉，連忙彎腰道：「是！是！先生是要外國婆娘？還是……？」

「我要叫個鳳凰班的。」

「嘿嘿！原來先生是個識途老馬。」

「甚麼？」客人一瞪眼。「你說我像是一匹馬嗎？」

「不！不！你誤會了。識途老馬是一句古話，就是說你是一個老內行，老資格，老……」

「好了！不老也被你說老了。」

「嘿嘿！先生要叫誰？」

「金蘭！」

「金蘭？」侍者裝着吃驚的樣子。「你這位先生的眼光眞好啊！誰不知道金蘭的身裁好，功夫到家。嘿嘿！……」

「你試過了？」

「我那有這種福氣，金蘭那種姑娘只有像先生這種人才配。」

「少囉嗦！快打電話去。」

侍者並沒有即刻離去，支吾着說：「不過……萬一……」

「你怎麼盡說廢話。」

「先生！我說……我說萬一金蘭已經不在……？」

「鳳凰班的姑娘不到一點鐘是不會出局陪宿的，快打電話去吧！明天早上我有重賞。」

「多謝！多謝！」侍者道謝一番，彎腰退了出去。

十分鐘後，金蘭被侍者帶進了房裏。

那位客人却背着臉說：「金蘭小姐請過來！」

侍者識趣地掩上房門走了。

金蘭聽聲音好熟，一面走過去，一面說：「是那一位貴客呀？……嗨！是趙大爺嘛！」

一點也不錯，這位男客正是蔡家的總管事——一身乾骨頭的趙堂。

金蘭是個重磅炸彈，雖有意獻媚撒嬌，可不敢往趙堂的腿上坐，恐怕壓斷他的骨頭，只是笑瞇瞇地挨在他的身旁坐了下來。

趙堂那隻猥褻的手在她酥胸掃了一下，笑瞇瞇地說：「怎麼忘了大爺啦！」

金蘭嬌笑連連，媚聲媚氣地說：「做夢還想你哩！」

她的話固然是在灌迷湯，却也有幾分眞，像趙堂這種客人壓在身上不會有條棉被重，可說毫不費勁，而且又捨得花錢。萬一被別人欺侮，她只要在他耳邊嗲兩聲，趙堂就會派人為她出氣。

不管是眞是假，這話聽在趙堂耳裏，總會令他舒服。於是一把摟緊了她，山羊鬍子在她項間刷了一陣，然後說：「金蘭！妳愈來愈豐滿，我却愈來愈瘦了。」

「趙爺！你是忙人，太操勞了呀！」

趙堂搖搖頭說：「不是這個原因。」

「是什麼道理呢？」

「我身上的元氣被妳吸光了。」

金蘭撒嬌地捏着粉拳捶他：「大爺，寃枉人啦！你一個月找我不過三趟，你……你……」

「妳知道妳多狠嗎？一次就要我補半年啦！」

「好！」一堆肥肉壓到一堆乾骨頭上。「你既然這樣說，我就不客氣了，我今晚要榨乾你。要你去補三年。」

「好啦！好啦！」趙堂推開她。「我們說點正經的。」

金蘭有些意外，楞楞地望着他。心想：趙堂會有什麼正經的事呢？

「趙大爺！你今天有些怪，」她喃喃地說：「不先通知一聲，反而要到酒店來召喚，到底是怎麼回事？」

「今天不同，我有正經事找妳。」

金蘭有些不自在了。她不在乎趙堂出什麼花樣玩她，提起正經事，那八成不會有什麼好事。

趙堂很快地提到正事，不過他先不談到問題的中心，只是以隨便的表情，不着邊際地問道：「金蘭！妳多大啦！」

「我也不用瞞你，二十五歲了。」

「妳也不想找個歸宿？」

金蘭心頭一怔，心想：原來他在動歪

腦筋，連忙嬌笑着說：「大爺！你肯討我嗎？」

「金蘭！妳知道我兒女一大堆，那像話嗎？」

金蘭撒嬌地噘着嘴說：「那你又何必提起這件事情呢？」

「我關心妳呀！」

「謝謝大爺！」

趙堂正了正身子，一本正經地說：「金蘭！妳準備幹到什麽時候才收山？」

「等到人老珠黃，沒人要的時候。」

「妳想在花國裏面發財嗎？」

金蘭嘆了一口氣說：「唉！大爺不知道我的苦，看起來我很紅，撈進不少，其實，開銷也大，家裏一大家人，不虧就不錯了。」

「金蘭！妳該過兩天清靜日子，慢慢找個牢靠的男人，這樣下去，我太替妳可惜了。」

金蘭不由楞住了。怎麽回事？趙堂竟然說出這番話？她嘴上敷衍着說：「談何容易啊！大爺！我一天不幹，家裏就要挨餓。」

「生活費可以想辦法。」

「大爺要帮忙嗎？」

「我可不敢充闊，有人願意送妳一筆錢。」

「誰？」

「蔡爺！」

「他？」金蘭瞪着兩隻大眼，久久也說不出話來。

「金蘭！難道妳忘了，當初妳到鳳凰班的時候，蔡爺是妳頭一個客人，他倒是很念舊的。」

「頭一個和蔡爺好的姑娘可多了，難道每個人都送一筆錢？」

「妳當然不同啊！」趙堂說着，乾咳了兩聲，端正了一下身子，問道：「要多少錢才能够安頓妳的生活？」

金蘭一時不知道怎樣回答，想了一想才說：「做個小本生意，也得萬把塊錢資本。」

趙堂伸出一隻手搖了搖說：「五千元美金够了吧？」

「蔡爺要給我那麽多？」金蘭瞪大了眼睛。「合本地錢好幾萬哩！」

無怪乎金蘭吃驚，她的身價雖然很高，夜度資不過本地鈔票一百二十元，旅館侍者扣去二十，回去還要給金鳳凰三十，除去車錢 只能淨落六十六元。即使一個錢不用，想積蓄幾萬元也要接待將近一千個男人才行。

趙堂從口袋裏拿出一叠五十元面額的美鈔，往金蘭懷裏一塞，一本正經地說：「妳以爲是假的嗎？錢都帶來了。」

那一叠鈔票的確使她眼花撩亂，不過三年來的皮肉生涯巳使她老練不少，知道這筆錢不是白拿的，她必定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因此，她試探地說：「大爺，無功不受祿，這一筆鉅欵……」

趙堂的笑聲打斷了她的話：「哈哈哈哈……妳眞聰明，蔡爺要托妳一件事。」

「噢！」她吃驚了。

蔡爺要人辦事還要花錢，而且話又說得如此客氣，這事一定不簡單。

趙堂拍拍她的肩頭說：「別緊張！事情簡單得很。」

「甚麽事？」

趙堂拉拉她的身子，在她耳朶邊上輕聲細語起來。

而金蘭却愈聽愈不安，面色變得蒼白，身體也逐漸發抖。

趙堂說完後，又追問一句說：「金蘭，你聽清楚了嗎？」

「大爺！」她聲音哆嗦地說：「我恐怕辦……辦不好……誤了蔡爺的事。」

「有什麽辦不好？簡直輕而易舉。」

「大爺！」她將那叠美鈔塞還趙堂。「求求你，去找別人吧！鳳凰班的姐妹很多。」

趙堂倏地沉下臉來，將鈔票往她身上一摔，冷冷地說：「金蘭！這件事妳巳知道了，怎麽能再去找別人？」

「大爺！我發誓不說出去就是了。」

「金蘭！妳不要不識抬擧！」

「大爺！我求求你……」金蘭巳聲淚俱下了。

趙堂又掏出一個小紙包放在茶几上，冷冷地說：「東西交給你，辦不辦是妳的事，蔡爺巳經派人到澳門守住妳的家人．可以說是保護他們。如果妳沒有辦好事情而又走漏風聲的話，那妳一家人就活不成了。話我巳交待過了，妳看着辦吧！」

「啊——」金蘭不由吸了口涼氣。

趙堂站起來一面脫衣服，一面說：「我在賬房上登記了一個假的名字，明天囘去不要說是陪我過夜。」

× × ×

呂奇睡在浴缸裏，那眞是一個美妙的「床」。

金鳳凰叫醒了他，嗲聲嗲氣說：「你這個人有床不睡睡浴缸，存心找罪受。」

「幾點了？」他翻翻眼問道。

「十點。你不是說在這個時候叫醒你嗎？」

呂奇坐了起來，突然，他訝然地問道：「妳是怎麽進來的？」

金鳳凰笑瞇瞇地說：「我是這裏的主人，難道沒有浴室門的鑰匙嗎？」

呂奇聳聳肩頭說：「幸虧蔡家父子沒有買通妳來打我的黑槍．不然我早就沒有命了。」

「呂奇！」她眞像一個柔順，賢慧的妻子一般對待他：「趕快洗臉，讓我吩咐，給你煮一碗蓮子茶……」

「慢點！我想問問昨晚多少錢？」

「什麽？」金鳳凰瞪大了眼睛。

「夜度資。」呂奇冷冷地說。

「你又沒有和我上……」

「也該照付。」

金鳳凰氣呼呼地說：「別將我看成妓女．也別將你看成嫖客，我這間屋子和這張床還沒有做過買賣接過客人。」

呂奇不理她，一本正經地拿出皮包問道：「多少錢？」

「我不會白收。」

「我說過了，我不喜歡被女人『養』的。」

「你沒有碰我呀！」

「碰不碰都是一樣，女人最値錢的就是青春，我佔有了妳的時間，就該對妳補償。」

金鳳凰發覺自己說不過他，只得嘆了口氣：「唉——你一定要付，就付一塊錢好了。」

「我不想佔便宜，妳最少值美金一百元。」說着，抽出一張百元大票放在茶几上。

「呂奇！塞城最紅的女人也不過五十元，你將我估價過高了。」

「我認爲值得。」

「這眞使我特別高興，我該吩咐人給你弄早點了。」

十分鐘後，呂奇巳經盥洗完畢。走出浴間時，金鳳凰正好捧着熱氣騰騰的蓮子茶進來，盤子裏還有幾碟粤式點心。

「怎麽？還要妳親自下手？」

「我在門口接過來的，」金鳳凰笑着說：「萬一傭人被蔡家收買要打你黑槍，那可就麻煩了。」

「金鳳凰！」呂奇皺了一下眉頭。「妳說這種話，萬一傳到蔡家父子耳裏，妳就惹禍了。」

「有你在，我怕什麽？」

「我不會永遠留在塞城。」

「你走的時候帶我走。」

呂奇楞了一下，方說：「金鳳凰！妳可知道我爲什麽討厭和女人打交道嗎？」

「因爲女人的熱情能熔化你。」

「不！」他搖搖頭。「是因爲女人最會纏。」

「那你可被倒楣了，我是纏男人的能手。」

呂奇瞥了她一眼，冷冷地說：「妳是纏不住我的。」

「你這樣有把握？」

「當然，我付過錢了。而且又沒有碰過妳。」

金凰凰恨得直咬牙。不過，看慣了搖尾乞憐，大獻慇懃的男人，這副冷冰冰的面孔倒是很逗她喜歡的。因此，她無所謂地笑笑說：「反正早知道你不會將我們這種女人看在眼裏。趁熱吃吧！我要去洗個澡，等會兒再陪你。」

說完後，放下食盤，去了浴室。

呂奇也委實餓了，自昨晚在蔡家的宴席吃了一點食物之外，到現在巳經過了十幾個小時，還沒有正正經經地吃過東西。

他先往嘴裏塞進了一隻燒賣，然後端起了蓮子茶。因爲嘴裏的食物還沒有嚥下，所以端在面前的蓮子茶就巳往嘴邊送。忽然，他的眉頭皺了起來，因爲他發現蓮子茶有些發黑。

有了這一發現，連帶嘴裏嚼着的食物也吐進了痰盂。不怪他動疑，因金鳳凰的熱情好像過份了一點。

他拿過上衣，取出了鑰匙鍊。那根銀質的鍊子在蓮子茶裏放過之後，竟然變了黑色。

有毒！

呂奇暗道一聲僥倖，黑社會中無處不是陷阱，除了黑槍可以致命之外，熱情同樣可以置人於死地。他不動聲色地將蓮子茶放囘食物盤中。

過了十分鐘，金鳳凰笑意吟吟地浴罷出來，見呂奇並未動用食物，不由的一楞，忙問道：「怎麽還不吃？你喜歡吃冷的嗎？」

呂奇從神色上觀察，金鳳凰似乎不是下毒者。因此，心頭的恨意消失了一些，不動聲色地問道：「妳不吃嗎？」

「吃甜食容易發胖！」她嬌媚地伸伸舌頭。「這是作女人的苦處，尤其到了二十五、六的年齡，更要當心。」

呂奇端起了蓮子茶說：「來！妳喝一半。」

「奇怪！」她嫵媚地笑着，在他身邊坐下。「又不是共喝交杯酒，爲什麽要你喝一半，我又喝一半。」

「不要問理由，喝一半。」

金鳳凰突然明白，笑了笑說：「原來你是怕我在茶裏下毒，好！我喝一半。」

呂奇一直在觀察她的神色，當她毫不猶豫地要去喝蓮子茶時，他又抽手將茶碗移開了，冷冷地喝道：「金鳳凰！妳想死嗎？」

金鳳凰不禁楞住了，期期艾艾地問道：「呂奇！你……是什養意思？」

「看看蓮子茶顏色是否有些不對？」

金鳳凰仔細看了一陣，點點頭說：「嗯！有些發黑！」

「再看！」呂奇將銀鍊浸入茶裏，然後又提起來。「這條鍊子是銀造的，現在變黑了。」

金鳳凰失聲驚叫：「茶裏有毒？」

「一點也沒有錯，裏面有砒霜。不過，下毒的人很外行，砒霜雖然無色無味的，但是只能下在酒裏，或者有色的飲料裏，蓮子茶原來是白的，砒霜遇上糖就會發黑，被我發覺了。」

金鳳凰遲疑地問道：「呂奇！你懷疑我嗎？」

「方才我確實懷疑你，現在我相信不是妳下的藥毒。」

「那是誰呢？」她喃喃自問。

「金鳳凰！去叫厨娘進來將食品收走，千萬不要動聲色，讓我來問她。」

金鳳凰點點頭出房去了，一分鐘後帶了身裁臃腫的婦人進來。

呂奇給了她五元美鈔，語氣溫和地說：「這個賞妳，不過下次蓮子茶裏少放點糖。」

「噢！」女人笑着說：「我現在再去給你多煮一碗。」

「妳嚐一嚐看，也許是我的舌頭變了味。」

那婦人毫不猶豫地端起蓮子茶就要往嘴邊送，呂奇神色也知道下毒的不是她，連忙從她手裏奪下茶碗。問道：「是妳親自做的嗎？」

婦人誠惶誠恐地：「是……是的。」

「一定有人在和妳開玩笑，趁妳不注意的時候，偷放了糖，在妳煮茶的時候，有誰去過厨房？」

婦人想了一想：「蘭姑娘去過，不過，她不會和我鬧着玩的。」

呂奇連忙向金鳳凰遞了個眼色，金鳳凰懂得他的意思，連忙向那婦人說：「阿桃！妳說起金蘭我倒想起來正好有事找她，妳去找她來一趟吧！」

「是！是！」阿桃退了出去。

過了一陣，阿桃又囘來說：「老闆娘，蘭姑娘半個小時前提着皮包走了，說要

回家去看看，下午就回來。」

金鳳凰楞住了，呂奇却將那杯蓮子茶倒進了痰盂。

阿桃將食盤收走後，金鳳凰低聲說：

「一定是她。」

「那還用說。」

「就這樣放過她？」

呂奇嘆息着搖搖頭說：「我有些替她担心。」

「替她担什麼心？」

「不管她事成事敗，出錢的人都不會放過她，這叫作殺人滅口。這個女人太傻了。」

正說之間，阿桃又匆匆忙忙地跑上來，氣急敗壞地說：「老闆娘！不好了！蘭姑娘方才被一輛電單車撞死了。」

「妳怎麼知道？」

「警察來了，他們請妳下樓去哩！」

二十分鐘後，金鳳凰才又上樓來。

「果然是金蘭。」她一進門就說。

呂奇平靜地問道：「妳又有什麼新的發現？」

「她的皮包內有五千元美金。」

「唔！撞死她的那輛電單車呢？」

「逃走了。據目擊的說，那車子沒有牌照。」

「姓蔡的眞狠這是有計劃的謀殺。」

金鳳凰有些激動地說：「呂奇！你能提得出證據嗎？我們可以向警方檢舉。」

呂奇冷冷地說：「在無法無天的塞城，信任自己的法律比較可靠一些。」

「你？你想怎樣？」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金鳳凰深怕他要去殺人，連忙又轉變口氣說：「算了吧！金蘭貪財，死了也是活該。」

「我並不想爲金蘭復仇，可是他們敎她來謀害我，雖然沒有得手，我也不會輕易放過，一定要找出元兇來。」

金鳳凰雙眉連蹙，不安地說：「金蘭已經死了，死無對證，你有什麼辦法？」

「我問妳，金蘭昨晚到那間酒店去陪宿？」

「我已問過了，是到寶宮大酒店。」

「是酒店來叫的嗎？」

「是，昨晚上十二點半來的電話。」

「行了。」呂奇站起來穿衣服。「金鳳凰！輕鬆一點，像往昔一樣，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才不緊張哩！我只是有點爲你担心。」

「爲我担什麼心？」

「我怕你遭了他們的毒手。」

「放心！我有九條命，想殺我不太容易哩！」

「九條命是貓。」

「幸而我不是一頭饞貓。」

「難怪你的貓爪不動我這條魚了，什麼時候回來？」

「不一定。」

「到底回不回來？」

「不死就會回來。」

「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

呂奇回過身來，拍拍她的面頰說：「聰明的女人不該對一個流浪漢鍾情　妳也該聰明一點。告訴妳，我現在離開後，姓蔡的恐怕會派人來找妳，他要妳做什麼，妳假意答應他，回來再告訴我。妳向他們表示，因爲怕我殺妳才對我這樣好的。」

金鳳凰投進他的懷裏，勾着他的頸項，媚笑着說：「呂奇！你怎麼這樣相信我呢？」

「因爲我知道妳對我還不錯。」

「何以見得？」

「因爲妳隨時希望我碰妳。」

金鳳凰格格嬌笑起來：「你眞像是個研究女人的專家哩！」

× × ×

蔡慶國暴跳如雷，破口大罵：「他媽的，趙堂！白丟了五千美金，還惹出來個痲煩，這是你出的好主意，你眞是一條可惡的老狗！」

趙堂這時連笑臉也陪不出來了，愁眉苦臉地說：「少爺息怒，我這條老狗確實沒有想到，姓呂的那個小子竟然那樣精明，沒有喝下那碗蓮子茶。」

「你他媽的混蛋加三級。」蔡慶國又罵了一句。

「好啦！好啦！」蔡福元出面打圓場，一方面他不喜歡吵吵鬧鬧的聲音，二方面他也不願意讓趙堂太難堪，因爲趙堂多年來也爲他獻過不少妙計。他向他兒子揮揮手：「慶國！別罵得太難堪，趙堂也不是故意的。」

被他老子拿話一壓，蔡慶國的神色緩和了些。但是還忘不了雙手一叉腰，狠狠地盯了趙堂一眼：「他媽的！眞氣人！」

「氣有什麼用！」蔡福元倒不十分焦急，顯得安詳地說：「定下心來想想辦法才是正理。」

「不用想什麼辦法了，」蔡慶國說：「我已派白剛到星洲去了，決心請魔鬼槍手唐天仇來。」

「你怎麼也不問我？」蔡福元不禁感到意外。

「告訴你又怕你反對。」

「趙堂！」蔡福元凡事都要和他的總管事商量，這是多年來的習慣。「你認爲妥當嗎？」

「爸！」蔡慶國怒氣沖沖地說：「你怎麼老是問？他已經老啦，只能吃閒飯，不能管事啦！」

趙堂乾笑着說：「少爺！打架要靠年輕力壯，算計要靠經驗閱歷。不怪我趙堂說直話，你這個計劃不太妥當。」

「說！甚麼地方不妥當？」

「白剛自封是塞城的第一槍手，其實和人家比起來他不夠資格給人擦槍，派他去請唐天仇不成敬意。碰了釘子還算是客氣的，白剛如果不識趣，可能還會吃點虧。這是第一個不妥當。」

「嘿嘿！你的理由眞多。第二呢？」

趙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說：「姓呂的那小子絕非沒有來頭的人，白剛這一去，風聲很快就會傳開。一通電話，就會傳進姓呂的耳中。這反而是打草驚蛇，撥浪促魚遁，此乃第二不妥是也。」

「唔！還有第三個不妥嗎？」

「嘿嘿！」趙堂乾脆笑了一聲。「萬一那姓唐的和姓呂的有連絡，跟你蔡少爺來個陽奉陰違，鈔票照拿，到時却有兩根神槍對付我們，那不但是不妥，簡直就是

大不妙了。」

蔡福元不禁緊張插口問道：「眞會那樣嗎？」

蔡慶國搶着回答說：「別聽他的鬼話，唐天仇是南洋一帶掛了牌的職業槍手。他說過一句話，只要出得起錢，就是要他殺自己的老子娘，他也照殺不誤。不然，別八也不會送他那個魔鬼槍手的綽號了。」趙堂接口說：「少爺知道得不少，不過，有一點你也許沒有弄清楚，他願拿錢殺他老子娘，是因爲他老子娘不會還手，殺了以後他還可以享受那筆錢。你現在敎他殺呂奇，那就不一樣了，因爲對方也是一名神槍手，他未必能夠活着回來揮霍你給他的那筆錢呀！」

蔡慶國被駁斥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才啐了一口說：「他媽的！你是專門耍嘴皮子的，算我說不過你。等到唐天仇請來了，看我摑你耳光。」

趙堂嬉皮笑臉地說：「只要唐天仇眞的答應幹掉呂奇，也眞的幹掉了，我情願被你敲落滿嘴的狗牙。」說到這裏　電話鈴響了，蔡慶國遑能地拿起了話筒。聽了一陣，他又放下了話筒說：「那小子離開了『鳳凰女子公寓』。」

趙堂猛一拍掌說：「對了！打電話找金鳳凰那娘們來。」

「算了！」蔡慶國一揮手說：「這騷貨八成已經被那小子迷住了，找她來訓訓她還差不多。」

蔡福元忙叱道：「慶國！你忘記姓呂的向我們打的招呼？」

蔡慶國冷哼了一聲說：「他媽的！那小子總有一天要死的。」

「那就等他死了再找金鳳凰吧！」

趙堂却呵呵地說：「蔡爺！少爺！你們二位又都看錯了。」

蔡慶國不由怒火高張，大罵道：「他媽的！你今天怎麼老是唱反調的？」

趙堂彷彿天生賤骨頭，愈罵愈舒服，笑得也更得意：「嘿嘿！少爺請息怒，聽我慢慢道來。金鳳凰出身風塵，見多識廣，說什也不會被一個毛頭小伙子迷倒，再說，她是個精明的女人，應該懂得姓呂那小子即使不死，也不能在塞城躭一輩子，爲了那小子得罪你們二位，她合算嗎？一定是被姓呂的逼迫了才裝笑臉的。」

蔡福元也附合着說：「我想金鳳凰這精明的女人決不會作傻事。」

「就算她不帮姓呂的吧！」蔡慶國轉個口氣說：「她又能爲我們做些什麼？難道再敎她去下砒霜嗎？」

趙堂靦覥地說：「少爺！別再提起那件事了。我們找金鳳凰來，先探探她的口氣，最少她能給我們漏漏消息。」

「你以爲姓呂的會將眞消息告訴她？」蔡慶國不屑地說。

趙堂嘿嘿一陣乾笑，目光中透出詭譎的神色，壓低了聲音說：「套句新名辭這叫『反間計』，我們故意頻頻和金鳳凰接觸，然後告訴她一個假消息。那小子一定會汪意到，絕對會向金鳳凰拷問，結果她定會將消息漏出去，那小子就中計了。」

蔡慶國不再發火，聳肩笑着說：「趙堂！你放了半天屁只有這個屁是香的。」

「嘿嘿！少爺的鼻子眞靈！簡直就是警犬訓練班畢業的嘛！」

趙堂拐彎抹角的罵蔡慶國，那個草包竟然聽不懂，反而笑呵呵地說：「他媽的！你少捧我。」

驀然，電話鈴再次響了起來。

蔡慶國起身接觸，然後將話筒往趙堂面前一遞：「你的電話，是個女人。」

「女人？」趙堂接過話筒，喃喃地說：「我的老相好已被范五魁用電單車撞死了呀……喂……」

電話裏不知說了些什麼，趙堂的聲音突然緊張了起來：「眞的？……好！我馬上來，馬上來！」

他那裏剛放好電話筒，父子倆立刻問道：「甚麼事？」

「這個女人說有機密消息告訴我。」

蔡福元猜疑地說：「該不會是呂奇弄詭吧？」

「我去看看就行了　反正我趙堂這幾根老骨頭不值錢，別忘了給金鳳凰打電話，叫她來一趟。」

趙堂來到了市郊的賽馬場，東張西望地找尋一個穿銀紅色洋裝，戴茶色眼鏡，手裏拿着一份報紙的女人；目標沒有發現，肩頭上倒讓寬大的手掌拍了一下，他施施然回過身來，突然像小鬼見閻王似地嚇出了一身冷汗，上下兩排牙齒說什麼也閤不攏來。原來拍他肩頭的人正是呂奇。

「總管事！」呂奇的聲音讓人聽起來就好像置身於冰天雪地裏一樣冷得發抖。「跟誰約會？」

「沒……沒……沒有。」

「是不是個穿銀紅色洋裝的女人？」

趙堂的心臟像是通了電　猛地一痲難道這小子耍的花樣，立刻就想脚底抹油——開溜。

呂奇的鐵腕飛快搭上了他的肩頭。聲音像是從冰窟裏蹦出來那樣陰寒：「趙堂！別動。」

「你……你有什麼吩咐？」

「你們謀害金蘭，那可不關我的事，不過，你敎她在蓮子茶裏放砒霜想毒害我，我可要問問。」

「沒……沒有這回事。」趙堂推個一乾二淨。

「別賴！昨晚你們忙得屁滾尿流，你竟然有心情上寶宮大酒店召金蘭陪宿，你以爲我不知道？」

趙堂知道抵賴不掉，又連忙改口說：「我只是奴才，完全要聽主人的吩咐。那是蔡爺的主意，不干我趙堂的事。請呂先生勿誤會。」

「趙堂！誰不知道你是蔡家的總管事？專門給姓蔡的出鬼主意，這筆賬少不得要算在你頭上。」

「呂先生！請高抬貴手……」他差一點要跪下了地，只因肩膀被呂奇提在手裏跪不下去。雖未老淚縱橫，却已流出了鼻涕。

呂奇冷叱了一聲：「少囉嗦，要想沒事拿錢來。打黑槍美金十萬，背後動刀美金五萬，暗中下毒可說旣陰狠又卑鄙，價錢要貴點。拿二十萬元美金出來，我就饒你一條狗命，不然，嘿嘿……」

「我那有那……許多錢？」

「那你只有死路一條。」

「饒命！饒命！」

「好！要想活命你得依我一件事。」

趙堂忙答應說：「一百件事我都依你的。」

「別答應得太快，這邊來。」呂奇就像老鷹抓小鷄一般將趙堂提到跑馬場一個角落裏，將他肩頭一按，趙堂乖乖地坐上了草地。

「呂先生！有……有什麼事情請儘管吩咐。」

「我要問你一件事情。如果你回答得令我滿意，就饒你一命；否則，你仍然是死路一條。」

「我知道的一定說。」

「在東南亞一帶很有名氣的『五福』兄弟的老大薛福成是怎麼死的？」

「被警方追緝打死的呀！」

「我知道，是誰出賣了他？」

「這……」趙堂搖了搖頭。「我不知道。」

「我看你是想死。」

「眞……的不知道。」

呂奇的一隻手揑住了趙堂的頸子，沉聲說：「如果你再說一聲不知道，馬上就扼死你。」

「請放手！請放手！」

「快說！」呂奇鬆開了手，但是手並沒有離開趙堂的頸子，一翻掌就可以揑死他的樣子。

趙堂用力幌了幌頸項，這才期期艾艾地說：「內情實在不清楚，不過……不過，我也有些懷疑是有人放了水，不然薛老大他……」

「少廢話！快說是誰放了水？」

趙堂急得連連搖頭說：「我眞的不知道啊！」

呂奇看他的神色不像是僞裝，於是緩和了語氣說：「依你的猜測，可能是什麼人？」

「這……我可不敢亂講。」

「讓我替你說吧！蔡福元最可能。」

趙堂楞了一陣，方說：「說起來好像可能，因爲薛老大的產業落到他的手裏。不過蔡爺和薛老大的交情最深。」

「哼！交情深爲什麼不照顧他的嫂子呢？」

趙堂左右一望，神秘地壓低了嗓音說：「不瞞你說，那女人出身青樓，又沒有給薛老大生下一男半女，所以蔡爺才不放心將產業交給她。」

「這是什麼話？」呂奇倏地變了臉色。「妓女晚景從良，一世貞名無碍，明明欺侮她是一個弱女子。」

「是！是！」趙堂打恭作揖，不敢抗辯。

「我再問你，聽說薛福成被殺之前，老三范福壽捲了一大筆欵子逃了，知道他的下落嗎？」

趙堂沉吟了一陣，然後透露出狡黠的神色說：「姓呂的！我要先問問你，我若是告訴你實際情形，你是不是能夠不再找我的麻煩？」

「只要一句實話就可換你的老命。」

「范老三比薛老大先死。」

「噢！」呂奇不禁低呼了一聲，似乎這答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是誰下的毒手？」

「不知道。」

「捲欵潛逃的事想必也是揑造的了？」

「一點也沒有錯。這件事在『五福帮』裏是個秘密，可是瞞不過我趙堂的眼睛與耳朵。」

「唔！你還知道什麼？」

「嘿嘿！范老三在五福帮中生得最俊，嘴也甜。所以和素君那女人，還有點私情。」

「趙堂！你不是胡謅吧？」

「我敢發誓。這樁事恐怕連蔡爺都不知道。」

呂奇仰首看天，喃喃地說：「薛福成被警方格殺，范福壽死得不明不白，老二，老四囚禁在香港赤柱監獄，只剩下老五蔡福元一個人享清福，毫無疑問，當年向警方放水出賣薛福成的就是他，殺范福壽的也是他。」

趙堂冷笑一聲說：「只怕你判斷不太準確。」

「趙堂！我聽聽你的吧！」

「別說你懷疑，連我們也懷疑 可是又有幾件事情敎人想不通，第一，薛老大出事的時候，蔡爺在馬尼拉，根本就不知道薛老大的那一次行動。第二，事後，方素君要接收產業，蔡爺不讓，那女人就哭鬧不休。當時就有蔡爺的心腹，要幹掉姓方的女人，可是讓蔡爺攔住了。試問！蔡爺狠得下心來幹掉他拜把子磕頭大哥，却捨不得殺一個女人，而給自己留下禍患來嗎？」

呂奇久久沒有說話，因爲趙堂這番話很有道理，蔡福元要殺方素君可說不費吹灰之力，那又何必留下來給自己找麻煩？

趙堂見他沉默不語，不禁又問道：「你相信了吧？」

呂奇仍是沉默不語。

趙堂又問道：「你是怎麼認識方素君的？」

「一個月前我從新畿內亞前來塞城時，爲了貪戀海上景色，搭乘了一艘便船，却被一個綽號叫『鬼面人』的海盜首領中途綁了架，他要我入伙，並爲他去殺一個厲害的仇家，我拒不答應，就被他囚禁在一個孤島上，幸而方素君救了我，並偷了海盜的一艘快艇，將我送來塞城。」

趙堂喃喃地說：「奇怪？方素君怎會有那樣大的本事？」

「她未嫁薛福成之前，和那『鬼面人』有過交情，她原指望找他代爲向蔡福元索回產業，誰料那『鬼面人』是個胆小鬼，說他惹不起蔡福元，所以，不但不帮她的忙，反而要留下她作押寨夫人。方素君見勢不妙，於是立即設法盜艇逃出，順便也救了我。」

「所以你要助她一臂之力？」

「大丈夫作事應該恩怨分明。她有困難，我自然是義不容辭的。」

「她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有些話我就不能隨便說了。」

「趙堂！說話不要吞吞吐吐的。」

「好！」趙堂一本正經地說：「我就直說吧！你以爲方素君是個弱女子，但你却被一個弱女子利用了。」

「這是什麼話？」

「薛老大栽在警方手裏，很可能是她放水。」

「趙堂！你是否想藉機挑撥？」

「信不信由你。」趙堂冷冷地說：「她不但出賣了她的床頭人，就連情人范福壽恐怕也是她幹掉的。」

呂奇眼睛一瞪，暴叱道：「趙堂！你說得太離譜了。」

「你的口氣和蔡爺一樣，每當我和蔡爺談起這件事 他也是朝我瞪眼，敎我不要亂說。」

如果趙堂所說的不錯，那就和呂奇原來的想法完全相反了，不過，他絕對不會相信趙堂的話。

趙堂這時站起來說：「我可以走了嗎？我所知道的都說完了。」

「趙堂！我還要調查你所說的話，如果我發覺你的話中有一個字是假的，我仍然要殺掉你。」

「放心 我不會拿自己的老命開玩笑的。」

「滾吧！」

趙堂却沒有立即拔腿開溜 反而笑着說：「姓呂的 我看出你是一條好漢，而且不像是在黑道上混混的人，所以我想奉勸你一句話。」

「是不是想敎我不要過問這件事？」

「姓呂的！最好你不要被那個女人利用。」

呂奇語氣冷冷地說：「我不過問當年你們『五福帮』的家務事，我現在是代替方素君收爛賬，收到了我按規矩抽佣。談不上什麼利用不利用。我過去的確沒有在黑道上混過，但我現在非混不可，因爲我的旅費全部已被那個海盜首領『鬼面人』刦走了。」

「好吧！我不勉強你。蔡爺好對付，他那個兒子的花樣可不少。你防着吧！」

「趙堂！用不着告訴我這些，我也不會逼你去出賣主人。」

「哈哈！姓呂的！你不但是條好漢，還是一條硬漢哩！哈哈哈哈……」

× × ×

下午四時 呂奇又回到運[illegible]畔的「鳳凰女子公寓」二樓金鳳凰的香閨。金鳳凰一見他進門就說：「蔡家父子找我去過了。」

呂奇用脚後跟踢上了房門脫去上衣往沙發上一靠 冷冷地問：「說些什麼？」

「他們說，已 和警方連絡好了，要製造罪名將你驅逐出境，敎我隨時將你的行踪報告他們。」

呂奇閉上眼睛，神情淡然地說：「別理他！」

「呂奇，」金鳳凰關心地說：「他們平日和警方都有來往，化點錢就行了，你得當心點。」

「金鳳凰！妳眞天眞！」

「我昨天就說過了，墜入情網的女人都是天眞的。」

「妳天眞得過了份，彷彿像個三歲小孩。告訴你，他們告訴妳的話都是假的，其目的是想攪亂我的注意力。他們會找警方嗎？絕對不會。因爲我會抖出金蘭那件命案來，他們不合算。」

「那他們想要……？」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他們想找厲害的角色來對付我，我下午到機場去了一趟，查出他們昨晚已派準備向我打黑槍的那個白剛去了星洲，大概是搬救兵去了。」

「星洲？他們去找誰？」

「我想大概去找魔鬼槍手唐天仇。」

「噢，你能贏他嗎？」

「很難說。」

「呂奇！那你爲什麼不快些動手？」

「我是來要錢的，不是來殺人的。」

「萬一那個姓唐的……？」

呂奇又閉上了眼睛，一副滿不在乎的神色：「金鳳凰！別爲我担心，活到靠三十，死掉也不算短命。」

金鳳凰飛也似地撲進他的懷裏，摟着他的頸子說：「呂奇！你有三十歲？」

「怎麼，妳還將我當作小孩？」

「嗨！呂奇！我的年齡並不比你大，使我放心啦！」

呂奇連忙睜開了眼睛問道：「金鳳凰！妳這是什麼意思？」

「我一直担心兩人的年齡太接近，或者你比我小……」

「金鳳凰！妳這是剃頭的担子——一頭熱，我可沒有這個打算，別以爲我找妳帮忙，妳就可以纏上我了。」

金鳳凰的熱情頓時被澆了一盆冷水，不禁淚汪汪地說：「呂奇！我知道我不配你，可是在你未遇到合適的對象之前，總得要有個女人陪着你，我倒很願意……」

呂奇不耐煩地大叫：「不要說了！」

（未完．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巫山二嬌將冷天星抬到雁廻嶺雁鳴寺內，先由宮美入內打聽，遇上了南天嬌，岳曉秋早在這裏等候，將二嬌姊妹先後綑綁吊在樹上，然後用玄陰九轉大回天術清除了冷天星身上的劇毒，冷天星爲了感謝南天嬌兩次救命之恩，只好遵照她的安排和岳曉秋結爲夫婦，二人辭別了南天嬌，先尋原路找小神手，小神手已不在，原來小神手已被天南毒王夫婦救走，並認作螟蛉義子。他們二人何去何從，並無方向，冷天星想起白菱秋，可能會被那老妖道送去他胞弟陰靈教主那裏？二人於是又再奔上九頂山……

將計拯菱秋　被騙失愛侶

不料那中年婦人益發嚎啕大哭的叫道：「我的命好苦，我又怎麽辦呀？……」

岳曉秋耐着性子，好不容易的把她勸得收住了哭聲·道：「死的是妳的什麽人呀？」

那中年婦人哽哽咽咽的道：「是我兒子！」

冷天星不由心頭爲之一慘。

這中年婦人衣着敝舊，住在這深山之內，必定是靠着兒子樵獵爲生，如今她的兒子因故死去，拋下她無依無靠，自是難免倍加哀傷了。

當下也俯下身去問道：「妳那兒子多大了？」

那中年婦人答道：「十歲！」

冷天星怔了一怔，暗暗忖道：「這樣看來，自己的判斷不對了，一個十歲的孩子，大約還不能採樵打獵，看來她是有丈夫的了！」

當下忖思着問道：「妳家中還有什麽人在？」

他想，她那丈夫待她也未免太不關心了，深更半夜的還不把他的妻子勸了回去，讓她一人在此哀哀痛哭！

那中年婦人道：「還有一個八歲的女兒。」

冷天星奇道：「妳丈夫呢，若說只有妳們母子三人，在這深山之中，是怎樣生活的？」

那中年婦人聞言震了一震，但旋即又放聲大哭起來。

冷天星眉宇深鎖，一時不知說什麽好？岳曉秋只好勸慰：「只是痛哭，反而哭壞了身子……妳丈夫呢，難道他也……」

那中年婦人又復止住哭聲道：「我丈夫一向在此山樵獵爲生，但半年多以前，有一天出去行獵却一直不曾回來！……」

岳曉秋奇道：「他失踪了！」

中年婦人哭着道：「第二天清早只有獵狗阿花銜回來了一隻鞋子……只是畜生無知，說不出牠那主人遇上了什麽的意外，只會向我狺狺狂吠，分明是出了不幸之事！……」

岳曉秋道：「狗通人性，也許是你那丈夫在山間失足摔傷，或是被什麽野獸所傷，難以行動，你就該使那條獵狗帶路去尋找他去……。」

中年婦人含淚點頭道：「我也是這樣想法，當時連忙帶領子女，叫那阿花領路，誰知阿花領到一里之外的一片斜坡之上，就在那裏嗅來嗅去不肯再走了。」

岳曉秋道：「想來那一定就是妳丈夫出事的地點了。」

中年婦人搖搖頭道：「那裏是一片平坦的草坡，任何痕跡都找不出來，又沒有我丈夫的屍體，怎會是在那裏出事！」

岳曉秋也皺眉道：「這就怪了，妳那丈夫從此就失踪了麽？」

中年婦人揩揩淚漬道：「從那天之後，就再沒見到我丈夫的影子，一連三四個月，我携子帶女，走遍山了內各處，但仍然沒有一點踪跡可尋。」

岳曉秋嘆口氣道：「孤兒寡婦，住在這樣的深山之內，痛苦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眸光同情的一轉，道：「妳兒子呢，他又是怎麽死的？」

「我兒子？」

中年婦人又震顫了一下，大哭說道：「我兒子死得更慘，他……三天之前的深夜之時，我因思念生死不明的丈夫的下落，哀哀痛哭，忽然，聽到了一陣嘈雜的人聲！……」

岳曉秋意料到定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接口問道：「想來那定不是好人了！」

中年婦人咬牙道：「那就是殺了我兒子的兇手！」

冷天星義憤塡膺的道：「什麽？妳兒子是被人殺死的？可知道是什麽人嗎？」

他原是性情中人，像這等孤兒寡婦，困居深山竟然有人狠到會把她的兒子殺死，那也實在是十惡不赦之徒了。

中年婦人咬牙切齒的道：「這些天殺的狗強盜，他們不但殺了我的兒子，還把他的心肝也挖了去了，可憐我那兒子，臨死還要落個屍骨不全……」而後又是一串嗚嗚的痛哭。

冷天星雙拳緊握，皺眉咬牙的道：「妳能說得清楚一些麽？」

那中年婦人好不容易的又收住啼哭，道：「他們說要用童男童女的心肝煉藥，就殺了我的兒子！」

岳曉秋道：「妳不是還有一個女兒麽，他們也許還會再來，爲什麽妳還不快逃開這裏，帶着女兒遠走他鄕！」

中年婦人哭道：「走不了的，那些人曾經說過，這山的四面八方早被他們圍住了……」

冷天星面色一沉道：「有這等事……」

那中年婦人望了他一眼，又接下去道：「他們今夜就要來殺我的女兒，是我不忍見我女兒慘死，才跑到我兒子的墳上來啼哭……」

兩眼淚盈盈的掃視着冷天星與岳曉秋兩人，試探着道：「你們兩位不是他們的人麽？」

冷天星急不及待的道：「他們都是些什麽樣子人物？」

那中年婦人面有餘悸的說道：「一個個白衣高帽，手上抓着哭喪棒，在夜裏遇上，就像遇上了吊死鬼，但他們却明明是人！」

冷天星瞋目叫道：「陰靈教！我早判斷到就是這批惡人！」

岳曉秋忙道：「他們既是今夜要殺妳的女兒，可知他們什麽時候來麽？」

中年婦人說道：「大約是平明五鼓左右！」

岳曉秋道：「妳家住在那裏？」

中年婦人伸手遙遙一指道：「就在山谷盡頭，離此大約半里左右！」

岳曉秋轉向冷天星道：「星哥，大約你不會眼看着陰靈教的惡徒，殺她的女兒吧！」

冷天星咬牙道：「那是自然……」向中年婦人叫道：「快些帶路去，救妳那女兒！」

那中年婦人半信半疑的道：「那些人個個窮兇極惡，厲害無比，你們兩位年紀青青，能鬥得過他們麽？倘若爲此送了性命，反而……」

冷天星催促着道：「快些帶路，否則來不及救妳的女兒了。」

那中年婦人果然連忙爬起身來轉身向山谷處就跑！

雖然她是興奮緊張之中拔步飛跑，但在冷天星與岳曉秋看來，却仍然慢得使人不耐。

好在半里來路，轉眼就到，只見一片疏林中果有一幢簡陋的茅屋，很顯然的就是那中年婦人的家了！

冷天星不及多待，雙肩恍動，疾如飛矢，逕向那茅屋射去！

只見茅屋之中黑漆無光，一縷柔弱的哭聲傳了出來。

冷天星心頭略定，看來那婦人的女兒尚未遇害。

當下連忙伸手輕輕推開房門，邁步走了進去。

房中雖然黑漆無光，但在他看來却是亮如白晝。

只見那房間只有一明一暗，房中雜物凌亂，陳設極是簡陋，內室中一張木榻，一個八歲的小女孩正伏在床上哀哀痛哭。

冷天星憐恤的輕嘆一聲·叫道：「小姑娘……」

那小女孩聞得叫聲·吃驚的尖叫道：「娘……娘……」

冷天星忙道：「別怕，妳娘就要回來了！」

那小女孩從床上掙扎着爬了下來，叫道：「你……你們要……殺我……」萎縮縮的就要向床下鑽去。

冷天星忙掏出火摺子，幌動了一下，燃了起來，只見桌上有一盞油燈，立刻順手點了起來。

那小女孩似是因冷天星柔和的聲音與和平的像貌減去了恐懼之心，畏畏怯怯的站起身來叫道：「你……不是壞人嗎？」

冷天星安慰的笑道：「妳娘就回來了，讓妳娘和妳說吧！」

說話之間，果見岳曉秋陪着那中年婦人，已經跌跌撞撞的跑了進來。

那中年婦人一見那小女孩平安無恙，發狂一般的跑了過去，一把抱入懷中，又哭又叫的道：「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

冷天星心頭惻然，長吁一聲，道：「五鼓將到，妳們母女就安安靜靜的呆在屋中，我敢保證妳們平安無事。」

說話之間，跌坐了下去，瞑目養神。

那中年婦人止住哭聲，躊躇了一下，道：「兩位俠士想必已經肚餓了吧！」

這話正說到了冷天星與岳曉秋的心坎之中，兩人奔馳不停，確然已是飢餓多時，甚思飲食了。

冷天星皺皺眉道：「若有現成飯食，就討擾一些也好！」

那中年婦人忙道：「有有……我去給兩位弄來！……」

推開身旁的女孩，道：「好好陪着兩位俠客，娘去弄吃的東西，有兩位俠客救妳，那些壞人就不敢來了……」

那小女孩連連點頭，畏畏怯怯的依在岳曉秋身邊，中年婦人揩揩淚漬，立刻推

門向後面的廚房走去。

不久，只見她捧來了一個木盤，有一大盤烙餅蒸的臘味，還有兩樣菜蔬，以丈夫死去半載，山居無靠的寒家來說，已是很豐盛了。

冷天星與岳曉秋不疑有他，道聲討擾，立刻就狼吞虎嚥的吃了起來，沒有多久，竟吃得點滴不剩。

那中年婦人看着兩人吃畢，忙道：「兩位還要用上一些麽？」

冷天星搖搖頭道：「不用了，多謝……多謝。」

中年婦人雙手連搖道：「這位俠士太客氣了，如能救下我這女兒的性命，小婦人一定從此吃齋唸佛，永遠供着兩位的長生祿位！」

冷天星笑道：「這是不敢當的，除強救危，原是我等份內之事……」

說話之間，那中年婦人已把盤盞收了下去，獻上了兩杯茶來。

此刻已是四更過後，門外夜風颯颯，但除了落葉蕭蕭，與偶爾傳來的一兩聲蟲鳴之外，却沒有一絲別的聲息。

那中年婦人一旁站了一會，目光灼灼的看了兩人一眼，試探着道：「這孩子睏了，我打發她去睡吧！」

冷天星頷首道：「也好……倘若那羣惡人來時，不必大驚小怪，只管躲在房中就是了！」

那中年婦人忙道：「小婦人知道了！」拉着那小女孩悄悄的躲入了內室之中，順手把門簾也放了下來。

冷天星與岳曉秋對坐桌前，一時頗感百無聊賴。

岳曉秋坐了一會，忽然柳眉一蹙，低聲道：「不好，我……」

冷天星一驚道：「妳怎麽了？……」

岳曉秋皺眉道：「腹痛如絞，定是那菜飯中……出了毛病！」

冷天星不暇細問，連忙暗暗運息行功。只見他雙眉頓時深深鎖了起來，他試得出來，已經中了別人的暗算，只不過他內功深厚，比岳曉秋發作得較慢而已。

岳曉秋面如淡金，咬牙道：「我快要撐不住了！」

冷天星心中大急，不暇多忖，連忙暗暗將懷中那瓶藥粉掏了出來，倒了一些在岳曉秋的掌心之中，說道：「快些服了下去。」

同時他自己也服了一些下去。

那瓶藥粉是得自空空妖尼之物，上次在二賢莊時中了迷神毒霧，他與小神手也曾服用過一次，當時雖將劇毒抑制了下去，未曾被毒素迷惑了心志，但却因而導致了劇毒內侵骨髓，與小神手俱皆弄成了不治的絕症，如非南天嬌與岳曉秋施術相救，此刻大約早已死去多時了。

按說這種藥是不應冒然而用的，但由於情勢急迫，使他仍然不能不冒險一用。

原來他發覺中毒之後，就知道是掉入了一個預謀之中，很顯然的敵方定然早已密佈四周，若發覺他與岳曉秋毒素發作，必然立時發難，一舉之下很可能將兩人俱皆擒捕格斃。

那藥粉不論對不對症，至少有壓抑毒傷發作的妙用，只有等待危機過去之後再說了。

服下藥粉之後，遍體一片清涼。

岳曉秋流汗已止，暗中運息了一下，只覺竟然毒傷盡癒，唇角間綻開了一絲笑容，悄聲道：「把那女人殺了走吧！」

冷天星心頭仍然沉重無比，因爲他知道，倘若藥不對路，雖可收壓制之效，日後發作起來，更要糟糕。

當下眉頭一蹙，暗以傳音入密道：「眼下之計，倒不如將計就計，先殺上幾名陰靈教徒，反正他們已佈下了一道天羅地網，縱然此刻衝了出去，也是難免一場大戰的了！」

岳曉秋也以傳音入密道：「好吧，我們假裝中毒了吧！」

嬌軀故意搖了搖，伏在了桌案之上。

冷天星放聲叫道：「秋妹……秋妹……妳怎麽了？……」

岳曉秋自然不會應聲。

冷天星身子震了一震，也啊的一聲叫道：「這……這是怎麽……」

話未說完，也一下子仆到了桌子之上，兩人雖僞裝中毒昏迷，但却各自偷偷睜眼暗暗窺視。

只見內室的中年婦人跑了出來，虛張聲勢的叫道：「兩位俠士……兩位……」

及見冷天星與岳曉秋伏在桌上的姿式，分明早已中毒昏迷，方才收住喊聲，順手拿起壁角上的一個銅盆，噹噹的敲了三響。不久，只聽一陣步履之聲傳來，四名形同鬼怪的陰靈教徒同時出現於茅舍中。

四人見狀大喜，其中之一道：「把這兩人殺掉，就是大功一件，咱們幾人都有堂主之份了！」

冷天星不由暗感失望，聽他言語之間，就知道四人在陰靈教中不過只是二三流的身份。

只聽另外一人叫道：「快些把他們兩人的腦袋切了下來，否則八步斷魂散的劇毒流遍全身，就要化爲一灘血水，那時無憑無據，如何去向教主邀功領賞？」

先前發話的似是四人爲首之人，哈哈一笑道：「此言有理，就煩你動手吧！」

那人並不多言，探手由腰間拔出一柄匕首，就向冷天星走去。

冷天星心中大喜，因爲由他們對答之言中，他已聽出所中的乃是「八步斷魂散」，那瓶藥粉就是專解此種劇毒之用，豈非誤打誤撞，正好碰巧了！忖思之間，那持着匕首的陰靈教徒已經走到背後，寒芒一揮，向冷天星的頸間用力削去！

但聽一聲悶吭，那名教徒就在匕首即將削到冷天星頸子上時，却突然身子一震倒摔了出去。

只見他掙扎了一下，不動彈了。

其餘三名陰靈教徒大驚失色，不約而同，俱皆發出一聲驚呼！

但冷天星身子却動也未動，斜斜伏在桌子之上，一副昏迷不醒，中毒後的必然之狀。

那爲首的教徒目光狠狠的盯了冷天星，岳曉秋一會，又向房中四面一掃，方始去檢視摔倒不動的那名教徒。

只見他匕首仍然牢牢握在手中，但却氣息已絕竟是死了！致死之由則是胸前一片紫黑印痕，如

同被人以重手法實實的擊了一掌，以致震斷心脈而死。

但他們三人俱都看得清楚，除了冷天星岳曉秋昏迷在桌上之外，根本別無他人在場，他是怎樣死的？

這死因太離奇了！

那爲首的教徒目光陰陰一轉，突然衝向那驚惶失色的中年婦人喝道：「那藥都下在飲食中給他們吃下去了麽？」

那中年婦人畏畏怯怯的道：「都……都下上了，他們也！都吃下去了……」微微一頓，顫聲說道：「我都按照着你們……你們的話做了，請你們放過我的女兒好麽？……」

聲調悲淒，令人鼻酸。

冷天星原認爲那中年婦人是與陰靈教一夥之人，對她恨得牙根發癢，原想把她殺死，如今方才聽出她不過是受脅迫利用之人，心中倒不禁產生一絲憐憫之心。

那爲首的陰靈教徒怒道：「八步斷魂散絕毒無比，世上又無解藥，只要他們確然中了此毒，那是絕沒解藥可救……」

冷天星不由心中暗笑，忖道：「可惜你們却不知道空空妖尼，却偏偏有這種解藥……」

忖思間，那爲首的教徒咬牙又道：「如果他們沒有中毒而死，那就是妳沒把毒藥下上，不要說妳的女兒，連妳也得大卸八塊落不了全屍！」

那中年婦人哭道：「不管怎樣，饒了我們苦命的母女吧！」

那爲首的教徒不耐的大喝道：「滾開！如再囉嗦不休，就先殺了你這老乞婆再說！」

中年婦人身子抖顫，踉踉蹌蹌向內室中逃去。

那爲首的教徒畢竟是有些經驗之人，一名教徒出了意外，就不再冒險去試，當下輕聲吩咐道：「快些發出訊號，請金堂主馳援！」

一名教徒應了一聲，走出房外。

只聽數聲尖銳嘯聲立刻冲天而起，想是他發出了幾枚傳訊的飛矢火箭之類的東西。

冷天星心中暗忖，看來這山中果然到的陰靈教徒不少，不知這金堂主又是什麽人物，想來總不致比史去惡高明吧！

由於他解去了所中的八步斷魂散之毒，心中輕鬆了不少，依然仆伏桌面之上，靜以待變。

那爲首的陰靈教徒目光滴溜一轉，忽道：「冷天星，你是裝死吧？」

冷天星怔了一怔，但却仍然不理不睬。只聽那人繼續說道：「二賢莊中你也曾故弄玄虛，看來你是個善於裝假之人，我們這位夥計總不會無緣無故而死吧！」

冷天星仍是不聲不響。

那爲首的教徒哼了一聲，道：「好吧，不論你是眞的中毒，還是故意裝假，等金堂主一到你就只好束手就縛了！……」

冷天星聽得心頭一動，暗暗忖道：他既然是陰靈教徒，總該聽說過自己是九重天學來武功之人，一名堂主能有多大能耐，他怎會說得如此有把握！

念轉心動，眼下之計，倒不如暴出殺手，將他們三人一舉擒了下來，迫問一下實情，同時，待那什麽金堂主到來之時，也可出其不意一舉獲勝。

當下暗以傳音入密道：「秋妹，看到那靠近妳左側的人麽？」

耳際間傳來了岳曉秋柔細的聲音道：「看到了！是要出手殺了他麽？」

冷天星道：「妳能做得到吧！」

岳曉秋道：「這大約不致有什麽問題吧！」

冷天星道：「小兄出手對付另外兩人，最好不要使他發出聲息，免得驚動了外面潛伏之人！……」

岳曉秋答道：「我已經準備好了！」

冷天星已達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境界，意動功生，當下略一調息，仍以傳音入密道：「好，動手！」

話聲一落，幌身而起，以快得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左右兩掌同時點出了兩縷颯然指風，點向另兩名陰靈教徒。

那三名陰靈教徒本來都是二三流的角色，不要說全在無備之間，就算早已有備，也難擋得住冷天星的一記奇招突襲。

兩人吭出一聲，登時被點了穴道，變成了木雕泥塑的菩薩一般，一動不動的站在原處。

就在冷天星出手的同時，岳曉秋也閃電之勢制住了另一名教徒，她用的手段更狠，乃是用一枝銀簪刺入了那人的死穴之內。

那人連掙扎也沒掙扎一下，身子一歪，登時了賬。

冷天星且不理會兩人，身形電掣飛身出屋，默運神功，偵查四方。

只見他旋身四掠一遍，登時撲回房中，悄聲道：「至少五十丈內沒有人踪，可以先審問一下他們了！……」

轉向那名爲首的陰靈教徒喝道：「聽好，如果有問必答，不會撒謊，可以饒你一命，否則，要你受上一番最大的痛苦，最後仍然免不了一死！」

那人被點了要脈大穴，雖然能聽能看，但却難動難言，是故雖然聽到了冷天星之言，但却沒有一絲反應。

冷天星淡然一笑道：「如果你同意我的建議，願意保全性命，就把眼珠轉上一轉。」

那人果然把眼珠一轉。

冷天星微微一笑，探手一掌，拍開了他的穴道。

那人舒展了一下四肢，兩眼睜得滾圓的道：「冷……大俠可是不曾爲毒散所害麽？……」

冷天星沉聲一哼道：「記住，現在是來問你，並非由你問我！……」

目光森然一轉，說道：「快說，你們是奉何人之命，爲何佈下這一個圈套，我不過迷路至此，你們又怎知道我會經過此處？……」

那人皺着眉頭道：「我們教主最恨最怕的就是冷大俠與白……姑娘，二賢莊誘捕了你們兩位之時，早已以飛羽傳書投入了陰靈教總壇！

而後，二賢莊出了變故，武當掌門雲玄道長被殺，冷大俠與巫山二嬌俱都逃走無踪，急羽飛書迅快的又到了陰靈教。教主接到這次急訊之後，立刻下令採

取各項緊急措施，因爲他誓要把你殺死，同時爲那位白姑娘已經被擒算定了你一定會去救她，凡往九頂山所去的各條道路之上都密密的佈下許多陷阱埋伏，這裏只不過是千百埋伏陷阱中的一個而已！……」

冷天星笑道：「眞虧那老魔想得出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那八步斷魂散對我來說已經毫無用處！」

那人吶吶的道：「冷大俠難道已經百毒不侵了麽？……」

微微一頓，又覺得這話不對，因爲就算冷天星已經百毒不侵，岳曉秋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却絕對不會有這種能耐，改口又道：「要不就是冷大俠有了可解此毒的解藥！」

冷天星面色一沉，道：「那位白姑娘已被解到陰靈總舵了麽？」

那人忙道：「沒有，她正在金堂主手中……」

冷天星道：「金堂主又是何人，白姑娘爲何落在他手？」

那人道：「金堂主是新任幽冥堂堂主，白姑娘則是敎主特地交與金堂主的！」

冷天星不解的問道：「這又是爲了什麽？」

那人道：「因爲敎主恐怕這些埋伏也許制不住冷大俠，才命金堂主掌握住白姑娘，必要時以她的生死榮辱來威脅冷大俠就範！」

冷天星重重哼了一聲道：「這手段倒是挺狠！……那金堂主在於何處，爲何仍然未來？」

那人忙道：「自在這黃雲山外發現了冷大俠的行踪之後，早已消息飛傳，在附近佈伏的敎徒相繼而來，都已散佈在山中各處，金堂主原本在十五里外的歸雲嶺，現在已移在五里左右的斬雲峯，方才旣已發出訊號，大約就快來了！」

冷天星略一忖思，道：「待那金堂主來後，還要請你帮一次小忙，不露聲色，把他請進房來！」

那人連聲應道：「是！是！小人一定遵命！」

冷天星微微一笑，道：「現在你滿口應允，但等那金堂主一到，只怕你就會改了主意！……」

那人面色微變道：「小人不敢……」

冷天星笑道：「自然我有辦法使你不敢！」

五指疾出，向他背脊之上一連數點。

那人大驚失色，哀聲求道：「小人一定心口如一，只求饒恕一命！……」

冷天星笑道：「只要你眞的心口如一，自然不會就死……」

聲調一沉，又道：「你且運息一下試試！」

那人依言運息了一下，道：「小人感覺不到什麽？」

冷天星笑道：「難道三焦之處，不感覺到有一點輕微的痲木麽？」

那人又運息了一下，面色大變道：「不錯，小人感覺到了，這……」

冷天星道：「這是我獨門點制五陰絕脈的手法，相信當世之上還沒人能解得，如果三日之內不解開脈穴，武功盡廢，五日不開，全身潰爛而死！……」面色和緩的凝注了那人一眼，又道：「只要把那金堂主擒下之後，我立刻給你解開此穴，否則，就任由你去慢慢消受了！」

那人誠惶誠恐的道：「小人知道，小人一定照辦！」

冷天星目光一轉，道：「快些把房中清理一下，待那金堂主來時，就說我已中毒在於內室之中，把他騙入房內，就沒有了你的干係！」

那人喏喏連聲，立刻動手把兩具屍體拖到一旁壁角之下，用一些破舊之物遮蓋了起來，又把那點了穴道的另一敎徒推到門邊牆壁之下。

等這些事做完之後，已聽到一陣步履之聲遙遙傳了過來。

冷天星向岳曉秋略一示意，立刻雙雙縱向門後掩藏了起來，不久，雜沓的步履聲已經到了房門之外。

冷天星凝神聽去，發覺所來之人約有十五六人之譜，僅是由脚步落地之聲中可也聽得出其中大多是二三流的陰靈敎徒。

脚步聲在房門外停了下來，那被冷天星點了穴道的陰靈敎徒立刻迎到門邊，施禮叫道：「屬下歐陽方見過金堂主！」

只聽一個蒼老陰鷙的聲音道：「冷天星擒下了麽？」

歐陽方忙道：「已中了八步斷魂散之毒，現昏迷在內室之中！」

金堂主道：「中毒多久了？」

歐陽方忖思着道：「已有半個時辰左右！」

金堂主哼了一聲，道：「他又有什麽變化？」

歐陽方道：「除了昏迷不醒之外，看不出什麽變化。」

老堂主陰鷙的笑道：「八步斷魂散如果服了下去，用不到半個時辰就會化爲一灘血水，他居然能毫無變化那就奇了。」

歐陽方道：「但他確確實實已經服了下去，屬下不敢妄言！」

金堂主忖思了一下，道：「敎主已有明諭，這冷天星武功與衆不同，凡能捕獲者，不妨立刻將之梟首，你旣已使他中毒昏迷，爲何不立刻梟下首級，送回總壇請賞，却發出緊急訊號，需本堂馳援？」

歐陽方呆了一呆，道：「這……」

金堂主凌厲地追問道：「爲什麽？」

歐陽方終於答道：「就因爲他服下了八步斷魂散除了昏迷之外，沒有別的反應，屬下恐出意外，方才求金堂主馳援！」

金堂主陰陰一笑道：「本堂馳援之後，將使你的功勞大打折扣，你知道麽？」

歐陽方忙道：「屬下並不爭功，只望能順利的解決了他，爲本敎除去一大敵人，就是屬下的心願！」

金堂主陰鷙的道：「這話說得十分堂皇……」

沉聲向隨來人喝道：「將這草房圍困起來，萬一遇敵，可用毒弩毒沙，全力迎襲！」

十五六名隨來之人朗應一聲，刷的一聲分向四面湧去，果然將草房團團困了起來。

冷天星心中大爲不耐，暗暗忖道：「這傢伙倒是刁滑得很！」

那老堂主仍然不肯進入房中，却淡淡

的吩咐道：「歐陽方，現在可以去把冷天星梟首了。」

歐陽方驚道：「屬下不敢動手！」

金堂主怒叱道：「爲什麽？」

歐陽方吶吶的道：「萬一冷天星還有抵抗餘力，屬下……只怕難以一舉奏功，那樣豈不誤了敎主的大事！」

金堂主沉聲厲喝道：「若有意外變故，一切由我負責就是了！」

歐陽方無話可說了，吶吶的道：「屬下遵命！」

歐陽方無可奈何的投注了冷天星一眼，探手由腰中拉出一柄閃亮的匕首，一步步向內室走去。

內室垂着密密的竹簾，外屋中點着閃爍的油燈，由房門外看去，只見一片黝黑，任什麽也無法看到。

歐陽方故意裝得如臨大敵，實則却是無可奈何，一挨一蹭的向內室走去，至於進入內室又當如何却是難以想像之事。

冷天星恨得暗暗咬牙，腦際間靈光一閃，忙向歐陽方以傳音入密道：「進入內室之後，故意弄出一點響動，僞裝受傷，逃了出來，那金堂主猝不及防，也許會進入房中！」

歐陽方尚不能運用傳音入密對答，但對冷天星吩咐之言却是聽得清晰入耳，詳細無比。

當下果然身形疾衝，進入了內室中。

但聽一陣乒乒乓乓之聲過後，歐陽方跌跌撞撞，滾了出來，一跤跌倒在地，呻吟不已。

門外的金堂主焦灼的喝問道：「怎麽了？」

歐陽方故意掙扎着叫道：「他果然仍能出手抵抗，屬下……被他拍中一掌！」

他裝得倒是極像，竟然一副受傷掙扎的模樣。

金堂主沉聲疾道：「冷天星呢？」

歐陽方掙扎着叫道：「他被屬下……用匕首刺入心窩大約也活不成了！」

金堂主不疑有他，探手拔出一柄短劍，湧身躍入房中，短劍前引，就向內室之中衝去。

但就當他衝到內室門邊，忽覺一股涼風襲向背心之上，來勢雖慢，但却無聲無息，是以一點而中。

那股涼風原來是隔空點穴的上乘手法，金堂主頓時變成了一個不動不言，木雕泥塑的菩薩一般。

那點穴的指風不但點得奇準，而且點得恰是時候，因爲門外尚有十餘名陰靈敎徒，竟無一人看得出金堂主已遭暗算。

只見他一手掀簾，邁步欲入，像是發覺內室中有些可驚的意外之事，一下子煞住脚步，發起呆來一般。

冷天星首先急以傳音入密向歐陽方道：「別動，免得房外之人生疑……」

歐陽方原想爬了起來，聞得冷天星的傳音入密之言，只好仍舊伏臥於地，呻吟不止。

冷天星連忙仍以傳音入密改向金堂主道：「聽得到我的聲音麽？」

金堂主毫無反響，原來冷天星所點的是他的「巨闕穴」，除了能聽能看外，其他全部受制，故而無法答復冷天星之言。

其實冷天星並不需要他的答復，因爲他知道傳音入密之言一定會清晰的灌入金堂主的耳中。

於是，他繼續說道：「大約你也看到了，內室中並沒有我冷天星在內，你們本來是安排的一個騙局，但却以騙易騙，現在又被我騙了！我知道你是個貪生怕死之人，由你不敢進入房中的情形就可看得出來，現在，你必須裝得若無其事瞞過你的屬下之人，等我給你解開穴道之後，僞裝進入內室，切下了我的首級，然後，再把你的手下之人支開！」

於是，一股冷風拂上了巨闕穴，穴道立解，但當他欲進入內室之際，另一股冷風却拂到了脊骨之上。

冷天星又以傳音入密道：「你雖貪生怕死，但却狡詐萬端，不過，我並不怕你反覆無常，施展詭謀，現在你且運息一下，看看體內有無異樣？」

金堂主果然似是運息了一下，但却沒有回答。

冷天星微怒道：「現在你大概能够說話了，爲何不以傳音入密答我？」

金堂主果以傳音入密道：「冷天星，你在我身上下了什麽毒手？」

冷天星立刻笑道：「沒有什麽，只不過像那歐陽方一樣，用獨門手法點了五陰絕脈，除我之外，世上大約無人能够解開此穴，三日不解武功盡廢，五日不解，全身潰爛而死，或生或死，繫於一念之間，隨你抉擇去吧！」

金堂主沒再回答，却以傳音入密傳來了一聲長長的喟嘆，而後，即刻踏入了內室之中。

不久只見他面含笑容，由內室中大步而出，手中抓了一個黑布包裹，自然，那就是「冷天星的人頭」。

他雖是面含笑容，但目光却陰沉的可怕，橫掠了冷天星與岳曉秋一眼，大步出屋，叫道：「冷天星業已伏誅，你們都過來吧！」

頓時聽得歡呼四起，刷刷的脚步聲分由四周跑向門前。

只聽金堂主又道：「冷天星雖已伏誅，但尚有一個與他偕行的女子下落不明，但依照情形推斷，當在三十里方圓之內，跑不出這座黃雲山……」微微一頓又道：「本座必須即刻趕回總壇，面稟敎主，但那與冷天星偕行的女子却也必須抓到，現在除了留下兩人，抬走受傷的歐陽方外，其餘分爲四組，分向附近各地臨時分舵報訊，務必把那女子捉到。」

而後是他分配編組的雜亂聲音，不久，四組人脚步雜沓，紛紛而去，終於漸行漸遠，沒了聲音。

不久，金堂主帶領兩名留下的敎徒進入房中。

那兩名敎徒茫無所知踏進房中，立即奔向伏臥在地的歐陽方，欲圖查看他的傷勢輕重。

殊料掙扎呻吟的歐陽方突然一下子幌身站了起來。

兩人大爲意外，不由同時啊了一聲。

但更令他驚駭的事立刻震住了他，原來他立刻發覺了被點了穴道的另一名陰靈敎徒，與站在門後的冷天星與岳曉秋。

兩人吶吶的叫道：「稟堂主，他……他……」

一時不由面如淡金再也說不出話來。

金堂主板着臉道：「不用多說，我早知道了！」

兩人相顧一眼，不由拔步欲溜。

金堂主陰沉的大喝道：「站住！」

兩人怔了一怔，只好站了下來。

金堂主面無表情的道：「本座迫於無奈，不能不犧牲你們兩人，動手吧！」

兩人面如土色，吶吶的道：「堂主要屬下做……做什麽？」

金堂主面無表情，冷冷的說道：「自裁！」

兩人啊了一聲，求道：「屬下並無過犯，求堂主……饒命！」

金堂主沉聲喝道：「如果再不動手，本座只好代勞了！……」

陰鷙的喝道：「不過，那滋味並不好受！」

兩人慘然對望一眼，露出一片絕望無助之色，咬牙道：「屬下遵命！」

探手一掌，向各自天靈之上拍去！

但聽卜卜的兩聲輕響，兩名陰靈教徒，就這樣糊里糊塗的慘然而死！

冷天星雙眉深鎖，道：「你的手段倒夠毒辣，爲何要把他們兩人殺死？」

金堂主板着臉道：「我若不把他們兩人留下，必使其他之人見疑，若不將兩人除去，更是後患無窮！」

冷天星冷笑道：「你僞稱巳斬下了我的頭顱，難道你還回得了陰靈教麽？」

金堂主怔了一怔，道：「殺人滅口，無非留一條退路，自然我不會再回陰靈敎，但萬一落到陰靈敎主手中，沒有死證，也可多一分辯解的希望……」

說話之間，驀出一掌，向那另一名被點了穴道，推在門後牆角的陰靈敎徒拍了過去！

但聽蓬的一聲，那人早巳化成了一灘血肉，骨斷筋折而死。

那被冷天星點了五陰絕脈，騙進金堂主的敎徒巳知事態不妙，面露苦色，瞑目待斃。

因爲他心中有數，不論逃不逃，反正總是難免一死。

金堂王陰鷙的向前湊了一步，沉聲咬牙道：「本座完全毀在你的手上，豈能讓你好死……」目光恨恨的一轉，又道：「就讓你嚐嚐分筋鎖骨的滋味，慢慢虛脫而死吧！」

不待話落，探手就向他肩頭抓去。

但他並未抓到肩頭之上，却被冷天星扣住了手腕。

金堂主面帶憤容，投注了冷天星一眼，道：「你這是何意？」

冷天星微微一笑，道：「這人不必殺了！」

金堂主怒目叫道：「爲什麽？」

冷天星道：「他比你的罪孽更大，難道還敢回復陰靈敎麽？」

金堂主冷笑道：「他固然不敢回去，但却不敢保證不被陰靈敎抓了回去。」

冷天星道：「這個險你必須去冒，因爲我對他還有一點用處！」

說話之間五指拂動，將他被點的五陰絕脈解了開來。

那人面有喜色，吶吶的道：「冷大俠是要我……」

金堂主則面色青白，怒氣勃勃的立於一側。

冷天星微微一笑，向金堂主打量了一眼道：「你身爲堂主，而且出外辦事，身邊必有什麽陰靈敎符令之類的東西吧！」

金堂主一聲不響，却探手由袋中摸出一面銅牌遞了過去。

冷天星笑道：「你倒是見機得很！……」伸手接了過去，遞與那人道：「有這面銅牌在手，大約你可以順利的通過附近或明或暗的陰靈敎徒的盤查吧？」

那人喜出望外，連忙雙手接過，說道：「多謝冷大俠……」蹌着脚步，就想走去。

冷天星沉下臉來道：「我之所以放你一條生路，是要用你把她們母女兩人送到遠處的安全地方，替她們兩人安排一下生活，你自忖能辦到麽？」

那人忙道：「在下儘力而爲，諒來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內室之中一直悄無聲息，想是那母女兩人巳經嚇得半死，鑽入了床底之下，再也不敢露面。

冷天星目光一轉，向金堂主冷冷的道：「咱們走吧！」

金堂主一言不發，應聲向門外大步走去。

冷天星與岳曉秋交換了一下目光，微微一笑，跟在金堂主之後，離開茅舍，一路急急向山坳之處走去。

金堂主頭也不回，大步地在前而行。

冷天星喝道：「你要走到那裏？」

金堂主頭也不回的道：「還要問麽，自然是去找白菱秋了！」

冷天星道：「她現在那裏？」

金堂主道：「就快到了，但她却在數名高手監視之中，我也沒有辦法把她弄了出來，只能把她帶到她現在所在之處。」

冷天星道：「監視的是什麽人物？」

金堂主道：「十二客卿中的首席客卿上官明等四人！」

冷天星聞言怔了一怔，暗忖：這幾人倒是十分扎手的人物，看來救回白菱秋之事，仍然並不樂觀。

忖念之間，忽聽金堂主悄聲道：「到了！」

冷天星收步看時，只見金堂主用手遙指着三十丈左右的一片枯林之中，悄聲附耳道：「那枯林之中，有一座山神廟，白菱秋就在其內……」微微一頓，道：「恕我不能再上前去了，就請將我的五陰絕脈解開吧！」

冷天星微微一笑道：「你認爲我會這樣便宜你麽？」

金堂主面色連變道：「看來你也是個言而無信的人小了！」

冷天星笑道：「你不用拿話激我，等我對你沒有利用價值之後，自然會替你解開五陰絕脈，放你而去！」

金堂主皺眉道：「我巳說過，我不能再上前去，天山鬼叟上官明不是容易欺騙的人物，勉強要我上去，也無法帮得了什麽忙！」

冷天星道：「這些都不用你操心，我的『人頭』呢？」

金堂主哼了一聲，把手一揚道：「在這裏！」

冷天星笑道：「這就好辦得多，你僞充是去獻我的頭顱，趁他們不備之時，衝入廟內，倘若一舉把他們制服，救下白姑娘，你就算也得救了……」

目光凌厲的盯在他臉上道：「倘若救不下白姑娘，後果必然不堪設想，你也就十分危險了！」

金堂主恨恨的一咬牙道：「冷天星，我恨不得生吃了你！」

冷天星笑道：「可憐的是你必須聽我之命！」

金堂主不言語了，加緊脚步，向枯林奔去。

冷天星一面隨後緊跟，一面向岳曉秋道：「少時只怕難免要有一場拚搏，秋妹務必小心，到時也許我難以顧得了妳！」

岳曉秋悄聲道：「我會照顧自己，你只管放手對敵就是了！」

說話之前，巳到枯林近前。

冷天星抬頭看去，只見那片枯林約有五畝方圓，一座小小的破廟孤另另的在其內。

他心頭不禁生出了一陣輕微的緊張，不知是否能一舉救出白菱秋，一時頗覺忐忑不安。

金堂主巳在枯林外收住脚步，悄以傳音入密道：「以我所知，廟前廟後各有兩名暗樁，若不先行除去，絕難進入廟內，若先除去暗樁，又必會被上官明等人發覺，這……」

冷天星也是頗爲躊躇，因爲他知道上官明等十二客卿不但武功不下於陰靈敎主，而且詭詐無倫，稍有風吹草動，都不能瞞過他們的耳目。

自己對他們雖無所懼，但白菱秋，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倘若他們以她的生死做威脅，那實在是一件十分頭痛之事。當下略一忖思，道：「引出暗樁，你只管衝入廟中去報訊，我會除去暗樁，即刻入內應援。」

金堂主哼了一聲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放重脚步，向廟前走去。

冷天星手拉岳曉秋，藉着枯樹的掩護，有如幽靈鬼魅一般，向前掩了過去。

金堂主一步步走向山神廟，廟中燈燭閃爍，想見得到其中有人未睡，就當他走到門前三丈之外時，却突然由一株巨樹上跳下兩人，大喝道：「止步！」

金堂主朗聲道：「幽冥堂主金無忌，巳取得冷天星首級，特來見首座客卿！」

兩名暗樁悄然無聲，分立兩旁，讓開了去路。

金堂主略一躊躇，大步向廟中走去。

就在金堂主甫行走入廟門，冷天星却以快得令人難信的速度疾捷無聲的落到了山門之前，打出兩縷指風。

兩名暗樁尚未來得及動作，指風巳經襲中前腦，於是兩人登時變成了兩截木樁，一動不動。

冷天星並不多待，緊隨金堂主之後，進入了山神廟唯一的大殿之中。

但他立刻怔住了，因爲一切大出他意料之外。

只見大殿中點燃着兩支巨燭，照耀得十分光亮，大殿正中擺了一輛囚車，車中裝的正是白菱秋。

但除此之外却闃無一人．除了門前的兩名暗樁之外，連一個看守囚車的人竟也沒有。

一個意念閃過腦際：又是一個陷阱。

然而時間緊迫得使他沒有時間多所忖思，回首看時，金堂主也是滿面困惑驚怖之情，手足無措。

雖然別無旁人，但囚車中的白菱秋却不是假的，冷天星不暇多顧，雙掌十指加力，迅快的一頓扭搓，把囚車打了開來。

白菱秋鬢髮凌亂，臉如蠟黃，巳是瘦得剩了一把骨頭，眉宇間一片黧黑，有明顯的中毒跡象。

除了一絲微弱的呼吸之外，完全像死人一般。

冷天星心如刀絞，連忙把她抱起來，旋身四顧，空空的大殿中仍然沒有一個人影。

但他立刻大吃一驚，忍不住沉聲叫道：「秋妹，秋妹……」

原來岳曉秋並沒有跟了進來。

冷天星大驚之餘，懷抱白菱秋，一躍出殿，奔向廟外。

另一件意外之事又發生了，那兩名被點了穴道，形同木雕泥塑的暗樁，巳經失去了踪跡。

冷天星略一佇立，又向與岳曉秋方才所站立的地方躍去。

自然，那裏也是空無所有。

冷天星頹然長嘆一聲，喃喃的道：「糟了！」

金無忌也相偕跟了出來，聞得冷天星長嘆之聲，也恨恨的咬牙一嘆道：「你糟了，我却完了！」

冷天星眉頭一皺，忽然探手拍開他的五陰絕脈，道：「你可以走了！」

「走！……」金無忌咬牙道：「除非我願自尋死路，還是只得陪陪你了！」

冷天星心中瞭然，眼下巳在陰靈敎首席客卿天山鬼叟上官明的圍困之中，金無忌的行徑都巳敗露，如果落在他們手中，自然是死路一條，他只有與自己纒在一齊，以保得暫時之安了。

但他心猶未死，再度沉聲大喊道：「秋妹秋妹……曉秋……！」

除開隆隆的回音外，沒有一些應聲。

忽然！

正當冷天星忐忑無計之際，只聽一串嘿嘿大笑傳了過來，聲如春雷突發，震得樹針四落，枝幹發抖。

但那笑聲是用震氣傳聲而發，既聽不出距離的遠近，也聽不出那一方向，但可以聽得出的，那是天山鬼叟上官明所發。

冷天星鋼牙緊咬，喝道：「上官老兒，爲何不明目張胆出來放手一搏，却要暗弄詭計，效這等令人不齒的蛇鼠行藏？」

他用的自然也是震氣傳聲。

上官明的回聲又傳了過來道：「冷天星，虧你說得出口，脅制金無忌，持拿假人頭，你難道用的是正大光明的手段？」

顯然他早巳獲悉了這事的經過。

冷天星怒叱道：「那只是將計就計，何況對你們這般武林敗類，也就用不着談什麼江湖道義！」

上官明大笑道：「不論怎樣，你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你要救白菱秋，現在已經救走了，你該滿足才對！」

冷天星大喝道：「與我同來的岳姑娘呢，是否已被你用計擒去？」

上官明大笑道：「你叫她什麼？岳姑娘？……」微微一頓，又道：「果然這樣、老夫倒是吃了虧了！」

而後却是一串傲然大笑，顯然表示他不會吃虧。

冷天星鋼牙咬得格蹦作響，一時沉默無言。

只聽上官明又大笑道：「如果老夫沒有說錯，岳姑娘要改稱冷夫人才對……」

嘻嘻一陣大笑，接道：「你們不是已經交拜了天地的小夫妻麽？」

冷天星大怒道：「是又怎樣？」

只聽上官明笑道：「老夫等計議結果，尊夫人的價值要比那白丫頭對你大得多，故而才與你換上一換！」

冷天星怒喝道：「老賊，你怎的不敢出來？」

上官明得意的道：「把話說明，老夫就要回壇復命去了，『相見爭如不見』，老夫不願再見你了！」

冷天星沉聲叫道：「你說吧！」

上官明喋喋笑道：「先說你，提起冷天星三字，敝教主就會覺得週身皆不舒服，第一，因爲你武功得自九重天，爲陰靈教霸服天下的惟一大敵。第二，進入本教總壇，攪得滿壇血腥，而後從容離去，與本教仇深如海。第三，日前以赤癸掌殺死本教教主胞兄，焚毀二賢莊，更是仇上加仇，不論就那一點來說，敝教主都不能讓你活在世上，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把你除去……」微微一頓，又道：「岳曉秋已是你的妻子，相信你這以大英雄自命的人，絕不會坐視妻子被人擄去而袖手不問吧！所以算來算去，白菱秋沒有岳曉秋對你的價值較高，老夫不暇禀明教主，就如此擅自決定，將計就計，用白菱秋換來了岳曉秋……」

冷天星心頭一沉，故意問道：「白姑娘對陰靈教的仇恨不更是深如江海麽？」

上官明呵呵大笑道：「以白菱秋那丫頭的所作所爲，自然也是千刀萬剮之罪，不過，爲了你的原故，說不得只好給她留個全屍了！」

冷天星大驚道：「老賊你說什麽？」

上官明大笑道：「倘若老夫放過了白菱秋，縱然能把她擒到，也不會有什麽功勞，你想老夫能放得過她麽？」

冷天星大怒道：「你究竟在她身上用了什麽手脚？」

上官明從容笑道：「那賤婢已經中了空空神尼的巫蠱之毒，神志不清，在二賢莊中又受了一番折磨，已經瘦損得不成人形，至於老夫……」哈哈一笑，接道：「既是存心致她於死，自然不能不用點狠招，所用的乃是『五陰蝕骨功』，也算老夫的一點獨門玩藝，大約她活不長了！」

冷天星又悲又怒的罵道：「老匹夫，冷某願意對天設誓，若不把你碎屍萬段，冷某誓不爲人！」

上官明坦然笑道：「只要你有這個本領，老夫死而無怨……」微微一頓，道：「只怕你比老夫還要先一步到陰曹地府去報到，那就辜負你的盛意了！」

冷天星恨得咬牙切齒，却又沒有辦法可想。

只聽上官明得意的笑聲又傳了過來，道：「現在，老夫要吩咐你幾句話了！仔細聽着……」

冷天星怒叱道：「你把我的妻子弄到那裏去了？」

上官明道：「這個……老夫沒辦法告訴你，不過，老夫却可以告訴你一個見她之法！」

冷天星大喝道：「你且說來！」

上官明道：「只要你自縛雙腕投向本教總舵，就有給你們夫妻相見一面的機會，否則，只怕是辦不到了！……」

冷天星大怒道：「難道你不怕我暴怒之下，把整個陰靈教都攪翻了麽？」

上官明大笑道：「只要你有本領，儘管放手施爲，不過，有一點你應該注意，那就是尊夫人的安全問題！」

冷天星厲喝：「你們要對她怎樣？」

上官明道：「對付她的方法很多，不論那一種，都不是什麽舒服方法……」微微一頓，慢悠悠的接下去道：「抓回去之後，繩綑索綁，先泡在水牢之內，以十日爲期，等你去相見一面，逾期不至，你那尊夫人的苦頭就够吃了！」

冷天星咬牙道：「用卑鄙無恥的手段，去對付別人妻子算是什麽武林豪雄？」

上官明陰陰的道：「豪雄也罷，狗熊也罷，反正你若不去，尊夫人就算慘到家了，老夫將建議敝教主，將你的夫人綑在演武場內，使最下級的陰靈教徒將她輪姦至死，使你一生都會爲她臉紅！……」

冷天星只覺心血倒湧，破口大罵道：「好狗賊……老匹夫……」

但上官明却得意的喋喋一陣大笑道：「對不起，老夫要失陪了！去否隨便，一切由你自己去決定了！」

話罷聲寂，不論冷天星如何大罵，也已沒了聲息，很顯然的是，上官明已經離此而去。

冷天星大爲恚怒，咬牙頓足，却又無計可施。

俯身向白菱秋看時，氣息若斷若續，似是隨時都有死去的可能，纖腰瘦不盈握，托在手中輕若無物。

他十分清楚，白菱秋體內先中劇毒，後受邪功，縱然華陀復生，只怕也是無法救得了她了！

忖念之間，一步步踱向樹林外而行。

金無忌垂頭喪氣，亦步亦趨，相偕跟了出來。

冷天星心頭煩悶，冷冷哼道：「你還不滾麽？」

金無忌不在意的一笑道：「不瞞你說，我以陰靈教幽冥堂主之榮，弄成了無家可歸的喪門之犬，都是得你之賜，現在，你却要趕我走了……」

冷天星說道：「這就是你作惡的下場吧！」

金無忌以牙還牙的道：「你以行俠仗

義的大英雄自許，不知下場比我能好得了多少？」

冷天星勃然大怒，振臂揚掌就要出手。金無忌連連搖手道：「用不着如此，以眼下而論，你我都是命運相差無幾之人，自相殘殺，並沒有什麽好處，至少，我可以帮你一些小忙！」

冷天星強壓下滿腔怒氣，不再說什麽了，但却略一打量地勢，縱身向一片山嶺上馳去。

那片山嶺地勢較高，附近地勢一覽無餘，但此刻却靜得出奇，但見夜風颯颯，荒嶺寂寂，彷彿是一片無人的世界。

冷天星沉重的長吁一聲，把懷中的白菱秋輕輕放了下來，對她的傷勢詳詳細細檢視了一遍。

九重天中，雖然他習成了稀世奇學，但其中却沒有醫術一道，他雖是查看了半天，却也查看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覺得她有如風前之燭，垂垂欲斃。

他知道，白菱秋獲救的希望是不多了。岳曉秋是自己的髮妻，自然不能看着她遇難而不顧，果爾像上官明說得那樣，使她如此慘死，那是自己雖死也無法瞑目之事。

但自己去了又怎樣呢？

在以岳曉秋的生死相脅之下，豈不也只有束手待斃？

他越想越覺悲觀，眼前的世界似乎已經成了漆黑的一片。

最後，他又把目光落在白菱秋身上，忍不住流淚嘆息，叫道．「白姑娘……白姑娘……妳不能再醒一下了麽？」

白菱秋氣息已經微弱得有如遊絲一般，自然不會聽得到他的呼叫。

冷天星沉聲一嘆，叫道：「罷了！罷了！……」

一直默坐一旁的金無忌，却忽然忍不住哧的一笑。

冷天星悲憤之餘，聽得金無忌哧的一笑，不由怒叱道：「你笑什麽？」

金無忌搖搖頭道：「我原認爲你是個一無所懼，自負絕學豪氣縱橫的大英雄，料不到却也是可憐得很！」

冷天星不由面色微微一紅，道：「因爲江湖武林之中陰險狡詐的人太多，使人防不勝防，同時，做人也實在太苦了！」

金無忌笑道：「我不是說這些，我只覺得你江湖經驗差了一些，遇到事不知如何處理！」

冷天星道：「你是在教訓我麽？」

金無忌搖頭笑道：「在下不敢……」

微微一頓，又道：「因爲我眼下還要仰仗你一齊躲避危險想帮你出些主意！」

冷天星哼了一聲道：「你說吧！」

金無忌道：「遠的暫時不去說他，以眼下而論，大約你最關心的是白菱秋的生死吧！」

冷天星淡然道：「那是自然的了！」

金無忌說道：「這很簡單，給她醫治呀！」

冷天星原認爲他有什麽高明主意，及至聽得如此，不由搖頭苦笑道：「廢話，縱有華陀再世只怕也醫不了她，何況在這荒嶺山野之中，而她又已到了奄奄一息之時！」

金無忌道：「縱然治不了她，也要盡人事以聽天命，那樣她縱然死了，你也可以多少好過一些！」

冷天星皺眉道：「只是我並不懂醫道，如何給她治法？」

金無忌嘻的一笑，拍拍胸脯道：「我懂！」

「你？……」冷天星遲疑了一下，終於咬咬牙道：「好吧！就煩你替她看上一看，還有什麽辦法醫治沒有？」

他雖然不相信他，但病急亂投醫，到了此時此地，也是沒有其他辦法可想，只好要他一試。

金無忌淡淡一笑，立即煞有介事的走向白菱秋身邊蹲了下去，細心的慢慢替她診視了起來。

冷天星袖手旁觀，皺眉不語。

良久，良久。

金無忌抬起頭來，苦笑道：「沒有救了！不過……如果每天用『玄陰手』替她推拿上一個時辰，雖不能治得好她，却可以使她的生命延續下去！……」

「玄陰手？……」冷天星皺皺眉道：「好像還沒聽說過這種推拿之法！」

金無忌傲然道：「這是我家傳的一點絕學，祇可惜她傷勢太過沉重，而我內力不足，仍然無法替她施術推拿！」

冷天星苦笑無語。

忽然，金無忌重重一拍前額，道：「有了！……」

冷天星淡淡的道：「有了什麽？」

金無忌道：「如果你肯以內力助我，我就可以替她施術推拿！」

冷天星忖思了一下，終於點點頭道：「也好，你權且試一試吧！」

金無忌立刻就地端坐了下來，雙掌平伸，叫道：「快以內力助我！」

冷天星不暇思忖，右掌貼在他背心之上，一股暖流緩緩攻了過去。

只見金無忌伸掌緩緩向白菱秋腰腹之部落去，十指不停屈伸，由快而慢，由慢而快，極有節奏的推拿了起來。

冷天星一面不停向他貫注內力，一面注意白菱秋的變化。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只見白菱秋蒼白如紙的雙頰口唇，俱都湧起了一絲血色，呼吸似乎也重濁均勻了許多，當下不由輕輕長吁了一聲，心頭頓時平定了不少。

但這等以內力長久助人，最是易於勞累，故而半個時辰之後，他已感到有些心跳氣促，熱汗淋漓。

反觀金無忌，却是神色平靜，除了十指不停動作之外，額頭連一點汗珠也是沒有。

整整一個時辰，金無忌十指一停，鬆出一口氣道：「好了，至少十二個時辰之內，她不會死去了！」

冷天星向他投注了感激的一瞥，嘆口氣道：「這樣雖然可使她性命延長一時，但却不是善策，而且，上官老賊曾以十日之期爲約，至時我若趕不到陰靈教……」

金無忌連連搖頭道：「這不過是第一步救她之法，還有第二步……」

冷天星嗄了一聲，道：「第二步該怎樣呢？」

（未完．十四）

「天工開物」的作者 宋應星

混沌書生



十七世紀中葉明朝末年的時候，出現一部專門研究科學技術的書籍——「天工開物」。

大家知道，明朝是開始用「八股文」來選拔官吏的朝代。這種八股文，內容既空洞，形式又呆板，許多讀書人為了想做官，不得不拚命學這類八股文，結果弄得昏頭昏腦，反而把有用的學問丟開了不研究。可是，就在大家迷在這種八股文裏的時候，卻有人去研究科學技術，而且寫出了「天工開物」這部書籍。

「天工開物」的作者，名叫宋應星，他是現在江西省的奉新縣人！

當時奉新的宋家，是世代讀書做官的人家。因此，宋應星小時候，就和他的哥哥宋應升一起讀八股文。後來，和他哥哥同一年考中了舉人，他還得了第三名。但是，宋應星對中舉做官沒有多大興趣，他最有興趣的事情卻是研究科學技術。

為什麼宋應星會對科學技術發生興趣呢？我們如果打開江西省的地圖，就可以找到答案。從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奉新是在江西省的西北部，而在省的東北，卻是有名的瓷器出產地——景德鎮。當時，中國的手工業已經十分發達，景德鎮的瓷器是名聞全國的手工業。在這種環境下，使宋應星對瓷器的製造很關心，對別的正在蓬勃發展的手工業也同樣地關心。他研究這些手工業的製造方法，從而對科學技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宋應星在中舉以後，沒有再考上進士。宋應星本來無心做官，考不上進士也無妨，索性住在家裏，一心一意地搜集資料，編寫一部研究製造技術的書籍！

這種編寫工作是極其艱苦的。要知道，中國過去的科學技術雖然不算不發達，但是在當時有系統地講述製造技術的書籍究竟還不多。

因此，要搜集有關製造技術的資料，就必須在古書中一點一滴地尋找。宋家的藏書不多，要大批購買又沒有這麼多的錢，而且當時也還沒有設立圖書館，借書不方便。單從這方面來說，宋應星的工作就夠艱苦了。

何況，要整理製造技術，單在書本上找資料是不夠的，最好的辦法，是到製造的場所參觀一番，瞭解實際情況。可是，宋應星個人也沒有這樣的力量，能夠到全國各地跑一轉。幸虧當時的交通還算便利，從東北到西南，做官的、經商的，經常往來不息，宋應星可以從他們的談話裏，獲得一些有關製造的知識。

這樣辛勤地獨立工作了十多年，沒有老師可以請教，也沒有同道的朋友可以商討，可是他卻終於寫成了這部偉大的著作——「天工開物」。

「天工開物」一共包括十八個專題。除了第一、第三兩個專題是研究農業技術外，其餘十六個專題都是關於手工業的。像開礦、冶煉、紡織、造紙、製鹽、製糖、釀酒、提煉顏料、製造車船、製造陶瓷器以及製造火藥槍炮等等，當時社會上各式各樣的手工業，幾乎沒有那一項不包括在這部著作裏。

這部著作不僅包括的門類很廣，而且內容也很豐富，很科學，因為宋應星在這部書裏有系統地歸納了人們的經驗，和那種僅僅抄幾條書本材料拼湊起來的著作完全不同。

單就陶瓷這門來說吧！中國過去講陶瓷的書籍，僅僅只講些陶瓷的種類、色彩，那種名貴，那種不名貴，對陶瓷的製造過程卻很少介紹。宋應星就不同了。他在「天工開物」的陶瓷這個專題裏，首先講到了製造陶瓷所用的泥土，介紹了這些泥土的出產地，然後再說明怎樣把這種泥土做成坯子，怎樣過釉，怎樣把過了釉的坯子盛進匣鉢，怎樣把匣鉢送進窰裏燒，窰的構造又是怎樣。講得詳詳細細，絲毫也不模糊。

宋應星在整理這些資料時，很重視具體的數字。例如在講燒窰的方法時，就說明窰上空十二個圓眼，坯子要在窰裏燒足十二個時辰。這種數字在別的書本上是再也找不到的，只有認真歸納了別人的經驗，才能夠寫得出。

書內不僅有文字的講解，而且還有豐富的插圖，這也是「天工開物」的一個特色。整部書裏，插圖就有二百多幅，單陶瓷一個專題，就有十二幅，把製造瓷器的過程詳詳細細地畫了出來。這些插圖畫得很精美，讓讀者們把插圖和說明對照着看，更有效地學習各種製造技術。

「天工開物」還有一個優點，在書裏很少講到迷信的東西。要知道，在中國古代社會裏，即使談到製造技術時也往往會沾上迷信的色彩。例如相傳明朝正德年間燒窰時，發生過「窰變」，好好的坯子燒出來會變成鹿、象等奇怪的東西。這當然是迷信的傳說，絲毫沒有科學的根據。宋應星是真正的科學家，不相信這一套，在「天工開物」裏，我們可以看到宋應星時常駁斥這些迷信的說法。

這部實用的好書，是在一六三七年正式出版的。當時宋應星到現在江西的分宜縣去做教諭的小官，把這部花了十年以上心血寫成的稿子，請他的朋友負責出版，讓大家能夠讀到這部有用的好書。

可惜過了七年之後，明朝就滅亡了，清朝統治了中國。這部「天工開物」，也就沒有能夠在中國再版。直到最近幾十年中，才有人從日本找到了這部書的重印本，大家才知道宋應星這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才知道在三百多年以前出版的「天工開物」是一部多麼有價值的書籍！